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恨海难填

陈慎言 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恨海难填

陈慎言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说明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曾盛极一时，并涌现出一批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许多名著，当时即改编为电影和剧本，在群众中颇有影响。

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有爱情小说，掌故小说，怪诞小说，滑稽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等等。大都以细腻的笔触揭露了豪华堕落的上层社会的种种丑闻轶事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腐败，同时也刻画了下层社会众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当然，这些作品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堕落，揭露得不够深刻，对那些色情凶杀、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的社会劣迹，抨击得不够有力，但它确是黑暗社会阴霾角落的一个缩影，从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早已消逝的旧中国形象。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新文学浩瀚的长长画廊中，也应为它留下一块小小的位置，使读者从中增长见识，一开眼界。这

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丛书的缘起。

这些作品大都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志怪”和“传奇”特色。故事曲折离奇，情节生动感人，悬念引人入胜。既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幽默的夸张。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免不了掺杂一些程度不同的糟粕和粗俗。尽管如此，批判地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对繁荣和发展当代通俗小说是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很多的。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失散较多。现已搜集到的都是名家的代表作，除少数几部作品外，大都为解放后第一次整理再版。

这些作品大都是章回体旧派小说，既无标点，也不分段，且原稿笔误讹错甚多。这套丛书，经过重新标点、分段，校正讹错后，将陆续出版。编者孤陋寡闻，水平有限，编选或有不当，评介或有不公，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6年7月

目　次

恨海难填

云烟缥缈录

恨 海 难 填

第一章

妄人生妄想

在北京东城黄米胡同，有所茸花大院。这所茸花大院，原是一位德国商人经营的住宅，占了三亩多地，盖一所中西合璧的房子，四围隙地遍种茸花。一到初夏，碧荚红缕，朵朵红茸，点缀碧叶上头，好似南方荔枝一般，煞是香艳好看。后来这个德国商人回国，便由一位退伍的军官黄德禄买来作为住宅。德禄在各省多年，认得许多各方朋友。在他渠渠夏屋，无日不有各方朋友往来。人家见他宅第宽敞，陈设精雅，宅中烟、赌、喝、色齐备，一切非常便利，不但主人翁待人热心，就是他跟前两位小姐翠芳、芬芳也非常活泼出众。有时德禄到天津干他特别勾当，他二位小姐，便出来招待一切。一般阔老们，见有这样一个好所在，彼此介绍，愈聚愈多，弄得每晚车马盈门，牌声澈夜，隐然成了一个有产阶级的消遣的小俱乐部。大家因他宅里茸花很是出名，便随口起一个绰号，叫做茸花大院。

这天是十月十七日礼拜五下午，翠芳在房内梳洗完

后，想要和她妹子芬芳到前门外介福绸缎庄买点衣料。走进芬芳房内，只见她懒洋洋坐在沙发上，手托着左腮，两眼看在地毡上，似想什么心绪。翠芳问她："去不去买东西？"芬芳皱着眉头道："我今天头有点痛，不知怎样，只懒得走动。"翠芳见她不愿去，便道："你在家歇歇也好，今天父亲不在家，家里有客来，也好招呼。"说着芬芳等翠芳一走，便一骨碌站起来，走到电话旁，拿了耳机，叫了九百十九号电话，找萧敬斋说话。叫了好一会，那边才慢慢答道："萧先生不在家。"芬芳把耳机挂上，退坐沙发，望着壁上挂钟，已是三点三刻了，心上不住踌躇。敬斋昨天曾说今天三点钟准到，现在已是快四点钟了，他还没来。这是什么缘故？很无聊赖的。又坐候一会，听壁上钟当当打了四下，芬芳不由焦燥起来，暗骂这捉挟鬼的话，没有标准，我别再耽搁了，还是找他去。站起来，走到梳妆台，对着镜子整一整头发，扑了一些香粉，由衣柜内取出一件浅灰色法兰绒外衣，披在身上。坐一辆包车，到中南海公园，一迳来到流水音，向左边三间小屋子直闯进去，静悄悄不见一人。走到后院，才有一个小当差，手里架着一只朱嘴小雀，在那里逗着玩。一看芬芳进来，瞪着小眼睛，摇摇头道："萧先生不在家，早出去了！"芬芳听说敬斋不在家，很是失望，问道："萧先生上哪里去了？"小当差摇头道："不知道。"芬芳道："刚才我打电话，是你接的电话吗？"小当差道："是上面画会刘贵接的。"芬芳道："萧先生是和李先生

一块出去吗？”小当差道：“是的，他们都带了鱼竿走。”芬芳一听敬斋带了鱼竿出去，料定是在公园海子里钓鱼，一时便有主意，走出屋外，沿着水边慢慢找去。

此时经了霜降之后，公园内花草已凋零不堪，只有经冬不凋的老柏，仍是碧绿可爱倒影映在水中。海水经风一吹，微微起了鱼鳞皱纹，水内的树影不住荡漾。沿着海子，只有三五个青年男女，在那里垂钓，状至清寂。芬芳一边走，一边留神细看，一直走到东南头。已兜了大半，还找不到敬斋。越过石桥快到春藕斋，走得路太多，有些累了。正要觅一张椅子坐下，却见柳树下站着一个黑胖汉子在那里东张西望，像迷了路似的。望见芬芳走过来，撵上两步，张着阔嘴，似要动问，不知又感觉什么，忽又止住。芬芳见他傻头傻脑，一身怆俗，煞是可哂。已走过去，不由又回头来，向他盯了一眼，嘴唇一动，微微一笑。芬芳这一笑，原出无意，不打紧，却把这位傻大爷魂灵儿飘飘荡荡勾出躯壳。芬芳走得很远，他的两腿兀自钉在那里，直着两眼只望芬芳的背影，一直望不见，还在那里发呆。一个人正在失智忘神，猛觉得背后有人在他肩上一拍喊道：“凤山！你在这里看什么？”胖子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正是本部庶务科科长黄大维。忙笑道：“你一声不响便走过来，吓了我一大跳。”大维道：“我由南边过来，站在你背后，你自不觉得。你看见了什么，看得这样出神？”凤山先咽了一口唾沫，摇一摇头道：“真好，可惜你没瞧见！”大维见他丧魂失魄的样子，甚是看

笑，双手按他肩上连摇几摇道："好什么？你说。"凤山道："我今天真是奇遇，刚才有一个极标致的小娘们，打我跟前经过，竟对我笑一笑，你看奇怪不奇怪？"说着又连连咽了两口唾沫，道："真好！真好！"大维道："是什么样人儿？"凤山咂着嘴道："真标致，年纪只有十八九岁，身上穿的浅灰色法兰绒外衣，下面露出半截杏黄色缎绣花夹袍，不要说她的脸儿长的怎么样，只说她一双细腿，一双尖尖窄窄皮鞋，就美极了！"大维道："莫非你看错了吧！是班子里的什么熟人？"凤山摇头道："不是，不是。确是大家小姐。"大维道："她现在上哪里去了？"凤山用手往前一指道："她转过那边红墙，就看不见了。"大维道："那末，我们追上去，到底看看是什么样人儿？"凤山见说，拿着手杖，迈开大步，往前便走。追过红墙西头，忽把身子一缩，用手指一指道："哪，哪，那个小娘们便是。"大维举眼一看，不禁咦一声道："那是黄德禄先生的二小姐黄芬芳，你如何不认得！"说着，抢上两步，招呼道："黄二小姐！"芬芳一看是大维，便也停住脚步，微微对他一笑，见那个土头土脑的黑胖子，跟在后面，便也对他微微一笑。大维替凤山介绍道："这位萧凤山先生，也是敝部的同事。"芬芳把头微微一点道："萧先生也在司令部，一向倒没见过。"凤山见芬芳满面笑容，向他招呼，忙凑上一步道："是的，是的，德禄先生在东北时候我很久仰。"芬芳见他一张紫脸膛，两片薄嘴唇，露出一口积垢的黄牙，嘴唇一动，便喷出

一股葱蒜气味，自己心里正急要找敬斋，便不愿和这样丑鬼多说，只顺口向大维应酬道："黄先生今晚上我家去吗？"大维见凤山耽耽逐逐，大有亲近芬芳之意，便趁势说道："好吧，我这位萧先生最爱推牌九，今晚府上，有现成局面没有？我们去观光观光。"芬芳道："我那里夜夜都有，二位早点去吧。"说着，把头微微一点，正要回身走开，大维又接着问道："令尊这几天在北京没有？"芬芳道："今天刚上天津去，大约明后天便可回来。"大维道："令尊托我办着护照，我已经办好了。"芬芳还没有答应，一眼看见斜刺里转出一个少年，手里拿一根鱼竿，正是敬斋的同学李漱石。一时便无暇和大维多谈，只道一声再见，急忙回身迎上去，喊道："密司忒李！你看见敬斋没有？"李漱石笑道："老萧就在东头钓鱼呢。"芬芳见说，便和漱石往东走去。凤山把双眉一皱道："好容易找着，她又走了。"大维道："我已经替你介绍，你今晚便可到她家里去，何必这样忙？现在你应该谢我介绍吧。"凤山道："我请你吃涮羊肉好不好？"说着，又向芬芳背影望一望，见他们二人，再再转入树林深处，看不见了。大维拉着凤山的手道："走吧！咱们吃饭去。"凤山跟着大维，一路出来，说道："我刚才就想出来，迷了方向，越走越往里去。"大维道："你不是迷了方向，也不会碰见我。"凤山又咂嘴道："真好！真好！"大维见他所答非所问，知道他心里还惦记着芬芳，暗暗好笑。

二人出了中南海，由凤山做东道，在西长安街西来顺

吃了涮牛肉。谈谈说说，用过酒饭，看时候已经不早，大维便引凤山到黄米胡同。一到门口，早已停下好几辆汽车，凤山跟着大维进去，由一个听差，引到一间精致客室。凤山第一次来到茸花大院，见客室里面，一色紫榆嵌大理石的器具，外罩着蓝缎绣花的椅垫，满壁琳琅，挂了许多名人字画。背着手，在屋内走来走去，看壁上挂的字画，又看架子上摆的古董，口里啧啧称赞道："这屋子风雅得很！"大维见凤山今天走到这屋里，装出这样斯文样子，很是好笑，说道："风雅人才能住得风雅屋子，不是风雅人，也不能住得风雅屋子。"二人正说着，忽听外面透进一阵吱吱咯咯的笑声，门帘一动，走进两人：打头的便是日间所见那位黄芬芳，后面跟了一位一样轻盈体态，年龄和芬芳不差上下的女子，面庞和芬芳也极相似，只口辅旁边带着两支酒涡，秀眼下，微微有几点雀斑。凤山不认她是什么人，正要等大维介绍，只见她二人一进门，什么都不说，仍是花颠柳拂的，笑个不住。大维问道："笑什么？"芬芳一面笑，一面说道："我只有这个法子，叫陆二盘摸不着头脑，害他一下，看他下回还敢不敢。"说着，又笑。凤山直挺挺站在旁边，原等他们介绍，见她们进来，对着客人只管尽情的笑，那一种高贵娇憨的态度，倒弄得自己进又不是，退又不好，十分局促。后来还是大维上去问道："你二位什么事这样好笑？"芬芳仍是笑着不应。后面那个女子，指着芬芳道："刚才陆岚士手里一副清一色的好牌，先生听老二一句话，发错了一张，弄毁了。"芬

芳道："我原要出来，他一定拉我做顾问，怪讨厌的，我不给他放了一炮，如何走得开！"说到这里，才止住笑，回过眼光，向凤山微微点一点头。凤山忙咧着阔嘴，凑上两步。芬芳便指着身后女子，向凤山介绍道："这是家姐翠芳。"凤山很恭敬，对翠芳鞠了一躬，翠芳笑道："才听舍妹说过，萧先生爱推牌九，陆岚士一来就嚷推牌九，现在有人了，就请二位进来吧。"凤山此来，原不在赌钱，但见翠芳这样说，不便推辞，只好跟了他们进去。到了房门口，刚要迈进去，凤山向屋内一看，好像遇见什么鬼怪，急速地倒退两步，转身跑了出来。这一下倒把翠芳吓了一跳，大维见凤山惊惶失措样子，忙追上一步，把凤山拉住道："你进去吧。"凤山很惶急道："我不去！我不去！"说着，又附在大维耳朵低低说了几句，一直跑到客室里。翠芳芬芳也都跟进去，见凤山这样张惶，甚是诧异。问他为什么事不进去，大维只好对她姐妹二人说道："里面有位王元魁师长，他和凤山先生犯过别扭，凤山先生不便和他见面。"芬芳姐妹才知道为了这缘故，笑道："这有什么要紧？都是同乡，有点不合适，说说不就完了吗？萧先生你还请进去吧！难道在我家里，还要打架？"凤山很惭愧的，摇着头道："不行！不行！元魁这人，太不讲理，我们一见面，便要冲突。"翠芳见凤山不肯进去，只得对芬芳道："你陪着萧先生在此谈谈，等一会还有人来，再凑上一局，他们还等着我呢。黄先生你和我先去"说着，拉着大维的手，一同出去。凤山见他二人出去

了，屋内只剩下芬芳，正合心意，定一定神，摸着自己下颏，咧着嘴笑了一笑道："真是冤家路窄，走到这里，会碰对头。这东西太可恶了。我不是怕他，为的在贵府闹起来，很是笑话。"芬芳明知他这几句话，是有意掩饰，只好顺他口气道："王师长的脾气暴急，常和人捣蛋，我也知道的。"凤山见芬芳这两句话，很是入耳，又嘻着阔嘴道："好歹大家全都知道，他太不是东西，太不讲理了。"芬芳见凤山这样恨他，又问道："萧先生到底和他为什么事犯别扭？"凤山见说，又连咽了两口唾沫，斟酌一下道："为的田产的事。"说了这一句，又好似心虚，微微抬起眼皮，偷偷向芬芳看了一眼，不想芬芳一双清澈的眼波，含着微笑，也正看着他的脸。好似已洞察他心上的隐事，一时觉得很不得劲，用左手抚摸他右手无名指那只钻石戒指。芬芳是何等聪明的人？见凤山这样神气，哪肯再追问？一时无话可说，见他黑大的手，生了许多黑毛，却带了这样一粒很贵重的钻石戒指，便问道："萧先生你这只戒指很不错，是哪里买的？"凤山见芬芳问他戒指，忙举着手随口应道："这只戒指，是去年托一位朋友买的。"芬芳道："多少钱买的？"凤山道："不贵，只六百多块。"芬芳带着一些惊异问道："真的吗？六百块太便宜了。萧先生你借给我看看。"凤山见说，忙使劲由手指上把戒指脱下，放在手掌心，捧着给芬芳看。芬芳用两只纤指，拈了起来，拿到电灯下，反复细细一看，见角度光芒，闪闪耀目，连连称赞道："真便宜，六百块

钱会买这样好钻戒。我手上这粒钻指，花一千五百元买来，还不如你的好。”一面把它套在右手中指上，和无名指上自己戴的那粒钻戒并成一排，在灯光下摇来摇去，反复看了一回，又说道：“萧先生，我明天也托你买一只可以吗？这钻戒太便宜了，在北京照这样价钱是买不到的。”凤山见芬芳这样赞赏他的戒指，心里不由一动，暗忖她这样赞赏我的戒指，我何不趁这机会送给她？向她讨好，彼此交情岂不更增加一层？口里正要说出，忽又转念不可，不可。送她一只钻石不算什么，只是回去给太太知道，要发生麻烦。又想有这样一个好机会，不献给情人讨她欢喜，也太可惜了。并且我虚说一句，她未必真肯接受。这样一来，便显得我很大方，很阔绰，可以暗动她的心。凤山想了又想，一时为感情所冲动，不能自持，竟脱口说道：“黄小姐你看这只钻石戒指好，我就送给你！”芬芳一听，出于意外，忙笑道：“怎么使得？”说着，急忙要把戒指脱下，凤山挨着芬芳身旁道：“一点小意思，别看不起。”说着，用大巴掌把芬芳右手按住，装做不许她脱下的样子。芬芳道：“没有这种道理。”凤山道：“不不不。”二人正在推让，忽听屋门一动，翠芳忙忙走进来道：“老二你快去吧，岚士正等着你。他说你害了他一牌，非叫你进去不可！”说完，又对凤山笑一笑道：“请你坐一会我们就来。”拉着芬芳的手要叫她出去。芬芳不肯，把手一甩道：“我不去，岚士很讨厌的。”翠芳道：“今天父亲不在家，你进去敷衍敷衍也好。”说着，一劲拉着芬芳胳膊。

芬芳给翠芳一拉，手忙脚乱，不由自主，跟了她出去。走到房门口，还回头对凤山道："萧先生务必等一等，我一会就来。"说时，已给翠芳拉出房门外了。凤山正拿钻戒向芬芳卖弄人情，忽给翠芳一来，把她拉走，很想跟她们出去，只为王元魁在那边屋内，又缩住步，一个人在房内等着。起初以为芬芳过去，敷衍一会，一转眼间，就可以出来把那戒指交还他。哪知一去一个多钟头，还没出来，心里不免有些焦急。想要走过去找她，又怕给元魁看见，一个人等得不耐烦，便在屋内踱来踱去，有时踱出屋外，向东边门缝张一张。里面笑声牌声闹成一片，十分热闹。凤山听了，心里痒痒的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乱爬，恨不得加入战团，一展身手。只可恨那王元魁，盘踞在屋内，不敢进去。回到客屋内，又干候了许久，才见大维满面通红、两眼油亮的走了进来道："你还没走呀！今天我真倒霉，先赢三百块钱，现在反输了二百块钱，妈的，不干了！走吧！"说着，拿着帽子，戴在头上，站在屋内等着凤山。凤山见大维一进来就催他走，不大愿意，咂嘴道："就走吗？"大维道："赌完了，不走干什么？"凤山道："刚才不说，还有一批朋友，另组织一局吗？"大维道：你别瞎想了，今天推牌九的朋友，都聚在那边屋里，还有什么人再和你凑局？刚才王元魁在屋里，似乎仿佛已经看见你了，他尽追问翠芳芬芳外面还有什么人，幸而她二人机伶，都没把你名字说出，用话把他哄过去。我很替你担心，今晚王元魁推牌九很不好，输了一千多块，已输得发

怒，果然撞出来，碰着你，必得麻烦。”凤山忙问道：“真的吗？”大维道：“我为什么骗你？你不走我要先走了。”凤山不由自主急拿了帽子，跟大维出去。坐在车上心神一定，才想起那只钻戒还在芬芳手里，甚是不妥。早知道有王元魁在内，就不该拿戒指向芬芳卖弄人情，现在戒指到芬芳手里没要回来，回去给太太知道，如何是好？并且这只戒指原是太太的，为了前几天在朋友家里推牌九，输了五千块钱，太太方给我戴上这只钻戒叫我戒赌。这样一个纪念品，戴在手里没有几天，便送到别人手里，未免太糊涂了。现在快要到家，可怎么好。凤山愈想愈后悔，但是车子愈来愈快，心里还没想出主意，车子已经到了门口。

凤山怀着鬼胎，走到上房一看，幸而太太已经睡在床上，才略略放下心。也不敢多说话，喝了一杯茶，趁太太睡眼朦胧，蹑手蹑脚，爬到床上睡去。提心吊胆，混了一夜。一到天亮，不等太太醒时，急忙披衣下床。一想昨晚幸而混过一夜，没给太太知道，今天须赶紧设法补救，总须把原物取回，才没痕迹。但是东西既送人，怎好再向她要回？现在要想把那只戒指讨取回来，只有到外面另买一只，比那个还要好看，送了去，把它掉换回来，这样才显得大方，不至给芬芳见笑。凤山想定主意，趁太太还没睡醒，只对房内使唤的张妈道：“我到司令部去。太太醒起来，你说一声。”说完忙忙出去。

车子拉到东交民巷，见几家洋行都没开门，才知道自

己心急，出来太早，又不敢再回家里，只在街上溜了一回。等洋行开门，一连到乌利文，法华，有威，各家洋行以及北京饭店、法国珠宝商等处，物色遍了，不是式样不好，就是角度不佳。稍为看得上眼，一问价钱，都是三千五千，八千一万。照自己那粒钻石戒指分两及角度，至少非三五千元买不来。才知道昨天随口只说六百元，无怪芬芳那样惊奇叫绝，要托代买。一向不知钻石价值，今天只带几百元出来，如何买得来？买一只小的去换那个大的，太不像样；要买大的，身上带的款子又不够。回家去取，又怕给太太知道，先闹一场。后来一想，昨晚把戒指送给芬芳，她原说不要，现买不到手，不如到她家里混混，她一定会把戒指还我，我就老着面皮收下，既可省一笔款子，太太方面，也可以瞒过去，岂不省事？凤山想到这里，便一直赶到司令部，找大维去。

一脚闯进庶务股，只见大维一人坐在办公室，桌上铺了一张红纸，口里含一只二寸长的吕宋烟，跷起一只脚，搁在桌上，似在考虑什么。大维一见凤山进来，笑道："你今天来的真早，我正有点事，要和你商量。后天便是本部经理处处长梁景星的老太太生日，我想纠合同人，送一台戏，刚才通盘一算，若不请各名角加入，便没有味；若请好角加入，戏份又太大，我打算把扩充，范围不只限我们本处人员，训练委员会那边同人，也请他们加入。这样一来，事情办得漂亮，又可以多省几个钱。我对那边同人，不大联络，由我出头，大家又认我有意摊派。你在那

边兼差，一切都很熟悉，请你过去接头一下。”凤山心里只惦记那只戒指，哪有心情管这闲事！一听这话，把一个头摇得和博浪鼓似的，嚷道：“现在是什么事我都不管。”大维惊奇道：“怎么？你快接洽去吧，我等你回话。”说着，把桌上铺的红纸帐单，递给凤山道：“这上头都写清楚了，分着福禄寿喜四等份金，请他们随意题上名字，不求题多只求普遍，就可以了。”凤山接过红纸帖，仍往桌上一搁道：“这些拍马屁的事，我做不惯，你自己去吧。据我看，连你都不用去，我们本处凑个份子送去，就可以了，你不必操这份心。”大维听了，只是好笑，停一停又说道：“你平日对这种事很踊跃的，何以今天这样不耐烦？”凤山给大维一问，只好转出笑容道：“我们还是谈我们私下的事，你现在有工夫没有？和我到黄米胡同去好不好？”大维哈哈笑道：“你发疯了吗？这时候到她那边干什么？她们还没有起床呢！你爱去自己去，我可不去。”凤山咂着嘴道：“你和我去一趟吧，我有点事。”大维摇着头笑道：“你有什么事呢？”凤山一时又不好说出，咽了两口唾沫，只暗自斟酌。大维又笑道：“你想见她们，等晚上和我一块去，这时候去也见不着，我不是骗你。”凤山心里只是不信，暗想他不去，我自己去一趟，也未尝不可。想着，又溜了出来，坐上包车，来到黄米胡同，见门外两扇朱门，紧紧闭着。敲了好一会，才见一个当差，披着衣服出来，一看凤山便说道：“老爷上天津去还没回来呢。”凤山道：“我是来找二小姐，”当差抬一抬眼皮向天上

看一看道："早着呢！二小姐还没起来。"说着见凤山还站着不走，于是又陪着笑脸道："昨晚上大家到天亮才睡，您要见二小姐，下午四五点钟来最好。"凤山见说，才慢慢上车去了。

回到司令部，大维一见便说道："好！好！你上哪里去？我叫当差到各科找你，都没有找到。"凤山以为大维还要叫他到训练委员会接洽份金，一屁股向沙发坐下，懒洋洋应道："我没上哪儿去。"大维道："你府上刚才来了好几次电话，没找到你，后来你的太太亲打电话来查问，我告诉她不在司令部，她不信硬说你一早便来了。"凤山听说太太亲来电话查问，吓了一跳，立时由椅上跳起来问道："真的吗？"大维笑道："我为什么造谣言。"正说时，桌上电话机，又丁丁响了起来。大维接过耳机一听，连连应道："来了！来了！在这里。"一面说一面向凤山招手，把耳机递给他道："你太太又来电话。"凤山接过耳机心里不由毕卜毕卜跳动，只听太太说道："你是凤山吗？"凤山忙应道："是的！是的！"太太道："你今天一早便走了，上哪儿去！我刚才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找到，你可以就回来吗？下午我要和你到平安看电影去。"凤山迟迟钝钝应道："是的！"那边又追问道："你就回来吗？"凤山道："稍为等一会我还有点事。"说着，把耳机挂上。大维笑道："到底为了什么事？这样风火雷霆，来了好几次电话？"凤山道："我太太下午要到平安看电影。"说完皱着眉头，在屋内走来走去，不住的抓头搔

耳，非常着急。暗忖这事太难了，只这会工夫，如何找得那戒指回来？太太发起脾气真是可怕，愈想愈急，急得一头一脑都透出黄豆大汗珠。大维不知凤山为了什么事，见他只在屋内，来回走着，说道："你夫人催你回去，你就走吧！这里没什么公事，训练委员会那边，我已经托人去接洽了。"凤山只搔着头也不答应，由屋内跑到屋外，由屋外又跑到屋内，也不知走了多少遍，心里乱杂杂的，想不出一个好主意。过了一会，太太又来电话，催他回去吃饭。凤山一看时候已经快十二点钟，再挨也挨不过去，只好硬着头皮回去。

到得家里，见太太已打扮得停停当当坐在屋里等候。见凤山回来问道："你昨天回来很晚，今天一早就走，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找不着，到底为了什么事？这样忙？"说着狠狠盯了凤山两眼，接着又说道："今天平安电影开演《热血雄心》的片子，据广告上说是很好看，我想和你一块去看。"说着，检出报纸递给凤山。凤山把右手插在衣袋内，只把左手伸过去，接了报纸看一看说道："真好！我一定去。"太太道："今天天气很好，有这样好片子，一定人很多，我们早点吃饭，早点去。"凤山道："现在还早呢！电影三点钟才开演。"太太道："吃完饭，你照例还得睡一会觉，不睡，你到电影场又得磕睡，和你坐在一块，给人看见，多么寒蠢。"说着，便和凤山到饭厅，催他开饭，凤山一回来，右手老是遮遮掩掩混了许久，太太一点也没有注意去瞧他的手。及到吃饭时

候，凤山右手不能不伸出来，心里怀着鬼胎，希望太太还看不见。太太坐在对面，她的一双眼睛是何等尖利？起初不大留意，后来见凤山拿着筷子夹菜，手里不住抖颤，一时引起她的疑心，留神向凤山面上看一看。凤山见太太似已注意，急低着头吃饭，心里只是突突跳动，知道祸事得发，脸上不由一阵一阵红起来。太太由他脸上看到他那手上，右手无名指上，竟没有那只钻石戒指，诧异道："凤山，你手上的戒指哪里去了？"

第二章

片言成疑案

凤山见太太质问他，很慌张的把右手看一看，很不自然的说道："真的，我的戒指呢？"太太瞪着眼睛道："你搁在哪里去了？"凤山皱着眉头道："嗳呀！嗳呀！搁在哪里去？"太太把筷子向桌上重重一拍道："你丢了么？那可不行！"凤山抖着嘴唇道："不至！不至！我早上起来还戴在手上，洗脸时候脱下来放在桌上，也许忘记戴上了。"太太道："你记得清楚吗？"凤山道："是！是！"太太急把张妈李妈和一切底下人，全叫进来，问道："你们早上拾掇屋子，有看见老爷一只钻石戒指没有？老爷的戒指就放在洗脸桌上，你们谁捡去了快拿出来。"一班底下人听见了，都吓得面面相觑。当下张妈李妈先跑进屋里找了一气，太太也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带着一家人找，连秽土筐垃圾堆里都翻了，哪有个踪影。太太把凤山臭骂了一气，说他糊涂，戒指戴在手上会丢掉了？凤山此时无可推诿，硬说洗脸时候放在桌上，因为要上司令部去，忘记带走。太太道："这可奇怪，果然是放在屋

内，一定不会丢的，我用的张妈李妈，手头都很妥当，不至偷东西的。”凤山道：“这哪有一定？能保得住？”太太道：“据你这样说他们有嫌疑，就得把她们送到警察局里去拷问。”凤山明知是他们冤枉，但不这样办，自己脱不了干系，说道：“是呀！那一定须把他们先送到区里。”这样一闹，吓得张妈李妈哆嗦打战，跪在地下哭求道：“太太我绝不敢偷东西，我愿当天烧香发誓，我们要昧心偷了东西，立刻不得好死，我家里也都死绝了。我跟太太这么多日子，太太总该知道。”凤山见他们哀求，把眼睛一瞪骂道：“太太屋里，只有你二人走动，不是你二人偷去，还有谁呢？你不要装死做活。你二人就是贼。”张妈李妈给凤山一骂，益发吓得哀哀哭了起来。太太看了，倒有些不过意说道：“你二人不用怕，送到警察区里审问，也不只你二人，宅里底下人，一起都送去，你们没有嫌疑，问过后，就可放出来。”说时段上巡官已到，凤山昧着良心，作威作福告诉巡官。巡官见丢了一只价值几千元钻石戒指，很是注意。当下把萧宅里的厨子老妈当差车夫一起都带走。太太见把底下人都送到警察署去，对凤山又大发脾气道：“现在一切仆人都抓走了，能拷问得出来，万事皆休，假如问不出来，我只惟你是问。戒指好好戴在手上，为什么脱下来？你平日都不脱，今天为什么脱下来？你说的话，不一定靠得住。这只戒指是我母亲留下的纪念品，我为的叫你戒赌才给你戴上，果然追究不来，我可不答应。你昨天何以那么晚才回来？今天一早便出去，

你上哪里去了？种种都是可疑，我看不一定真丢了，也许是私自赠给什么人。”说着哭了起来。凤山给太太说着心病，脸上不由红一阵白一阵，口里期期艾艾说道：“太太不要生气，假如找不到，我愿赔偿你一个好的。”太太狠狠啐了一口道：“我要你赔什么？赔了一千只一万只也不相干！我那戒指是买不到的！找不出来，我和你拚命。”说着，又哭。凤山平日本是极怕太太，今天自己又做了昧心的事，哪敢再多说话？只好陪着小心伺候。

太太那天本是要去平安电影院看电影，为了这事一闹，也就无形取消了。凤山也不敢离开，只追随太太左右，用种种言语哄骗。到了夜里，送去一干人因为警察区还没问出头绪，全押在里面，家里没有一个底下人使唤，太太觉着十分掣肘。正把凤山骂得十分难过，大维恰又来了电话，约凤山到黄米胡同。太太心里正没好气，接到电话骂了两句，一口辞绝。

大维碰了一个钉子，知道凤山家里有事，不能出来，独自一人，来到黄米胡同。芬芳见凤山没来，便问道：“昨天那个黑胖子萧先生何以没来？”大维笑道：“他给他的太太关在家里，不能出来了。今天白天他太太要看电影，打几次电话到司令部，把他催回去，刚才我打电话请他，给他的太太碰一个钉子，拒绝了。”芬芳道：“可了不得，他的太太这样厉害吗？”大维伸一伸舌头道：“这位是续娶的，前妻早死了，凤山见着她，怕得要命。她一进门，便要凤山尊她做大太太，她对待前妻子女很不好，

不在一块居住。凤山的家原在沈阳开原县，是有名财主，单就存银行的款子，也很可观的。”芬芳道：“看不出来那样傻子，还是一个资本家！”大维道：“他样子傻，心里一点也不傻，很有计较的。”芬芳道：“昨夜他那样怕王元魁就是很好笑了。”大维道：“这其中却有个缘故，从前元魁和凤山原是很要好的朋友。元魁当一百八十八师师长时候，凤山在他师部当军需官。其中有很大一笔款子，凤山听了一位参谋长的话，二人私下吞没了。后来这事给元魁知道，说他不够朋友，拿手枪和他拚命。凤山不认帐，说是那位参谋长韩光斗干的。二人闹起来，事情吵得很大，最后亏了同人们和王元魁疏通，才算了事。可是他二人不能见面，一见面仍是要冲突。元魁性子暴躁，动不动便要拿手枪打人，凤山不得不回避他。”芬芳听了略一沉疑道：“王元魁差不多天天来这里，萧先生若是来时，总会碰对头。”大维笑道：“所以今天上午才有十点左右，他便要邀我来找你，我想你那时正在高卧呢。”芬芳仰着头笑一笑道：“昨天把他一个人蹲在一间屋子，招待也太简慢了。以后他要来时，可以先打个电话通知，我们替他分神，把元魁稳住，不要和他见面，就不要紧了。”大维笑道：“你们主人翁真是殷勤。”谈了一会，客人已陆续来了不少，大家又凑在一起，赌博起来。

自此一连好几天，凤山为着钻石戒指，区里还没有查出头绪，太太终日和他生气。凤山连司令部都不能去，芬芳那更不用说了。心里虽是挂念，只是处于太太阃威之下，

无可如何。芬芳对凤山那晚给她的那只戒指，因和凤山是初次见面，毫无交情，原不肯接受，本想等凤山来时，仍交还他。后来见凤山好几天没来，又听大维说凤山家里很是有钱的，想他对一只戒指也不在乎，一定要还他，转见小气。前天见敬斋对李漱石手上戴着他的情人苏南笙送的戒指很是羡慕，我何不把这钻戒送给敬斋。又想敬斋脾气是很古怪的，当面送给他，他一定不收，须想个法子，叫他不得不戴上才好。想了一会，见贞君还没起来，趁着没人，静静写了一封信放在衣袋，便去打电话找敬斋。连打两次都不通，气得芬芳把电话机一摔，披上外衣，赶到中南海公园。

刚走到流水音外面，便听见那三间屋子里透出格外嘹亮的梵亚林的声音。芬芳一直走进去，只见李漱石的爱人苏南笙光着双脚只穿丝袜子，盘坐在铁床上。敬斋站在她旁边，手里提着梵亚林。南笙口里微微度着曲儿。漱石却在靠北窗洗脸桌旁，一手拿一把鞋刷子，一手拿一双尖削高跟的绿皮鞋，在那里刷擦。芬芳进门便笑道："你们真热闹，也不知会我一声。"南笙坐在铁床上，用屁股使劲在弹簧上颤了一颤，一手在铁床上拍一拍道："芬芳！你这里坐，我刚打电话叫你来呢。"芬芳道："你这里电话真不好叫，我叫了两次，都叫不通。"南笙道："对了，借人家电话最麻烦的。上头画会里那个老当差，更是可恶，十次打电话，总有九次推辞不在家。漱石！你何不另按个电话？"漱石一面刷着鞋，把嘴向敬斋努一努道："他不赞

成，他说文学院原有电话，这里借用上面画会电话就可以了。”芬芳见南笙光着袜子，坐在床上，漱石却替她刷鞋，笑道：“你真好，一跑到这里来，叫别人替你刷鞋。”南笙把嘴一抵道：“什么！都是你害了我。”芬芳道：“这可怪了，我为什么害了你？”南笙道：“刚才我要打电话给你跟他们到画会去，刚迈过上面石头，一滑脚几乎摔了下去，溅了我满脚泥水，一双皮鞋全弄脏了。”芬芳道：“他们租这所房子，我就不赞成。”敬斋笑道：“我这所房子，有什么不好？刚才是她自已淘气，不好好走路，要迈着水面小石头过去，才滑了一脚。要不是漱石眼快，揪了她一把，她一个人要整个摔在水里去呢！”芬芳道：“你们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敬斋指着南笙道：“她要组织一个球队，请你加入，不晓你有工夫没有？”芬芳道：“打网球我最赞成的，是哪一天呢？”南笙道：“就是下礼拜。”芬芳连连说道：“好！好！我一定去。地点是在哪里？”南笙道：“我们借在金城银行球场，你得早点去，我们只订四个人。”芬芳道：“无论如何，我总起个绝早。”漱石笑道：“那也不用，下午一点多钟到场就可以了。”说着，把南笙的皮鞋已收拾干净，送到床前，微微说道：“行不行？”南笙伸一伸懒腰道：“可了不得，两腿都坐麻木了。”说着，伸下腿把鞋穿上，说道：“我们出去蹓跶蹓跶。”说着，敬斋把提琴放下，等漱石洗完了手，大家便一同出去。沿着海子旁边，绕了一周，出了福华门一迳到北海公园，又在漪澜堂茶座，谈了一

会，直到天色快黑，才行出来。漱石还要邀大家回到流水音吃饭。芬芳见时候不早，辞了不去。大家走出北海公园门口，芬芳趁便挨在敬斋身旁道："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说时，由衣袋内取出写好那封信，匆匆塞在敬斋衣袋内，一迳上车走了。

敬斋见芬芳临走时候，把一件东西塞在他衣袋内，回到流水音，在自己屋内取出一看，是一只很讲究粉红色洋信封，上面一个字也没有，里面却鼓着一角，似装着什么东西。急把它拆开，里面是一张上等雪白洋信纸写的信。正要展开，倏地一只晶莹夺目的钻石戒指，由信内坠落在桌上。敬斋一看，不由吓了一跳，急把信展开，铺在桌上，只见上面写道："敬哥，我最近好几次订你到我家里来，你总是答应，总是没来，这个我并不怪你。我知道你欢喜的，是提琴，鱼竿，球拍，我家所有的是烟，酒，赌，种种腐败的举动，比你的鱼竿提琴球拍那高尚的娱乐，差得太远了。你不愿来我家里，益见你的志趣高超纯正，我是相形见绌的。我处在这种家庭周围不洁气氛里，我很想跳出去，只是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我每天，总想见你一面，和你谈谈，藉消我心头苦闷。只是你学院功课很忙，又不便屡次打电话给你，以后最好订了一个时间或是在北海图书馆，或是在中央公园见面才好。你住在流水音和李漱石一块，热闹是很热闹的，只是我有时要和你静静说几句话，就办不到。我在家庭中，是毫无趣味，不比我姊姊，她非赌不可。我常常梦想有一天能和你在一块谈谈

书，唱唱歌，学学提琴，便是如天之福。眼前种种困难，自然谈不到，但是我脑海里总装着这样一种希望。我想总有一天，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是很自信的，敬哥！你见我说这话，不知你心里怎样的感想，我想也许和我是一样吧！我看南笙送漱石一只戒指，漱石天天戴在手指上。我很想也照样送你一个，想你一定也和漱石一样，肯把它天天戴在手指上。现在附上这只戒指，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戴在你圣洁的手里，我便认为高贵无上，很有价值。敬哥！你一定肯接受我的要求吧！再见！芬芳。"敬斋看完了信，又把那只戒指，反复看了一看，觉得光芒夺目，是一粒很好的钻石戒指，至少值得三五千元。她偏说不贵重，戴在手里，才有价值，这话说的多么委婉。芬芳的家庭中，种种举动，虽看不上眼，但与芬芳何干？她是一个很纯洁的女子，处在那样恶劣家庭，会有这种高尚思想，是很难得的。她见我最近不肯到她家里，她一点不见怪，反能这样原谅我，换了一个量窄的女子，便办不到了。近来自己举动，实在太荒谬了，一个普通女友，都应该略迹原心，而况和芬芳有相当的感情，反那样苛责她，太不对了。敬斋想到这里，心上很是抱歉，觉得芬芳如此情深，自己屡次失信，实在对她不住。她要我和漱石一样，把南笙送给他的钻戒天天戴在手指上，我当然要听她的话。想着把钻指凑在嘴唇上，连吻几口，表示心内抱歉，才把它戴在无名指上，大小倒也合适。又想她赠我这样贵重一只钻戒，天天戴在手指上，我当然要听她的话。想着投桃返李理应如

此，但是送她什么东西，才能合她的心意呢！也送她一粒钻石戒指，那是最相当的。但是要买这样一粒钻戒，至少须二三千元，哪有这样能力？并且她送我钻石戒指，我也送她钻石戒指，也未免太俗，总须要送她一件心爱的东西才好。扶着头，想了一会，忽记起前月买一只瑞士小表，不如把那只小表送给她。她的钻戒，是经她戴过的，我也把我用的表给她，这样便不显得俗气，而且格外见得彼此注重在感情上，并不在物质厚薄高低上较量。敬斋想到这里，心里很是得意，把学校的功课略略预备一下，一到十一点钟，便行安歇。躺在床上，偶一翻身，见手指上那只钻石戒指兀自闪闪发亮，不由又凑在嘴唇边，吻了两口，很甜蜜睡去。

次日一早，到文学研究院。功课完后，出学校已是四点多钟了。敬斋怕时候太晚，不及回家，由学校挟了书籍，坐一辆洋车，一迳来到黄米胡同，叩门进去。一问芬芳，午饭后便已出门去了，敬斋匆匆跑来，一听芬芳不在，很是失望，回身便走。已经上车了，忽又转念我已经来到这里，须留下几个字给她，使芬芳知道，今天已经到她家里。当下便由衣袋里取出日记本，撕下一页写了几个字，请芬芳回来，就到中央公园水榭里见面。把字条交给当差，并叮嘱他，二小姐回来，务必给她看，才坐上车走了。怕回到流水音，给漱石黏着，脱身不得，便一迳来到中央公园，在游人稀少最清静的水榭里面，沏一壶茶，静静等候。由四点钟一直等到六点钟，盼望得两眼生花，天

色已经黑了，芬芳还没来，心里十分焦急。打了两次电话，到黄宅询问，据说芬芳还没回来。水榭在公园中央，本是最冷落的所在，一到天黑，更没一个游人，静悄悄的只有敬斋一人坐在那里。在此初冬天气，一阵阵朔风吹来，敬斋身上，只穿着薄薄西服，觉得有些寒冷不胜。再看几个茶房，也都缩着肩膀，在他面前混来混去，意在希望他早去。把廊上前后几盏电灯都拧灭了，只留敬斋座旁一盏。敬斋见他们如此，也觉得为了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累着他们等候，也太无聊。走到电话室，再打电话询问，芬芳还没回来。敬斋只好告诉他们当差道："二小姐回来时，请她不用来公园水榭，请她到中南海流水音。"吩咐后，又怕黄宅当差说不清楚，写一张字条，留在水榭里，交代茶房道："等一会，有一位黄小姐来时，你把这字条给她看，说我已经去了。"茶房巴不得敬斋出去，好收拾休息，连连答应。

敬斋回到流水音，心想芬芳若到水榭，接我的字条，一定会赶来的，又等了好几点钟，到了十二点，仍渺无踪迹。又到画会打一回电话，芬芳还没回家，心里不免有些可疑。芬芳今天为了什么事，竟到这时候，还没回家？心里狐狐疑疑的很是不安，躺在床上。

原来敬斋去找芬芳这天，正是梁景星老太太办生日的日子。这次梁老太太寿辰，由大维出面凑集寿份，送了一台好戏，把京津所有的男女名角，都约整全，戏码也配得非常之好。大维是发起人，筹备了这样好戏，当日便通知

芬芳姊妹，请她们务要早点去，迟了怕人多，占不了好位。芬芳也因梁景星是她父亲很要好的朋友，常来家里打牌，今天堂会，既有这样好戏，不能不去一看。用过午饭才有两点多钟左右，便跟她父亲姊姊一同到梁宅给老太太拜寿去了。梁景星是住在东城小草厂，住宅共是七个院子，原是前清德公爷旧邸，由景星承租过去。这次给老太太办生日，收拾得焕然一新。戏台搭在第三院，将上面七间大房的隔扇完全拆开，预备来宾看戏。后面第四院，预备中西餐茶点，随客人的意思，随便补啜。东边第五院，便是大客厅，屋内预备下烟榻，款待一般阔老瘾家，看倦了戏，在那里休息、谈天。大家都说道："梁宅今天堂会，脚色很是齐全。"前去拜寿的，非常之多。门前车马辐辏，马弁车夫等等，闹哄哄塞满了一条胡同，热闹极了。当芬芳各人来到梁宅时候，进门便由知宾招待，在第二院寿堂上，和主人周旋之后，便引到三院听戏。大维那天是戏场招待，胸前挂着一朵大红绸花，跑来跑去，正忙得不可开交，瞥见芬芳二人进来，急抢上几步招手道："大小姐！二小姐！这边来，再迟一步头排的椅子便占不着了。"说着引二人在台前第一排椅子坐下，芬芳坐下向四下一看，见后面黑压压的已来了好多客人，有认得有不认得，人太多了，也无暇招呼。眼波再转在左边椅角上，忽发现那位黑萧凤山，也坐在第五排椅上，不由对她点头一笑。凤山自芬芳进场来，早已一眼看见，只为今天和太太同来，不敢公然招呼。有芬芳对他点头，只把阔嘴微微向左边努一

努。芬芳见他这种傻样，甚是好笑。再看他左边坐着一个粗眉大眼的胖太太，立时便觉悟过来，和他同坐的，一定就是他的太太了。想起大维说他怕太太，心里不由甚是好笑，一时也不便再看他，眼光转到别处去。凤山自从芬芳一进来，心里不由突突跳动，碍着太太在旁，不敢和芬芳说话，只把眼光注在前排椅上，心里不住转念，今天可有机会见着黄二小姐了，我何不过去和她周旋？她那天原说不收我那只戒指，能把它要回来、岂不更好，省得太太为了这事，天天和我生气。凤山想到这里，又回头向太太看了一眼，见她正注意戏台上。自己的举动，她毫不介意，便轻轻向她肘一肘道："前边有一位同事，我要过去说几句话。"太太道："你安静一点吧，坐位给别人占了，我可不管。"凤山道："你留神看一看，我一去就来。"说着，站起一迳去到前头，芬芳一见他过来，早盈盈起立，指着德禄替凤山介绍。凤山见是芬芳的父亲，周旋几句，便在肩下一张空椅坐下。先回头向后面瞧了一眼，只见太太眼光，正向他注意，似在监视他的行动，便不敢和芬芳多说话，只向德禄周旋。心里又惦记着那只戒指，不住向芬芳手上观看。见她指头上并没戴那只戒指，甚是可疑，想要动问，当着德禄面前又不敢说。见芬芳只和她姊姊说话，德禄横隔在中间，有什么话也都说不出。又怕太太在后面等得不耐烦，坐了一会，只得站起，仍回到后面去。太太见他回来，问道："和谁说话？"凤山道："和我说话的，那个是德禄，前也在帅府里面当参议。"太太又问：

"和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什么人?"凤山道:"她是德禄的小姐。"太太问道:"原先认得她吗?"凤山忙道:"不认得!不认得!"太太道:"不认得何以你一走过,她会招呼呢?"凤山见自己举动,都给太太看见了,强辩道:"没有!没有!她是和她父亲一同站起来的。"太太冷笑道:"你就说认得她,也不要紧呀。"凤山无话可答,只搔着头,很畏怯的对太太偷睨了一眼,心里暗想,刚才还好有德禄在旁可以混过去,假如没和德禄说几句话,太太益发疑心了。一时不便说什么,只仰着头装看戏,心里却是转念,须用什么法子,才可把芬芳那只戒指讨了回来。心里辗转想着,眼前虽摆着好戏,无心观看。过了一会,在前排坐的那位黄德禄先生因烟瘾发作,不耐看戏,由大维领他到左客室休息。凤山见德禄离开座位,很想再过去,和芬芳谈谈,趁便问一问那只钻戒,因怕他太太生气,又不敢动问。耐着性子,又坐了一会,见台上的荀慧生正演玉堂春,太太看得很是有味,便不再知会她,悄悄站起来,刚要迈步走出去,太太已回转头问他干什么?凤山努着嘴道:"我到前面,找一个人,"太太见他有好戏不看,这样不安静,盯了他一眼,又回转头去看戏台上。凤山乍着胆子,直往前走去。刚刚到前边,还没有达到芬芳座前,只见大维由左边绕过去,和芬芳说了几句话,芬芳姊妹便跟他向边角门出去,凤山见他们已经走了,再追上去,怕给太太看出形迹,只得缩身回来。太太问他为什么又不找人了?凤山搭讪道:"我看错了人!"太太也

不理他，仍仰着头看戏。凤山讪讪坐在旁边，抓头搔耳，十分难过。太太明明看在眼里，一句话也不说。凤山见太太不大注意，又有点后悔，刚才芬芳出去，应该略停一停也跟了她们出去，到外面更好说话。坐了许久，看芬芳姊妹还没有进来，更不耐烦，想要出去找她，又不知出了角门是什么地方，她们已经到哪里去了。正自为难，忽见大维又由后绕了进来，凤山忙站起来，对他招招手。等到大维走到近前，凤山只说一句，“德禄是在前面吗？”大维一听，早已会意，忙笑道：“你要找他，他正问你呢！跟我来！”说着拉了凤山的手，一直往东院去，一面走，一面问道：“你要找芬芳是不是？”凤山嘻着脸道：“是的，她们在哪里？”大维道：“她们都在东院大客厅。”说着，向凤山肩上拍了一拍道：“我看你刚才就要出来，为什么又不敢出来？”凤山只把脖子缩一缩。大维道：“刚才我不过去拉你，你还是不敢走吧。”说着哈哈大笑，引着凤山到东客厅西边小屋里。凤山一看，翠芳正在床上，替他父亲烧烟，芬芳另在屋里左边沙发上，屋子东边还坐一人，大家正议论什么，说得非常热闹。大维一走进来，德禄躺在床上，大声说道：“大维！外面有人背地议论你。”大维把双手往腰间一叉说道：“谁说我，说我什么？”德禄道：“人家说你不识时务。”大维道：“哦！外面竟有这种议论，是谁说的？”德禄道：“谁说的，且不用提，反正和我们不站在一路，你总知道吧！”大维道：“哦，是了，他们平日最爱站在高台上说风凉话，现

在我们要怎样便怎样。”德禄笑说：“大维今天许喝多了酒吧。”凤山走进来见芬芳旁边还有空座，便就挨她身旁坐下，很想趁便和芬芳说上几句。给德禄和大维一说，也就楞住，直至芬芳对他笑着，他才回转心神，向芬芳笑一笑道：“我很想到你家里去，只是没工夫。”芬芳想起大维说他怕太太，不由回眸对他笑一笑道：“你今天是和太太一块来的吗？”凤山点头道：“是的！”说时见德禄和大维仍在说话，便悄悄对芬芳道：“二小姐和你到外面看看好不好？”芬芳见凤山要邀她出去，不便推辞，站了起来，和凤山走出东院，到第四院。见大厅上中西茶点杂陈，许多客人围在厅上。凤山笑道：“这里还有一院，真宽敞。”芬芳道：“今天主人招待不到，我们爱吃什么，只自己随意用着。”凤山道：“我们上去坐坐喝点茶吧。”芬芳便领他在东面一张小圆桌坐下，由侍役送上茶来。凤山见芬芳只对他说些不相干的话，见面并没提起那只戒指，好似忘记一样，本想等她提起，自己再说，现在急不可待忍不住含笑问道：“二小姐！我前天送你的那只钻戒，你没戴上呀？”芬芳见凤山提起戒指，便装着很抱歉的样子道：“萧先生不说起，我也几乎忘记了。萧先生那天借我那只戒指，给我一位表姊姊借去到现在还没还我，等她还我时，我便送还萧先生。”凤山见芬芳说要还他，不由自主谦让道：“何必！何必！”芬芳微微一笑道，“那是当然的，我哪好白收萧先生这样贵重东西？”凤山正要再说时，忽听背后有人厉声喊了声：“凤山！”凤山急回头一

看，正是自己的太太，怒目圆睁，站在大厅门口，好似一尊凶神一般。凤山这一下，吓得魂不附体，也无暇和芬芳告辞，站了起来，就跑过去。

原来太太自见凤山去前排椅上和芬芳说话，她便生了疑心，当时因为没有抓住错处，只在心里。第二次，见凤山冒冒失失走过去，见芬芳一走，又冒冒失失走回来，她心里早已明白，料想凤山和芬芳一定是熟人。到第三次大维拉着凤山出去，知道他们鬼鬼祟祟，没有好勾当，心里很不愿意，但是当着大维面前，又不好阻止。凤山一去又耽搁许久，没有回来，萧太太于是大起疑心，再也忍不住，丢下戏不看，一路找去。找到第四院，望见凤山果然和芬芳坐在一起说话，一时一股酸气的劲，由足心直透顶门，也顾不了厅上许多客人，拉长嗓子大喊一声凤山。凤山一走过去，她便狠狠把他拉住道："我们不看戏了，回去吧！"说着，把凤山大腿上，暗暗拧了好几把。凤山忍着痛道："太太为什么不看戏，今天是本部长官老太太生日，我们应该在此招待帮忙才对，哪能一来就回去？"太太把眼一瞪道："你说什么？不走呀！你还想那个贱娼和你逗着玩呀？我可不许你。"凤山见太太大声大气嚷着，怕给旁人听见不好，忙道："走！走！"跟着太太一同出门回去。

芬芳见萧太太满面怒容，把凤山抓走，心里甚是好笑，不便再跟他出去。把一杯红茶喝完，走回东院，见大维和客人还在那里谈论。大维见只芬芳一人走进来，

问道："凤山呢？"芬芳笑道："萧先生给他太太拉走了。"大维把双肩一缩道："他给太太拉走，这可危险。"芬芳道，"有什么危险？我认为他走了很好，不然很替他担心，等一会王元魁来了，二人碰对头，岂不麻烦？"大维笑道："你倒记得，我们不用管他，出去看戏吧！"德禄此时已过足烟瘾，便和大家一同来到第三院。大维留神向厅内一看，凤山夫妇果不在里面。第一排椅子，也早给人占满了，只好替芬芳姊妹另觅座位。这一天的堂会因为角色齐全，客人来的很多，不但和梁景星有交情的来拜寿，就是没交情的，凡是同乡，也都沾光来看好戏，把一个大厅挤得风雨不透。后到的客人，没有座位，闹哄哄的，只累得大维四处张罗。芬芳也因为戏太好了，又得大维格外招待，坐的座位，特别舒服，各角色又很肯卖力，直到夜里四点多钟，戏散后才行回去。

到得家里，当差把敬斋的字条递给芬芳，又说萧先生来好几次电话，到夜里两点多钟还来一次电话，打听小姐回来没有？芬芳看过字条，又听当差这么说着，只急得跺脚后悔。但是时间已经很晚了，也无可如何。在房内稍为息一息神，天色一亮，便忙着起床，叫到流水音画会电话，请敬斋谈话。那夜敬斋因候芬芳没来，一夜也不得好睡。一早接到电话，芬芳先对他说了许多抱歉的话，并约他下午准四点半钟，再到中央公园水榭见面。敬斋因为昨天在水榭里几个茶房很讨厌，便订芬芳改在北海公园董事会后面，濠濮涧小厅茶座等候。芬芳得了敬斋的回话，听

他说话的声音，仍是那样和悦，并没半点生气，才放下心。回到房内，把闹钟拨好，放在床头，并吩咐房内使唤丫头彩凤道："一到三点半钟一响，假如我还是睡着，你须即刻进来把我唤醒，我要赶着出门的。"吩咐后，关上房门，上床倒头睡去。

到了下午三点半钟，床上闹钟一响，芬芳急忙起来。补睡了几个钟头，精神已完全恢复。用过点心，急赶到北海公园，沿着弯弯曲曲的石头山径，走到董事会后面。濠濮涧厅上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没有。厅内稀稀朗朗排了三五张茶座，一个茶房坐在一张小凳上，背靠在木柱上打盹。见芬芳进来，惊醒过来，赶忙过去招呼。芬芳叫他先沏一壶茶来，一看手表，才四点一刻，时候还早。坐了一会，便走出厅外，在厅前九曲小石桥上面，俯在石桥栏杆上，观见桥下的水全干了。池泥给风吹日晒，都裂成龟背的样子，四围长了许多长短不齐干枯的衰草。芬芳看了一会，心里想这九曲小桥，四周围着山石，环着葱翠的松柏，风景极好。若是这方小池，放满了清水，再养些鱼类，是很好一个清静幽美的所在。可惜主持公园的，眼光短浅，只向漪澜堂、五龙亭热闹的地方铺张。这里地点，稍为僻静一点，他们便不注意，实在可惜的。一个人正在静静思想着，忽听一阵皮鞋达达声响，回头一看，敬斋已慌慌张张由弯曲的石头小径转了出来。芬芳忙迎上去，拉着敬斋的手，一看送他的钻戒，早已戴在手上，喜欢欢的笑道："昨天真对不住，因为梁景星的老太太生日，

有堂会好戏，我到天亮才回家，累你等了一天！”敬斋握着芬芳的手笑道：“没什么，谢谢你，你送我这样好的东西，尤其是那封信，能那样原谅我，我真是惭愧无地。”说着，把手紧一紧又道：“我心里感激，要说的话，就写一百张信纸也写不完，所以我昨天一下课，就赶到府上，要当面谢谢你，可巧你又出门了。”芬芳笑道：“真是对不住，我那当差也太蠢笨，不会打个电话，通知我一声，我就会赶来了。”敬斋道：“这也不要紧的，是我自己性急。”说着把衣袋内带来那只薄壳的瑞士小表，取了出来，微微笑道：“我没什么东西送你，上次见你说我这只小表，表壳薄的特别，想你或者还不讨厌它，请你留下吧。”芬芳喜孜孜的，接了过去说道：“谢谢。”敬斋道：“这并不好，比你送我钻戒差得远了，只是我一点微意。”芬芳道：“怎么，你还是这样客气呀！别说一只表，就是送我一根草，我也是爱的。”说着把小表凑在耳旁听一听说道：“这表机器真好。”说时顺手把小表凑在樱唇上，吻了一口。敬斋见她如此。整个灵魂儿，掉到爱河里去。二人紧倚在小桥栏边，脉脉含情，心中都抱着说不出的愉快。静静站了一会，忽听厅上脚步声响，回头一看，小厅上茶役，正提着一壶开水，在那里沏茶呢。二人走到厅上，那茶役也很乖觉，沏了茶便缩在后面小屋去了，由他们二人，深深款款谈话。在这僻静清幽的地方，也没有一个游人进来，只有树上的小鸟，啾啾唧唧，在枝头上跳跃和鸣，似替他们奏乐，替他们鼓舞，写他们心上的愉

快。二人一直深谈到天黑，才离开北海公园。临分手的时候，敬斋告诉芬芳明天星期日，便是南笙订约在金城银行球场赛球的日期，务要早到。芬芳一一答应。

到了礼拜日，芬芳比平常起床早了一个钟头，忙忙吃完饭后，一看才十二点钟，把家里藏着的几把网球球拍，捡出一看，都是不很好，于是顺路先到王府井大街福隆洋行，花了三十元买了一把西洋装的球拍，赶到金城银行球场，只听里面一阵笑声，漱石，南笙，敬斋早都来了。再看敬斋正在和漱石在球场打球，南笙站在旁边观战。见芬芳来了，忙迎上去道："你果然今天来的早，刚才漱石还说，至少还须一个钟头，你才能起床呢。"芬芳摇着手上球拍道："我也常起早，今天是你的约，我更须早些来。"说着，和南笙同坐在草场藤椅上，在茶几摆的糖果小碟内，拈了一粒可可糖，剥了银纸含在嘴里，一面留神向场内观看。只见漱石屡用高球来引诱对方，敬斋屡为所算。漱石发球既急且快，累得敬斋奔走不遑。芬芳看了，暗想敬斋球术是很好的，何以今天竟败下来？正可疑间，见敬斋打球时屡次回头，对自己顾视，对自己微笑，疏懈对方来球，想他心里，一定是看见我来了，无心和漱石较量上下，这样是自己害了他，想要躲开，一转眼间二人已打完了，结果竟是三比零。敬斋拭着头上的汗珠，含笑走过来，见芬芳椅旁，放了一把簇新的球拍，把它拿起来看了一看，拧着拍上的夹板螺丝，正要问她是不是新买的，漱石早拿着球拍，左右摇动着走过来道："谁跟我再来一

局！”南笙向芬芳推一推道：“你去吧！我和敬斋，都和他打过，都败了。”芬芳道：“我很少打球，手生得很，双打还有人帮忙，单打可不行，你去吧。”南笙道：“我已经打过了，你二人打完，再组双打。”芬芳不便再推辞，把外衣脱下，敬斋早把球拍送上道：“这球拍很轻，倒不错，是新买的吗？”芬芳点一点头，接了球拍走上场。她知道漱石球术很好，很谨慎的，把身体略侧，站好地位，左手将球一抛，右手握着球拍，向后一摆动，一挥便过去。漱石在那边，也早有准备，来球一到，拍子一挥，早送回去。芬芳接着轻轻一挥，那球仅仅擦网而过，漱石抢上去，要想截拦时，已来不及，失了一手。敬斋在旁看了，早喊一声“好”！漱石因偶然失了一手，毫不介意，等到机会，仍施展他的惯技，挥拍突然猛击，要对方无从抵挡。芬芳在未和漱石比赛时早就看出漱石惯使这一手，乘人不备，乘虚直入。她一见对手来球猛急，她很镇定的等来球一到，她好似很不用力的接着，送了回去，几次险球，都给她应付过去。漱石见屡击不中，球势愈来愈猛，芬芳眼光锐利，一点也不松懈。挥动拍子，一举一动，不缓不急，极合规律的动作，看似不用力，却弄得漱石奔走惶骇。敬斋在旁看了，暗暗称奇。心想芬芳真是聪明，她球术近来大有进步。从前是很幼稚的，不想没有多少日子，她竟练得这样精熟。眼看漱石是赢不了她，这人聪明极点了，可惜她父亲不叫她上大学，求高深的学问，良材埋没，很是可惜。敬斋正在痴痴想着，场中一阵笑声，一

场单打业已结束，芬芳居然战胜漱石。漱石一面拭着头汗，一面说道："我真佩服，真佩服密司黄的球术，最近竟这样大进步。"芬芳道："不见得吧！碰运气侥幸一次，我实在是不行的。"南笙道："我看你很有进步，你一定常常练习，或者是敬斋私下教给你的手法。"敬斋把头摇一摇道："我可不敢当这老师。"漱石道："以前芬芳打球的程度很幼稚，正手反手种种发球，都是你教给她，你现在为什么不承认？"敬斋道："以前我曾教过，最近因为学校功课忙，好久没和她打球了，我哪能教她？芬芳你是跟谁练习的？你自己说吧。"芬芳道："我没跟谁练习，只是我每天下午没事，和我姊姊在家里球场玩玩罢了。"南笙道："是呀！暗中做功夫，所以会一鸣惊人。"芬芳正要答应时，漱石又道："别谈了，咱们再分组双打吧！"于是漱石和南笙一组，敬斋和芬芳一组，这四个人都是相当好手，一场血战，各显才能，只杀得尘土飞扬，笑声盈耳，一个个都累得珠汗淋漓。及到罢战，敬斋见芬芳用着小方巾不住向脖子擦汗，颈上却露出一条黄澄澄的金链。起初不注意，后来芬芳由身上偷偷拿出那薄壳的小表一看，给敬斋一眼瞧见，才知道芬芳把他小表系在金链带在颈上。芬芳见已给敬斋看见，才悄悄告诉他道："我身上衣服，都没有口袋，放在外面大衣，又怕不留神丢了，所以特用一条金链系上，在里衣内再缝一个小袋子装着，这样便丢不了！"敬斋见她这样爱惜那小表，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惭愧，觉得送这样

不合式的小表，累得她用种种法子才能带在身旁，真是对不住她。当日打完球，大家都很高兴的，由南笙做东道，请各人在附近的华英番菜馆晚餐。大家在雅座正在谈谈说说，兴高采烈当儿，时间已是不早，便吃了饭散去。敬斋便约芬芳第二日在北京图书馆见面，芬芳点头答应。

到了第二日，敬斋到北京图书馆找芬芳时，一走进普通阅览室，一看芬芳一人正待在靠东边玻璃黑皮椅上坐着，放着屋里许多书报她也不看，手里只拿着敬斋送给她那只薄壳小表在那里出神。她见敬斋进来，急忙把小表塞在衣袋内笑道："你说四点三刻准到，现在已经五点一刻了。"敬斋道："我一出学校就要赶来，给石芝绊住，说了许多话，耽误一会。"二人在图书馆草地上走了一会，谈谈说说，见楼上日影已斜，敬斋急要找他妹妹宝华。送芬芳出了图书馆，便雇一辆车，一迳来到东城九爷府女子文学院，在接待室见着宝华。宝华告诉他："前天回家去，向父亲要点钱。父亲告诉我，明天便是继母生日，叫我和你，一早就得回去，给继母磕头。父亲并说已经写信给你，你接到了没有？"敬斋皱着眉头道："我还没接到，明天又不是星期日，学校有功课，怎能回去？我真怕回家，一见继母的脸，我就会头痛。"宝华道："我们现在在她威力之下，有什么法子，你不看她，也得看着父亲。父亲这几天不知为了什么事，和继母又犯别扭。我看父亲的神气，很是不好。他吩咐我们必须一早就回去拜寿，这也是没法的事。你明天无论如何，到学校请半天假，回

去敷衍敷衍。现在家里，全权在继母手里，父亲是个无主意的。若不回去拜寿，得罪了她，她在父亲面前一挑拨，我们的学费便发生问题。我这里也是快要考了，功课很忙，本是离不开，但是为了敷衍继母，只好咬着牙，忍痛回去一趟。”敬斋只把脚连连跺了几跺道：“也不知道这两年来，我们家运会这样不好，家里出了这样一个人。”说着怅怅去了。

回到流水音，桌上放着一封信，据当差说是家里派人送来的。敬斋急拆开一看，果是他父亲的信，写着核桃大的字：“敬斋儿览，明天是你母生日，须一早回来拜寿，切切！凤山”敬斋看了他父亲的信，心想，我的母亲早死了，这哪是我的母亲！简直是仇人。她一到我家里，硬要大家称她做太太，无形中，是把亡母名义取消了。父亲一味听她的话，开口便你母亲，母亲，明天还要叫我回去和她磕头，我实在不愿意。想着恨极，随着把手里的信揉成一团，扔在字篓里去。又一转念，我虽然恨我继母，但这信是我父亲写的，我不应该这样不敬。又俯身下去，把那信捡起，放在桌上压平了。此时漱石正由外边屋子进来，见敬斋揉了信，扔在字篓里，又捡出来，走过去笑道：“是哪一位密斯给你的信，你看了生气，把它扔了，舍不得又捡起来看！”敬斋道：“你不要瞎说，是我父亲的信，叫我明天一早回去，你明天到学校，替我请半天假。”说着无精打采，懒洋洋躺在床上睡去。

次日敬斋一早起来，到西城家里时，已是九点钟，宝

华业已早来了。敬斋因为来晚一点，怕父亲和继母生气，走进大门，心里暗捏一把汗，深怕碰钉子。很小心的，先到大厅上，见祖先供桌上，已点了一对红蜡烛，磕了头，听继母在房内不住咳嗽，忙拿了拜垫走进房内，给继母拜寿。只见她沉着一只大胖脸，坐在椅上，不大理他。敬斋把垫子铺在地下拜下去，她端坐不动，只扭转脖子把脸向右一偏，眼睛不看他，嘴里却冷冷说道："大少爷快起来，快起来，不敢当，不敢当，累你们老远跑回来。"敬斋明晓这话是不满意他回来晚了一点，只忍着气，磕完头，起来很恭顺的说道："刚才因为到学校里请假，所以回来得晚一点。"太太把两眼一张道："哦！你今早才去告假呀！你的爹爹在外面。"敬斋拾了拜垫，又到西屋内。见他父亲和妹妹正坐在椅上说话。敬斋进来，叫一声爹爹，把拜垫铺好，正要磕下头去，凤山好似在敬斋身上发见了一件什么东西，不待他拜下，早由椅上抢过去，一把将他抱住，捉住他右手，惊叫道："你这只戒指哪里来的？哪里来的？"敬斋出其不意，给凤山捉住，又见芬芳赠给他的戒指，给他父亲看见，一时吓得满面通红。见凤山连连质问，只好迟迟钝钝应道："是朋友送我的。"凤山又追问道："是什么朋友送给你的？"敬斋道："是一位女朋友。"凤山急问道："她姓什么？"敬斋本要告诉是芬芳送给的，一想家中正是是非百出时候，疑神疑鬼的，我何必都把实话说出来？随口应道："是一位李小姐送给我的。"正说到这里，外面一阵沉重脚步声音，凤山

一看，见太太摆着八字式的脚步，沿着走廊快要进来了。一时急极智生，狠狠对敬斋盯了一眼道："你不用说什么李小姐，郑小姐，这戒指是我的，只说你拿去就是了。"敬斋正莫明其妙，太太已掀帘进来问道："什么事，这样嚷嚷？"凤山急把敬斋的手，拉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瞧，我丢了戒指，千找万找，都找不到，却在敬斋手里。"太太一看果然不错，不由怒容满面问道："戒指戴在你手里，如何会给敬斋偷了去？"凤山碰了一个钉子，心里头益发张皇，生怕敬斋不知高低说出来更不好，一手紧握住敬斋的手，暗暗捏了一捏，自己又咽了两口唾沫，期期艾艾道："那天我不是告诉你上中南海找他去吗？我在他那里解手，洗手的时候，好像把戒指脱了下来，没戴上，就遗落在他屋里。"太太道："你那天不是说在家里洗脸忘了戴上吗？现在又说在敬斋屋里洗手忘记了，你前言不对后语，捣什么鬼呀？"凤山给太太一句顶着，无言可答，只咽两口唾沫。太太圆睁两眼又喝道："到底怎么回事？"凤山又咽了两口唾沫说道："我心里只记着那天是放在屋里洗脸桌上，刚才敬斋来了，他告诉我，是我遗落在房内，我走后他捡起来，戴在手上，只因功课忙，没工夫送回来，你不信可问他？"说着又把敬斋的手，暗捏一下，敬斋只好应道："是的！"太太道："我只不信你们的话，你爷儿俩捣什么鬼，不是你给他，就是他偷了你，你没把我的戒指送给女人，算不错了！"说着，把敬斋的胳臂拉过来，就将他手上钻戒，使劲脱下来托在手掌上，

反复看了看道："我的戒指里面镌着记号，无论落在何人手里，我都能认得出来。"说后，便套在自己手指上，对凤山瞪了一眼道："你这不成材料，哪配这样看待你？我就不信张妈会偷东西，你一口咬定是在家里丢的，害了一般底下人，都送到区里去，押了不少日子，你还不快把他们放出来！"说着，摆着八字步走向上屋去。凤山也忙去东屋写信。西屋里只剩宝华和敬斋兄妹二人。宝华拉敬斋的手，惊问道："到底怎么回事？"敬斋给他父亲和继母这样一来，闹得惊惶疑骇、悲痛交并心头，乱杂杂的，只觉这事来得太离奇。如何芬芳赠我的戒指，是父亲的东西？父亲的戒指，如何会到芬芳手里？是父亲给她？还是父亲给了别人辗转到她手里呢？父亲如何又不肯承认呢？反要我说是遗落在我屋里，这事太离奇了。见宝华连连问着，只摇头道："不用说了，没话可说！"宝华见敬斋一张脸只气得发白，拉着她手只是抖颤，知道他心里太受委曲了。连忙说："你有什么话，何不当着继母和父亲面前剖白清楚，何必这样委委曲曲藏在心里不说呢？"敬斋又摇头道："没什么可说的。他们爱怎样说随他们说去，此时有口也剖白不清！"说着，心里一酸，不由眼泪夺眶而出。他这一哭，引起宝华也伤心掉下泪来。想起慈母死后，自己和哥哥受着家庭冷遇，每次回来，受尽委曲，还须强颜承迎。种种隐痛，心里非常难过，握着敬斋的手道："哥哥！你告诉我吧！不要紧的。"敬斋只摇着头道："不用说！不用说！一时也说不清。"说着，又掉下

泪来。因为今天这一刺激，实在使敬斋太伤心了。他平日认芬芳是一个最纯洁的女子，是一个唯一知心情侣。她处在那种恶劣家庭中，秽浊气氛圈里，能出污泥而不染，实在可钦可敬的。她给的那只戒指，敬斋认为是神圣的恩物，最为宝贵。不想天外飞来奇事，这只戒指，竟给他父亲认了去。父亲手里的东西，如何会到芬芳手里？父亲平日很怕继母的，如何敢把手上钻戒赠给别人？敬斋愈想愈糊涂，心里只觉十分不平。眼中的眼泪，不由直流下来。宝华见他哥哥流泪，也陪着流泪。二人正在屋内相对而泣，不意太太走进上房，又怕他们父子，在屋内私下又有什么议论。轻轻的蹑手蹑足，由东边又绕了出来，伏在门外，偷偷窃听。房内没人说话，只听好似有哭泣的声音，心里十分疑惑。掀起帘子一看，见敬斋兄妹握着手，相对哭着，不由大怒。一脚闯进去，指着敬斋兄妹骂道："你二人安着什么心？今天是我生日，你们故意哭着，做出不吉利的样子，希望我快死，是不是？"敬斋见继母无故闯进来大骂，心上很是忿怒，本想驳她几句，一想这样一来，又要害父亲生气，忙站起来擦干眼泪道："父亲在东屋里写信呢。"太太见他如此，狠狠盯了一眼道："你二人不愿意回来就给我滚蛋，今天是你们父亲叫你们回来，我不稀罕你们回来给我拜寿。"说着一迳往东屋找凤山罗嗦去。敬斋忿忿道："你看这样无理骂人，太没道理！"宝华道："你不理她。反正我们回来了，总得混这半天，等吃了寿面再走。"敬斋心里只是暗暗焦急。好容易挨到午饭开出来，

永不见继母的笑容，坐在上面，父亲似做什么亏心的事，很畏缩的坐在右边，时时拿眼睛偷看他继母，说了几句很笨拙很谄媚的话，为讨继母的欢心。继母老是沉着一张胖脸，不言不语，不时把两道眉毛攒一攒，似心上很不痛快，很不赞成父亲所说的话。自己和宝华当然不敢多谈一句话，只低着头吃面。一家人，虽团团坐在一桌子吃饭，大家心里各有各的心绪。

在这种沉肃的会餐当儿，忽听外面一阵杂乱脚步声音，只见打头是蓬头乱发的张妈，李妈，后面是一颠一拐的当差秦三，厨子刘贵，一阵儿走到饭房，跪在地下，对凤山夫妇叩头说道："老爷有信去区里放出来，这一次押在看守所里十几天，太冤枉了。"说着一个个悲声呜咽，大哭起来。太太平日最多忌讳，今天是她生日，见这一干人，跪在满地，对她哭泣，显着很不吉利，心上大大不高兴。想要发作几句，又想这些人，确是受了委曲，不便再骂，便道："你们这一次受了冤枉，都是大少爷做成你们。大少爷把老爷的戒指偷去，到了今天，才发现出来，你们怪不得我，只怪大少爷的不好。"敬斋见继母当着底下人，诬指自己做贼，一时气得脸色发青，停着筷子，仰着头，看在继母脸上，正要申辩两句，只觉得桌底下，父亲的脚，连连向自己大腿踢了几下。敬斋的话，已到嘴唇边，又复强咽在肚子里去。继母说完这两句，又安慰他们道："这次总算难为了你们，今天是我生日，你们也放出来了，我每人赏给你二十元。"大家见太太肯赏给他们每人二十

元，一时也都没话可说，口称谢谢，向太太叩着响头。太太把嘴努一努道："凤山你身上有零票，先给他们罢。"凤山一听吩咐，忙由衣袋内，取出一只皮夹，点了八十元钞票，交给太太。太太接到手里，每人分给二十元，大家叩谢走了！宝华见了，只暗自伤心。前天回来，向父亲要十元买鞋袜，父亲只给六元。现在继母一句话，父亲便立时拿出八十元，赏给底下人。在这种家庭中，还有什么话可说！忍着眼泪，陪父亲继母吃完寿面，和敬斋同到西屋里去。敬斋因在气愤之中吃了一碗面，吃后，便觉胃内不受用，走进西屋，抚着心口，对宝华道："我胃痛得难受。"宝华道："你不必生气，生气也是无益。"敬斋道："父亲叫我承认，我没法子，只得承认。继母竟对底下人说我做贼，这如何受得了！"宝华又劝道："你不用和他们生气。"正说着，凤山由外面走进来，由身上掏出皮包，每人给了十元钞票，说道："下午还有几个同事，在泰丰楼请我们做生日，过了一会，我和你母亲就要去。这十元钱你们二人带去零花。"说着，又对敬斋道："以后你回家，继母如有查问你，你只说戒指是在流水音的屋内捡的，千万不要多说一句别的话！"敬斋满心委曲，很想问一问父亲，到底这只钻戒，如何流落在外面？又不忍出口。凤山吩咐完了，正要走出去，太太早站在廊上喊道："凤山你到西屋去呀，什么话说不完，现在时候已然不早，你快洗脸，一会就要到泰丰楼去了。"凤山一听，连连答应，赶了出去。敬斋见继母防备自己和父亲接近，如

像防贼一样，对宝华微微叹一口气道：”我们义务已尽了，现在也可以走罢！”二人由西屋出来，在继母面前敷衍几句，一同出去。到得门口，敬斋满腹疑团，急要到北海公园，等候芬芳，询明钻戒的来路。宝华看他哥哥满脸沉郁，心上甚是难过，觉得今天在家这一场臭气，他太受委曲了。拉着敬斋的手道："今天家里的事！你千万不要老记在心里，我们现在只要埋头求学。毕业后能自立，便不受家庭的羁绊了。你千万别把这事放在心里，气坏了身体，倒不好。”敬斋点一点头道："我知道的。家事闹到这地步，是没话可说，你也不必着急。”宝华紧紧拉着敬斋道："你知道，那就好了。你胃痛，可好一点吗？现在看电影，恰是时候，我和你到平安电影院解解闷，好不好？”敬斋摇摇头，宝华道："那么我们到中央公园散散步？”敬斋又摇头道："我不去。”宝华道："你把这事老郁在心里，一定要闷出病来了。”敬斋道："不会的。你昨天不说，你学校快要季考吗？你还是回去预备功课，不必惦记着我，我还要找一个朋友去。”宝华听了，又记起昨天敬斋托他募捐的事，因说道："你还是要找朋友募捐吗？好罢；你把精神用在这上头，就把心里的痛苦忘记了。我也回去，向学校里尽力替你设法，明后天就给你回话。”说着二人才行分手。

第三章

出门拚一死

敬斋走出胡同口，急忙雇一辆人力车，来到北海公园。先到漪澜堂一看，见芬芳还没来，再看手表，不到三点钟，时候还早一点，便出漪澜堂，在积翠牌坊下，三叉路口地方，往来徘徊。一面向园门口留神。心里又不住反复寻思，见着芬芳应该如何打听，才不露出痕迹。只要在言外套出这只戒指的出处，便有个处置的途径了。敬斋从积翠牌坊下走到桥头上，由石桥上又走了下来，来往不断的也不知走了多少遍。见芬芳还没来，心里只是着急。一直等到四点半钟，才见园门口，有一个披大氅，皮领高耸的女子一晃，好像芬芳。急抢上一步一看，果见芬芳玉步姗姗，越过牌坊冉冉而来。忙迎上几步，因心里过于切望，不期脱口问道："密斯黄，今天来得这么晚！"芬芳微微一笑，把手表看了看道："晚吗？我以为还早呢！你不是每天四点钟才下课，来到这里，至少也得四点半钟。"说着，举起右腕上的表，给敬斋看一看，又说道："我心里怕你去找朋友，我在这里还须要多等一会呢！"敬斋听了，

才觉得今天是自己着急，来的早，不是芬芳到迟。见芬芳说话，那种安谨亲昵的样子，心里想把戒指的来源，向她查问，一时也不便出口。只看芬芳的脸，点点头道：“今天是我出来早一点！”芬芳四下一看，指着漪澜堂道：“我们到这里面坐坐吧！”敬斋因为刚才走到里面，已有几个品茗的客人，今天对芬芳有许多话要说，怕在里头不大方便，往北望一望道：“我们到那边濠濮涧走走。”芬芳见说，便伸一只手，勾在敬斋腕上，二人一排儿慢慢往北走去。芬芳一边走一边问道：“今天你去找方石芝没有？你来时，漱石和南笙知道不知道？”敬斋随口答应，心里只是踌躇，对那只戒指，应如何查问才好?假如她那只戒指，是由别人转给她的，或是由别人手里买来的，这责任便不在她身上。她仍然是很纯洁，很可敬的女子。若是这只戒指，是父亲直接给她的，他便什么希望都完了！又想父亲平日很怕继母的，哪敢把戒指送给别人？也许是父亲在外面丢了？怕继母生气，所以要说遗失在我屋内。果然如此，今天对芬芳连问都不必问了。问了芬芳不知道其中缘故，误会了意思，转伤感情。想着，又觉不对，事情不能这样凑巧，父亲丢了东西，如何会到芬芳手里？难道芬芳给我那只戒指和父亲的戒指相同？父亲看错了？误认了？也不一定。但是继母又说她的钻戒里面有记号，确是她的东西。这样看来，其中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敬斋心里只反复想着拿不定主意，芬芳见敬斋今天脸色很是沉郁，皱着眉头，像有什么心绪。对他说话，他只唯唯诺诺答应，并不像平

日有说有笑。因问道："你今天有什么事着急，可是募捐的款子，还不够数，石芝还要叫你帮忙，是不是？"敬斋道："不，石芝收到款子，很感谢的。"芬芳道："款子不够，你把捐册，再交给我，过一半天，我还可以再想法子。"敬斋道："眼前暂且不忙，过几天再说。"说着又敛着眉头。芬芳看了看他的脸色，只暗自诧异，今天敬斋为了什么事这样不高兴呢？心里这样想着很沉默地和敬斋一路走到仿膳茶社，觉得有点累了，说道："我们到里面歇歇罢。"敬斋怕里面人多，不便说话，和她在仿膳社前面古槐下，一张游人休息椅子上坐下。敬斋仰着头一望，对面白塔一抹斜阳，挂在塔顶上。西南角北京图书馆，发电厂的烟囱，闲闲吐出一圈白烟。天气清爽，那黑烟笔直似的，直冲到霄汉。东南角藏船处，只在树丛里，露出一角，冷清清的似叹炎凉世态。在这时候，已没有游人向它过问。初冬的天气，日晷本是很短的。此时虽只四点多钟，塔顶上还挂着斜晕，四围树林，笼罩一层暮霭。海子里绿波，已结成一层薄冰。点点乌鸦，群集在冰上，呀呀叫个不住。敬斋四下望了一望，虽是好景如画，心头一层蕴藉未解，一时也提不起兴致来，坐下去只微微叹口气。芬芳挨在他旁边坐着，望着海子里用手指道："现在已经结冰了，再刮一次大风，我们便可以穿上冰鞋，到冰场溜冰去。去年我那双冰鞋不好，今年须再买一双，有人说千祥的冰鞋也不好，你看哪里有好冰鞋？"敬斋心里正在转念那只戒指的事，芬芳问他的话，他好似没听见一样。芬芳见他神不守舍，

和他说话，都不理会，急得用胳膊向他肘一肘道："怎么，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呀？"敬斋忙道："是！是！我听见了……"说着以下又接不上去。芬芳见他所答非所问，忙忙向他脸上看了一眼，把一个头倚偎在他肩上道："敬斋，我知道你今天心里一定有事，你告诉我吧。你有什么为难，我可以想法帮忙。"敬斋把头摇一摇道："没什么！"芬芳道："我不信，今天非叫你说出来不可，你不告诉我，便是不信任我。"说着，把身子益发偎得紧紧的催促道："敬斋你说。"敬斋心里只跳个不住。暗自转念，是问她好，还是不问呢？不问，心里很难过；问出来怕更是难过，只是委决不下。芬芳见敬斋还是沉疑不语，娇嗔道："敬斋！你原来也这样奸巧呢！有什么话都藏在心里不说。好吧，以后我有什么事也不告诉你。"敬斋见芬芳脸上薄带怒容，怕她发生误会，搓着手说："没什么事。"芬芳一手拉着他手道："不能没事，说吧。"说时，芬芳已发现敬斋今天手指上没戴那只钻戒，随又问道："你那只戒指呢？"敬斋见已给芬芳看见了，只好应道："那只戒指，因为钻石有一点活动，我送到播威洋行收拾去了。"芬芳道："是钻石活动了吗？"敬斋暗忖，我趁这时候，探她一句，当不露出痕迹，因应道："是的，密司黄，你那只钻戒，是新的？还是旧有的？"敬斋问她这一句，心里很希望芬芳答复他，是由哪一位太太手里转买来的，或是某人赠给她的，如此一天疑云，完全消灭。不想芬芳给敬斋问了这一句，也自踌躇，私念告诉他是朋友赠送的，再转

赠给他，似乎不妥。说是新由洋行买来的，如何钻石便会活动；原是说自己原有的最为体合，因答道："是我原有的。"敬斋听了这一句话，立时全身血管都鼎沸起来，很想一口告诉她，你那只钻戒，是我父亲的，已给我父亲认去了。但是这话一说出来，叫芬芳何处容身？生生不把她羞死了呢。于是把牙关一咬，忍着气道："原来是你旧有的东西！"说着，含一双疑骇的眼光，凝注在芬芳脸上。芬芳给他灼灼的眼光一射，好似心中的隐微，都给他烛见了。对着亲挚的爱侣，当面说谎，太不忠实了。不由香额上，起了一片红霞。细看敬斋脸色，一发青白的可怕，握着他的手，似乎微微有些颤动，不由暗忖自责。很想向他自投，刚才是说了假话，那只钻戒是无意中由萧风山手中得来的。但是话已经说出哪能再收回去？心上一急那脸上也益红得难看。二人都沉默着，心里各有难言的隐痛。一阵一阵朔风掠树梢过去，微微发出幽幽的声响。冰上寒鸦，飞来飞去，噪个不休。白塔顶的斜晕已落没了，夜初已渐渐展布灰幕。对面漪澜堂，已星星现出灯火。敬斋见芬芳两颊腓红，羞涩不自然的样子，很想找几句话安慰她。无如心里太杂乱，太伤感，太受刺激，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见沉沉的暮色，已逐渐浓厚，冷风吹到身上有些萧瑟不胜。回头向仿膳茶社一看，木栅上已发出冷冷的灯光，照着栅上圆圆大表，针锋已指到七点三十分。不由骇然道："已七点半钟了。"芬芳回头一看噗嗤笑道："什么呀！这只表哪靠得住？它只光有一面表壳，里面没有机

器，一年到底老是七点半钟。”敬斋给她一说，也觉得自已精神太错乱了，勉强笑一笑站起来道：“时候不早，我们走吧。”芬芳跟着起来，一只手仍勾在敬斋手臂上，二人仍沿着海子旁边走着。敬斋心神纷乱已极，觉得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亟须觅一个清静所在，把脑筋清静一下，才可解决这样繁难的问题。心里只是着急，不觉脚步走得很是迅速，芬芳勾在他臂上，紧紧追随。一路上，却默默无言语。走出园门，芬芳送他越过金鳌玉蝀石桥，快到福华门口，见敬斋今天这样不高兴，心里很是不安，一手牵住敬斋外衣，抚着他襟前钮扣，一头微微侧在他胸前，口中说道：“我回去了，不送你进去，明天四点半钟，在北海见。”敬斋握着她的手，凝立在园门口约一二分钟，心里很感伤的，觉得许多话要说的，一时都说不出口。最后只重重向芬芳的手紧一紧道：“好吧！你回去。”撒开手，心里一阵凄惶，不俟芬芳上车，迳自走入门内去了。

芬芳见他如此，意识也觉得受了很大的刺激。敬斋今天为了什么这样的烦恼？他向来是很活泼的，今天神气大不相同！刚才他握着自己的手，是那么样冷，那样紧，想他心里头，一定有什么难过的事。今天怎么问他，他都不肯说，明天看着他，还要向他问个明白。一路想着，不知不觉，车子已到了门口。见客厅上已来了好些人，进去一阵周旋，给大家一包围，忙于应酬，一时心里无暇再讨论这事了。

敬斋走进福华门，一路上遇见好几个同学，只低着

头无心向他们招呼。一迳来到流水音，推门进去，见漱石和南笙并坐在一张椅子上，口里微微度着小曲。漱石见敬斋回来很高兴说道："老萧，老萧！快来！快来！我们已经回来等你好久了，我刚才和南笙说好，我们吃过晚饭一同出去看电影。今天真光电影院，是百老汇歌舞剧，你听了还可以偷学一段梵亚林。"敬斋无精打彩，向椅上一坐，一手扶着头道："我不去。"漱石道："老斋！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不高兴？是碰了密斯黄的钉子吗？"敬斋把头摇一摇道："你二人去吧！我今天身上不大舒服。"漱石道："身上不舒服，出去走走就好了。"南笙也站起来道："密司忒萧，你为什么不去呢？"敬斋道："我今天晚上还有一点事。"漱石道："你不用叫他了，也许他和密斯黄有什么秘密的约会。"敬斋皱着眉头苦笑一下。南笙回转身对漱石道："密司忒萧不去，我们就走吧，别耽误了时候。"漱石笑了一笑，戴上帽子，对敬斋点点头道："一会再见。"挟着南笙一同出去。敬斋见他们都走了，把房门关上，扶着头坐在桌前静静把经过的事，前后想一想，觉得这事太纷杂了，须一一分解才能探讨出其中道理。第一父亲平日很怕继母，何以胆敢把戒指赠给别人？第二父亲什么时候认识芬芳呢？何以芬芳都没提到？又想这怪不得芬芳，我一向就没把父亲真实的名字告诉她，她又如何知道呢？她家里宛似一个俱乐部，每晚同乡人前往，消遣的很多，父亲和同人偶然去那里，也是很平常的事。想父亲认识她已非一日，父亲肯把戒指送给她，他和

她的感情可以证明一定不错的。芬芳若是据实告诉我，是某人送给她的，她转赠给我。这种举措，还不失光明磊落。现在她竟说是她自己的东西，这样当面欺人，太不诚实了。一向认为芬芳是最纯洁，最奇特一个女子，照现在看来，她态度十分暧昧，仍是一丘之貉，有何区别？一向未免把她抬得太高了。敬斋想到这里，由骇疑而忿恨，不由握着双拳头，在桌上连擂几下，觉芬芳这人太虚伪，辜负了我一片真诚。似她那样龌龊卑鄙的家庭，哪能教育好子女？我一向认识完全错误。敬斋忿恨之余，一时无可发泄！咬着牙，躺在床上去，一会又慢慢转念过来，芬芳这一次虽然说假话，一向情意，是很亲挚的。只看前天她那种盛情，她果然是一个慕虚荣好繁华虚伪的女子，她对我又何所图？我的学问，我的资质，也没一件出人头地，她对我这样亲挚慰贴，无非为一情字罢了。她每日在交际场中，不能禁她不和他人周旋，似她那样容貌，那样活泼的姿式，谁见着不爱，就是人家赠她一点东西，也是人情之常，哪能为了我一人，便不许她接受别人一只戒指呢？我现在这样恨她，未免责人太苛了。大凡女子都含有自尊和羞怯的心理，她不肯据实告诉我，这便是她自尊和羞怯的表示。她生怕说出别人送给她的，她转送给我不大体面，怕我妒嫉，怕我鄙薄她的东西，所以才说出是自己原有的。这个心理是很可原谅，她又不是不知轻重的人，人家送她一只价值两三千元的戒指，她不留着自用却拿来送我，可见她对我情深了。敬斋转念到此，一腔忿恨又渐渐

地消灭，觉得芬芳的深情蜜意，仍是很可爱可念的。刚才在公园中，只为个人一方情感，不为他人设身处地一想，现出悻悻颜色。这种举动，太荒谬了。记得芬芳送我到公园门口时，蹙着双眉，握着我的衣襟，那种抑郁态度，是何等可怜，自己也没一句话安慰她，就撒手走了。这种举动，也太不对。想她回去，心里一定很难过的。敬斋想到这里，又自怨自艾，由床上翻身起来，想要跑到楼上画会里借电话，在电话里好好安慰芬芳几句。站在屋内想一想，忽又把头摇一摇，颓然退坐在椅上，觉得就这样，再和芬芳留恋下去，将来事情益发纠纷。那只戒指芬芳心里虽不知道是我父亲的东西，我的心里是非常明了，现在戒指已被父亲收回去，芬芳问我那只钻戒，何以不戴在手上，我如何回答？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把真情告诉她，是于芬芳太难堪；不把真情告诉她，将来芬芳见我老不把戒指戴上，一定会生疑心，发生误会，因此而有了裂痕，对芬芳这一方面已是很不好对付了。再说父亲这一方面，他平日最怕继母，居然敢把手上的戒指，赠给芬芳，对芬芳的迷恋之深可想而知，不然决不至有这样不顾一切的举动。虽然芬芳心目中，对我父亲只认为一个普通的朋友，但我父亲既有此居心，将来必发生许多纠葛。而且父子同恋一女，闹出来更要被人见笑，这其中情形，对芬芳戳破了不可，不戳破心里又非常难过，既无法阻止父亲不去，自己又不能不和芬芳见面，照这样酝酿下去，一定没有好结果。敬斋一层一层想到此，觉着环境所迫，太使人难堪。

一时心中不期而然，发生一种变态，长长叹了一口气。自语道："我何必还恋一个女子呢？在这样环境我还读什么书？还投情海，做什么粉红色的梦？也太自暴自弃了。我应该凭我七尺之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才可略泄我胸中郁闷。"敬斋想到此处，立时精神兴奋起来，背手在屋内团团的转，一会又想要出外。川资一项，总须先行筹划。自已身上只剩下二十多元，绝对不敷应用。只有明日回家去，托名买书，向父亲要点款子，凑在一块，暂行敷衍。到得上海我的朋友阮傅邹诸人现在局面都大不错，谅来能够帮忙，便不怕没有维持了。敬斋想定主意，心神安定，便倒在床上睡去。

次早便不上学校，迳来到未英胡同，进门一问，凤山今天同事出殡，一早便出门送殡去了。敬斋很失望坐在西屋内等候。太太听说敬斋回来，便走出上房，摆着八字脚一步一扭来到西屋，先向门口张一张，然后走了进去，问道："你一早来干什么？"敬斋忙站起来应道："我学校要应用两本书，回来和父亲要点款子。"太太道："你爹爹每月给你五十元，你还不够花吗！"敬斋道："这笔款子，是买书用的。"太太道："你一天尽说买书，你买了多少书？真是拿去买书吗？我看你是拿去交女朋友吧！今天可没钱，你不用等了，你爹爹就是给你钱，我也不答应，你快走。"敬斋想要再说时，太太一扭一捏摆着八字步，又走出去了，走到房门口，又大声喊道："张妈！大少爷回来了，你留心看着，不要再给他偷偷摸摸害你们吃官

司。”敬斋听见继母这样奚落他，恨得抓起帽子，一迳走出街门，心里忿恨已极。走了几步，回头望着家门，暗咒道：“我此去若不得意，誓不回来。”在胡同口雇了一辆人力车，一迳来女子文学院，见着他妹妹宝华，问她有款子先借几十元。宝华道：“我身上也只剩下十几元，哥哥你要可以先带去。”说着，把十几元钞票，递给敬斋，又问道：“哥哥今天你的脸色，何以这样不好？你胃痛好了没有？”敬斋听了很是伤心，把头摇一摇道：“没什么事。”说着，紧紧握着宝华的手，道：“妹妹 我只望你好好读书，我要走了。”宝华听敬斋今天说话，语调很是酸楚，忙进上两步，喊道：“哥哥！你今天有什么事，这样忙着？”敬斋很酸心的，忍着眼泪，对宝华脸上看了一眼，把手一挥道：“你进去吧！有什么事我再写信给你。”说完，掉转头，迈步出去，眼中酸泪不期继续流了下来。急忙用手绢擦干，仰着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自语道：“我此去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弱妹。”走出学校，把宝华给的钱一点，和自己所有的，凑起来才四十二元，一算还不够花用。站在胡同略想一想，此时只有找方石芝去，和他再借几十元，总须带了一百多元，一路上方不至掣肘。因雇一辆人力车，一迳来到北新桥群贤公寓，见着石芝，告诉他有急需，先拿八九十元应用。石芝听了很是诧异，道：“你是一个小财主，还来和我借钱？”敬斋心里蕴着许多痛苦，一时也无从说起，只皱着眉头道：“今天我有特别急用，一时措手不及，你先借给我，过几天还你！”石芝

道：“我哪里有钱？左不过是一些七零八碎的款项，你若认为够用就拿去，你须说定日期交还。”敬斋听了，倒不好答应，略沉一沉道：“好吧！我总想法子，在最近期间筹还，我今天要这笔款，也是正当花用。”石芝道：“我知道你是有急用的，不过我应该说明白，那末，请你写一纸条子，存在我这里。”敬斋见他如此拘泥，只好写了一张一百元的借据，石芝才点出钞票，交给敬斋。敬斋筹齐款子，便忙着回去。到得流水音，才有十二点多点儿，漱石在学校，还没有回来。趁着屋内无人，把所有应用的东西，很简单的收拾一提包，悄然出了中南海。此时心里具着一种坚忍不挠的意思，对于眼前景物都无所顾恋，即前途艰难险阻，也都不在眼中，毅然搭着火车向天津出发去了。

芬芳当晚回去之后，给家里客人一扰，暂把胸中懊恼抛开，及到夜阑人散，回到房内，睡在床上，敬斋的愁眉苦脸的影子，不由又愤愤心上。只猜不出敬斋为了什么事，这样不高兴。一夜里，为了这事辗转思维，很不好睡，觉得这样闷葫芦不打破非常难过。明天非当面问明敬斋不可。

第四章

入室杳知音

到次日，刚有四点钟左右，芬芳便赶到北海公园，在漪澜堂茶座守候，一个钟头不见敬斋前来，非常着急。想要到中南海流水音去找他，又想昨天已经和他说明白，他不能不来。于是又耐守半个钟头，望眼欲穿。天色已快黑了，还不见敬斋前来，再也坐不住，匆匆走出园门。先到北京图书馆一看，也没有敬斋的踪迹，才毅然走进福华门，一迳前往流水音去找。平日和敬斋出入中南海，一路徜徉水光花影之间，款步细谈，由福华门到流水音，不消片刻工夫便到了。今天踽踽一人，在苍茫暮色里，心慌意乱，觉得曲曲折折的路径，疏疏落落的路灯，一路穿林越洞，又远又难走。好容易走到流水音，已是汗流浃背，娇喘不胜。心里只望一走到屋内，敬斋诸人都在里面，彼此见面，附掌大笑，一解满怀惊恐疑骇的情绪。哪知走到里面，只冷清清檐前照着黯淡微弱的一盏电灯，屋内漆黑似的，也没有一星光亮。芬芳不由呆住，站在院内连连咳了两声，大声问道："萧先生在家吗？"那个悚懒小当差，

由黑暗地摸索了出来，见是芬芳，说道："都出门了。"芬芳怔了一怔还要问时，小当差又说道："李先生和苏小姐刚出去，萧先生早就出去了。"芬芳好容易赶到流水音又扑一个空，心里失望已极。小当差捻亮电灯，请她进去歇歇。芬芳摇摇头不肯进去，一步一步颓丧地出了新华门，雇车回去。一路上只是转念，敬斋为了什么事，竟失约不到？在从前他不愿意到我家里去，失约犹可原谅，现在约他在北海见面，不至再失约，何以竟尔不来？难道他对我有什么事错怪了吗？昨天他脸上便现出不愉的颜色，今天竟踪迹渺然，这其中一定有很大的缘故。

回到家里，一样来了许多客人，一样的热闹，一样的纷乱，芬芳便不似昨天那样开怀，时时刻刻惦记着敬斋，时时刻刻憧憬敬斋的影子。到夜里十一点钟，料想着敬斋无论如何这时总得回来了，抽暇出来打电话到流水音画会询问。好容易把电话叫来，那个懒惰的老当差，哪愿意下去通知，只含含糊糊应道："萧先生已经睡觉了，请明天再打电话。"芬芳又叮嘱道："请你告诉萧先生，明天下午四点钟不要出门，我这边有点事找他。"那当差也含含糊糊答应。芬芳吩咐之后，还是不放心，第二早起来，又打电话到流水音画会，请敬斋说话。那听差没下去找敬斋，只含含糊糊告诉芬芳"萧先生还没有回来。"芬芳连打两次电话，都找不到敬斋，心里只是着急，便又打电话到文学院，据说萧先生还没有来。芬芳听了，着实恐慌，挨到四点半钟，便赶到流水音。进门一看，大家都不在屋

内。据小当差告诉她，萧先生昨晚就没回来，李先生和苏小姐刚刚回来，又出去了。芬芳心中十分疑惑，走进敬斋屋内一看，桌上书籍纵横，仍然那样散乱；床上的衾枕，也凌乱不整；他那心爱的梵亚林，横放在床上，上面弦索已断两根；床下两只拖鞋，依然八字式排在那里，似叹悼主人已敝屣一切出门去了。芬芳坐在窗前一张椅子上，四顾屋内物事，不由一阵凄惶，心里只是突突跳动，似敬斋这次不是偶然出去的，必有重大缘故。想要查问小当差，敬斋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去的，只是那愚笨小当差，口齿不清，问他也是无益，不如找漱石去，向他查问，或者能知道一二。想着，喊小当差过来问道："李先生和苏小姐出去，往哪里走去？"小当差搔着头上的乱发道："好像是往西边吧！"又摇摇头道："不对！不对！是往北去的。"芬芳见他说得这样糊涂，一想刚才自己由新华门进来，漱石果然是由新华门出去，一路上必会遇见，大概他们是往北去了，且慢慢找去，能碰见他们问个明白，心里才痛快。想着，由流水音慢慢出来一直往北走去。没走多远，忽听后面有人追着喊道："黄小姐！"芬芳回头一看，只见小当差，蓬着一头的乱发，好似一条狮毛小狗一样，由后面逐逐赶来。停住步等他，一转瞬间，那小当差已赶到面前，喘着气，匆匆说道："黄小姐别往北去，李先生和苏小姐，都在西头坐着呢。您没看见吗？快这边来。"芬芳见说，便跟着小当差，折向西边，果然距离不远便见漱石和南笙二人，紧紧挨着树下一张椅子上坐着。忙

紧了几步，往西走去。漱石和南笙在那边望着芬芳，及至芬芳赶到跟前，漱石不待她开口，先迎着问道："密司黄，你是来找敬斋吗？我们正讨论这事。敬斋昨天没到学校上课，夜里也没回来，今天又没到学校去。他向来没有这样旷课的，我怕他家里有事，刚才打电话到他家里询问，据说这两天并没回去。最可疑的，是据小当差来福说，敬斋昨天下午回来，曾收拾一提包东西带走。来福口笨，也不曾问一句，他是到哪里去。刚才据南笙推测，敬斋一定是外出，因为前天他出外回来时候，脸色非常难看。我们邀他到真光看电影他也不肯去，向来没见过他那样不高兴。"芬芳听说敬斋要出外去，立时面目失色颤声道："我看不至吧！"漱石道："我也这样想，敬斋平日很稳重，不至轻举妄动的。"南笙道："我想要解决这疑问，只有去问石芝最好，因为最后那一次是由石芝那里回来的，谅来敬斋出外石芝一定知道的。"芬芳道："石芝是住在哪里？"漱石道："好似在地安门哪一家公寓，可摸不清，不然我早就打电话找他打听了。"芬芳听了，只是着急，说道："这可怎么好，他的举动太特别了。"漱石见芬芳着急，又安慰道："据我看敬斋绝不会一声不响跑哪里去，他又不是傻子，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芬芳一听，觉得漱石这话很有理，站起来道："那末，我们先分头打听吧！"漱石道："密司黄！你何必这样忙？再坐一会吧！"芬芳道："我不搅你们了，我还有点别的事。"说着，向南笙漱石点点头，一迳往西去了，想由新华门回

去。

刚走了十几步，忽见由树后转出一个黑胖子喊道：“黄小姐！黄小姐！”芬芳定睛一看，见是萧凤山，站在树后，一伸一缩向她招手。她很出意外，只好停住脚等他过来。萧凤山自那天和黄芬芳在梁宅客厅里面说话，给他太太撞见，抓了出去，受太太一番责备，并指定芬芳是凤山的情人，那只钻戒说不定就是送给她的，凤山怀着鬼胎，哪敢多辩，只小心翼翼想尽法子，伺候太太欢喜。太太见凤山丢了钻戒，又犯了这层嫌疑，对他监视益发严厉。凤山心里虽是念念不忘芬芳，在太太阃威之下，没法子再去亲近。直到太太生日，由敬斋手指上发现那只戒指，太太见钻戒是在他儿子手里，并没私赠给什么女人，对凤山疑念才渐渐消释。凤山也想不到芬芳认得敬斋，这钻戒是由芬芳手里赠给敬斋的。因为那天芬芳告诉他，赠她的戒指是给她表姊借去，还没还她。敬斋又说是由一位李小姐送给他的。在凤山简单脑筋里，认为芬芳的表姊，便是李小姐，把别人的东西，私赠给敬斋。现在这只戒指，又落在自己手里，反替自己解脱一层困难，很想得便问一问芬芳，她表姊借去那只钻戒是如何下落。太太近日防范稍为宽松一点，若肯偷偷到芬芳家里，还可以瞒得过去。只是那个王元魁，一天老盘踞在芬芳家里，冒昧前去，若给他碰见，很是不好。这几天心里正自打算，应如何和芬芳接近，彼此定了一个时间，可以常常见面。正想不出主意，不想今天来到中南海找敬斋，问他前天回去，有什么

事？太太私下又究诘那只戒指没有？还没走到流水音，却遇见芬芳由北边往西走来。当时喜得什么似的，立把找敬斋的主意打消，便想抢过去，把她拦阻。见芬芳低着头一直往西走去，和刚才在春藕斋红墙旁边所见的那两个时髦男女，坐在一块说话，一时又有些胆怯，不敢冒昧过去，只远远的藏在树下等待。直到芬芳说完了话，由西边走过来，才由树后转出，和芬芳打招呼。芬芳见凤山走到跟前，嘻着一张阔嘴，笑道："黄小姐！黄小姐！好久没见了，今天难得会在这里碰见。"芬芳因今天心绪恶劣，不愿和他多说话，只淡淡说道："萧先生何以总不上我家里去呢？"凤山咂着嘴道："是呀！我是很想去，只是不敢去！"芬芳笑道："为什么不敢去？"凤山追在后面说道："我就讨厌那个王元魁，他不是天天在你府上吗？我不是怕他，我是怕在你府上彼此冲突起来，很是笑话。"芬芳道："那也不要紧的，可以拣个时间，彼此不一定会碰在一起。"凤山听了，很是高兴，忙问道："那么什么时候最合适呢？"芬芳道："王师长都是夜里九、十点钟才来，萧先生你可以早点去，就不会碰见他。"凤山心下暗喜，又追问道："我听说黄小姐每天起得很晚，不然我白天老是闲着，很有工夫！"芬芳见他老追在后面说话，心里很不耐烦，随口应道："白天也好，我起的也不晚，萧先生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的。"凤山听了，更是高兴，心想今天好容易会在这里碰着她，何不趁便问一问她的表姊对于那只钻戒是何说法？然后再把在

敬斋手上发现的情形告诉她，可以博得芬芳一笑。又想这话须慢慢说着，若是说不清楚，她一定会发生误会。今天没事，何不先请她吃一顿饭，在饭馆里慢慢告诉她，岂不更好？心下斟酌了一会，说道："黄小姐！现在你有工夫吗？"芬芳见他还跟在后面，便直截了当应道："我还有点事呢！"凤山道："若没什么事，我想请黄小姐到大陆春吃饭，我还有点事想告诉你。"芬芳见他这样絮聒，很不耐烦问道："你有什么事呢？"凤山欲说又止，连连咽了两口唾沫，咂着嘴道："没什么事，只是一个笑话，等到饭馆再说吧？"芬芳心想，我今天哪有心绪听你什么笑话？于是淡淡一笑道："谢谢！今天实在没工夫，改天扰你，可是你要请客，当心你的太太。"说着掩着嘴，一面笑，一面急步走出新华门。

凤山见芬芳奚落他，一时很不好意思，追到门外，芬芳已跨上一辆人力车说声再见，一直往东走了。凤山站在门口，把脖子一缩，两手插在大氅衣袋内，心里暗说，这小娘们直是可爱，又可恨，引得人家心里痒痒着，她又跑了。两眼望着芬芳车子，不见影子，才无精打采回去。

次日，凤山在司令部混了半天，到下午四点钟散值，因为昨天已得芬芳允许，白天可以到她家里去，便毫不犹豫，赶到黄米胡同。一问黄小姐，已经出门去了，第三日下午再去时，芬芳仍不在家。一连去了好几次，都没有见着。芬芳这几天，因为敬斋突然失踪，闹得心慌意乱，起先以为向他同学打听方石芝的住址很容易打听出来，哪知

他们都不大明了。芬芳自己打听不出，只好找漱石，一连奔走了好几天，才辗转打听出来，方石芝是在北新桥群贤公寓。芬芳这天特由东城到北新桥，找到群贤公寓，到那里，石芝又出门去了。候到天黑，见石芝还没回来，只好怅怅回去。到家里，在自己房内，心里正自不高兴，外面当差的进来，回道："司令部有位萧老爷，已来了好几次了，现在又来，小姐见不见？"芬芳见说，才记起那天在中南海，随口答应凤山一句，累他连来好几次，今天既然在家，不能不见。但是自己跑了一天，又觉得很累，想要休息一会，懒得出去，便叫丫头彩凤出去请萧先生进来，自己仍是懒洋洋，躺在一张椅上。凤山由小丫头彩凤引着弯弯曲曲穿过好几间房子，才到芬芳住室。彩凤抢上一步，把房门推开，凤山一进去，便觉得一股似兰似麝芳烈的香气扑到鼻里，心里便有点飘荡迷惘。一眼看见芬芳娇怯怯由桌前一张沙发上，站起相迎，凤山只张着阔嘴想要说什么，又说不出，两眼向房内上下左右看个遍。见一屋里精巧的西式器具，铺着绣花铺垫，当中悬着一个珠塔式五盏电灯，用粉红灯罩笼着，地下铺着雨过天晴色的地毯，照得满屋里都带着粉红色的颜色。心里暗想：他们有钱人，真会铺陈，这样讲究房子真不愧阔小姐绣阁，也惟有芬芳这样标致的女子，才配住这样好房子。我能天天在这里盘桓几小时，那才可算艳福。凤山心里只这样想着，一进门来，忙着东张西望，竟忘了和人周旋。芬芳见他傻头傻脑，进门一句话不说，走近他身边，向他招呼道：

"萧先生对不住，听说你来了好几次，我都不在家！"凤山给他一说，才呷了一口唾沫说道："是呀！您真忙，黄小姐这间是您住的房子吗？真讲究啊！"说着，又四下一看，啧啧赞赏！芬芳道："萧先生不要见笑，我这房子收拾得太俗气，连一张好字画都没有。"凤山指着壁上道："这几幅湘绣和几张西画就不错，还用什么字画？我就不爱中国字画，呆板，挂在屋里太没意思，我看就这样太好了！"说着两眼又转到芬芳身上，似要说什么，又不敢说。芬芳又问道："萧先生你自上次来过，又隔好多天没来了。"凤山道："就为的那个王元魁，不然我天天可以来的。"芬芳道："彼此都是朋友，有什么过不去的，等一半天，请几个人吃饭，替你二位和解和解，什么事不就完了。"凤山道："王元魁这小子，怪脾气，不好说话。"芬芳道："不要紧的，等我先和王元魁说去，他答应了，我再告诉你，他不答应也就算了。"凤山又觉得自己刚才说的话，显得太软弱，太没身分，于是又把腰一挺道："他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总是要来的，我不能处处躲避他！"芬芳见他谈话前后矛盾，心里很是鄙薄。自己心里本是不高兴，便不愿和他多说，斜渏在沙发上，仰着头看着电灯，又想到敬斋去。凤山见芬芳如此冷淡，又觉有些不得劲，走过去，挨在她椅旁坐下，搭讪笑道："黄小姐你那位表姊还没把那只钻戒还你吧？"芬芳一听，心想这贫货，一只钻戒尽管这样查问，怪讨厌的！芬芳道："她到如今还没把东西还我，我也不要了，过几天，我买一只

赔你，你放心吧！”凤山碰了一个钉子，只急得满面通红。心想不好，她误会了。想把已经发现了那只戒指，告诉芬芳，又想这话到现在倒不好说了。我刚才应该不必问她别的话，直截了当告诉她那就好了。现在再说她一定要怪我明知故问，是有意和她开玩笑，她更要误会。想着，搔着头正在踌躇不安，忽见房门一动，翠芳已从外面走进了，先向凤山笑了一笑道：“我刚才就听说萧先生来了，到客厅，又没有，原来在这里。”又对芬芳道：“父亲叫你呢，你快去吧。”芬芳心里正讨厌凤山，见说，忙站起来，向凤山点点头道：“萧先生请多坐一会！”凤山见芬芳很是不高兴，心里十分抱歉，见她要出去，忙说道：“黄小姐，别说什么赔偿，你就赔偿我，我也不敢收！”芬芳爱理不理，鼻子里哼了一声，便走出去。到得他父亲房里，德禄躺在烟榻上，对芬芳笑道：“刚才我听说萧凤山来找你？”芬芳道：“是的，这人太傻了，说的话很是讨厌！”德禄笑道：“你别看他傻，他是很有钱的，他既来了，你要好好招呼他。”芬芳道：“这人太俗，太没意思了！”德禄道：“你可留住他，等一会我还要过去，和他谈谈！”芬芳道：“不能多留他，他和王元魁不对，王元魁一来，他就得躲开。”德禄笑道：“所以一个人做的事，不能对朋友不住，对朋友不住，便不好见面。将来总得替他二人，想法疏解疏解，他们既来我们家里，我们应当欢迎的！现在他不是在上屋坐着吗？王元魁来了不会就碰见。你先过去说一会话我就去。”芬芳见父亲今天对凤

山这样欢迎，心里很不赞成，说道："留着他干什么，他又不会赌钱？"德禄道："谁说他不会赌钱，海岳告诉我，他最爱推牌九，且是一个好手，你知道什么。你先过去，我抽两口烟去！"芬芳心里很不愿意，仍站在屋内不走，笑道："要找推牌九的脚色，却多得很，何必要订他呢？"德禄道："你不知道，其中有个缘故。前天海岳告诉我，最近左帅由外国回来，住在十一条胡同，不知什么人报告他，我们这里夜间都有局面，他要来这里消遣。海岳因为左帅是一位大手，必须找几个相当脚色陪他赌钱才好。"芬芳道："王师长，梁处长，都是爱推牌九的，还陪不上吗？"德禄把头摇一摇道："不行！不行！左帅手头阔大，脾气也很特别，陪赌的人，须拣没有脾气的，才可对付得下。王师长梁处长，资格是够得上，只是都有肝火，凑在一起，容易发生冲突，海岳告诉我，凤山很爱推牌九，并且赌癖也好，无论输赢，不现形色，叫他陪左帅，最为合格。"芬芳道："只有他一位，也不够数？"德禄道："还有一位李兰亭总理，是左帅最要好朋友，左大帅到哪里赌钱，总离不开他。左大帅来时必定会把他带来，再凑上凤山，其余叫陆岚士，或是海岳，都可以。海岳若是干不了，我们暗中和他合股，叫他出面，他也不能不答应。"芬芳道："这么费事，叫他干什么？"德禄道："你这傻孩子，懂得什么，你认左帅是下台没用的人，不便招呼他是不是？"芬芳道："我倒没有这种思想，来我们这里耍钱的，下台的人还多得很，我只觉萧凤

山这人很讨厌，不必订他。”说着，仍坐在椅上不走。德禄知她心里不愿意，便不和她多说。急急抽了两口烟，过足了瘾，坐起来，呷了两口茶，对芬芳道：“你和我一块去。”芬芳懒洋洋跟着他父亲，到得上屋，一看翠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只剩下凤山一人，坐在沙发上，两手抱着膝头，仰着头两眼望着屋顶上电灯，在那里出神。见德禄进来，很局促的站起来。德禄一边让坐，一边笑道："萧先生好久没来了，我正想去请你呢！”凤山一听德禄说话这样殷勤，受宠若惊，暗忖想不到这位老先生，竟这样礼重我，我以后来这里，方便得多了。嘻着阔嘴，嘴唇动了一动，似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德禄又接着说道："这几天左帅已经回来了，你听见了吧？”凤山道："我也听说过！”德禄伸着大拇指头道："他此次外游举止很令人钦佩，据说当局很嘉奖他，要给他一种名义，担任某项的任务。”凤山平日最是势力的，一听那话忙问道："他要担任什么任务？”德禄道："现在正接洽酝酿中，我也是耳闻而来，萧先生以前和他不是很有交情吗？”凤山含糊应道："在局面上，很和他混了不少日子。”德禄道："他这次回来北京，为杜绝外面谣言，不愿多和外面接洽，每天只关着门，和几个相得的戏子闹着玩。不知是谁报告他，说我这里每天都有小局面，耍小钱。他听了便加入我们团体，我想他要来必需找几个熟人和他推小牌九，耍小钱，萧先生若是有工夫，你和他又是熟人，陪他玩玩倒是最好不过。”凤山忙摆手道："左帅，是大手

笔，一场牌九，十万八万的输赢，我可没这资格。”德禄道：“现在也不比从前了，左帅近来很穷，所有一切费用，都是他亲信李兰亭总理供给他。每次也不过一千八百的输赢。萧先生你又怕什么，并且他赌法很劣，十赌九输，很容易赢他的钱。”凤山听了暗暗点头，左帅的赌法，往前曾领教过，是糊涂之极，赢他的钱是很容易的。他既有出山消息，先烧一烧冷灶，也未尝不可。并且德禄既这样相招，若是不识趣，辞他不干，以后倒不好再来这里。那末，和那个可爱的黄二小姐，便不易接近了。凤山想到这里，不由眼光转到芬芳身上，德禄见凤山视线注在芬芳，便也回头对芬芳看了一眼。芬芳见父亲和凤山的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只好向凤山笑道：“萧先生，你有工夫，何妨陪他玩玩呢？”凤山心里本拿不定主意，给芬芳一说，不由自主，连连应道：“是！是！我可以来的。”德禄道：“我曾听海岳说道，萧先生为的一些小事，和王元魁师长不大合适，我想彼此都是老朋友，又是同乡，大家出来疏解疏解，彼此就没什么芥蒂，元魁差不多每天必来我这里，靠我老面皮，总可以把二位的情感调和好了。”凤山见德禄提起王元魁，便不愿再示弱，口里滔滔把往事述说了一遍，末了又说道：“这事说来也很好笑，王元魁口口声声说我不够朋友，实在是他才不够朋友。当日的事，完全是那个王八蛋韩光斗参谋长干的，却叫我背了大包袱。王元魁不和韩光斗算帐，欺负我老实，要责成我赔偿，真是岂有此理！我一向为的彼此颜面攸关，不愿和他

认真，我并不怕他。他动不动便拔出手枪，和我捣蛋，到处说我坏话，破坏我的名誉。真是不够朋友，不是我夸口，十几万款子，在我眼里不算什么，再加上几倍，我萧某也赔垫得起！只是他太不愿讲交情，所以我不愿背这大包袱。”德禄明知他这话，意在掩饰，只顺他口气道：“是的。王元魁是有名霹雳火，动不动就要眼红，事情已经过去，还在心里干什么！他心里也未尝不明白。”谈到这里，忽见翠芳推着房门进来，对芬芳道：“二妹妹你快去！王师长找你呢，免得他进来。”说着，向凤山溜了一眼，微微一笑。芬芳见说，忙站起来，正要跟着翠芳出去。德禄喊住道：“你二人别走，等我出来，你陪着萧先生，等我一会就来。”说着走出客厅，见王元魁一人坐在椅上，走过去，在他肩上一拍道：“元魁！我今天替一位老朋友疏通一件小事。你可以赏我个脸吗？”元魁把眼一瞪微微笑道：“什么事？”德禄道：“你以前不是和萧凤山有些不合适吗？他现在在我家里！”元魁不待德禄说完，早由椅上跳起来道：“好！好！这小子来了我正要找他呢！叫他出来，我和他算帐！”德禄把两手在元魁肩上一按，仍推他在椅上坐下，笑道：“你别这样，过去的事，还提什么，彼此都是老朋友，你瞧在我的面子，把这事丢开不说好不好？”王元魁道：“丢开不说，白便宜他，我可不干。”德禄道：“那回事，原不是他一人的责任，还有别人在内，你对别人便不计较，何必对他认真呢？彼此都是同乡，都是袍泽，应该释嫌修好，团结一气

才是。”王元魁道：“释嫌修好，团结一气，现在哪一位有这大气量。都是个人私恨！”德禄道：“得了，你别再说这话了，现在凤山和小女都在上房，我和你一块进去，彼此见见面说一说，就都谅解了！”元魁听说凤山已在上房和芬芳姊妹在一块，立时心里又发生一股醋劲，摇摇头道：“我不去，叫他出来好好给我陪不是，我看你老哥面上姑且饶他。”德禄见元魁口气已缓过来，忙走进去告诉凤山道：“我已经和元魁说过，他也很谅解。你再出去，和他敷衍几句，彼此感情就恢复了。”凤山见说仍有些胆怯，把头摇一摇道：“他不进来，我又何必出去呢？反正我是来你老兄家里，我干我的，他干他的，碰对头，彼此不冲突，也就够面子了，他还要我出去敷衍什么？”德禄见两人对僵着不肯见面，知道还要费一番舌头，便对芬芳姊妹道：“你二人先出去，陪王师长。有人来时，可以先邀王师长凑上一局！”芬芳坐在屋内正不耐烦，一听吩咐，拉着翠芳的手，疾趋出去。德禄见她二人已走，便挨在凤山椅旁坐下笑道：“你说的也很对，但是你二位既来我家，我总希望不存芥蒂，彼此见面，仍是客客气气和从前一样，我心里才痛快。”凤山道：“我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元魁不和我捣蛋，我绝不和他捣蛋。”德禄暗想，看他这样口气，今天要叫他和元魁陪话，这一层恐怕办不到。好在我所希望的，只在他二人见面不冲突就是了。我订他来，原为的预备做左帅的陪客，不是要叫他和王元魁混在一起，因笑道：“是的。这事原是王元魁不对，我得

便叫王元魁给你陪话，你看我面子，不要和他生气。”凤山见德禄这样敷衍他，觉得很够面子，嘻着阔嘴笑道：“我这人最痛快，既是你老哥这样热心调停，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德禄道：“总算我面子大，你二位都看得起我，今天左帅不会来，明后天他来时，我们可以另凑一局，赢他这只老牛钱，发一个小小利市，是很容易的。”说着哈哈大笑。凤山听了心里痒痒着，也跟着德禄笑了一阵。德禄和他谈了一会，又邀他到自己屋内，躺在烟榻上抽口大烟，彼此谈谈说说，说到以前隆盛的时代，大家花天酒地娱乐的状况，到现在竟有这样结果，不免对发牢骚。二人越谈愈有味，不知不觉混到十一点多钟。凤山见芬芳老躲在外面没有进来，时候已是不早，才辞了回去。

那天芬芳心绪原是十分不好，和翠芳陪着王师长一会，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客人。元魁一时高兴，便喊拉桌子，推牌九，还要芬芳替他管筹码。芬芳平日对于这种管码子赔钱的手续，眼明手快，来得非常伶俐，今晚因心绪不好，一心只惦记着敬斋，哪有心情替元魁照看？替他管理筹码，倒弄得颠倒错乱，闹出许多笑话。元魁只喊黄二小姐今天何以这样没劲，我输了便埋怨你。芬芳知道元魁脾气不好，只好勉强打起精神，敷衍一气，到得散局，已是天色快亮。芬芳也累得神疲力尽，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次日醒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用过饭，忙忙赶到北新桥群贤公寓。方石芝幸没出门，向他打听敬斋。石芝听说

敬斋突然失踪，也自诧异，对芬芳道："我记得是礼拜三那天，约莫上午十一点左右，敬斋曾来过我这里，告诉我，因有特别急用，一时措手不及，借了一百元，约定在数日内即可归还。敬斋来时，看见他神气就不对，向我借钱，我曾问过干什么要借钱，他说是一笔正当花用。拿了钱便走，好像有什么要紧的急事。这几天没来，我还不知道他居然离开北京。"芬芳给石芝这样一说，心中十分失望，十分酸楚，痴坐在椅上，几乎要流下泪来。石芝又问道："密司黄，你曾查问过他的同学李先生没有？"芬芳道："我已经查问过，据他说，就是礼拜三下午，敬斋出去之后，便没回来。最可疑的是他走的时候带了一只提包，大家可疑他是出外了。我想他果然出外，方先生一定知道的！现在已经去了一个多礼拜，他现在是到哪里，还不明白。"石芝坐在椅上，闭上眼睛略想一想，决然道："我看敬斋绝不会远走的，他果然要远走有什么任务，他一定会来和我商洽，并且敬斋不赞成别的举动，容我打听打听，有什么消息再行报告。"芬芳一心只希望见着石芝可以打听出敬斋的下落，一解心头苦闷，现给石芝这样一说，更是空虚，更是渺茫，心中非常难过。因为石芝是初识面的朋友，一时也不便和他多说，怅怅辞了出去。

回到家里，无精打采，闷闷的躺在床上，心上只想着敬斋。假若他是到关外去，虽然危险，还有个下落，现在他不是到关外突然失踪，更是可虑了。芬芳愈想愈烦，一时脑筋里幻念丛生，竟可疑敬斋不定是给人害了，或是他

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服毒自尽。心里愈想愈烦恼，愈恐慌。到得晚饭开上，也懒得出去，只叫彩凤到厨房煮一碗面进来，吃了两口便吃不下。正要收拾睡觉，却见翠芳换了一身崭新衣服走了进来道："老二你为什么不出去吃饭，刚才父亲还查问你呢。"芬芳道："今天我懒得很，要早点睡觉。"翠芳道："你不能就睡觉，父亲说，今晚左帅要来我们这里推牌九，叫你和我，到时出去招呼，你快起来吧！"芬芳道："我懒得动，有你一人出去，就可以了。"翠芳道："父亲是这样吩咐的。"芬芳仍躺在床上不肯起来道："管他什么人，今晚我不出去。"正说着彩凤已揭帘进来道："外面有人来，老爷请大小姐二小姐就出去。"翠芳跺着脚道："父亲在外面等着你，你不出去，父亲要生气。"芬芳被迫不过，只好起来，穿上皮鞋，口里埋怨道："我真不愿意，有你一人出去还不行，必定叫我也出去。"翠芳道："你出去照一照面，一会再进来，还不行吗？"芬芳道："一出去给岚士看见，他就不放我走开！"翠芳道："你就怕他，今天不一定有他在内。"芬芳道："那天父亲早说过了，请左帅来推牌九，要订陆岚士，黄海岳，还有那个傻子萧凤山，这几个人都是很讨厌的。"翠芳把嘴一撇道："你只见王元魁好！"芬芳道："我也没见他好，不过他虽然性急，人还痛快，我说什么他没有不答应的。"翠芳道；"可不是呀！你还是见他好。"正说着德禄又叫人进来催请，芬芳匆匆把头发分开，脸上擦了些粉，换上一件花缎袍子。翠芳道：

“你何不换上新做的那件金丝缎夹袍！”芬芳道：“又没出门，何必穿那样新衣服！就这样吧。”翠芳道：“你丝袜上脏了一个点，何不换上一双！”芬芳把头摇一摇道：“谁耐烦管他呢！”说着和翠芳一同走出外面客厅，一看陆岚士还没来，只有德禄陪着黄海岳萧凤山，和一个白胖脸一撮髭子客人说话，却不认得他是谁。德禄见她二人出来，指着那生客，告诉芬芳翠芳道：“这是李兰亭李总理！”芬芳姊妹忙对兰亭鞠了一躬。兰亭一面答礼，两眼不住向芬芳姊妹打量，心里暗暗吃惊。早就听说德禄有两个女儿，是很标致的，果然名不虚传。这样尤物，若给那位色魔王左帅看见，能放过她去？心正在转念，见听差进来报道：“左大帅到！”

第五章

金粉可销魂

德禄一听，急忙抢上一步，迎了出去。兰亭也忙跟了出去，凤山本想和芬芳说几句话，见大家都出屋迎接，只好站了起来，趑趄跟在他们后头。芬芳姊妹在屋内等候，一转眼间，只见大家众星捧月般拥进一个高大汉子。走进门口，那大个子脑门几乎要顶在门槛上。身子塞进门内，一手却拿着一根特别长大的斯笛克。一手拉着凤山的胳臂，哈哈大笑道："好久没见了，你也到此来了？"凤山身子本就很小，和这位左帅站在一起，好似小巫见大巫，却矮了半截。给左帅一拉一问，很瑟缩的砸着嘴，答道："我已经来了好几个月！大帅一向可好吗？"左帅此时眼光已转到芬芳姊妹身上，但见他脸上两道浓眉一攒，好似发现什么异宝。凤山向他说的话都没听见，迷着一双好色的眼睛，正要动问，德禄早领着二女，向他介绍道："这是小女翠芳，芬芳。"左帅浓眉攒一攒，好似辨不明白问道："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德禄又一一指明。左帅把头一仰，呵呵大笑道："看过去一样的。"德禄让他坐在上面

大沙发，直着脊背好似一尊泥佛，搓着双手，看着德禄脸上道："我想不到又到北京来，从此我们可以常常聚会。"德禄跟左帅又不断的谈了许多关于左帅本身的事情。少时左帅勾起心上牢骚，把这身子往后一仰，叹一口气道："咱们不说过去话了，推我们的牌九吧。谁跟我来？"德禄听了，忙先站起来，吩咐当差先上点心，左帅摆摆手道："不用！不用！"德禄便让左帅，黄海岳，李兰亭，萧凤山，到隔屋去。左帅一看屋内当中白布桌罩上，已放了一付三指大乌木的骨牌，便眉开眼笑道："咱好几天没弄这个了，这次回来，不出去拜客，客也没来找帅，从前牌桌上，天天见面的黎六爷李八爷，这般人都没出头露面，他们都不在北京吗？"德禄道："黎李二位早都不在北京了。"左帅道："还有潘九呢！"德禄道："他在天津。"左帅把头摇一摇似乎很感慨的，摸着骨牌，问道："谁来？谁来？我先来一庄。"说着向屋内各人一看又道："只这几个人吗？"德禄道："人少清静一点也。"左帅又回头对李兰亭道："你不说曾如兰打南京来，最爱推牌九，何不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这里呢？"兰亭道："我未来之先，已打过电话。如兰今天在翠花胡同徐侯令弟老七家里有局面，不能来。"左帅又哈哈笑道："听说这个雌儿在上海当律师，手边很弄不少钱，今天叫他孝敬咱老子一点，倒是很公道的。"说时见翠芳已抓一匣筹码过来，问左帅先来多少。左帅向李兰亭努一努嘴道："你问他吧。"李兰亭向海岳、凤山看一眼道："各位意思怎样，限门不限

门？”海岳道：“限门比较好一点。”兰亭道：“那么各人先来五千元。”翠芳把码子支配好了，左帅用两只粗手一撮道：“这一丁点算什么呢！还不够一下子，干脆各人先来一万。”翠芳见说，先向兰亭看了一眼，兰亭见左帅这样吩咐，不敢则声。翠芳便又各人分配五千码子。左帅早已等得不大耐烦，早把骨牌砌好，说道：“来！来！我先来一庄，大家快押啵。”说时跷了一只脚，踏在椅子上，一手捏着骰子，在桌上，答答敲了两下道：“快来，快来！”大家见了便忙着下注，第一条左帅拿了一张虎头配人牌的九点，居然吃通儿。乐得左帅哈哈一笑道：“咱今晚一开手就有好买卖！”翠芳横转秋波对左帅盈盈一笑。左帅乐得几乎打跌，放下腿来，一屁股坐在椅上颠一颠，伸手向翠芳一拉道：“大小姐，你起近点，看咱这一牌，一定又是好牌。”说时掷下骰子，见是五点，先把头一对骨牌抢在手里，叠一块，使劲一劈，一张天牌，一张八点，是一副天杠。把牌劈的向桌上一翻，圆睁两眼，向四下一看道：“谁有好牌，快拿出来！”大家见左帅开头来的很凶，都把码子向左帅面前一推。左帅一面笑一面又回头对翠芳道：“你看对不对？”翠芳又微微一笑。左帅随又把牌开出一列。大家因左帅风头很旺，都不敢多押。左帅一见桌面上稀稀朗朗没有几根筹码，便不满意，说道：“你们这些怯货，只两牌，杀得都不敢伸出头来。”大家听了都不敢计较。凤山坐在左帅对面，一听左帅这么说，便有些不服，拿一叠码子，加了上去。芬芳站在他背后，见他

连风头都不会看，眉头一蹙，把头微摇一摇，心上很不赞成凤山这样下注。凤山回头看芬芳那样神气，立时又觉悟过来，连忙把加上那一叠码子，要收回去。左帅伸着大巴掌，将凤山的手按住道："不行！不行！我骰子已掷下，不能再收回了。"凤山见左帅不许他把码子收回，把手又缩回来。及至开牌，左帅又拿了一对八点，把左右两家码子都吃了，顺手要去捞凤山的码子，凤山道："且慢！且慢！我也是八点，"左帅道："就是八点也得输，我是天牌八点，谁都不能比我大。"凤山道："不！不！大帅请看。"说着把两张骨牌掀出，左帅一看，是一双和牌对子，骂道："这兔崽子，什么八点，连对子都不会说。"凤山因下了码子，左帅不许他收回去，此时却拿了一对对子喜极了，口里连连说道："这都是大帅做成的，大帅做成的。"大家见左帅骂凤山兔崽子，凤山却说大帅做成的！大家都笑起来。凤山兀自不觉着，芬芳站在他背后，见他如此糊涂，不由向他背后轻轻一搠，凤山急回头来，向芬芳看了一眼道："对子下决没有好牌，你看是不是？"左帅坐在上头，早叫起来道："快押！快押！上次讨了便宜，这一次还不多下一点？"凤山见说，勉强拿了三筹码押上，左帅嚷道："不行！不行！这样取巧，上次赢了，这一回不押，是成心和我捣蛋！"凤山见说只好又添上两根，左帅道："你乖乖的，把上牌赢的都押上，短了一个都不行。"左帅这种霸道话，若是别人听了，一定不答应，凤山胆子最小，见左帅已经上火，不敢违拗，果然把上

次所赢的筹码全部押上。芬芳站在背后，心想照牌文，这一次绝对没有好牌，见凤山押下许多筹码，暗暗替他可惜。左帅见凤山下了注，又嚷道："不许动！"骰子一掷，见是七点，把第一对骨牌，向凤山一推，自己拿了第三对，剪开一看，见是长三配么丁的九点，把牌向桌上翻道："你这一牌，可赢不了吧。"凤山一看，自己是一张地牌，一张人牌，一时喜极，一手拿一张牌，轻轻放在桌上，咽了一口唾沫说道："我！我是地杠。"左帅一看，气得把面前骨牌一推道："妈的，人一到倒霉，无所不倒霉，又叫这小子得了便宜。"凤山笑嘻嘻一句也不答应，只点着面前筹码。左帅回头向翠芳努一努嘴道："你看是多少，替我赔一赔！"翠芳挨桌前一看，左帅用手在她背后捏一捏道："你穿得这样薄的衣服不冷吗？"翠芳也不答他，只向凤山问道："萧先生一共多少？"凤山道："二千五百"。一会又说道："不对，不对，二千九百。"左帅又笑着骂道："妈的，几个大子也算不清。"凤山咂着嘴道："是二千八百！"左帅道："大小姐，给他算清，他占了便宜，别再给他便宜了。"翠芳见凤山两手按着筹码，看不清楚，只向芬芳看了一眼道："老二，你替萧先生看一看。"芬芳也不动手，两眼只略略一看道："二千四百还有错吗？"翠芳把码子如数送过去。李兰亭见左帅给凤山连赢两牌，已有些上火，忙把牌砌好，向左帅面前一送道："大帅这一庄一定好的。"凤山连赢了两牌，心上十分高兴，嘻着嘴向芬芳道："二小姐你站着不累吗？何不挪一张椅子

坐下呢？”左帅向芬芳道：“二小姐，你这边来不用理他！”芬芳见左帅粗鄙不堪，一开口就是骂人，又叫她过去，心上很不愿意，只把头点一点道：“我先到外面看一看陆岚士先生来了没有？”说着走出房外。到大客厅一看，已有好多人围着打扑克。陆岚士还没来，王元魁也不在屋内，向各人周旋一会，因心上不舒服，回到自己房内，不愿再出去。躺在床上，不一会工夫，竟睡着了。

次早，才有九点多钟，翠芳走进房内，把芬芳喊醒。芬芳睡眼朦胧问道：“这才散场吗？”翠芳道：“早就散了。”芬芳道：“昨晚怎么样？好不好？”翠芳道：“大家都输了，只萧凤山赢了一万二千元。你别看傻小子，手气真不错，无论怎么样，他老是拿好牌。左帅一共输了九千五百元，是李兰亭开的两张支票，海岳和兰亭一人也输了一千多元。”芬芳道：“父亲输赢呢？”翠芳道：“你出去不久，岚士就来了，父亲没什么输赢就让他接下。凤山赢了屡叫我找你，我知道你不愿见岚士，便没通知你。后来凤山等你不来，要跑到大客厅找你去，我告诉他，王元魁在那边，他才不敢去。他交了我六千元一张支票，说是和他合股赢了，你应分一份。”芬芳道：“没有的事，我何曾同他合股？”翠芳道：“他许是这样想，你并没告诉我，他交给我时，我不敢收，后来我去问父亲，父亲说：‘萧先生既这样吩咐，你就暂且收下也不要紧。’”芬芳道：“没和他合股，哪能收他的钱？”翠芳道：“父亲既叫我们收下，我想就收下也无妨碍，前天我在天宝楼，看一对

翡翠镯子真好，他要价一千五百元，我想你既白得六千元，花一千五百元买那副镯子，倒不错。”芬芳知道翠芳最爱贪便宜，她一早跑来，无非想分一千多元，去买那副镯子，若拒绝她，她一定不高兴，笑道：“萧先生是交给你的，你爱买就买去，何必问我呢？”翠芳道：“他是托我转交给你，当然需要和你说一声。那么我就去把那副玉镯子买来吧。”说着很高兴的走了。芬芳看翠芳这种举动，心里极不赞成。见她走了，暗暗叹了口气，把被头扯一扯，想要再睡一会。谁知经翠芳这样一搅，竟睡不着了，只好起来梳洗。心上仍是郁结非常，想要去找漱石，把昨天石芝所说的告诉他，再行商议。一看手表，才十点多钟，漱石这时候，还在学校里。很无聊的，坐在屋内，正无可排遣，翠芳已由外面回来，一进屋内，满脸不高兴，口内连连说道：“今天真倒霉，倒霉极了。”芬芳以为她没买到那副镯子生气，忙问道：“可是那副镯子，已经给别人买去了吗？”翠芳道：“什么，我就没上天宝楼，我拿了支票，先到企业银行去提款，哪知是一张空支票，给银行拒绝了，还要把支票扣去，幸而我认得行内王实夫先生，说明原委，才把支票带回，你想倒霉不倒霉？”芬芳也自诧异道：“萧凤山如何会拿空头支票骗人呢？”翠芳道：“这张支票是李兰亭开的，也许连凤山都不知道。”说时把支票由提囊取出，扔在桌上。芬芳拿起一看，上面果盖有李兰亭的图章。说道：“这样也好，我觉得凤山这人很讨厌的，等今晚他来，我可要说他几句，看他还敢处

处拿金钱哄人吗！”翠芳此时正在气头上，也不理会，自往外面去了。

芬芳一看壁上挂钟，已经十二点。想这时候，漱石已经下课，走出去正要打电话给漱石，忽见小丫头彩凤进来回道：“外面萧先生来了，老爷还没起来，小姐见不见？”芬芳见凤山一早就来，便点头道：“请他在客厅坐一会，我打完电话就来。”说着先到外面打过电话，订漱石下午在流水音等候。到客厅内凤山迎着笑道：“你答应我白天可以来的，我今天就来了。”说着咽一口唾沫，看一看芬芳脸上颜色，又笑道：“昨晚真侥幸赢了一万二千元，我们二人，各分六千元。昨晚我老等着你，你没出来，我把支票，交给令姊，你收到吗？”说着很得意的，搓着两手，看在芬芳脸上，以为芬芳总可以对他说几句甜蜜感谢的话，不想芬芳把脸一沉道：“萧先生，我昨天并没和你合股，你分给我钱，我不敢收。”凤山仍嘻着脸，笑道：“我虽没告诉你，我心早已这样决定是和你合股的。昨晚赢了，我当然要分给你一半。”说着又嘻着嘴，看着芬芳的脸，以为这样讨好，芬芳一定高兴。哪知芬芳只冷冷一笑道：“谢谢萧先生，你别再哄人了，我可不稀罕这张空头支票。”说时由衣袋内取出支票向凤山面前一扔道：“你快收去吧。”凤山一听是一张空头支票，吓得目瞪口呆，问道：“怎么，怎么，你怎么知道是空头支票？”芬芳道：“我原不晓得，是我姊姊她今天要到天宝楼买一副翠镯子，带了你这张支票，到企业银行去提款，碰了一个钉子，

说是空头支票，支不得款子，还要把支票扣留呢。气得我姊姊什么似的。萧先生谢谢你，请你以后不要再骗人吧！”凤山给芬芳这样一奚落，急得满脸通红，瞪着大眼睛，连连咽了两口唾沫，咂着嘴道：“这支票是李兰亭开给我的，连我都不知是张空头支票，对不住，请你千万不要见怪，我现在再补开一张给你。”说着由胸前衣袋内掏出支票本。芬芳阻止道：“萧先生不要再开支票了，昨晚上我并没和你合股，我不应该收你的钱，你就开我也不要。”说着，嘴角一努，冷冷一笑，现出鄙夷不屑的样子。凤山给芬芳这样一说，更是不得劲，一时既不便再开支票，又没话可说，只把兰亭那张支票，拣起翻来复去看了又看，自语道：“我不信兰亭这样阔人，会开空头支票。莫非银行有意捣乱。今晚他来时，我倒要问他一问。”芬芳不耐烦再和他多说，只道：“萧先生你有什么事，要见家父吗？家父还没起来，等我进去通知。”萧凤山忙摇头道：“没什么事。”芬芳又把手表看一看道：“现在快十二点半了，萧先生你没上司令部吗？”凤山道：“是的！是的！”想要再和芬芳多说几句话，讨她欢喜，见芬芳板着冰冷面孔，一时又不知如何说法才好，又舍不得走开，只嘻着脸，不肯走。恰好小丫头彩凤掀着帘子，送茶进来，便向她问道：“可是大小姐等我说话吗？”说着，站起来道：“萧先生对不住，请您暂坐一坐。”凤山见芬芳一脸不高兴，只好说道：“我本没什么事，今晚再见吧。”说着，讪讪告辞出去。芬芳只送到客厅门口，不待凤山走到台阶

下，便回身进去。芬芳见凤山走后，心里十分痛快，一个人在屋内，想起凤山的举动，也觉好笑。

萧凤山此来，原是一团高兴，以为送了芬芳一张六千元的支票，芬芳一定对他表示好感。趁她欢喜时，进一步请她出去吃饭，便可慢慢接近。所以一到十二点钟，便跑来，不想兰亭开了空头支票，不但不能讨好，反碰了一鼻子灰。由黄宅出来，心里又愧又恨，在车上只暗暗跺脚，觉得今天竟而是弄巧成拙，芬芳那样冷落神情，大有见怪之意，这可怎么好呢？她口口声声说萧先生不要再骗人了，这样语意，竟是认我明知故骗，这误会可大了。想着在车板上跺了几下脚，车夫以为拉错了路，忙回头向凤山问道："老爷是上司令部吗？"凤山怒道："不上司令部，还上哪儿去？"车夫碰了一个钉子，拔开飞脚，往前便跑。凤山坐在车内，一摇一晃，心里灵机忽然一动，芬芳刚才曾说翠芳要去天宝楼买翡翠镯子，那副镯子，一定是很好的，我何不马上就到天宝楼将那副镯子买回来送给她，表明我并非有意拿空头支票和她开玩笑。想着这种办法再好没有，一看车子已到西长安街，连连在车板上跺了几下。车夫回头问时，凤山道："谁叫你拉到这里来，还不快给我拉到前门去。"车夫见离司令部还有几步，凤山忽又变更方向，不由怔一怔。凤山连连跺脚道："快走！快走！"车夫只好肚子里暗骂一声："耍骨头"，拭一拭额汗，拔开脚步，舍命再跑。到得前门外廊坊头条天宝楼，一走进去，便冒冒失失说道："黄小姐定的一副镯子

快拿来？”店里伙计一时摸不着头脑，问道：“什么镯子？”凤山道：“黄米胡同黄小姐定的玉镯子，你不知道吗？”伙计在帐薄上查了一回，说道：“黄米胡同黄小姐没定什么玉镯子。”凤山两手叉在衣袋内，说道：“你细细查一查！”店伙陪笑道：“没有。”凤山急得瞪着两只大眼睛乱转，在这当儿旁边又闪出一个伙计，走过去问道：“贵姓，黄小姐什么时候来定的？是什么式样镯子呢？”凤山道：“反正是一副极好翡翠玉镯子。”那伙计比较聪明，便领凤山到内柜，指一只玻璃匣里面摆的一副滴水翡翠玉镯子道：“可是这副镯子吗？这几天有好几位太太小姐们要买的，像这样通身透绿，没有一点白的翡翠，现在市上就找不到。”凤山叫他打开玻璃盖，取出玉镯一看，见是通体翠绿，没有污点，果然不错。问道：“卖多少钱？”伙计见凤山土头土脑，便开大价，要三千元。凤山一听暗暗伸一伸舌头，急把镯子交还伙计道：“哪有那么贵？”伙计道：“这副镯子，已有好几家太太们要买了。”凤山道：“价钱总可让一点！”伙计道：“让不了多少，本店向来不说谎！”凤山道：“也不能一口价呀？你说可以减多少？”伙计伸了两个指头道：“至多减二百元！”凤山道：“两千吗？”伙计道：“二千八百元。”凤山把脖子一缩道：“二千八百元买一副镯子，我可没听说过！”说着负气走了出去。到得店门口，又自转念，现在好容易找到这副镯子，若不买回去，错过机会，是很可惜的。于是又回身进去道：“一千元行不行？”

伙计含笑道："没有这样大谎。昨天南京新来的那位女委员曾如兰，也来看过，已给到二千五百元，还没卖出去，这样一说，你先生就知道了。"凤山一听曾如兰也曾来看过，已经出价二千五百元，心里又自转念，昨天在牌桌上，听兰亭说过曾如兰这次来北京，花了十几万，收买珍珠翡翠。这镯子今天若不买去，过了一天，给曾如兰收买了，要买时也买不来，那才后悔。反正我昨晚赢了一万多块，今天破费二千多块买一副镯子，送给芬芳，也不算什么。于是又跟伙计到内柜，再把玉镯子取出来，细细一看，见通体完好，没有一点水纹，问伙计可以再让多少！伙计道："至多再减五十元，多了可不行了。"凤山此时已下决心，不和他争论，立付了款子，将玉镯包起，心里很得意的。想要直到黄米胡同，一想这时候，再到她那里，也不是时候。自己肚子也饿了，不如等到晚上再去。于是先到附近第一楼，用过中饭，又回到司令部，混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公事，挨到五点钟左右，问海岳去不去黄米胡同，海岳道："未免太早吧？你昨天赢了，上了瘾，我输了可没意思，要去也得等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去。"凤山见海岳不愿去，也不能再等候他，自己先到黄米胡同。

芬芳已经出门去了，只翠芳在家。翠芳见凤山很郑重的抱了一只匣子进来，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凤山急要剖明昨晚给的那张支票不是存心欺骗，见翠芳问他，忙笑道："今天上午听令妹说，昨晚兰亭开的支票，银行不肯付款，累大小姐白走一趟，真是对不住。我也想不到兰亭开

这样的支票。”翠芳听了，只鼻子哼了一声。凤山又说道：“真是对不住，对不住，我听说大小姐，二小姐，要在天宝楼买一副翡翠镯子，我现在已把它买来，不知是不是这一副？”说着，打开匣子，取出翠翡镯子，双手递给翠芳。翠芳一看，正是自已要买的那副镯子，不由笑逐颜开，问道：“萧先生你花多少钱买的？”凤山又假充大方道：“不多，只二千七百五十元。”翠芳一想，昨天听天宝楼要价，只千五百元，现在他多花了一半，真是冤大头，不由笑了笑。凤山问道：“不贵吧？”翠芳道：“当然不贵了。”凤山道：“据店里说，曾如兰昨天到他店里，已出二千五百元，我想不买来，若给她买去，便找不到了。”说着，嘻着脸，表示十分讨好。翠芳道：“就是这一副吗？”凤山不由一怔，问道：“还另有一副吗？”翠芳道：“我昨天试过，好似框子比这个大一点！”凤山道：“他店里就是这一付，你再试一试看？”翠芬见说，果把两只镯子，都套在手腕上，她的一双手，本是很腴腻的，套了一会才戴在腕上。凤山在旁看着翠芬的丰腴白如凝脂的手腕，不由看呆了。翠芳把一双玉镯都戴在腕上，觉得十分合适，笑道：“这镯子给我妹子戴，只怕小一点。”凤山在旁啧啧称赞道：“这镯子给大小姐戴在腕上，绿是绿白是白，显得格外好看。”翠芳见傻小子竟会说这俏皮话，于是对他笑一笑道：“萧先生你买来这镯子，是预备给芬芳吗？”凤山给他一问，倒不好回答，咽了两口唾沫，咂着嘴道：“你们姊妹二位，不是一样吗？

大小姐用也可以，二小姐用也可以。”在凤山以为这样说法，很漂亮的了。翠芳一听，只说一句谢谢，便翩然走到里面去了。凤山见翠芳只说一句谢谢便走进去，回想一想，又觉得有些后悔。刚才说的话，太不分明了，一件东西送给她两个姊妹公用，结果两个都不讨好。今天这副镯子，是预备送给芬芳的！刚才应该这样说，这副镯子是预备送给令妹的，大小姐看是不错，我再去物色一副送给你。这样说来，又大方，又漂亮了。凤山正在后悔，门帘一动，德禄已走进来，一直让凤山到内室，对躺在烟榻上，二人慢慢攀谈起来。

德禄先说："凤山气色好，最近财运一定不错的。你可以加入这边。我想有钱存入银行，不如拿出来活动，现在有这机会，不捞一点钱，还等什么时候呢？目前是最好的时候，时间是很短，不趁此撒手大干一下，过此便没有机会了。你如有意加入我留一份给你！”凤山道："一次应凑集多少呢？”德禄道："我们每次是凑集五十万，这次因为来源很充分，我们打算凑集一百万，一份是五万元，你可以认几股？”凤山道："容我考虑几天，再回话，因为我有一些款子，寄存在银行，都是定期的，一时不好提出来。”德禄道："你这算盘打错了，这边买卖，一万元的本银可以挣一万元的利息，期间又短，只须一个月工夫，马上就捞回来了！你放在银行，长期存款，一分利，或是一分二，也总算不错吧。一年才有多少利息呢？你不到期提款，不过牺牲一部分利息，这方面买卖利息，大了多少

倍，你试一计算，就知其中的损失。贪图一点利息，一有变动，便本利无归。我们这种买卖是活动的，四方八面，当布置很妥当，绝对不会出岔子，并且为期很短，利益很厚。你果然有意加入，索性今晚便认定，我不再邀别人。因为我们这样秘密团体，非自已人，绝不敢公开告诉他。我已经告诉你，你总得认几股，才不负我的意思。”凤山一听这话，知道若不加入里面，德禄一定要怕自己在外面泄漏消息，破坏他的秘密，于是点一点头道：“我加入总要加入，加入多少股，容我明天答复你好不好？”德禄听了又哈哈笑道：“老哥你得回去，和尊夫人商量，是不是？”凤山搔着头皮道：“无所谓，我是回去检察看看哪一笔款子，可以先提得出来，我就把利息牺牲不要了。”德禄把大腿一拍道：“这样倒干脆，我没有骗你的。总不会叫你吃亏。”说着，门帘一动，当差走进来，回道：“外面饭已开好了。”德禄把身子一翻，坐了起来，让凤山出去，凤山一见饭桌上，四双筷子，德禄让他在上面坐下，凤山道：“还有别人吗？”德禄道：“没有外人，只是我两个小女。”凤山一听，心上非常高兴，以为芬芳已经回来了，吃饭时候，总可以见面谈谈。哪知过了一会，只翠芳一人进来。据说芬芳下午出去之后，还没回来。德禄听了，只淡淡说了一句，她今晚大概又是看电影去了。凤山听了，只暗自着急，再看翠芳腕上没戴那副翡翠镯子，也不便问她。

用过晚饭，客人已陆续来到。德禄仍让凤山到自己屋内

抽烟，并说今晚左帅还会来的。凤山一时记起昨晚李兰亭开的支票，不能兑现，告诉德禄昨夜兰亭开的支票是空头支票。德禄听了笑了一笑道："你今天就去兑款，也太贫了！"凤山道："想不到兰亭这样有钱的人，会开空头支票，等一会他来时，我要质问他！"德禄忙摆一摆手道："你可别问他，兰亭脾气最刁皮不过，你质问他，便中他诡计了。"凤山道："支票上有他的名字，他不能不承认！"德禄说："你不知道，这是兰亭一种手段。因为左帅这次回来，一切用款，全是兰亭和傅礼二人赔垫的。左帅在外面耍钱，逛窑子，高兴就来，兴尽抽身则走，一切花销，全由兰亭傅礼二人料理。因为他二人是左帅一手提拔的人，从前发过财，此时左帅不得意，当然要报效，要烧冷灶的。但是左帅性情亢爽，花别人的钱象自己的一样，毫不计较，若是由他任意挥霍，无底欲壑是填不满。所以兰亭在左帅前，一面不得不报效，一面又不得不装穷，要使左帅知道，我近况不好，一切都是勉强支持，便不至都批派他身上了。昨晚左帅输了，他痛痛快快开支票给你，显他殷勤，你今天在左帅面前质问那张支票，他一定要和你打哈哈说：'我们不过是赌钱的帐，开一张空头支票，记一记帐，还不行吗？左帅听说他穷的开空头支票，一定要体贴他，帮他的忙，对你说一两句客气话，你到那时还能翻起脸来，和他要钱吗？'"凤山道："据你这样说来，和他们赌钱，只许输不许赢了。输了要掏腰包，赢了摸不着钱，这种傻子，打今天起，我可不干了！"德

禄道："你别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现在暂装不知道，今晚不是他们还要来耍吗？你不必提起支票，运气好，再赢他几千，手气不好时，输了，你把他的空头支票，拿出来抵数，这样不显得很大方吗？"凤山道："这样傻子，我可不干，赢了他时仍开空头支票，不能兑现，输多了，我还得赔垫些钱。"德禄笑道："你别误会，兰亭也很讲面子，不是赖债不还的。只要不在左帅面前质问，背后没人时，对他说一说，他就不好意思不承认了。也许会另开一张支票给你，这只看对方是什么手段应付。若是傻头傻脑，和他生气，那这空头支票老不会兑现的。"凤山给德禄这样一解释，才放了心。只暗自盼望李兰亭能早点来，和他私下先示意。躺在烟榻上，只怔怔等着。过了半个钟头，当差进来回道："黄老爷海岳来了。"德禄道："请进来吧。"海岳跟当差进内室，见凤山躺在烟榻上，笑道："你早来了，你昨晚得了彩头，所以今晚早就跑来等候。"凤山道："别提了，我昨晚虽赢了一点，可是得来的是两张空头支票，支不出款来。"海岳道："怎么，兰亭也给你空头支票呀！"凤山道："是的。"海岳道："这个钱可收不回来了！我听说兰亭因做公债亏得一塌糊涂，连天津马场的地皮，都押出去。手头很紧。在牌桌上，常开空头支票，支不出款来。"德禄道："这话我没听见过。"海岳道："凡是和兰亭赌过的人都知道。"说着又向凤山笑道："好在是你赢他的钱，就是支不出款来，也不要紧的。"凤山道："我输了又怎么样呢？"海

岳道："输了你可以把支票抵还给他，只要不说明，便没有一点痕迹。"凤山听了，心里一时很不愿意。德禄怕他临时告退不赌，忙解说道："我看兰亭不会不还，你尽管放心。"正说话间，当差忙忙走进来报告："左帅李总理来了。"德禄忙由烟榻上翻身坐起来，往外便走，海岳和凤山也跟了出去。左帅和兰亭已到屋内，一看各人，笑道："今天还有什么人？"德禄道："还是昨天几位。"左帅向凤山笑道："昨天是你赢了，今天你要吐出来。"凤山嘻着脸笑一笑，心里暗忖，我也不希望再赢了，拿了空头支票有什么用处。

一时大家分定座位，赌了起来。凤山今天心里不希望再赢了，可是牌气真好，每次要轮庄家调牌，他输了又必赢回来。赌到十一点多钟，左帅又输得一塌糊涂，一时觉得没意思，把牌一推说："不干了，今天谁赢的最多？"德禄把筹码一看，指着凤山道："还是他运气好。"左帅笑道："凤山，我要敲你的竹杠，你得请客！"凤山见左帅开口叫他请客，觉得很荣耀的，因笑道："择日一定恭请大帅！"左帅道："什么择日恭请，就是今晚。你跟我来，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凤山听了，很是疑惑，不敢答应。左帅催兰亭快算好帐好走，又对海岳诸人道："今天在座诸人，一个也不许不去，都要跟我来。"凤山听了，只暗自着急，不知大帅今晚要出什么花样，两眼只看着德禄，意思要教德禄替他解围。德禄也晓得凤山意思，因替他说道："今天晚一点吧！何不索兴等明天，左帅要

叫凤山在哪里请客，我们先到那边伺候。”左帅道：“还等明天吗？我今晚爱去就便去，明晚又没兴致了。你有事可以免去，别人必须跟我一块去。人太少了不热闹！”德禄是很机警的，碰了个钉子不敢再说。见左帅既允许他不去，也乐得躲到后面，因对兰亭笑道：“左帅吩咐，各位听见没有，要去还是早点去！”此时兰亭已把左帅输的赌帐，开了支票，交给凤山。凤山要想不收，又碍着大家面子，兰亭交给他时，凤山只皱着眉头，把支票接过去，连看都不看，往衣袋内一塞。看左帅早站起，大家都跟了出去。凤山糊里糊涂，已给兰亭拉上汽车，心里只是忐忑不宁。

几辆汽车，风驰电掣，不一会工夫，已到一家门口。凤山见前面汽车已停住，汽车夫把车门开了，走下车来。抬头一看，门前五色电灯，照耀着各种挂彩绸的金字牌子。才知已到城外班子里。左帅和兰亭海岳各人，都陆续进去。也不暇再认门外是什么名号，便忙跟各人进去。到得院内，鱼兵虾将，见左帅大驾光临，早已列成一行，齐喊大帅过来。另有伙计打起正屋门帘，左帅大踏步，走了进去。屋内一个娇小玲珑的美人抢上，正迎出来，早给左帅一手揽住，俯下虎腰，吻了一口，接着又哈哈笑道："龙珠，我没有骗你吧！我答应你有工夫就会来的。”此时凤山已和兰亭各人，跟进屋内，向左帅所喊那龙珠一看，细眉毛，大眼睛，面目却生得很娇嫩，只是身材太矮，站起来，只到左帅肘腋下。她见大家都跟左帅进来，

便忙着送香烟，送瓜子。左帅不耐烦，一把将龙珠抱起，坐在自己膝头上。亲她的粉颈。龙珠给他铜针般胡子刺得生疼，连眉头也不敢皱，只格格的笑。兰亭向来最会凑趣的，便笑着说："大帅这次回来，最喜欢你，过几天大帅要把你接回家里去。"龙珠格格笑道："我哪有这号福气！"兰亭笑道："大帅喜欢你，就是你的福气到了！"龙珠仍摇着头道："我可巴结不上，神仙不是凡人做的。"左帅把龙珠一推道："什么巴结不上。你定有了小白脸儿，看不起我。"龙珠听了，不由脸上一红，急翻身投在左帅怀里，撒娇撒痴道："什么小白脸，我弗晓得。"左帅给她一语勾动牢骚，把浓眉一皱，转脸向凤山叹了一口气道："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这次我凭良心，总可对的住人，有人邀请我回来，我马上就回来，谁知邀我回来是这回事。"说着，又仰起头来道："这事不说了，兰亭你叫他们预备，我要喝喝酒，捧捧龙珠，出出我这口闷气！"左帅这一句话，刚说出口。兰亭早连连应了两声："是！是！"左帅随手把龙珠往怀里一揽道："你别嫌我穷，我还要给你捧捧场面，你若是嫌人少，不热闹，我叫兰亭再找几个来。"龙珠一想，大帅半夜三更，忽然要摆酒，也就够班里抓瞎，若再多请客，更添麻烦，于是对左帅横波一瞬媚笑道："什么客人少不少，大帅肯赏光，就够我的面子了。"兰亭笑道："你只要大帅，不用我们的，好吧！我们走。"说着，果然站起来，往外便走！龙珠急忙喊道："李二爷！李二爷！"兰亭也不理她，昂着头，走出

房门外，吩咐掌班，急速预备，左帅要喝酒。班里一听，左帅突然要给龙珠摆酒，时间已是很晚，于是手忙脚乱，分头奔走，七拼八凑，弄了一份席面。知道这些大帅阔人们，并不在要吃什么好菜，只要有几斤顺口的好酒，把桌面摆得好看一点，便可以敷衍过去。当下里外忙了一气，不到一点钟的工夫，已把席面摆好。龙珠让左帅各人上席。左帅先向首席坐下，凤山和海岳各人，各择定座位。左帅一看一张大圆桌，稀稀朗朗只坐了几个人，便觉得不热闹，高叫道："兰亭快多叫几个人，光这几个人，太没意思了！"兰亭见说，知道左帅脾气，每次喝酒，总得围得像屏风似的，才觉高兴。忙要过局禀，先把自己认识的几个熟人：潇湘馆凤仙、艳芳班素娟、小广寒银霞、百顺妙丽，统行写上，然后问海岳凤山有熟人没有。海岳叫了庆云班唐花，凤山叫了大森里嫣妹。局票发了出去，龙珠因是主人，便打起精神，四面张罗，先唱一支曲子。一会所叫的局陆续都到了。兰亭只把银霞留在身旁。妙丽、素娟、凤仙、都授意她们，挤在左帅左右。左帅见名花毕集，弦索齐奏，把刚才一股牢骚不平之气，暂行消灭。喝了几杯酒，早把龙珠揽在一头，左亲一口右吻一口。龙珠见左帅当着人面前，如此蛮闹，很不好意思，趁左帅一不留神时，忙溜下去。左帅见龙珠离开，顺手一抓又把素娟揽住道："你过来！"素娟不肯，怎经左帅蛮力，把手一挟，和捉鸡般早把素娟捉到膝头上，将酒杯凑在她唇边，叫她喝酒。素娟很羞涩的，只望着兰亭叫三爷。兰亭笑

道："大帅喜欢你，你就陪大帅喝几杯吧！"素娟道："大帅不叫龙珠喝酒，只叫我喝！"左帅笑道："怎么一定叫龙珠喝。"素娟用手在左帅脸上抹一抹道："龙珠和大帅落了交情呀。"左帅哈哈笑道："咱无论见着哪一个姑姑，都要落交情的。"素娟一听，益羞得满面通红，使劲要挣扎开。像那样娇小的身躯，落在左帅怀里，给他两条猿臂一兜，好似两条铁箍，把素娟浑身夹住，哪能动转分毫。兰亭坐在下面，看着她又可怜，又可笑。说道："素娟你喝杯酒，大帅就放你下来了。"素娟没有法子，只好把左帅面前一杯酒喝干。左帅又叫她再喝一杯，才把两手一松道："滚你的！"素娟很狼狈跑到兰亭身后，急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兰亭看了，很不过意，正附在她耳朵用好话安慰，忽听上面一声娇喊："嗳唷！"急抬头看时，凤仙已给左帅抓到膝头上了。凤仙见素娟给左帅糟蹋，心里正自害怕，给左帅抱到膝头上，吓得手足不知所措。左帅把脸向她粉颈上一偎，那刺猬似的须茬，刺得凤仙只皱眉头叫痛。左帅连连亲了两口，凤仙只得左闪右躲。左帅问她："叫什么名字？"凤仙道："我叫凤仙！"左帅道："凤仙，你喝两杯，我就放你去！"凤仙知道拗他不得，只好奉命维谨，喝了两杯酒。左帅把手一松，凤仙溜下来，没命的逃到兰亭身后。左帅又睁大两眼，向桌上四下一看，吓得这些倌人，一个个真似大难将临，心头小鹿突突乱撞。左帅见大家都垂头低眉不敢正视，只有凤山身旁那个大个子的嫣妹，敢大胆的对他微微一笑，便把

两眼一眯，指着嫣妹道："你！你！你过来！过来！"嫣妹见大帅垂青到自己身上，因为本人是凤山叫的条子，有心要走过去巴结，又怕凤山吃醋，只对凤山脸上，把阔嘴抿一抿。凤山暗暗把她一扯说道："大帅叫你，你就过去，敬大帅两杯！"嫣妹见已得凤山同意，站起来，颤动全身的肉，一扭一扭的，扭到左帅跟前。左帅见她走到切近，照例一伸长臂，把她抱在膝头上，把腿颤一颤道："这个倒有点分量。"大家都笑起来。嫣妹红着脸道："大帅喝酒呀！"左帅道："对了！你先喝两杯。"嫣妹不待大帅逼迫，自动的把两杯酒喝干。左帅道："你倒干脆！"嫣妹道："大帅请喝一杯呀。"说着，把酒杯凑近左帅嘴唇，左帅就她手上喝了下去，杯底还剩一点酒，嫣妹却向自己唇上一倒，将酒杯对左帅一照，乜着眼道："我替大帅喝干了。"左帅不由大乐，用手在她厚背上，拍一拍道："好宝贝！好宝贝！"嫣妹一扭身，一手搭在左帅肩上，脸对脸，眯着骚眼，对左帅笑道："大帅再喝一杯好不好？"左帅把头一摇道："你这样一来我就醉了，还能喝酒吗！"说着凑在嫣妹耳朵旁，低低说了两句，嫣妹把脖子一扭道："大帅真是爱说笑话，我哪有这福气呢。"嫣妹这一句话，又引起牢骚，说了许多话。嫣妹乘时也脱走到凤山身后。海岳对凤山微笑，凤山很无聊的，擎起酒喝道："海岳你最会喝酒的，何不多喝两杯？"海岳把酒杯高高举起道："你来我和你各干一大杯！"说着把酒一口喝干，凤山陪着喝了一大杯。凤山举着酒杯，又让兰亭

喝，兰亭道："我和你划拳吧！"遂五魁，八马，叫了起来。兰亭输了，便命身后妙丽代喝。海岳道："凤山你这样太不合算了，人家有人代喝，你只往自己肚里灌！"兰亭道："我近来有胃病，不敢多喝酒，凤山你是很会喝的。"凤山道："我输了当然要喝，我自己不喝，谁替我喝呢？"龙珠在旁边笑道："萧老爷我替你喝一杯。"说着，把酒杯举起，一口喝干。海岳喊了一声："好！"递了一杯过去道："龙珠你再喝一杯！"龙珠把头一摇道："我因为萧老爷输了拳，没人代喝，我才喝一杯，你为什么也叫我喝！"海岳道："你今天是主人呀！还不该陪我一杯。"龙珠推辞不得，只好也喝了一杯。海岳又要和龙珠豁拳，龙珠心里虽不大愿意，又不得不勉强应酬，和海岳豁了两拳，都输了，连喝几杯酒，粉颊上便现得红拂拂的。海岳笑道："龙珠真是大量，你看她喝上几杯，好似没事一样。"龙珠用手掌在自己脸上一摸道："我是量小的人，脸都红了，输了拳没法子。"此时左帅坐在上面又大声喊道："大家快喝几杯，喝完酒我们好推牌九呢。"说着，举起酒杯，逼着大家喝。大家不敢违命，凤山一听左帅喝完酒还要推牌九，时候已是不早，再耽搁下去，必须到天亮，才能回家，太太一定不答应。左帅来时，原说要敲我竹杠，此时若不乘机逃走，必然要受他的亏。心里正在辗转想着，左帅又在上边一阵大笑，自把面前一杯酒喝干，又命来的一些倌人，全都喝了一杯，便站起来道："今天这酒喝的不痛快，咱们还是推牌九去。"兰亭见说，忙

吩咐龙珠张罗。凤山见大家追随左帅出去，他一想，我不趁此时溜走，还等待何时？当下先蹩到外面，把大衣穿上，趁人不留意，偷偷溜了出去。

回到家里，已是三点多钟，太太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见凤山这么晚回来，心上非常不高兴，说道："你跑到哪里，又是去吃花酒吗？"凤山哪敢把实话告诉太太，随口撒谎道："今天梁景星处长请吃饭，我到他家里去，饭后各同人要押宝，我不干，梁处长一定不许我走，要我和他合股。"凤山刚说到这里，太太骂道："我不许你赌钱，你还敢赌钱！"凤山道："在场面不得不敷衍，梁处长又是我本管上司，他叫我合股，我能不干吗？你不要生气，这一次幸没吃亏，你看我赢了六千元！"说着把兰亭签的那张支票拿出来，递给太太道："你瞧这便是我赢的钱！"太太道："你不要自己开支票拿来骗我！"凤山道："那又何必呢？你不看上面还有李兰亭盖的图章！"太太细细一看，才没说话。凤山道："这六千元，可说是意外得来的！"太太道："你别说嘴了！这一次你是侥幸赢了，你赌钱哪一次不输呢？以后不许再赌！"凤山见一张支票几句话，已把太太骗过去，心上甚还得意，又说道："我这几天财运很好，现在有一个朋友，邀我合股干一宗买卖，只须一月工夫，一万的本钱，可以赚一万利息。"太太道："干什么买卖，有这样大利钱，你不要贪便宜，年前替你算命，说你不宜做生意，你如何忘记了？"凤山见太太不赞成这话便不复再说。心里只自暗算，今天

左帅要敲我竹杠，结果没给他敲着，反白吃一顿花酒，真是便宜之极。又想今天一天，黄二小姐总没有见面，不知她到哪里去了？自己巴结德禄，原为的要接近黄二小姐，不然谁肯做这冤大头？太太见他坐在椅上仰着头，似想什么，也不解衣睡觉，便在床上问道：“凤山你还想什么？这时候还不睡觉呀！”凤山给太太一说，急行解衣上床。躺在床上，心里还是想着黄二小姐应如何巴结才能得手。德禄邀我合股做烟土的买卖，二万元的本钱，可以赚两万元。这个买卖实在可做的。我这几天财运很不错，正可以趁此机会，多捞一点。凤山想一回黄二小姐，又想一回贩土发财，愈想愈有精神，只在床上翻腾转侧睡不着。后来给太太骂了几句，才安静睡去。

到得次日，在司令部见着海岳，问道：“昨晚左帅在城外，什么时候才回去？”海岳道：“你还敢问呢？左帅见你昨晚临时逃脱，说你不够朋友，要派人去找你。后来幸亏兰亭替你说了许多好话，左帅才没话说，把龙珠所有开销，派在你身上，叫你担任。”凤山道：“岂有此理，他摆酒请客，却叫我垫腰包，我不当这冤桶。”海岳道：“花不了多少钱。我教你一个巧妙法子，今晚你见着左帅，他一定要责问你，罚你开销昨晚费用，你干脆一口答应他。却把兰亭开的空头支票交给他，如此又大方，又叫兰亭知道你手段不弱。”凤山听了，只把双肩一耸，表示不愿意。海岳知道凤山对于这种地方，是很鄙吝。他既不愿意，也不和他多说。到得下午散值的时候，凤山等不

及天黑，又来到黄米胡同。德禄见面，问他道："股款提出没有？加入不加入，本晚必须决定。"凤山道："我先凑两万元好不好？"德禄道："至少须五万元，两万元可以不必，剩下款子倒不好招呼别人，你若是不便，索兴下次再加入吧。"凤山见德禄说时脸上很不高兴，心里又有些后悔。德禄又说道："我办事很干脆的，是不是，只一句话便可决定。我电报已经发出去，你若是不加入，空下股款，我须即刻招呼别人。"凤山见说，又略想一想，才决然道："你不必招呼别人，我担任吧。但是款子须等明天再交给你，可以不可以？"德禄道："款子不忙，缓一两天不成问题，因为股本定妥，我好接洽，这一次下货地点，是分两路，一路往天津，一路是在北京。"凤山笑道："我对这事，很是外行，你对那边是如何契约？"德禄道："你只坐享其成吧，这些内幕，一时也说不清。"凤山又说道："我听说某某方面，是极易种烟，所以出产量，才这样丰富。"德禄道："也不算容易，反正农民一年到底，都是在地上讨生活，种烟比种豆麦等利息厚一点，彼此两便，各有各的好处。"凤山正要再说时，忽见门帘一动，翠芳走了进来，对德禄道："王师长来了，正在外面，他说爸爸曾打电话给他。"德禄点一点头，对翠芳道："我去和元魁说几句话就来，你在这里陪萧老伯谈谈。"说着出去。凤山见德禄已走出去，含着笑脸问道："令妹在家吗？"翠芳道："在家！"凤山道："我两天没看见她了。"翠芳道："她病了！"凤山道："什么病？"翠

芳道：“不要紧的，是受点凉。”凤山道：“请医生看了吗？”翠芳道：“老二向来不爱吃药。”凤山道：“请个西医看看也好，有病不吃药，是最不对的！”翠芳道：“这病是她自己招来。前天那样冷天她很晚才回来，如何不受凉？”凤山道：“令妹上哪里去了！”翠芳笑了一笑道：“她和王师长一块出去的。”凤山听了不由心内一动，暗忖她和王师长一块出去，又是那么晚回来，那是干什么？看这情形，她和王元魁，一定感情很要好。元魁和我又最不对付，我现在也追求她，将来怕不因此重结一层仇恨，我还是见机而退吧。想到这里，立时心上觉得冰凉，想自己一向是白费精神。花钱赔精神，结果都是落空。正仰着头想得出神，翠芳又笑道：“萧先生你前几天给我那副镯子，老二看见了，问你外面还有没有，替她再买一对！”凤山一听这话，立时心上又兴奋起来，急问道：“令妹真是还要吗？”翠芳道：“我为什么骗你，你不信，明日她病好了，你可问她。”凤山呷了两口唾沫道：“好！好！一定想法。”翠芳道：“她说也要那般绿！”凤山点头道：“好！好！我总得再买一对。”正说到这里，德禄已由外面回来了！问道：“你们要买什么？”凤山笑道：“没什么！我们是议论现在外面绿货很少，要物色一双好翡翠镯子，很不容易。”德禄笑道：“绿货现在很缺乏，因为近来外国人，收买太多了，只有正月火神庙开放。那时候各玉器摊，有人托他代卖倒容易找好的，但是价钱太贵了！”说着，又笑一笑道：“刚才元魁来问我

股本满额了没有，他要介绍一位朋友加入，我因为已经满额了，才拒绝他，你刚才若是晚来一步，便不能留着给你了。”翠芳见他们谈起正事，便抽身走开。德禄又说道：“今晚左帅不能来，刚才兰亭有电话说左帅昨晚回去，受了感冒，昨晚你们到什么时候才散？”凤山道：“我们在龙珠处吃完酒，已是很晚了。左帅还要推牌九，我怕他拿我出花样，所以先行躲开。他们什么时候散场，我不知道。他今天不来很好，刚才海岳告诉我，左帅因为我先回去，很怪我，要派人找我去。后来是兰亭替我说好话，左帅才说，要把昨天在龙珠处所有花销，全归我身上，我才不当这冤桶呢！今晚他不来最好，免得又和我麻烦。”德禄笑道：“你真是大胆，也不怕他恼怒怪罪你，他今天不来过几天见面，绝不会再提这事！”凤山道：“那么龙珠那笔酒帐，是落在谁的身上呢？”德禄道：“左帅逛窑子，当然都是兰亭代为开销，兰亭是很阔气的！绝不会和你算帐。”凤山道：“刚才海岳曾教我，左帅有问时，可以一口答应，把兰亭开的支票交还他。”德禄道：“这样转不好了，兰亭一定会生气。兰亭开的支票不会落空，你尽管放心，等过一时，你到他家里，私下和他一说，他当然会还你，好在你也不需要这笔款子，就放在身上，预备和左帅作赌本，也很方便的。你若急要兑钱，就把支票交给我也可以。”凤山给德禄一说，才放下心，又和德禄谈了一会，便要回去。德禄留他吃饭，说今晚左帅不来，还有别的局面，可以消遣。凤山此来，原是注意芬芳，现在既然

听说芬芳抱病，不能出来，便索然无味，不如早点回去，免得太太再说闲话，便对德禄道：“我须回去筹那笔款子，预备明天送来！”德禄道：“如此也好，我就不留你。”

第六章

密谋诓财虏

凤山辞了出去，回到家里，又斟酌一回，才开了一张四万元的支票，又把兰亭开的支票凑上一万，第二日亲行送去。德禄一看，连兰亭的支票都凑在内，心想这人，真是鄙吝。昨天不过这么一说，他今天居然把兰亭的支票交来。凤山见德禄把支票连看了两次，心里也觉有些惭愧，便忸怩的道："我因为别的款子不好提，先把兰亭开的支票凑上，改天再开一万的支票送来！"德禄道："无妨！无妨！我原说过，兰亭的支票，原是靠得住的，你不用再开了，就这张支票可以用得。这次交货，特别快，大约有一礼拜期间，便可达到目的，再经过一番出脱手续，至多有两三星期，本利便可归还。"凤山见说期间这样短，心里又有点后悔，不该如此取巧，把兰亭的支票凑在一块，转见小气了。一时没有话说，只搔着头皮，现出很局促的样子。德禄把支票点好，叠折起来，笑对凤山道："你今晚别走，还有小场面，在这里消遣消遣好不好？"凤山道："左帅今晚要来吗？"德禄道："左帅今天不能来！"

凤山道："大概他感冒，还没好！"德禄道："不！昨天兰亭报告，完全是假话。今天有人告诉我，左帅并没有什么病，因为在家里生气，不高兴，所以不出来。"德禄又道："今天王元魁不会来，他这两晚都是在翠花胡同和曾如兰个人一块玩，你就在这里，不用回去吧。"凤山一想这话，好似自己怕王元魁似的，今天王元魁不来，他便把我留住，那又何必呢？自己此来，原是为着芬芳。芬芳既然病了，不能出来，暂不必在此混着。于是凤山笑道："我今晚还有应酬，等我先在外面应酬完了再来。"说着，起身辞了出去。

自此一连几天，凤山只间接向海岳打听，问他：芬芳出来没有，她的病好了没有。海岳道："二小姐天天请德国医院大夫看，这几天都没出来。"凤山听了，心里又想，二小姐病了，请外国大夫看，一定是不轻，我躲开不去看视，似乎不妥，我应该天天去问候她，买什么东西送她，才显得我的殷勤。我这样躲躲闪闪，倒见得小气了。想了一回，到下午散值的时候，凤山特到前门外果局子，买了两大蒲包鲜果子带到黄米胡同，见着德禄，殷勤询问二小姐病状。德禄只淡淡说道："不要紧的，小女不过是感受时寒！"凤山道："听说这几天是请德国医院大夫看，可好一点吗？"德禄把眉头一皱道："他们无论什么病，都爱请西医，实在并不要紧。"凤山又指着两蒲包鲜果道："这一点东西，是送两位小姐的！"德禄只把头略略一点道："你又费事了！"凤山见德禄对他女儿的病，

似毫不注意，对他也不须再献殷勤，坐了一回也就辞了回去。

第二日晚上，凤山在晚报上，见上面登一段新闻："××门车站查获大批烟土，共重二十六万两，价值六十七万元。"凤山一看这标题，不由心里一动，急往下看去，才知道此项大烟土，连同押运一干人犯当时已押送官方，依照军法从严惩办。至于运主真实姓名，坚不肯承认云。"凤山看完这一段新闻，拿着报纸，只呆呆发痴。记得上次德禄曾说过，有一批烟土在北京交货。他又说这一礼拜之中总可运到，今天这一批烟土，不晓得是不是德禄所运，果然是他，损失不轻，关系太大了。我有五万股本在内，也不能不关心。现在须到他那里打听打听。想着，便坐车一迳来到黄米胡同，进去一问，德禄没在家，二小姐病了，大小姐也出门去。凤山扑一个空，很无聊的回去，只是暗自焦急，又不敢告诉太太知道。

次日到司令部，私行查问海岳，海岳只含含糊糊说道："德禄干的这些勾当，没和我接头，我全不知道。"凤山诧异道："德禄曾亲口告诉我，你也有股本在内。"海岳道："你别听他的话，我哪能拿出几万块钱做这种买卖？"凤山见海岳躲躲闪闪不肯把实话告诉他，又问道："据报载这批烟土已押送官庭，将来是如何发落？"海岳道："东西已送到官庭，当然有他的办法。"凤山见问不出究竟来，很是失望。到了下午再到黄米胡同去打听，据当差回说："德禄午车已上天津去了，二小姐病着没起

床，大小姐自从昨天出门，到今天还没回来。”凤山无可如何，闷闷回家。只见太太满面怒容，坐在屋内。凤山一走进门，她便大声说道：“你一天尽在外面鬼混，家里的事，你全不管了！”凤山见太太一见面便没好声腔，不知又犯了什么事。忙陪笑道：“太太！什么事又惹你生气？”太太鼻里哼了一声道：“你问小姐吧！没事找事！”凤山道：“宝华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干了什么不好的事？你不用生气，等我处治她！”太太道：“她已经走了，你不用在我面前假献殷勤！”凤山陪笑道：“她为什么事害你生气？”太太道：“她说她的哥哥敬斋失踪好多天了。”凤山一听这话，不由一怔，急问道：“敬斋好端端的，如何失踪了？”太太道：“这事我哪知道，她今天回来找你，哭哭啼啼真是讨厌。”凤山平日虽不爱一双前妻的子女，突听敬斋失踪，也不能不着急，跺着脚道：“这丫头为什么不早来报告，她对你怎么说？”太太道：“她对我哪有实话，我也没心听她，反正这样不肖子弟，丢了也好，留着这样会做贼的人，不知将来还要怎样造孽，败坏你的名誉呢。”凤山见太太又提起前事，不便再问，又不放心，便一直走到电话室。刚拿起耳机，叫到女子文学院。正要叫宝华回来查问，太太早走进来，一手把凤山手上耳机抢下来说：“不许你再叫宝华回来，讨厌的东西，哭丧脸的样子，叫人看了便头痛。”凤山给太太一阻止，只好把电话机挂上，垂头丧气，走了出来。太太跟在后面又唠叨道：“你一点也不会讨别人的意思，我心里正不耐烦，你

还要叫她回来。她没事敢再回来哭哭啼啼，我就不给她面子！”凤山心里十分不痛快，一句话也不敢说。用过晚饭，太太又叫他陪着看电影。凤山心里虽不高兴，也不敢不从。到了电影院，只坐了一会工夫，便磕头睡着。太太连拧带打，把他叫醒过来。一会又复睡着，气得太太没等电影完场，便拉着凤山回去，在车上聒噪一路，说他平日在外面，夜里两三点钟回来，都有精神，今天陪她看电影，便和死猪一般，坐下便睡。凤山只一声不响，挨过一夜。

次日一早起来，便赶到文学院查问宝华。宝华在接待室，见着她父亲，尚未开口，凤山先跺着脚道："你哥哥失踪好几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宝华道："以前我也不知道，等到前天我才得他真实消息！”凤山骇然道："你如何知道的？”宝华道："前天哥哥有信给我，说到外边自谋生活。可是他向来没有出过远门，又不是同着朋友一起走的，像这样出去不是很危险吗？”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巾擦拭眼泪。凤山听了笑道："你这思想可不对，须知男儿志在四方，哪能总关在家里，吃老子一辈子呢？一定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这个我倒放心。在你继母跟前以后也不要再提起这事了。”说完便匆匆走去。一迳赶到黄米胡同，据当差说："老爷上天津，还没回来，大小姐还没回来，二小姐病还没好！”凤山见连去几次，总没见着德禄父女，心中非常懊丧。

自从车站出了烟案以后，德禄就避而不见，赶到天

津。凤山暗想这事和德禄一定有关系。看海岳的神气，似是知道其中情形，只是不肯说。不知是什么意思，这里面也不知弄了什么玄虚。这事我终要彻底查一查，这样糊里糊涂，真是不放心。

自此凤山又一连去黄米胡同，德禄总是没有回来，几次芬芳姊妹也不见面。凤山总是鄙吝的。见德禄这样情形，心中疑神疑鬼，便想德禄干的买卖，一定失败。五万元的款子不能归还。深悔当日贪便宜，没仔细斟酌一下，坦然把款子交给他，连一张收据都没有。现在要想和他要帐，他若是抵赖不给，告到官庭去，无凭无据，也不能追取回来。并且干这宗买卖，原是犯法的，又不能告诉别人，哑子吃黄连，真是有苦说不出。凤山愈想愈着急，太太面前又不敢露出风声。海岳那边，也无可商量。除了每日早晚跑到黄米胡同打听消息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恨德禄总是没有回来，那看门的听差见凤山每日要来一次，现出很可厌的样子。有时凤山一到门口，不待凤山开口，就先说道：“老爷还没回来呢！大小姐，二小姐，这几天都不舒服。”凤山受了这种冷遇，满腹含冤，为着五万元的关系，又不得不忍气吞声，憋着一肚闷气走了。如此一连又去了十多天，每次都是给看门挡驾。一直到一个星期五那天，凤山在外面应酬，在席面上遇见一位钱沙毅，大家都称他慈善家，新从口外回来。谈起京津各地有组织的由那边运输烟土，对于这种私贩烟土的主要人物，一经查明必须严办才对。凤山听他们这种议论，心里很是难过，当日

席散之后，带了几分醉意，勾动起心绪。想那五万元毫无一点着落，十分不痛快。顺便又到黄米胡同，在车上便自寻思，今天无论如何，总须向他讨个消息。翠芳即便出门，芬芳在家，她病着不能出门，我也须叫她写个德禄通信的地址，我好直接通信询问，或是亲到天津找他去。一边想着，车子已到黄米胡同。凤山下得车来，走到门口，看门照例说道："老爷没回来，大小姐出门去了！"凤山道："还有二小姐在家，我有事要向二小姐打听，你进去通知一声。"看门要待推辞时，凤山已大踏步走进客室。当差只好跟了进去，凤山又取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交给当差道："你拿进去，问二小姐老爷在天津的住址，请详详细细开写清楚，我有要紧事，要和你们老爷通信。"当差把名片传进去，过了一会，只见二小姐房内的丫头彩凤走了出来，向凤山说道："二小姐请你到里面去。"凤山一听，喜出望外，因笑道："二小姐可好一点吗？"彩凤也不理他，只笑了一笑，打起门帘让他进去，一直引到二小姐上房。凤山一脚踏进房门，鼻里立刻闻着那股香味，一时神经上感到一种兴奋，刚才满腹烦恼似都消归乌有。一看二小姐没在屋内，便先在一张沙发上坐下。见茶几上，放着几张像片，随手取来一看，是一个四十多岁中年妇人，烫着水波纹的头发，画着细细眉毛，很有几分外国女人的气度，不认得是什么人。再取一张像片一看，上面也是一个女人，圆额，狮鼻阔嘴，相貌很是难看，下面署了"曾如兰"三字。凤山看了这名字，不由又

把像片注意一下。暗想这就是大名鼎鼎曾如兰女士，真是难看极了。这种人亏她还能这样出风头，真是意想不到，遂把它放下，再取一张，翻开一看，不由一楞，竟是王元魁半身军装造像，立时心里生出一股酸劲，暗想王元魁的相片，竟能摆在芬芳的房内，他和芬芳的交情，可称不薄了。拿着王元魁的像片正自出神，忽见房门一动，芬芳已由里间屋内走了出来。凤山站起来迎着问道："二小姐这几天，可好一点吗?"芬芳道："好了！萧先生来了好几次，我只不能出来，实在抱歉，刚才萧先生所写的字，我已经看了。萧先生不说，几乎忘却。前两天家父曾来一封信，叫我和萧先生接头。我因为病，始终没出门。"凤山一听这话，心里又是一动，忙道："我也为事情没接洽清楚，所以要和令尊通信，他有信来更好了！"说着，咽了两口唾沫，看在芬芳脸上。芬芳把头一仰，略一沉疑，似想怎么告诉他。停了一停说道："萧先生以前和家父怎么接洽，我不知道，但据前天来信说，上次有一批烟土买卖，是好些人合股的，萧先生也有一股在内，现在这买卖毁了。"凤山一听这话更是吃惊。心想我所料的果然不错。德禄躲到天津，不敢见人，大概就为这个缘故。于是搔着头问道："怎么弄毁！"芬芳道："上次车站破获大批烟土，就是家父经办的，因暗中有人破坏，才露出破绽。这一次损失，总在六十万左右，家父现正在天津设法运动，或者花一笔费用，可以弥缝过去。因为萧先生是初次加入股份，或者不知道其中情形，叫我先和萧先生通知

一声。”芬芳说到这里，略停一停。凤山瞪了两个大眼睛道：“这一次损失这么大，应该怎么办呢？”芬芳道：“据家父来信说，这一次烟土是分两批送到京津。北京这方面，是失败了！天津这方面却已安稳运到，现在正在出脱，两下截补起来，所亏不过十万左右。若是再做一批买卖，大约有一个月的工夫，便可以把所损失的本利全捞回来。萧先生若是继续下去，那就不用把股本收回去，若是不爱干，原本先行归还。这一次共分十股，每股须损失一万元，萧先生只能收回四万元。这两种办法，请萧先生自行决定！”凤山听了，搔着头道：“我真是运气不好，第一次干这买卖，就出了乱子，我对这种买卖原是很外行的。上次要不是令尊一力邀我，我也不敢加入。”芬芳道：“据说这买卖是十稳赚钱，谁晓得这一次会出了乱子。”凤山道：“我想看破吧！不要了！干这宗买卖总带几分冒险，不再干了。”芬芳笑道：“家父信上也说大概萧先生宁愿吃点亏，不肯再干，已把支票寄回来。不过支票的日期，须到下月才能支款。现在整整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限，因为家父预算到那时候才能活动，现在把所有的现款仍汇去作第二批的资本。萧先生请你等一等，我去拿支票给你。”说着，走进去。凤山坐在屋内，细细一盘算，这样办法太不合算了！支票的日期须等一个月以后，才能领得款子回来，明是德禄把我的现款，仍拿出做买卖。这次挣的钱，是归他所有，自己毫无所得，他利用我的资金再做买卖，我是白吃亏一万块钱，真太不合算。凤山正自寻

思，芬芳已把支票拿出来，递给凤山道：“这是豫丰银号的支票！”凤山接过把日期一看，是下月二十八日，打今天算起，还有五十多天，差不多将近两月了，并且豫丰银号外面信用很不好，这种支票，是靠不住的。怔一怔道：“二小姐我想……我想索性再加入干一干！”芬芳见凤山忽又改变主意，笑道：“萧先生还愿意再干呀？”凤山道：“二小姐不说第二批买卖有一个月工夫可以把这次所有损失的本利，全能捞回来吗？”芬芳头点一点道：“信上是这么说。”凤山道：“这支票须五十多天，才能支出来，我想如真把款子存在银行，不如把款子再托令尊运用，只须一个月工夫，把本利全捞回来，岂不更好。”芬芳笑道：“若是再失败了，可怎么办呢？”凤山道：“不至！不至！果真失败，也不要紧。”芬芳听了，笑了笑道：“萧先生你的主意要拿定，不要为我几句话，又改变宗旨。”凤山嘻着脸道：“二小姐说的话没错，我还是干！”芬芳把头摇一摇道：“我是完全外行的，别多一句话害了你。”凤山道：“二小姐太认真了，别说只四万块钱，就是四十万的关系，我也不在乎！”芬芳见他信口又吹起来，笑道：“是的呀：家父曾说过，萧先生是有名富户，家产值得几百万。这几万块钱在萧先生眼里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芬芳这几句话，原是讥刺他，凤山却认为芬芳羡慕他的富有，于是把眉头一皱，咽了一口唾沫道：“我……近来给家乡的土匪这一闹，损失太重了。现在只有动产，可以常在身旁，一切不动产，还不知是如何下

落。早知土匪闹的这样凶，把所有田地房产变卖了，还可剩个二三百万的现款！”芬芳见他这样胡吹，也只笑一笑，不复再说。凤山又觉很无聊的，把茶几上元魁的相片拿起，看了一看道："就这人，硬给他花了三十多万，到现在，他还说我欠他钱，你看在这种社会交朋友难不难?”芬芳对凤山和元魁过去的纠葛，心里早已明白。现见凤山这样瞎说，不由噗嗤一笑道："总是萧先生太老实了！”凤山道："谁都说我待人过于忠厚，但是气性如此，无从改移，在这社会，只好认命吃亏吧！”芬芳见他还是这样假装老实人，只是暗笑，说道："我就喜欢老实人，不会说假话！”凤山不明芬芳的语意，以为又是恭维他，满脸堆下笑来道："二小姐也是老实人，所以才知道老实人吃亏的所在，我是最敬重二小姐的。二小姐这次病，我天天都来探问一次，不晓得二小姐知道不知道！”芬芳道："劳驾！劳驾！萧先生还赏两包果子，我还没和萧先生道谢呢。”凤山道："不算什么，上次我听大小姐说过，二小姐还要一副翡翠镯子，不晓二小姐今天有工夫没有，可以同到天宝楼看一看吗?”芬芳心想，我何曾要什么翡翠镯子，一定又是翠芳出的主意。正要辞他，又一转念，父亲来信曾再三叮嘱，凤山要来时，务要格外周旋，大概还有利用他的地方。他已邀我好几次出门，我始终没答应他，今天不如暂给他一点面子，因点头笑一笑道："可以的！”凤山一听大喜道："我们早点去，买了镯子，还可以……”芬芳不待他说完，便阻止道："一切不要客气，我们只去

看看吧！萧先生请稍等一等。”说着，走了进去。约莫有二十分钟左右，芬芳又由里间屋内出来。凤山见她身上换了浅蓝色的银丝花缎的袍子，一手搭着一件貂领大衣，两道含情弯弯细眉，一点猩红的嘴唇，耳朵下垂着一双很长连环式翡翠耳环，走起路来不住摆动，益显得一身香艳。凤山圆着眼睛，看着她竟看呆了，一直等芬芳走到跟前，问道："你的车子在外面吗？”凤山才收回心神，笑道："是的！是的！”说着又咽了一口唾沫道："二小姐你病刚好，叫一辆汽车来，好不好？”芬芳道："不必！坐洋车比坐汽车舒服，咱们走吧！”凤山跟了芬芳出去，走到门口，自有芬芳的包车伺候，二人一同出了前门，到廊坊头条天宝楼。

凤山等走进去，柜上伙计认得上次好主顾，很殷勤的招待到内柜。凤山问道："这两天还有什么好绿货没有？”一个青年伙计道："萧先生还是买一个翡翠镯子吗？”凤山道："是的！”伙计道："有是有的，只是和上次不同。萧先生且看一看。”说着，走到柜内。拿了几副翡翠镯子出来。凤山一问，不是二千，便是三千。凤山因今天是和芬芳同来，便假充大方，不和伙计论价，只把几副镯子，全摆在芬芳面前，请她挑选。芬芳今天出来，本是敷衍凤山，并非贪图他的便宜买什么镯子。今见伙计对一副很平常玉镯子，竟开了这样大价，明知是欺凤山不是行家。自己既无心贪便宜，便也犯不着和他论价，只把几副镯子略略一看，不下一字批评，仍交还伙

计。凤山今天能请得芬芳出来，原想花上几千块钱，买一件好东西赠送她，讨她欢喜。见芬芳对这些镯子，似都不注意，忙道："这几副镯子，都不好吗？"芬芳只笑一笑，也不说什么。那伙计见芬芳举止雍容华贵，眼界似是很高的，对这红绿货似是很内行，立时又换一种神气，说道："有一副镯子，是人家寄卖的东西，比这个好。"凤山嚷道："你有好东西，为什么不早拿出来，你以为我买不起吗？"伙计忙陪笑道："不是的，那副镯子，已经有人给过价钱！"凤山道："不管什么人给的好价，也许我给的价钱比他还多呢，你快拿出来！"好一会伙计才由后面拿出一对来，通体澄澈，芬芳试了试很合适，正反复的端详，凤山在旁忙着问价，伙计说这对成色很不易找，而且是人寄售的，原主索价要三千元。芬芳笑道："让他卖给三千元的买主。"说着，把大衣披上道："我们走吧。"凤山见芬芳的神气，好似看不上那副镯子，一时也没有别法，只好跟了出去。到门口，凤山又觍着脸道："这里距离致美斋很近，二小姐可以到那边吃点东西吗？我要请二小姐好几次了，难得二小姐今天出来，……。"芬芳见他站在店门口，说了这许多话，十分讨厌，便应道："可以！可以！"凤山笑道："那么由这里到致美斋是很近的，请二小姐就去好不好？"芬芳把头点一点。

二人坐上车子，一迳来到致美斋。凤山和芬芳到雅座，让她点菜，芬芳道："什么菜，我都吃，萧先生你不要客气。"凤山道："这里做的鱼最拿手，绉纱肉，辣子

鸡，也都做的很好！”芬芳见他所挑选的，都是油腻腻鸡鱼肉等，心里不大赞成，等凤山说完，才道：“有什么甜的？”凤山道：“那最好是白丝山药了！”芬芳道：“有什么莲子汤？”凤山道：“莲子八宝饭，也不错！”芬芳见所说的仍是油腻腻的东西，便道：“我要一碗核桃酪。”伙计道：“这菜须慢一点，不能就来。”凤山道：“最好快一点，你先来几件下酒的菜，酥鲤鱼，鸭掌，赛螃蟹。”凤山再要念下去时，芬芳笑道：“萧先生，你今天还订别的客人吗？”凤山道：“一位外人没订。”芬芳道：“你叫了这些菜，请谁吃！”凤山嘻着脸道：“只这几味菜，还多吗？”芬芳道：“有一碗甜汤，我就够了。”凤山道：“笑话！笑话！照二小姐这样说，一天喝点水，就会饱了。”芬芳见他说的话，很粗俗，便不和他多说。一会酒菜齐来，凤山一力劝芬芳喝酒，芬芳只蹙着眉头道：“我是不会喝酒的。”凤山道：“二小姐不会喝，多吃点菜。”说着，把桌上的菜，一箸一箸拨到芬芳面前小碟里，把她面前小碟都拨满了，芬芳却一点也不吃。凤山给芬芳拨完菜，便风卷残云，把几碟菜全吃下，又连连喝了几杯酒，红着两眼，对芬芳道：“我要想请二小姐吃饭，也不晓多少次，总是没有机会。今天二小姐肯赏光，真是难得。二小姐这几天，又见着王元魁吗？”芬芳道：“我不是告诉你，好久没见着他。”凤山道：“上次令姊告诉我，你和元魁一块出门回来太晚，后来就病了！”芬芳道：“这是几星期以前的事，我和元魁去过一次翠花胡同，那一晚上

曾如兰也在，萨副司令和许多要人都在座，那天场面很大的，我本没带多少本钱，是元魁替我买了一万筹码，我手气不好，没一会工夫便输完。后来他又给我一万，我已经翻回五六千元，给萨副司令一吓，我又输出去。”凤山道：“萨副司令怎样吓人？”芬芳道：“晚上我和曾如兰同坐在一块，如兰手气真好，连拿几次好牌。萨副司令坐在上面开庄，连拿三次坏牌。到第四次，副司令输急了，由裤袋内，拿出手枪，向桌上一拍，枪口朝着如兰道：‘这一牌，再拿坏牌，我就开枪，把天门各人，全毙了！’吓得如兰忙站起来，躲到别人身后，说道：‘副司令不要如此，你这样胡闹，我可不能陪你再玩了。’萨副司令仍是恶狠狠说道：‘谁叫你们老赢我的钱，这一牌再输了，我可不顾情面。’吓得曾如兰躲到王元魁身后，不敢答应。及其把牌开出来，萨副司令拿个七点，，很不满意的把牌向桌上一翻，一手按了手枪道：‘谁赢我的钱，我就给谁过不去。’等到大家把牌开出来，都是三点，四点，没一个比萨副司令大，萨副司令才高兴了，把各人面前筹码，都捞了去。然后才把手绢包的手枪打开，拿给如兰看道：‘你怕什么？这是象牙制的，哪能打死人呀！’大家一看，可不是黄澄澄象牙雕刻的手枪！那式样却和真的一模一样，包在手绢内，露出一点枪口，谁也想不出是假的。如兰看了，也自好笑，可是经他这么一吓，气一馁，牌风便不好，所拿的都是坏牌。她一输，我也跟着输，把一万多的筹码又输光了。那一晚到了天色快亮才回来。就

那天起便病了，到现在我还该了元魁两万元没还他，真是对不住。”凤山听芬芳说了一篇话，暗想元魁真是阔气，动不动都是一万两万拨过去，就这一样，我就不如他了。现在要想她能移情到我身上，自非和元魁斗一斗阔不可！心里这样想着，不由又问道：“翠花胡同，天天都有局面吗？”芬芳道：“不！那天特为如兰预备的。”凤山道：“若是再有局面，我很想陪二小姐一块去。”芬芳见他这样献殷勤，只笑了一笑。凤山又说道：“我从前赌牌九输过不少钱。这几次陪左帅玩，却大赢特赢。可是所赢的，又是空头支票，支不得款子回来。”芬芳道：“总比输了好吧！输了你还得掏腰包！”凤山嘻嘻笑道：“二小姐这话很对。”说着，又连连咽两口唾沫，道：“这原是逢场作戏的事，输多了也是不好。”芬芳道：“你既这样害怕，何必又陪着左帅玩呢？”凤山道：“我不是陪左帅，我是陪一个人。”芬芳道：“你是陪谁？”凤山又咽一口唾沫道：“我是陪二小姐。”芬芳笑道：“我又没在场，如何说是陪我，你这话，说得太没道理了！”凤山道：“我是为陪二小姐才来呢，若不是二小姐，我却不肯做这样冤大头。不只陪左帅赌钱是为二小姐，就是这次搭股做买卖，也是为着二小姐。”芬芳道：“你愈说愈不对了！做买卖挣来的钱是归你的，于我何干？”凤山道：“我信任二小姐，我才搭股呀！若不是信任二小姐，我不肯干这种冒险的事。”芬芳道：“我又不是保险公司，如何能保险？”凤山道：“只要二小姐知道我一片诚心，我为二小姐怎样

牺牲，都可以。”芬芳见凤山竟大胆的说出这种话来，很是生气。暗想这傻子，稍微给他一点脸色，他竟敢说出这样话，想要狠狠教训他几句，又为的父亲来信曾吩咐过，对他须特别周旋，不可得罪他。于是忍着一肚子怒气，勉强笑道："萧先生你的酒喝多了吧？”凤山把两只眼一睁，很诧异道："不多！不多！我平常喝白干，一顿可以喝两斤，像这样淡似白水的黄酒，喝上七八斤，是不会醉的。今天还不上一斤呢！”芬芳见凤山傻头傻脑，还不理会她的话，又笑道："萧先生你今天酒喝不多，如何会说这些醉话？我当是你醉了！”凤山给芬芳这样一说，才明白过来。但他心里是很有把握的，虽然给芬芳碰了一个钉子，他一点也不畏怯，仍涎着脸说道："我是诚心，把心里储蓄的话说出来，并非喝醉了，我是很不会说话，口头很笨的人，只能凭着心，把话直说出来。我为二小姐怎么样牺牲，我都愿意。”芬芳见他还是这样说着，心想这傻子不知进退，和他生气太无谓了，不如逗他一逗，因笑道："萧先生你说的话真是诚心吗？”凤山道："我没有半句假话，只要二小姐吩咐我一句，我力量能办得到的，我马上就办。”芬芳道："那末！我请萧先生，捐十万元，给慈善机关，萧先生可以办得到吗？”凤山道："捐十万元给慈善机关，这十万块钱，便似扔在水里一样，没有用处。”芬芳道："萧先生向来是慈善为怀的，对于慈善事业素极热心，现在时近冬令，哀鸿遍野，身上无衣，肚里无食。不久西北的朔风一吹，这些苦难的人，怎样度过这

样严冬呀！我一向是心肠很软的。昨天有一位在慈善机关里服务的朋友，对我说今年河北一省，灾情是如何的奇重，无论如何，要尽力帮忙的。我想萧先生也是河北人，对于桑梓的事，应该很关心，如何会说这话？”凤山急忙解释道：“我不是不肯做慈善事，我向来也是抱着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心肠，就是为了听从二小姐的吩咐，我也应该尽力去办的，不过社会上指着办理善举，到处敲诈的很多，二小姐年岁稍轻，社会上的阅历较浅，你不要上了他们的当吧。”芬芳道：“萧先生既然说只要我吩咐一句话，萧先生力量能办得到的，马上照办。现在我的话是已经吩咐过了，萧先生却给我一个钉子碰，这样看来，萧先生以前的话是靠不住的了。”凤山忙又辩道：“不是这么说，我说二小姐本人如果要十万元自用，我当然要尽我的力量照拨。”芬芳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一时也不便再说什么。见核桃酪已送上来了，只拿羹匙，一匙一匙慢慢喝着。凤山见二小姐没有驳他，以为这话，说得很得体，又咂着嘴道：“外面好多人都说我没算计，其实我外面虽装着事事让人，内心什么事，没有不知道的。我花一文钱有一文钱的效力，像捐钱给慈善机关，是白花出去的，一点好处得不到，我绝不赞成。”芬芳道：“我认为能否得到好处是一件事，应尽义务，又是一件事。被灾的难民们，在冰天雪地里过着无衣无食的生活。我们听了这种惨状，在良心上能不能安呢？”凤山道：“处在现在社会里，哪能做得好人？做好人，也没有好报。活着不能不吃饭，要

想吃饭，就不能不为自己打算。二小姐，你不要见笑，我所说的，都是实心的话。”说着又哈哈大笑，把面前一杯酒喝干，咳了一声，又说道：“我今天话说得太多了，我认为二小姐是我的知己，所以把肺腑的话，都对二小姐说，别人面前，我轻易不露半点。”芬芳笑了笑，心想这种卑劣的蠢物，谁是你的知己！我有这样知己才倒霉呢。凤山见芬芳只对他笑，并没答应他，于是重新又说道：“我认为二小姐是我的知己，在知己面前，不能说假话，我也知道二小姐听了我这话，只藏在心里，不会告诉别人的。”芬芳道：“当然的，这话哪能告诉别人？一泄露出来，对萧先生的名誉，很有关系！”凤山道：“名誉倒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二小姐是爱我的，当然处处会替我留神。”芬芳见凤山竟牵扯到自己爱他，实在太没道理了，勉强笑一笑道：“是的，我对朋友，向来是忠实。朋友有好处，我要替他表扬；朋友有不好处，我要劝阻，萧先生这样的胸襟，我在外面自不必表扬。萧先生对社会看得这样透澈，这样有把握，我也不便劝阻，我是很佩服萧先生的。”凤山见芬芳这几句话像恭维他，又好象骂他，一时弄得哭笑不得，只连连咽了几口唾沫道：“二小姐看我有什么不好处，请告诉我，我们是好朋友，我有见不到的地方，你应该指导。”芬芳道：“萧先生对世故这样练达，还有什么看不到的？倒是我有什么不对，萧先生应该告诉我。”凤山道：“二小姐是天上神仙，一举一动都要叫人钦仰佩服，还有什么不好？你这话太谦了，现在我要敬二

小姐一杯，我得结识这样一位女仙姑，也是三生有幸。”芬芳见凤山说出这样肉麻的话，想要驳他几句，又想为了遵从父亲的吩咐，表面上不得不和他周旋。我今天既出来和他应酬，便不应使他不欢而散。于是又勉强和他笑了一笑。凤山见今天芬芳处处露出笑容，心里暗自欢喜，想女人家都爱人恭维的。我一向怕她脾气大，不敢畅胆对她说。早知她也是和平常女人一样爱人家恭维的，我早就该对她表示了！凤山这样一想，胆子愈发大了，咽了两口唾沫，又说道："像二小姐的仙姑般模样，哪一个能成了神仙的眷属，那才消受不浅呢！”芬芳见他越说越放肆，便不理他，拿着羹匙，只吃核桃酪。凤山举起酒杯劝道："你再喝一杯吧！”芬芳摇摇头道："我病后不能喝，让我多吃几匙核桃酪。”凤山见芬芳说这句话时，脸色很是端重，不由又气馁下来，把手中酒杯慢慢放下，不敢再劝，芬芳吃了几匙核桃酪，见凤山只直着眼睛看她，嘴唇一动，笑了一笑道："萧先生，你自己何不多喝两杯？”凤山见说，连连点头道："是！是！我可以多喝两杯！二小姐病后，我不敢多劝。”说着，连喝了好几杯，芬芳见他连连喝酒的样子，很是难看。心想这样丑鬼，真是讨厌极了。今天要不是受了父亲的吩咐，谁耐烦和他敷衍！现在酒菜都已来齐，我也可以走了。想着，便站起来道："我已吃饱，不再吃了！”凤山忙道："二小姐你今天没吃什么东西，还有菜呢！”芬芳道："萧先生你请便吧，我不吃了。”说着，由旁边桌上，拿了一根木牙签，坐着

剔牙。凤山便连喊伙计送手巾。芬芳摆手道："不用！你快吃吧！"凤山道："二小姐真不会吃，吃几匙核桃酪，哪会便饱，你吃点花卷好不好？"芬芳道："我吃不下，你不用和我客气，我坐在这里看你吃，倒有意思。"凤山见说，果然把一盘绉纱肉挪到面前，用花卷蘸绉纱肉的汁，一口一口，吃得津津有味。一面又连喝了几杯酒，把一盘花卷吃完，又叫伙计再来一盘热的。另外还要一碟嫩葱，一碟甜酱，把生葱蘸着甜酱，夹在花卷里，放在嘴内，三口两口便吞进去。芬芳见他这样吃法，很是特别，问道："你这葱吃在嘴里，不辣吗？"凤山道："味道特别好，一点也不辣，我觉得不这样，不能过瘾。"说着，又把壶内的酒倾干了，一起喝下去。然后叫伙计，来了两碗小米粥，搀了些白糖喝下，才放下筷子，抹了嘴，走到二小姐面前，笑道："二小姐你只吃这么一丁点，不饿吗？"芬芳见他一开口，嘴里便喷出一股葱臭的臭味，急掩着鼻子道："我今天已经吃的很多了！萧先生不要再客气，咱们回去吧！"凤山把两眼一眯，眯成一条小缝喊道："二小姐！难得今天会出来，哪有就回去的道理！我和二小姐到哈尔飞戏园，看荀慧生今晚的玉堂春，好不好？"芬芳把头一摇道："我不爱看戏。"凤山道："不爱看戏，看电影如何？"芬芳道："我也不去。"凤山道："二小姐爱到跳舞场，我虽然不会跳舞，陪你去好不好？"芬芳道："跳舞场我也不去，我病刚好，要早一点回家。"凤山很失望道："哪有这么早就回去？"芬芳

道："我今天原是勉强出来的，回去太晚了，夜里身上又要发烧。"凤山道："那末，我送二小姐回去！"芬芳道："不必！自己有车，今晚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来，萧先生到我家里，也没有人陪你打牌。"凤山道："我不一定要打牌，送你回去，我觉得放心。"芬芳见他定要送回去，无可如何。当下由凤山会过钞，芬芳穿上大衣，凤山待在她身旁，帮着提提领，扯扯袖子，芬芳见他这样献殷勤，很讨厌的。和他一同下楼，坐车在路上，芬芳又说道："萧先生你请便吧！不必送我回去，你住在西城，送我到东城去，何必绕这一个大弯子？"凤山道："不要紧的，我今天总得送二小姐回去。"芬芳见无论怎么说，他老缠着，只好由他。到得家里，芬芳不让他到上房，只在客室陪他坐了一会，又催他回去。凤山想要多缠一会，见芬芳很不耐烦样子，才怏怏走了。

芬芳回到屋内，见桌上放着一张方石芝的名片，急拿起一看，见背后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字。"顷造访未遇，有消息奉告，明午二时乞少候。"芬芳急喊彩凤，问道："这一张名片，是谁拿进来的？"彩凤道："今天二小姐出去不久，看门王贵，便拿进这张片子，说有位方先生，要见二小姐，明天还要来呢。"芬芳坐在椅上，拿着明片，颠来倒去的看着，心想石芝曾说过，得到敬斋消息，即来报告。他今天来找我，当然是得到敬斋的消息了。可恨凤山早不来，晚不来，今天邀我出去。为着敷衍他，却误了我的正事。我日夕所盼望敬斋的消息，现在还要等到明天，

才能知道。这如何挨受得了！我是一刻都挨不住的。也不知石芝住的小公寓有电话没有，我先打一个电话问一问也好。想着，便命彩凤把电话簿取来，检查了好一会，才查出群贤公寓电话，是西局二五八六。芬芳很高兴的，走了出去打电话，叫了好一会，那边才慢腾腾应道："你是哪儿？"芬芳道："我是黄宅，请方先生说话。"那边应道："我这里是郑宅，没有方先生。"芬芳把耳机挂上，重复再叫西局二五八六号，那边接电话又是郑宅，气得芬芳把耳机重重挂上。停了一会，再叫西局二五八六时，那边还是郑宅，并且很不耐烦的骂道："怎么老来捣乱！告诉你不是这里，你为何不挂上呢？"芬芳碰一个钉子，气无可泄。便叫了电话向司机生发话道："我要的西局二五八六，你如何老挂错了！"司机生反问道："挂西局二五八六，并没有错，你要的，是哪里？"芬芳道："我要的是北新桥群贤公寓。"司机生道："北新桥群贤公寓的电话，早撤了。"芬芳闹了半天，结果还是打不通，很是生气。走回房内，一看手表已是九点多钟，想要亲到群贤公寓找石芝去，又怕老远跑去，石芝不在家，又见不着面，更是着急。石芝既说明天来，索兴耐着性子，等候到明天，相差也不过一夜工夫，何必这样着急。芬芳虽自慰解，但心上仍是辗转不安，不知石芝方面所得是哪一方面的消息。就情形推测，石芝所得消息大盖许是敬斋已有了下落！以敬斋那样精明老成，也许在外面闯出一条出路来，果然如此也真难煞他了。若不是受着恶家庭的压迫，哪能只身海走

天涯！不晓得石芝所得的消息是好是坏。假如是遇着什么危险，再若不幸，或是死亡，可怎么好？芬芳乍听石芝来找她，心上很是高兴，现在坐定细细一想，又害怕起来。

这一夜竟是恶梦杂呈，睡不贴席。好容易挨到天亮，醒过来一看手表，才六点多钟。想一早去找石芝，他总不至出门。穿好衣服，按电铃，叫彩凤进来，彩凤见芬芳向来没有这么早起来过，心上很是诧异，也不敢动问。伺候芬芳梳洗后，也不吃点心，忙着出门，赶到北新桥群贤公寓。一查问，方石芝已经搬走好几个月了！芬芳向柜上查问他搬到哪里，公寓里也说不清。芬芳起了一个大清早，仍找不到石芝，心上非常着急。回到家里，只是后悔，昨天万不该敷衍凤山，陪他出去，现在害得自己如此着急。此时也没有别法，只好死心塌地静候石芝前来。在房内止不住的转磨，觉得这几点钟的短短时间非常难过。好容易等到午后两点钟，石芝还没来，翠芳进来邀她出门，芬芳推辞不去。翠芳道："你又是等那个萧大傻子了！"芬芳也不和她多辩，只说："我头痛，不爱出门，萧凤山来不来，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又不贪图他什么翡翠镯子。昨天和他出去，原是父亲来信吩咐，萧先生有来时，须特别招呼，我才陪他出去一趟。"翠芳见芬芳满面怒容，知道她心里不愿意，不便再多说，只笑一笑道："你爱那副翡翠镯子，我就还你，我戴了几天也腻了。"芬芳道："你若还我，我就把它摔碎！"翠芳笑道："你瞧，今天谁得罪你，竟这么大的肝火……"刚说到这里，小丫头彩凤进来

回道："萧先生来了！"翠芳笑道："萧大傻子来了，我不和你斗嘴。"说着，笑了一笑，便走出去。

芬芳正在生气，对彩凤道："你告诉萧先生，我不在家。"彩凤道："看门王贵已经告诉萧先生，二小姐没有出门。萧先生已进来了，在客厅里坐着呢。"芬芳把脚一跺道："你们这班人都是夯货，你不会告诉他，我病了，不能出来。"彩凤碰了钉子，气得跑出去，大声对王贵说道："二小姐病了，不能出来，你也不回一声，把客人就让进客厅。你快进去，告诉萧先生，二小姐病了，不能出来。"彩凤正在这排揎王贵，瞥见门外又走进一个客人，穿一身西服，拿着名片，递给王贵，说要见二小姐。王贵道："二小姐病了，不能出来。"来客道："我昨天来过一次，有点要事须和二小姐商量，烦你给回一声。"王贵随手把名片递给彩凤道："你进去回一声吧！不回，就请进去，又落不是。"彩凤道："二小姐不见萧先生，别的客人当然也不见。不用回了。"来客见说，逡巡退了出去。

第七章

囊利竞机心

彩凤懒洋洋拿了名片进去告诉芬芳道："王贵真糊涂，我告诉他二小姐病了，不见客，他还要叫我拿这人名片进来，问二小姐见不见。"芬芳接过一看，见是方石芝来了，忙道："快请进来！快请进来！"彩凤道："二小姐不是今天不见客吗？他已经走了。"芬芳见说，好容易等到方石芝来了，又给辞去，只急得直跳起来，伸起手掌，在彩凤脸上，连打两掌，打得彩凤两颊火赤通红，掩着嘴："二小姐说不见客，我哪知道，又要见他呢！"芬芳骂道："不用多说，你出去，把方先生追回来，追不回来，我可要你的命！"彩凤抱着脸，跑到门口，一看，早没了来人的踪迹，急得骂王贵道："你如何不把来人留住！"王贵道："是你把客人辞去，怪不上我。"彩凤道："你和我一块进去回二小姐。"王贵赌气便和彩凤一同进来，见着二小姐，把彩凤在门口对客人所说的话，学说一遍。芬芳气得把二人各申斥一顿，叱退出去。自己在屋内来往盘旋，心里只是着急，筹思了好一会，才决定此

时只有找李漱石去，向他打听，他一定知道石芝住址。一看壁上钟，已然三点了。急坐车来到中南海公园，见三三两两男女青年在冰场上溜冰。芬芳也无心观看，低着头，一迳来到流水音，漱石还没回来。

芬芳在屋内等候，见从前靠窗门北面敬斋睡的那张铁床，已轻挪开，另摆了一张大书桌。漱石睡的那张小铁床，另换的一张大的床铺下，摆了一双女子穿着的皮鞋。屋内陈设已大事变更。芬芳回想前情，心里不由又是一阵难过。见小当差送进茶来，芬芳问道："萧先生的床铺为什么拆了？"小当差摇一摇头道："我不知道。"芬芳又指着那大铁床道："这张床也换了，还是李先生睡的吗？"小当差道："是的。"芬芳又问："还有什么人？"小当差道："没什么人。"芬芳道："苏小姐常来吗？"小当差道："常来的，李先生吩咐道，不许告诉别人。"芬芳听了，心里早已明白，问道："李先生快回来了吧？"小当差道："这时候也许回去了，不一定又到溜冰场去。"芬芳见说，只好又走出去到溜冰场，见许多俊哥儿伴着俏姐儿，手拉手的在广大冰场中，一退，一进，脚尖一滑，疾似飞矢般往来穿梭。芬芳站在旁边，看了一会，不见漱石在内，心想我还是回到流水音等候吧。刚一转身，走没几步，忽听冰场上起了一阵哗笑的声音。芬芳急回头看时，见有两人滑倒在冰上，所以引起大家的笑声。芬芳看了一眼，以为这是冰场上常有的现状，没什么好笑。正要走开，瞥见冰场芦棚里闪出两个人来，正是自己

所要见的李漱石和苏南笙。此时心里急要向他打听消息，遂不顾一切大声喊道：“李先生！李先生！”芬芳在岸上这样一喊，引得许多人都向她注目。芬芳也不理会，只向漱石招手，叫他上来。漱石和南笙都已穿好冰鞋，正要上冰场过一过瘾。见芬芳在土坡上招呼他，不知是什么事，又不愿走上去，把脚下冰鞋一点，滑了过来，站在冰场上，仰着头，向芬芳问道：“密斯黄！你几时来的，何不下来玩一玩？”芬芳道；“请你上来，我有要紧事要向你问。”漱石见说，只好又溜回芦棚，脱了冰鞋，绕了过来。芬芳等漱石来到跟前说道：“我跟你打听，这几天见着方石芝没有？他现在住在哪儿?”漱石道：“方石芝好久没有见面了，他在北新桥群贤公寓。我上次，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吗？”芬芳道：“他现在已不住在那里，昨天他去找我，我没在家，他留个字帖，说有消息报告，我想他一定得到敬斋的消息前来报告的。今早到北新桥群贤公寓找他时，才知他已经搬走了。你看着急不着急，你有法子替我找着他吗？”漱石道：“近来我和他不大接近，现在上中华大学打听一下，也许有点头绪。”芬芳道：“请你就给我问一问吧，我心里非常着急。”漱石以情不可却，只得和芬芳回到流水音打电话。向中华大学查问了半天，仍是说不明白。有说已经上天津去的，有说住在西城亲戚家里的。芬芳听所说的都不确实，心上更是着急。见天色已是不早，只好回家再作打算。

刚到家门，还没容下车，王贵迎着递给芬芳一封信，

说道："这信是刚才方先生差人送来的。方先生还等着要回信，我因为二小姐不在家，只给他一张收执。"芬芳接过，急拆开一看，见是石芝来信，请她订定时刻，有要事奉告。芬芳见了，又是跺脚着急。今天何以这样不凑巧，老是碰不着。来人已走了，叫我从何答复？拿着信，走了进去。心想若不是急事，石芝却不会连来两次。看这情形，只怕不是什么好消息！万一敬斋有个不幸，可怎么好呢！心里愈想愈害怕，一时弄得坐立不安。一直到夜里十点钟左右，看门王贵又进来回道："白天替方先生送信的人，又来要回信了。"芬芳道："你去问他，方先生现住哪里，我就去找他。"王贵出去，一会进来回道："据他说，他是东安食堂的听差，方先生请他来送信，方先生现在还在那边候着。"芬芳一想，这时候到东安食堂找他去，很不方便的，不如写封回信，请石芝立刻就来，一面又吩咐王贵道："等一会方先生来时，你不用通报，就请他进来。"王贵出去。芬芳此时精神又兴奋起来，吩咐彩凤备了茶点，自己在屋内静候着。约莫过了一点钟左右，芬芳正等得不耐烦，彩凤进来回道："方先生来了。"芬芳急迎出去，石芝穿一身极旧的西服，迈步走进来。一见芬芳站在房门口相迎，他忙摘下帽子，鞠了一躬道："我昨天来过一次。"芬芳连说："失迎！失迎！"说着，让进房内，石芝把帽子放在桌上，搓着两只大巴掌道："这两天好冷。"芬芳不待他坐下，急促的问道："方先生莫非得到敬斋的消息吗？"石芝点点头道："有一点消息报

告。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回来，据说在北上登轮的时候，见着了敬斋。他二人见面后略谈了几句，敬斋曾向我的朋友表示，在上海也是住不长的。因为在那里举目无亲，要找一吃饭的地方都不容易。今天到码头来是打听几时有去南洋的船，打算在上海再住三两天，去南洋的船一到，就登轮奔新加玻。在那里有个同学贾先，是在中国银行南洋支行服务，到那边见着他再做道理。若幸而天从人愿，也许一帆风顺，立点事业，俟等功成名就，再回祖国见一般故旧。不然的话，也就死做异域鬼了。说罢，两人彼此勉励了一番洒泣分别。”芬芳听到这里，脸色立形惨白，扶在椅背上，呆了好一会，一句话也说不出。石芝又道："现在他的行迹，总算知道有了着落，密斯黄，也好放心。”芬芳心上非常难过。停了一会，才挣扎一句道："我是不放心的，他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突然出走呢？”石芝笑道："他出走的原因，我们也不便再空费脑筋去研究他了。我今天来这里，一则报告敬斋的行踪，二则还要和密斯黄商量一点小事，现在既知道敬斋已到南洋去活动，我们当然要助他一臂之力。我本想先筹一笔款项寄去，只因我近来的经济来源断绝，简直无法筹划，那末密斯黄可以想想办法看。”芬芳问道："要筹划多少呢？”石芝道："自然是多多益善了，就请密斯黄自己斟酌！但是愈速愈妙。”芬芳道："这个我当然要尽力想法的。”石芝道："那末我明天再来听回话，最好能于后天备妥，星期三，我有个朋友刘子庄，要到南洋群岛一带经商，把款

交他顺便带去，面交敬斋，是没有舛错的。”芬芳道：“方先生现住在哪里？”石芝道：“我住在西四牌楼钱串胡同路南汇川公寓。”芬芳道：“我马上就进行，筹好了款子，便送到公寓，至迟也不过在这两天吧。”石芝听了很是欢喜，说道：“好极了！那末，我静候密斯黄的回话吧，现在我还有许多事，要走了。”芬芳想要再问问敬斋的详细消息，见他很是匆忙，想他所知道的也不过就这句话，便不留他。

送他走后，芬芳回到屋内，心上好似一个经久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得了途径，可是一时又添上一桩心绪，较以前更为严重，便是敬斋果然冒险到南洋去。他事前对任何人也没有露出只字，事后也不通一信，就这样飘然远去，不知他是受了什么感触？现在既得到这种消息，要帮他，只有在经济方面，果然能有大量的资财接济，前途就容易发展了。但是要筹这笔款子，也是不容易。若和王元魁商量，叫他拿一两千元，也许办得。但这少数款子，寄了出去，有什么用处？时期又是这样的急迫，现在可怎么办？芬芳为了这事，筹思一夜，想不出一个好法子。

到得次日，心想这事只有和凤山商量。他前天在致美斋曾说过，我要用多少钱，他都肯帮忙，现在还是向他试一试。他昨天来时我不见他，不晓得他今天来不来。事情这样紧急，也不能再等他，还是我打电话请他来吧。芬芳想定主意，便拿起电话机，叫到司令部，请萧先生说话。凤山正在办公室和海岳闲谈，万想不到芬芳会打电话请他。

在耳机里，听到芬芳说话的声音，只喜得心里痒痒难过，连连应道："我就来！就来！"放下耳机，抓起帽子便走。海岳一把阻住道："你忙什么？上哪里去？"凤山道："我有要紧的事，下午再见。"闯出办公室，到门外，跳上了车，叫车夫赶快拉到黄米胡同。车夫拿起车把，迈步飞跑，凤山恨不得一步就到，坐在车上，还是不住的催促。车子到了黄宅门口，凤山跳下了车，往内便闯。看门王贵，昨天为他受了申斥，今见凤山不等通报，便向客厅闯进，忙跟上去，说道："萧先生是要见二小姐吗？不晓得在家不在家，等我进去看看。"凤山发急道："在家！在家！是你们二小姐打电话请我来的！"王贵听了，也自好笑，走到上房，回明芬芳。芬芳立时叫彩凤请凤山到上房去。凤山听芬芳请他到上房去坐，格外高兴。一脚踏进上房，便高声说道："我在司令部接到二小姐电话，立刻就赶来，海岳阻住我，问我什么事，我只不告诉他。"芬芳微微笑道："萧先生你知道，我请你来是什么事？"凤山道："不知道，但是我已经来了，二小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芬芳道："你猜一猜，我这么早请你来，有什么事？"凤山摇着头道："这个倒不好猜，二小姐你说吧！"芬芳道："我记起一件事，要问你，你前天在致美斋说的话，还记得不记得？"凤山见芬芳提到致美斋的话，一时心上又惊又喜，忙道："那是我心坎里流露出来的话，如何不记得。"芬芳道："真的吗！一句句都是由心坎里流露出来，没有瞎说吗？"凤山道："我哪敢在二

小姐面前瞎说，我不说过，二小姐是天上仙姑，在仙姑面前撒谎，罪过可大了！”芬芳道：“什么仙姑不仙姑，这些废话不用说。我今天要试验你的心理，你在我面前，有没有撒谎？”凤山嘻着脸道：“好！好！二小姐请试验吧！我这一颗赤裸裸的心，只预备呈献给二小姐的。”芬芳道：“我若试验出来，你不是真心待我，那可不能怪我和你绝交呀！”凤山把头一仰，咧开阔嘴道：“天呀！我若不是真心对待二小姐，报应我立刻就死在二小姐面前。”芬芳见凤山急得发誓，笑道：“萧先生那也不至这样，我见许多男人，喝了几杯酒，在他女朋友面前都爱随口献勤，说得天花乱坠，过后都没有这回事。萧先生前天在致美斋，若是因为酒后随便发那几句话，只算你酒后胡言乱道，并非真心，那我今天就不用试验你了！”凤山把脚一跺道：“二小姐你还不相信呀！我不是那说了不算的人，我前天并没喝醉酒，所说的话，一句句都记在心头。”芬芳道：“是了。那末，我就试验你一下。”说着，用手指一指笑道：“请你坐下吧！由我想一想，你前天是怎么说的！”随着闭上眼睛，眼皮略合一合，又复睁开，含着满脸笑容，向凤山看一眼道：“是了！前天你有这么一句话：‘只要我知道你的诚心，你怎样牺牲，都可以！’”凤山睁着大眼睛道：“对呀！”芬芳道：“那末，我今天要叫你牺牲了！限你今天，拨十万元给我。……你前天不说，比如我要用十万元，你可以马上照拨。今天我可要用了！你办得到办不到？”凤山一听芬芳开口便要十万元，不

由吓了一跳，一张黑脸，立时变成红紫色，连连咽了两口唾沫道："我确是有这么一句话，可是……"说到这里，又连连咽了两口唾沫，又道："可是……"芬芳见他吞吞吐吐说不出来，笑道："可是办不到吗？我早想你是办不到的，办不到，也不要紧，只要你在我面前声明，前天所说什么知己……仙姑……牺牲……这些话，都是假的，都是胡说八道，现在完全取消了！嗣后不许再拿这话来欺骗女朋友！……来侮……"凤山不待芬芳再说下去，早跳起来道："二小姐千万不要误会，我的话还没说完，并不是办不到。"芬芳道："那末是我性子急，你不是办不到，是要实践前言，可以办得到的，是不是？"凤山牙根一咬道："我当然要办的，可是……"说到这里，又咽两口唾沫，咂着嘴道："一时叫我就拨十万元，我是办不到的。"芬芳说："说来说去。还是办不到，你不用说了！你的心理，今天给我试验出来了！"说着，噘着嘴，现出满脸怒容，把身子一挪，斜倚在沙发背上，燃了一枝香烟，有意无意的吸着，连正眼都不看他。凤山见了这种神气，很恐慌的，跑近芬芳身边，俯下头去，央求道："二小姐！不要生气，我说的话，你总不等说完你就着急，我不是办不到。"芬芳把头一仰道："那你到底是怎么样？不是办不到，又不是办得到，我实在不懂。老实告诉你，我并不稀罕这个，你就是办不到，我也不因此生气，不过我心里明白了！"凤山忙道："二小姐我说不是办不到呀！为的这一笔整款，一时不容易提 出 来， 二 小 姐 若 能稍缓些日

子，我总可报命。”芬芳听了这话，才转出一点笑容来道：“不能整笔提出，零款拨来是办得到了，是不是？”凤山暗想，我对这句话，不能不答应了。再不答应，一炸了，更是不好。于是下了重大牺牲的决心，咬着牙，应道：“是的！”芬芳道：“那末，你今天先拨一两万元过来。”凤山道：“一两万，还得想法，二小姐你现在就要吗？”芬芳现出不屑的神气道：“你觉着为难就不必了，总是我这人太直，轻信了你的话，不用了。”凤山搔着头道：“是的！是的！二小姐立刻就要用，我当然要赶快想办法。”说着，又笑道：“我这人是实心的，在二小姐面前，哪敢撒谎，因为我的款子，存在银行，差不多都是定期的，一时不易挪动，现在我去别方面先挪一笔过来，所差不过几个钟头，二小姐总不至怪我吧！”芬芳道：“这是我头一次试验你的心理，你能否给人取信，也就在这一次，但是你不要勉强，若是办不到，也就算了！”凤山连说：“办得到！办得到！二小姐请你等一等，我就去。”芬芳又笑道：“现在才十点钟！你可以赶回来吃午饭呀！我等着你。”凤山道：“好！好！”说着，戴上帽子，忙忙走了。

芬芳见凤山既去，料他不能不如命报效，款子既有着落，须写一封信给敬斋，催促他迅速回来，告诉他在国内欲图发展个人的前途，机会尽多，何必冒险到外方去。当下伏在桌上，斟酌再四，想怎样写去，才能打动他急速回来的心，连换了三次信纸，才写成一封信。写完觉得短短

这几句话，不能诉尽心中衷曲，很是抱憾。叹了两口气，刚把信封好，凤山也回来了，带了两张支票，递给芬芳道："二小姐请暂收下吧，这两张支票一共是五千元。"芬芳一看只有五千元，不由一怔，问道："还有呢！"凤山很忸怩道："今天我从别方面，先挪拨过来，其余请再缓一半天，我再想法，实在对不住。"芬芳晓得凤山素性鄙吝，一时叫他整笔拿出几万圆，是办不到的。说道："这笔款子，将来我是要还你的！"凤山道："说什么还不还，二小姐有用处，尽管拿去。今天实在对不住，改天我再凑过来。"芬芳又把支票看一看，见上印的是凤山的图章。明是他自已开的支票，他却说由别方面拨过来，这话就不忠实。但也不便说破，只问道："这支票不是空头支票吧！"凤山发急道："哪有空头支票，上次李兰亭给我的，连我都不知道。"芬芳见他自己已说出来，不便指明，只笑了一笑，把支票收下，吩咐彩凤开饭。陪了凤山吃完饭，凤山是要邀芬芳一同出去听戏。芬芳道："我今天下午还有点事，萧先生你有工夫，晚上再来吧！"凤山见二小姐吩咐晚上再来，立时心里似得了暗示，甚是高兴。

芬芳等凤山走后，便坐一辆车，一迳赶到钱串胡同汇川公寓，找石芝去。当茶房引芬芳走进石芝房内，石芝低着头，桌上铺着一张极讲究的信纸正在写信。见芬芳来了，忙把信纸藏起，站起来道："今天刮这样大风，密斯黄还出门？"芬芳道："我就为你说的那笔款子，怕前途

等用，我今天先筹一些过来。”说着，拿出两张支票，递给石芝，石芝一看一共五千元。心里暗自欢喜，面上仍装做不介意的样子说道：“这是时间的关系，密斯黄不能多筹，已经很难得了。”芬芳道：“请你先汇去吧！我这里还有一封信，也请你想法转交敬斋。”说着，由衣袋内取出一封信，很郑重的交给石芝。石芝接过信来，见信后印着猩红的火漆，封得非常严密，便道：“后天便有人出发，我叫他把这封信，必须面交敬斋就是了！”芬芳又问道：“大约你这位朋友几时就可以到了南洋群岛？”石芝道：“至多两个星期准可以到的，密斯黄，请你要耐一点性等着听喜信吧！敬斋这次出走，事前并没和我商量。在他失踪的头一天，他匆匆来我这里，要挪借一笔款项，我先没答应他。后来他说借这笔款子，是正当花用，我当时并没理会他就要出门，看他那天神色，这样迫促，不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现在追想起来，总怪我神经太迟钝，当日若看出他的意思，不借他那一笔款子，他一时也不能就走！我现在很是后悔，只有再写一封信，恳切的劝他回来，我想有我们两封信劝他，他或者能肯回来的。”芬芳见石芝这几句话，很合自己心意，才微露笑容道：“方先生肯写信劝他回来，好极了，他在外边我十分不放心。方先生一切多分心，我心里感激万分。至于款子方面，我过几天筹妥，再送过来。”石芝见芬芳这样深信他，暗自欢喜。

那天芬芳回去，到了晚上凤山果然依约又来了。芬芳

因要敷衍他，只好陪他出去看一趟电影。临分手的时候，还追问那笔款子，叮嘱他明天务必带来。凤山为讨芬芳欢喜，心上虽是不舍也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自此一连数日，芬芳每日必陪凤山出门，事事很将就凤山的意思，可是凤山的支票，也就一张一张的送到芬芳手里。芬芳一收到支票，便转给石芝，她认为石芝是个忠厚人。他这样替自己给敬斋出力，心上实是感激。至于凤山这方面，他虽然素性悭啬，只有用手段慢慢哄骗他。所以在凤山面前，不惜媚言媚语牺牲一点精神，讨他喜欢。凤山既迷住芬芳，对于金钱上，自不能十分计较，没有多少日子，脱手三千五千的交给芬芳，积累起来，也不在少数。芬芳连弄好几笔款子，托石芝汇出去，但是心中所深切盼望敬斋的回信，始终未得只字，自是着急万分。

那天恰是星期六，凤山原订下午和芬芳同到真光电影院。芬芳候到四点钟，见凤山还没来，便不耐烦，心想他误了时候不到，我不能再等他。前几天石芝曾告诉我最近将有人从南洋回来，可以知道敬斋的消息。趁今天有工夫，不如去找石芝去，问一问这人来了没有？也好放心。当下穿了大衣，出门坐上车，刚要出胡同，口外一辆汽车冲进来，芬芳的车子急忙向旁一躲，一看车内不是别人，正是凤山。凤山在车内，一眼也看见芬芳了，忙喊："二小姐上哪儿去？"说时汽车已停住。凤山下车，走到芬芳车前，说道："我今天因为晚了一点，特坐汽车赶来。"说着，力邀芬芳一同上汽车前去。芬芳若是在平日，原可辞

他，现在正在利用他，不能不顺从他的意思，换坐了汽车，一直驶到真光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满天飘飘荡荡下起雪花来。芬芳想要回去，凤山道："这样大雪，天气很冷，我们去吃涮羊肉，倒是很好的。这里距东安市场东来顺饭馆，又不很远，你陪我去一趟好不好？"芬芳一想，这时候再去西城找石芝，怕是太晚了，不如等明天再去。当下便和凤山一同到东来顺。凤山很高兴的，吃了十碟羊肉，几壶白干，出的满头大汗，心里十分痛快，说道："必须如此吃法，才能过瘾。"芬芳见他粗鲁的样子，十分不顺眼，乃勉强笑道："我也很爱吃这个，只是吃不多，吃了一碟，就饱了。"说着，一看手表，已九点一刻了，便问凤山道："萧先生吃够了吗？我们早点走吧！"凤山瞪着两只油亮亮的眼睛道："今晚吉祥戏院，有马连良的借东风，很不错，我们去看看。"芬芳要他早离开饭庄，毫不踌躇的一口答应，及至走出门外，芬芳才说道："你看雪下的这么大！还是早点回去吧！今晚不看戏了。"凤山一团高兴，刚走出饭庄，见芬芳又变卦不去，站在道上呆住不动。芬芳道："明天还有好戏，我们早点买票占个好座位，今天晚了一点，并且雪又下的这样大，回去太晚也不好，我上次就为回去太晚，受了点凉，病了好几天，现在要谨慎一点。"凤山见芬芳很坚决说着，不便相强，只好由她回去。

芬芳回到家里，因为今天给凤山缠住，又耽搁一天，不能去找石芝，心中十分懊恼。想起凤山所说那些卑鄙丑

劣的话，尤其讨厌之极。若不是为着父亲，为着敬斋的缘故，早就和他绝交！芬芳暗叹了一回，便闷闷睡去。次日一早起来，外面呜呜风声震撼玻璃窗不住做响。掀起窗帘一看，屋瓦上积雪有半尺多厚，白皑皑地映着初出的阳光，晶莹夺目，很是好看。芬芳见大雪停止，太阳已出，便忙着梳洗。用过早点，便坐一辆车，冲着凛冽的寒风，一径往西城去找石芝。到得汇川公寓，一问伙计，说石芝一早便已出门去了！芬芳一早冒寒赶来，仍扑个空，心里甚是失望。想要在公寓里候他，又不知道石芝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怅怅走出公寓，坐上车子，来时是顺风，一路上不觉得怎样，回路时却是当头逆风，车轮辗在雪地上吱吱的做响，车夫一步一步向大风挣扎，走得非常之慢。绷得严严的棉套车帘，时时会被大风吹开。一阵阵的雪旋风，由着棉帘缝袭了进来。车夫为避着逆风，绕着道儿，由西四牌楼进西安门，经文津街，穿过金鳌玉蝀下那座弓形白石长桥。车夫稳住车把，使力挣扎着把车子拖了上去，又稳着双脚，身躯往后仰着，车子由桥上一阵风顺溜下来。芬芳坐在车上，想起文津街和那座长桥，平日和敬斋在黄昏暮霭的时候，在桥上白石栏杆旁也不知徘徊多少遍，今日重过此地，怅触往事，倍觉伤神。迎望白塔上，戴着满头皑皑白雪，映着晨光，格外光明。心想一向因心绪不佳，久未到北海公园，今天雪后，何妨到园内登高望一望，藉解胸头郁闷。车子经过公园门口，便命停止。走到园内，一看满地平铺碎琼，一白无垠，园丁正拿帚子扫雪。芬芳

沿着一条小径，一步一步，走上白塔山顶，向下一望，只见千株万树，尽成梨花；万家屋顶，一片白茫茫，辨不出屋脊和鳞瓦。向西一看，平日望不见的微茫的西山，今天天气晴明，只见戴着满头白发迎着阳光，含笑现在眼前。东南上使馆界内两座矗天直立的无线电台，平日常给神秘烟雾包围，眼力是望不见的。今天在空气清洁中，也抬起头来现出全身，表现出他那绅士式睥睨的骄气。正南便是故宫伟壮的屋顶，和景山顶上玉雪妆成五个玲珑亭子。芬芳在塔顶上静赏一回雪景，因风力太大，时时挟着雪粉扑面飞来，寒威迫人，有些抵挡不住。一步一步，沿着土坡，慢慢下来。一边走，一边心里只自思念，只恨今天找不到石芝。不知他曾否得到敬斋最近的消息！

芬芳正在痴痴的想着，忽见由土坡斜刺里跑出一个女郎，一面跑，一面格格笑道："我不照了！我不照了！"芬芳正诧异间，瞥见后面又追出一人，端着照相机往前赶去。一看不是别人，乃是方石芝。芬芳一见是石芝急喊道："方先生！方先生！"石芝目不旁瞬，正往前追逐。忽听有人喊他，急抬头往上一看，见芬芳站在上面台阶上向他招手，不禁呆了一呆，便舍却前头那个女郎，三步两步，走了上来。芬芳见他今天身上，穿着崭新的狐坎外氅，黑漆油亮的皮鞋，帽子领结，结束得极其端整。掀开帽子，点首示礼时，头发梳得油亮亮的，紫膛脸上，也盖上一层雪花膏，只是掩不了麻脸的疤痕，和平日敝衣粗服，完全不同。手中提的那只照相机也是最新式的，至少值得

三四百元，不由向他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心里暗自诧异，他是工作很忙的人，何以今天有这闲情？在这里和女朋友拍照！石芝见芬芳一双犀利的眼光，向他注视，不由也有些忸怩，腆着脸说道："密斯黄！一人来这里看雪呀？"芬芳眉头皱一皱道："我刚才到汇川公寓找你去，你没在家，便顺路到这里来看看，不想却碰着你。这两天你得着敬斋消息没有？你上回说，有朋友由南洋回来，可以得到敬斋的消息，这人来了没有？"石芝道："来了！来了！我正要向密斯黄报告，敬斋现在确在新加坡。"芬芳道："他在新加坡干什么？何以还不回来？"石芝道："他在那里正纠合同人预备创办实业，进行很顺利的，一时怕不能回来。"芬芳道："我寄去的信，他实在是收到没有，何以连一封回信都没有？"石芝道："不但信收到了，就是所寄去的款子，他也完全接到，不然他哪有力量办什么实业呢！况且敬斋曾告诉来人，密斯黄屡次的帮忙，他很感激的。希望密斯黄，仍不断的接济。因为乍一创办，必须资本充足，不然空费了许多心血，怕要给资本雄厚的外人压倒，岂不可惜！"芬芳问道："这位新由国外回来的人，住在哪里，请你介绍，我要面见他。"石芝道："他就住在我公寓，可惜你说迟了，今天一早他已走了！"芬芳听了立时沉下脸来，似乎责怪石芝不该不早告诉她一声，停了一停问道："他为什么一来就走呢？"石芝道："因为他此次返国是专为调查国内各大商埠商业状况，像广州，上海，汉口，天津等处都要走一遍

的，他因为受了我和敬斋的重托，不能不顺便到北京来一次。他因为他的任务非常重大，而时间又很局促，所以和我见面之后，把敬斋在国外的现状，和敬斋带来的口信，对我详细报告完了，便急促的走开。密斯黄要有什么事还是写封信由我转寄吧。”芬芳道：“我写了几封信，敬斋总不回复，现在敬斋详细的住址，那人总该告诉你吧！”石芝道：“敬斋现在南洋一带，是要到各岛上去观察，踪迹是没有一定的。密斯黄一定要直接通信，可寄‘新加坡第五十三号路第十八条街中华银行南洋支行贾绍先先生转交，便可达到……”石芝正说到这里，刚才那位女郎站在山下，已等得不耐烦，在下面喊道：“密斯脱方！密斯脱方！”石芝一听那女友的娇声，在下面连喊不止，便无心和芬芳说话，点点头道：“就这样吧，后天再见。”说罢，匆匆走下山坡去。

芬芳见他如此，不由又生一番感慨，暗忖石芝是敬斋最信服的朋友，他平日是极其朴素的，常见他粗衣恶食，刻苦自励，很可钦敬！以为他是铁中铮铮的男儿，不同凡俗。不想他今天也居然油头粉面带着女友在雪地拍照消遣。芬芳一面想一面已走下山来，耳边还听见上面那女郎格格的笑声。再回头一看，那女郎正倚在一棵老树下，石芝缩着脖子耸着下半身，替她拍照。芬芳看了，忽然心里一动，暗想我一向是深信石芝的，一笔一笔款子交给他，假如他靠不住，我这钱就白糟踏了！又想他是敬斋的好友，敬斋能信任他，自有他可取的地方。我可不要胡猜，

污蔑他的人格。想着，一径走到漪澜堂一带长廊，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影。不愿走进去，缩身出来，跨过石桥，想到五龙亭那边看一看。只是地上积雪太厚，给朔风一吹，挟起一阵粉雪，好似黄尘一般，扑面飞来，非常寒冷。芬芳走不上几步，外衣的领沿上积满了雪花，忙用手巾掸打下去。又信步往前走着，有几处因积雪太深，误践进去，没过足踝，足背全弄湿了。芬芳便不敢再走，择一高坡站住，见雪地里，不断的有几双情侣，并肩细语。芬芳自顾踽踽一人，怅触旧游，不愿再停留，凄凄惶惶，出了园门回去。

到得家里，彩凤迎着说道："老爷回来了，刚才正查问二小姐呢！"芬芳听说父亲回来，三步两步忙走进房内，一看老父卧在床上抽烟，相隔只二十多天，老人已瘦了许多。目眶深陷，胖胖一张脸，两颊已凹进去，血色尽退，浮现一种灰黯憔悴的颜色。心里暗吃一惊，走到床前，正要开口问候，德禄已把烟枪放下，向芬芳看了一眼道："你一早便上哪里去了？"芬芳道："我到北海去看雪。"德禄道："是和凤山同去吗？"芬芳道："是我一个人去的。"德禄道："刚才翠芳告诉我，你近来常和凤山一块出去。"芬芳脸上微微一红道："是的，因为父亲来信吩咐我，须要和他多周旋，所以他来时我常常敷衍他。"德禄笑道："应该这样的。上次我接到你的信，说他不收回股本，肯再加入新股，我就知道，他和你最说得来。"芬芳道："这一次天津买卖怎样，我本对他说，月

底可以把本利交还。”德禄把头摇一摇道：“很不好，月底不但不能还本，还要大家多筹一笔款子垫进去呢！我今天赶回来，就为这事。别人都好说话，只有凤山他胆子小，人又不圆通，我和他说时，怕他又推三阻四，还是你对他说，叫他再凑上八九万元，给我应急。”芬芳眉头皱一皱，脸上现出难色，说道：“凤山这人很鄙吝的，若是不把上次本钱还他，再叫他拿出一笔款子，怕不容易。”德禄道：“你相机应付吧！横竖只要叫他拿出款子来，随便怎样说都可以。这时候叫我先拿本钱归还，我是办不到的。并且我的意思，必须先叫凤山垫出一笔款子周旋，才能活动。不然，信用一失，一切都停滞了。凤山是很有钱的人，只要应付得法，叫他拿出十万八万，一点也不难。”芬芳见父亲这样说着，知道把一肩重担要加在她身上。本待推辞，再看老父憔悴的容颜，一定内心还有说不出的苦痛，自己能出力的地方，不能不替父亲出力。于是慨然答应道：“好吧！今天下午凤山还会来，我想法对他说一说。”德禄见芬芳答应，才露出笑容道：“凤山只有你对付最好，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不用多吩咐了。”芬芳唯唯答应，退了出去。回到自己屋内，心里只是为难。最近这二十多天，在凤山身上零星割取，已不在少数。现在再开口向他要十万八万，如何办到？父亲又这样着急，他虽然未把内容说出，看情形，也猜到是十分窘急，不然决不肯说那样的话。现在既答应下来便须想法。芬芳在房内，绕来绕去，想了好一会，忽笑了一笑，自语道：“我何不如此

耍个手段？”走进里间屋内打开小钱柜，把里面藏的支票本取出两本，一本是正太银行的，一本是中北银行的。这两本支票本，存款早已提出，剩下空白，本没有用。芬芳在每本上各撕下一页，每张各誊上三万元的支款，来到德禄房内，请德禄盖章。德禄看了，很是诧异道：“你发疯了吗！正太中北，这两银行的存款，早已提出，空头支票，哪能随便胡闹的。”芬芳笑道：“请父亲尽管盖上图章，我不是拿去银行支款，我是拿去给凤山的，因为凤山这人，若不先给他一点好处，叫他取信，要想再叫他拿出钱来，很不容易。”德禄道：“出空头支票，于名誉很有关系，你要斟酌。”芬芳笑道：“不要紧的，我不过给他看一看，叫他再加股本，他必定把这票再送回来。父亲尽管放心，这支票绝不会落在外人手里。”德禄见芬芳说得这样稳当，才盖上图章。

到得下午凤山来时，芬芳一见面便笑吟吟，拿出两张支票交给他道：“我父亲已经回来了，刚出门去，交给我两张支票，说五万元是还原本，一万元是盈余的。这次办得很顺手，不到月底，把上次亏累的，全捞回来。除弥补之外，还有盈余。”凤山接过支票，喜的咧开阔嘴道：“这次全亏二小姐替我主张，不然，我白丢了一万元，现在原本归还，反盈余了一万元，这都是二小姐给我的好处。”芬芳道：“我说的话没有骗你，你这样一来，两方面都讨好，家父看得不准，也不敢做这宗生意。现在第三批生意又开手了，家父已向各方面接洽，因为上次在北京失败，这

一次全向天津交货，你还干不干呢？”凤山道：“人贵知足，上次失败了，又捞回来，我已经很满意，不要再贪吧。”芬芳听了，只掩着嘴，格格的笑。凤山道：“你笑什么？”芬芳道：“没什么，我心里只觉好笑。”说着，又笑个不住。凤山给他笑得怪难受的，又问道：“你一定有缘故，不然，不能这样好笑。”芬芳才说道：“我想起你说的话，很是好笑，上次你在致美斋告诉我，一切都是为我的，陪左大帅赌钱是为我，加入股本做买卖，也是为我。这两件事，你为了我，幸而都没有受我拖累，都得了一些便宜，但是……”说到这里，又张着嘴，格格笑道：“我不说了！”凤山发急道：“但是什么，你快说！”芬芳摇摇头道：“不说了！说了，你要生气的。”凤山道：“不行！不行！你非说不可。”芬芳道：“我说出来，你可不要见怪呀！”凤山道：“不会，不会，你不说，我倒要怪你。”芬芳嘴角一动，微微一笑道：“我现在证实了！男人说的话，都爱献虚人情，贪小便宜。”凤山忙分辩道：“我不是这样人。”芬芳道：“你还不算爱占小便宜吗？上次你为你的支票日期，距离太远，须有五十多天才可以提出款来，你便觉得股本给别人利用了，白亏了一万元，好不上算。所以我一说，你就愿意再加入做买卖。这次呢！你见原本归还，盈余了一万，马上可以提回款来，便喜得没命似的，不愿再干了。这不算爱贪小便宜吗？你口口声声只说一切都是为我，现在完全证实了，全是顺口虚人情。你还是为你自己打算，怎不叫我好笑？”凤山给

芬芳这几句话刺到心病，不由涨红了脸，连咽两口唾沫，哑着嘴大声辩道："二小姐！你不要误会，我并没这种思想。二小姐喜欢加入，我就加入。"芬芳道："这个我可不管，你加入不加入，和我不相干，不过我由这一点小试验，便看出人情真伪，倒使我增了一些阅历。"凤山发急道："二小姐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确是实心实意为着二小姐的。"芬芳偏着头道："你为我什么？"凤山哑着嘴道："我，我，只要二小姐喜欢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二小姐教我的话，总没有错的，我一切无不遵命。"芬芳道："我并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你不要再虚献人情，我一切都知道了。"凤山道："我刚才并没说不再加入，是为这一次侥幸的很，不要再多贪。"芬芳道："可不是，还是这句话呀！幸而这次侥幸没亏了本，不然，你在背后不知要怎样埋怨我呢。"凤山急提直跳起来道："二小姐！你总是这样多心，我若是贪小便宜虚献人情，我便不是人！我现在把这六万元全数再加入股本，以表明我的心迹。"芬芳把嘴一撇道："算了吧！谁要你这六万元，这一次大家扩充了，每股是十万元，每人至少认两股，你也是办不动的！还是安安分分，得了一点小便宜，就算了吧！不要太勉强。发大财的人，眼光要阔大，绝不是打小算盘，小器鬼，能办得到的。"说罢，冷冷笑一笑。这一笑，把凤山笑得十分难过！凤山平日在芬芳面前，最爱夸示他的富有，现在给二小姐这样一激，这样看不起，好似一盆烈火燃着心苗。一时，再也按捺不住，说道："好吧！十万就

十万，两股就两股，只要二小姐能信得我，看得起我，我马上就交。”芬芳道：“不要如此，我不过这样说说，萧先生你斟酌，不要为我一句话害了你。”凤山道：“不会，不会，只要二小姐看得起我，我不是贪小便宜。你叫我拿出几十万，我都愿意。”芬芳把嘴撇一撇，仍表示不大相信。凤山把两张支票塞在芬芳手里道：“这是六万元，余下的我回去开了支票，再凑上。我知道令尊干这宗买卖，内幕里有许多有力的帮忙，十分有把握，一定有盈无亏。二小姐叫我加入，是一番好意，要我发一笔大财，我哪有不愿意的道理！刚才我的话，没说清楚，二小姐千万不要见怪。”芬芳见凤山这样说着，才又转出笑容道：“萧先生这一次得了盈余，须分我几成。”凤山道：“当然的，二小姐要提多少，都可以。”芬芳道：“我不过说着玩吧！哪有这个道理，我平日已花萧先生不少的钱了！哪还忍再扰你！”凤山又献媚道：“实在还是二小姐招呼我。上次若不是二小姐招呼我，我哪能够捞回本钱，并且还盈余一万元。这次买卖，若照着一本一利计算，更多了，我得了盈余，令尊也得了盈余，两下合起来也很可观，二小姐爱怎么花用，都可以的。”芬芳见他这样讨好，笑道：“我父亲得了盈余，也不能由我一人花用呀！”凤山把胸脯一拍道：“还有我呢。”芬芳道：“你不要太得意了。万一做得不够本，又要埋怨我出主意了。”凤山道：“不会！不会！上一次化险为夷，这一次当然更顺利，当然有把握，现在我先和你到公园走走，好不好？”

芬芳把手表一看道："你是决意加入，还是先去办一办，一会家父回来也好接洽。迟了，又怕给别人占去。因为家父怕你嫌股份太大，不一定肯再加入，他已出去向别方面张罗去了。"凤山装做很大方道："这一点款子，还不算什么，请你等一等，我去去就来。"说罢，匆匆走了。

芬芳以为凤山出去，一会便来。哪知等到晚上竟没有来，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深怕他回去又要后悔，事情便不好办了。等到第二日下午，凤山才来，拿出一张支票，递给芬芳道："二小姐请你先收下这一笔，加上昨天六万元，一共是一股半，还有半股，迟几天再开上。"芬芳一看那支票上，只开九万元，不由笑了一笑。心说这鄙吝鬼，枉说有钱，连这一笔款子，都舍不得一气拿出来。好在父亲所要的只八九万元，现在有九万元，也可以了，倒不必再逼他。心里虽是这样想着，可是口里仍说道："萧先生你若是不方便，不加入也可以呀！"凤山给芬芳说了一句，很忸怩道："我因为银行有一笔款子，过几天才能提出来，我想这样大的买卖，短少几万元，也不算什么。"芬芳道："是的，我不是要萧先生全数缴齐，是怕你一时有些不方便。"凤山道："没什么，我既拿出十五万，又何在乎五万呢！"芬芳笑一笑道："对了！"说着，随手把支票向衣袋内一塞，又道："现在正是时候，我们上真光电影院去吧！"凤山见芬芳这次自动约他到真光电影院去看电影，喜出望外，连连说道："好极了！好极了！"芬芳道："你别忙，请等一等我进去换件衣服就来。"说

完，走了进去。

一会出来，换上一件花缎袍子，手臂上搭了件大衣，对凤山道："你看这件衣服看得过吗？我向来不愿意穿丝棉袍子，到了电影院里，穿着大衣又太热，可是脱了又冷，没法子，才穿上这棉袍。"凤山瞪着两眼道："二小姐的身材，脸庞，就宜穿这样颜色这种式样的衣服。二小姐穿了这件衣服，格外好看！"芬芳瞟了一眼道："你就爱这样瞎说，我好看不好看，与你何干？"凤山把庞大身躯摆一摆道："当然，与我有荣焉！"芬芳见凤山得意忘形，居然掉起文来，心里虽不赞成他这样说法，如今正利用他，不能不给他一点颜色。噗嗤一笑道："你这话更没道理了，你和你太太出去，才能说这话呀！"凤山把脖子一缩，咽了两口唾沫，咂着嘴道："我的太太比起你来，真是鸡脖子比……"说到这里，觉着这话太粗了！不敢再说下去。芬芳见他忽停住不说，问道："你说什么鸡……"刚说出半句，自己似也觉悟过来，不由脸上一红，缩住道："不用说了，走吧！"凤山嘻着阔嘴，很高兴的和芬芳一同出去。到了真光电影院，拣好座位，一看银幕上，演着铁血英雄战事片。凤山看了一会，见没什么肉感的意味，便提不起兴趣，只凑在芬芳耳边，和她瞎聊。芬芳正注意银幕上，不许他多说话。凤山很无聊的，坐在沉重碳气里，耳边听着有节奏的电机声音，闭着嘴，一不说话，便有倦意。觉着眼皮有些抬不起，脑筋里似有一件东西压着。不一会工夫，竟倚在椅背上昏昏沉沉睡去。睡得

非常沉酣，发出微微鼾声，竟和电影机声相呼应。芬芳见他和蠢猪一般，歪着头睡在椅上，口角流下很长涎水来。在广众场中现出这种丑状，十分讨厌。索兴先不理他，由他睡去。直到电影映了一半，宣告休息，凤山兀自歪着头，口角流涎，呼呼睡着。芬芳觉得实在看不过，用手臂暗暗肘了几下。凤山一点也不觉得。心想和这样丑汉坐在一块，在众目昭彰之下，实在难看，不如暂时躲开，由他一人睡去。便悄悄的离开座位，一迳来到食堂。正要择一张椅子坐下，转眼向后一看，见柜旁电话边站着一个人，背着脸正在打电话。及至电话打完，回转脸来，目光正和芬芳相碰，乃是方石芝。芬芳向他点点头道："方先生你也来看电影呀！"石芝骤遇芬芳，顿形不安，忸怩说道："我刚来的，要找一个朋友。"说着，走到桌前。芬芳让他坐下喝咖啡，石芝不肯，说道："我要找人去呢！"芬芳问道："方先生这两天有得着敬斋的信没有？"石芝眉头一皱道："有一点消息可是不好，密斯黄有工夫，今晚到我那里，我可以告诉你。"说罢，把头向左右看一看，表示这地方不便说话似的，回身便走。芬芳不便留他，点点头目送他向门口走去。

第八章

伤心传恶耗

这时，芬芳只见上次在北海所遇、石芝替她拍照的那个女子，已在前边等候着。芬芳此时也明白了石芝不愿多谈的缘故。自己回到电影场，见凤山已醒过来，睁着大眼睛正在四下张望。见芬芳进来，忙站起来，大声迎着问道："你到哪里去了，也不知会我一声！"芬芳见他当着大众，大声大气说着，也不理他，只微微一笑，回到原座位坐下。凤山又紧紧挨着她，问道："你是到食堂去喝茶吗？怎么也不叫我同你去？"芬芳才低低应道："你睡得正熟，我叫你不醒，有什么法子？"凤山揉着眼睛道："我不知怎么一到这里坐久了，就倦得要命，非闭一闭眼睛养养神不可。"芬芳见他兀自不承认睡觉，暗暗好笑，也不理他。一时电铃再响，电影重复开演。凤山这次便强打精神，在芬芳耳旁指东语西，随便乱说。芬芳因为刚才听到石芝说有点不好的消息，心里十分不安，不知是怎样的不好消息。只怕敬斋有什么不测，心里乱杂杂，连电影都无心观看。凤山还在耳边絮聒着，觉得十二分讨厌，又

不便申斥他。无论他说什么话，只微微含笑，随便点头敷衍。一直耐到电影散场，芬芳知道凤山脾气，看完电影，还要请她吃饭，便不待他开口，先说道："今天我姊姊还在家里等着我呢，她要和我到一家亲戚应酬，现在就得回去。"凤山现出很失望的样子道："我还打算今晚痛痛快快玩上一晚，又碰着二小姐有事，真是不凑巧！"芬芳只笑道："你忙什么，今天我没工夫，明天我还可以陪你。"凤山只皱着眉头道："一天是一天的事，我今天心里特别高兴，又不能和你在一块！真是恨人！"芬芳怕凤山再缠下去，一时又走不开，说道："我姊姊是性急的人，她等得不耐烦，又要说我闲话了，现在就得回去。"说着，一径到院门口，坐上包车，向凤山点点头，道声再见，车子如飞走了。

凤山只睁着两只大眼睛，望着她背影，暗自跺脚道："这人总有一天弄到我手里，今天且放她去！"芬芳的车子拉到王府井大街，正要往北拉去，芬芳道："我要西四牌楼钱串胡同。"车夫拨转车把，一径拉到钱串胡同汇川公寓。芬芳进门一问，石芝出去还没回来。芬芳一想，石芝既订来找他，一会总会回来的。便告诉伙计，把石芝房门开了，要在里面等候。伙计因为常有女友来找石芝，毫不犹豫，开了房门，请芬芳进去。芬芳走进屋内，最触她眼帘的，便是石芝睡的铁床下，摆了两双女子穿的高跟鞋，一双绿色的一双黑色的。在他书架上，又发现几瓶女人用的化妆品。芬芳想石芝是个铁中铮铮的男子，上次在

公园便发现他替一个女人照像；今天在电影院恰又遇见他和那个女人一同走；现在屋里，又有这些女人的用品。可见一个男子，无论品格高尚，对于追求女性，总是不肯放松。只可怪敬斋，他竟能抛弃家庭、腻友，一声不响跑到海外。他的志趣，他的人格，比石芝可高胜一筹。日间石芝说有点不好消息，不知和敬斋有无关系，只希望和他不相干。万一有个不测，可怎么好！继而又自己宽慰自己地想：我这人遇事总爱往坏处思想。石芝不过随便说一句有一点不好的消息，并没指明敬斋有什么不好，我何必这样过虑呢！石芝以为我关心外边的事，所以订我谈谈，不一定是关于敬斋生命的消息。敬斋素来事事谨慎，谅不至遭逢不测。芬芳在石芝屋内，焦急一回又自行宽慰一回。看看天色已黑，正等得不耐烦，听得门外伙计喊道："方先生回来了。"接着一阵皮鞋声响，和夹杂着呜呜口笛的声音。石芝两手插在裤袋内，大踏步走了进来。一看芬芳坐在屋内，急忙把帽子脱下，连说："失迎失迎，密斯黄一出电影院，就来这里吗？"芬芳道："我等了好一会，我只急于要知道海外的消息，你说怎样的不好，与敬斋的身体没有关系吧？"石芝立把浓眉一蹙道："说来就为关于这件事。"芬芳一听这一句话，身上好似中了电气一般，顿时麻木半截，瞪着两眼，翘着舌头，说不出话来，只呆呆望着石芝。石芝一时却不好再说下去，先打开暖水壶，倒了半杯开水，对好茶送到芬芳跟前道："密斯黄，请先喝点水，不用着急，这事真是出我意料之外。"芬芳接过

茶杯，止不住抖颤，问道：“到底怎么样？……”石芝把头摇一摇道：“敬斋在新加坡经营实业，密斯黄是知道了！他的计划原是很不错的，在创办时候也很顺手。后来也不知为了什么，在他所纠合的同志里面发生了意见，竟把敬斋所惨淡经营的事业，完全给破坏了。敬斋一时悲愤交加，吐了几口鲜血，就此……。”芬芳听石芝说至此处顿住不说，便催促道：“就此怎么？”石芝道：“这也是天数，昨天由海外朋友来了一封信，我见了这种消息，本不敢告诉你，但事已至此，你对于他又非常的关心，所以不能不据实报告。密斯黄第一不必着急，再则不要过于伤心。”芬芳一听这话，明是敬斋已经丧生异域。一阵酸楚，非常难过，几乎要晕在椅上。石芝见芬芳面白似纸，忙又倒一杯开水，送到芬芳跟前道：“你喝点水，事情既到这地步，急也是无益的。”芬芳此时心痛已极，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似有一块石头塞在她心口，最好放声大哭一气。但是在这公寓，在石芝面前，又不能任意号哭，用手绢拭着眼泪道：“方先生，你这消息的确吗？我只不信敬斋会这样不幸！”石芝道：“我也是不相信的，但是信上又说的这样明白。密斯黄，你暂时不必着急，我已另托人再打听，或者过了几天，更有详细的消息。”芬芳明知石芝这话是姑行宽慰自己，事实上绝对没有什么较好的消息，因擦着眼泪道：“方先生我们再见吧。”说着，站起来刚要迈步出去，脚下一软，险些儿跌倒地上。石芝忙一把搀住道：“密斯黄，请暂且歇一歇，事情还没确

实，或者是讹传。”芬芳坐在椅上道：“你朋友既然给你写信来，还有什么不确的。可怜的敬斋，就这样的牺牲了。太不值！太不值！”说时，头一仰，两眼发直，似要晕过去。石芝急忙跑到外面，打了一盆凉水，拧着冷手巾，送给芬芳，说道：“密斯黄！请你定一定神，擦把脸。”芬芳接过手巾，往脸上一盖，过了一会，取下来道：“谢谢方先生，我走吧！”石芝道：“不要忙，可以再歇一会。”芬芳道：“我可以走了！”说着，刚一站起来，两只脚上似有无数的血珠直往下滚去，举起脚来，好似踏在棉花上，飘飘荡荡，勉强挣扎走了出去。坐上车子，石芝在车旁，又再三安慰，请她不要着急。芬芳好似没听见一样，坐在车上，只是想哭，又觉气窒，哭不出来。

车子到了家门，含着满腔酸楚，走到卧室，一直躺在床上去，掩着脸只是流泪。吓得彩凤不知就里，赶忙去通知翠芳，翠芳赶进来一看，见芬芳的枕头，全给泪痕湿遍了，也自吃惊。忙问她是为了什么事。芬芳哪里肯说，只是摇头。翠芳诘问再三，芬芳只是不答。翠芳只疑芬芳受了凤山的气，反把凤山大骂一顿。说这种傻货原不该给他好颜色，你不用理他，明天他来时，等我和他交涉。芬芳也不声辩，仍是流泪。翠芳看了发急道：“你只这样哭着，什么话都不说，我须告诉父亲去！”芬芳急道：“我没什么事，凤山并没得罪我，是我心上想起一件事不好过，你千万不要惊动父亲。”翠芳听了，才知道并不是凤

山得罪她，不便再问。坐了一会，吩咐彩凤好好伺候，自行出去。这一晚彩凤送上晚饭和许多点心，劝芬芳吃一点，芬芳只觉心头有一件东西堵住，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很想静静睡一会。一闭上眼睛，脑筋中便现出敬斋的影子，想起最后和他相见，是在北海公园。那天晚上临走的时候，在福华门门口，敬斋的神色就非常不好，只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好吧，你该回去了。"不想这一次晤面，这两句话，便是最后的诀别了！和他盘桓这么久，连他一张相片都没有。当日只想天天见面的人，要相片何用？现在回想起来，很是后悔。身畔只有他赠我的那只薄壳瑞士小表，是他唯一的纪念了。想到这里，不由的伸手向怀中小袋去摸，把小表取出来看了一看，又是酸心，流下泪来。把小表凑在嘴唇边，吻了两口，又贴在秀颊上，熨了一熨，复凑在耳旁，口里低低的喊道："敬斋！敬斋！你知道我这里怎样的难过吗？我的心，为你裂得粉粉碎碎了。你的魂魄有灵，应当附在这小表上，永远绕在我的身旁，陪伴着我。你这滴滴达达的小表机械的声音，我此后只认是你的絮语。你所能安慰我的，只有这机械的声音，作你的代表了！敬斋，你这样死了，一定是不瞑目，我也像做梦一样，只不信你会死！"芬芳呜呜咽咽，睹物思人，在凄怆惨恻深宵中辗转了一夜。一直到天交五鼓才朦胧睡去，迷离恍惚，似见敬斋对着微笑，又皱着眉头，和她告别。她舍不得他，紧紧牵着他的衣襟，不许他去。敬斋撇手便走，芬芳急得哭醒过来。睁眼一看，天色已亮，

手中还紧紧握着被单，枕上又湿了一大片。心里倍觉酸楚悲伤，堵窒得十分难过，最好放声大哭一场，才能一舒胸中的郁结。但是到哪里才能哭得痛快呢？昨天在公寓里，是不敢哭的。今天在家里，也是不能哭的。北海、中南海公园和北京图书馆，都是和敬斋平日盘桓游散的所在，很可以到那里凭吊，痛哭一场。无奈那些地方又都游人众多，也不容你任意哭号。偌大一个北京城，要找一个痛哭的地方，都找不到。只有到城外旷野荒郊的地方，大哭一顿。城外旷野最适当的地方，莫如南下洼子陶然亭，在那里任情任意痛哭一场，大概是没人注意吧！芬芳想到这里，便披衣起来，匆匆梳洗后，彩凤请她吃点心，她也不吃，空着肚子走了。

趁着初出晨光，空气清爽中，车子拉出城外。将近三圣庵，便是一片凄迷蕴苇荒地。车子沿着黄土小路，两旁高低起伏，一堆一堆的孤坟，覆着凄凄枯草，阳光射在上面，发出惨淡的黄光。路上行人稀少，只路旁几株枯柳，枝梢上栖着无数的寒鸦，发出凄厉的啼声，和这些无主的薄命孤魂做伴。芬芳在车上看了道旁孤坟，心里很觉凄惶的。想坟墓中人，半是异乡羁旅，丛葬此间。虽都是可怜虫，但遇春秋佳日，得骚人墨客来此凭吊，清明寒食，还有花间姊妹，一盂麦饭，几张冥钞，前来一洒同情眼泪。敬斋此次在海外惨遭短命，死在异域，尸骨不知安置在何处。芬芳想着，想着，心里悲痛已极。旷野送来呜咽的风声，好似都带着哭音，眼眶中的酸泪，不自禁的续续流了

下来。一座一座的荒坟，随着车轮往后逝去；一株一株零落不堪的枯柳，掠着眼帘而过。霎时间，已望见苍然古色，陶然亭古刹的围墙了。车子到得门口，芬芳拾着级级石阶，走进庙内，慢慢步上高阁。登高一望，西山黛色，平林晓烟，全收入眼底。在平时趁此晨光，一登阁上远挹山光野色，饱餐清洁空气，或可一涤积毒。今天满怀郁结悲惨，临此高阁，满目荒烟蔓草，乱鸦残树，无一处不使人伤心堕泪。望着阁下凄凉的景物，凄迷的荒草，不由的临风掩泣，便要放声痛哭起来。一想我在这阁上哭号，也是招人惊怪，今天既来这里，索性在庙内择一个地方，备下香烛，吊一吊敬斋的英魂，痛痛快快哭他一场，倒是好的。芬芳想定主意，便走下去，找到庙内的伙夫，拿出钞票，叫他去预备香烛、鲜果、金银纸箔，说要在这里供祭一个亲戚。伙夫见说，款待芬芳在客室坐下，忙出去备办。一会进来回说，在文昌帝君阁前备下香案，请芬芳出去供祭。芬芳忙即走到后面，见香案上陈列着果品香烛，桌上还预备下一张黄纸，请芬芳写上供祭的灵位。芬芳提起笔来，写上敬斋的姓名，心酸泪落，早已呜咽不胜。焚上香，再也禁止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愈哭愈伤心，哭了一个多钟头，已竟声嘶泪竭，还是哑着声儿哭，把站在台阶伺候的伙夫，都看呆了。看黄纸上只写“萧敬斋先生灵位”。芬芳埋着头掩面哀哭，一声也没喊，也不知死者，和她是什么关系，又不便上前相劝。后来见芬芳哭的声音都哑了，还是双肩起伏，伏在供案上，抽抽咽咽

哭不住！看着实在太可怜了！便上前说道："小姐，买来的金银纸箔，焚化了吧！"芬芳这才擦一擦眼泪，点点头。那伙夫很机灵的焚化了纸箔，随把供案上的香和黄纸写的灵牌，一起请下火炉焚化，烧得炉上纸灰，飘飘荡荡向空中飞扬去了。芬芳虽然大哭了这一场，心里仍是余哀未尽。见灵牌都已焚化了，自不便再哭，只好抽抽咽咽，擦着眼泪，站起来还向灵案上发呆。伙夫把她让到客室，送上热手巾，给芬芳擦脸，又备了香茶。芬芳略呷了两口，拿出五元钞票，赏给伙夫，含悲上车，一点心灵，似已追随敬斋英魂而去。来时见道旁累累荒坟，都觉伤心惨目，回来重经其地，便觉很平常的。彭殇贵贱，结果同归一丘，人生都不过如此！世上万事，等于云烟。心上是一点贪恋、一些希望都没有了！所切望的就是能早死。能早追随敬斋于地下，便是最乐之事！此时抱槁木死灰的心理，大有悠悠出世的思想。

车子快到三圣庵，忽由林际摇荡出几声清磬！芬芳给这几声清越的磬声潜入耳鼓，在凄迷酸楚中似有惊觉。想这三圣庵是北京最著名的尼庵，一向没有机会到里面去瞻仰，今天心里这样的无聊，这样难于排遣，何不趁此到里面瞻拜佛像，和那些清修姑子谈谈世外的事，或者可以得一点安慰。想着，车子已到三圣庵，便命停下，一个人慢慢踱进去。当给庵内一个道婆看见，便让她到客室暂坐。一会，由里面走出一个中年尼姑来，灰布道袍上一尘不染，里面白衬衫的领头，也干干净净的，面皮略带些儿

黄，五官却位置端正，脸上不施铅华。光着头儿，脸上现出一股慈悌的祥光。芬芳对她不由肃然起敬；问讯之后，知道她便是庵里的住持清莲。清莲见芬芳衣服穿着，十分讲究，顾视不凡，眼儿鼻儿都哭得红红的。她一双机伶慧眼，早看得清清楚楚，知道芬芳是大家闺秀。脸有泪痕，声音带哑，一定心中有什么不得意事，到郊外哭什么人来的。她虽是世外人，世上痴儿女的心理，却看得很透彻。当下便极力殷勤招待。引芬芳到佛殿烧香，又到各处随喜，然后邀她到自己精雅禅室里，拿出果盒，奉献清茶，和芬芳谈些出世法，入世法，和种种因缘絜果。芬芳今天心苗中，正感触着做人无味，大有遁世思想。给清莲一口的清虚静寂的佛家禅礼一说，觉得深合脾胃。二人谈谈讲讲，不期日已逾午，清莲又命道婆备上庵内自制的素斋。芬芳一早出来，到这时候肚子也正饿了，对着酥脆清淡的素斋，却吃得非常有味，觉得比平日所吃的中西各种名菜，好吃十倍。用过斋点，又在禅室里清谈，一直坐到夕阳西下，才行回去。临走的时候，清莲拿出缘薄，请芬芳题缘。芬芳此时觉着所有的金钱，都是没用的，绝不能解除苦恼，安慰精神，把手提包内所有约一百二十余元的钞票，尽数题在缘薄上。清莲又殷勤叮嘱，得闲务必前来。芬芳也觉心里的烦恼，只有听她说些解脱的话，还可以得些安慰，很愿意不时来和她谈谈，便一口答应。

车子拉进城，已是万家灯光。到家时，见说翠芳陪着凤山在客厅，不愿进去。正要躲到自己房内，翠芳早追出

来道："老二，你一早上哪儿去了，到这时候才回来！萧先生已等你好半天了！你快出去。"说着，见芬芳两眼肿得像桃一般，惊异道："你脸上怎么了！又给谁生气了！"芬芳把脚跺一跺道："我给谁生气，我只不愿见他。"翠芳低低说道："父亲上午上天津去，临走的时候，吩咐我萧先生来时，务要特别招呼，他已在客厅等了好半天！你须出去周旋周旋，不要太冷淡他。"芬芳见说，只得先到房内，洗过脸，扑些粉，把脸上的泪痕掩饰一番，才和翠芳一同出去。翠芳把芬芳拉进凤山跟前道："老二来了，萧先生，你有什么事，可以慢慢和她说，我还有点别的事。"说罢走了出去。

凤山见芬芳进来，只喜得眯了两眼道："二小姐你回来了，听说你今天一清早就出去，上哪儿去了？"芬芳懒洋洋道："我有我的事，用不着你查问。"凤山碰了一个钉子，又嘻着脸道："二小姐，今天怎么又不高兴了？"说着，凑近一步，忽又失惊道："二小姐，你怎么脸都肿了。"芬芳把头一侧道："你就不用管了。"凤山又陪着小心道："总是二小姐向来没有起早过，今天太早出门受了冻吧！"芬芳见他这样婆婆妈妈说着，心里十分不耐烦，退坐椅上，打一个呵欠，懒懒问道："萧先生，你今天见过我父亲没有？"凤山把手一拍道："就是这样不凑巧，我来时晚一步，令尊已走了。"说时，又走上几步，挨着芬芳身旁坐下道："你现在没有事吧！可以和我出去玩玩。"芬芳把头摇一摇道："对不住，我今天累得很，

不想出门了。”凤山道：“二小姐，你昨日不是已然答应我出去吗？为什么现在又不去了？”芬芳见他一味缠着，今天又累了一天，哪有心情和他多说，便干脆应道：“我病了，不能出去。”凤山道：“二小姐你今天是到哪里去？怎么连令姊都不知道？”芬芳见他一味追问，很不耐烦的应道：“我去找朋友去了。”芬芳这一句话，原是随口说出，不想凤山听了，一股酸溜溜的醋劲，由脚底下，直透心房，心里不大受用。因一向对芬芳巴结，原认芬芳是他的禁脔，别人不许染指的，不想芬芳今天竟而面对他说，到外边找朋友去了，如何叫他不妒！不由脱口问道：“你去找谁？找元魁吧！”芬芳把嘴一抿，冷冷一笑道：“为什么必须找元魁，找别的朋友，还不行吗！”芬芳这一句话，凤山听了，不啻打了一针吗啡针，益发增重他的妒意。元魁一个人，就够他妒嫉，而况还有别的朋友！一时脑筋中便依稀仿佛记起来，从前在中南海遇见芬芳时，就见她和一个穿西服小白脸的学生一同走着，二人的形迹，很是亲亲蜜蜜的。后来又在中南海，见芬芳和那个学生，在树下情语缠绵。大概这个学生便是她的朋友，也许就是她的情人！凤山想到这里，心苗上好似燃烧一般，一时脸上都红了起来。觉得自己是个大冤桶，一次两次把支票送给她。她拿了我的钱，和她的情人玩去，却把我扔在一旁，我才冤透了呢！从来女子心理，都是爱俏的。我和那个小白脸比起来，她当然是爱那个小白脸，我怎么配给她瞧得上啊。昨天看完电影，叫她去吃小馆，她说要和她姊姊

翠芳出门应酬，刚才我和翠芳说起，她却含含糊糊的应着，好似昨晚并没什么应酬，现在可证实了！她说的话，全靠不住，也许昨天她就背着我，去找那个小白脸。今天一早又是去找他取乐。她在外面不一定是怎么干，怎么胡来呢！我一向供给她金钱，合计起来，已不在少数，也没曾见过她添一件贵重的衣服，这些钱可都到哪里去了？大概十有八九是送到那小白脸手里，倒贴他花用了吧。近来外面有一帮蝴蝶党，专门引诱青年太太小姐们，实行拆白。也许芬芳所交结的那个学生，就是拆白党。凤山想着心事，只直着两眼，呆呆看在芬芳脸上发楞。芬芳见只对他说一句，到外面找朋友去，他竟发呆半天，急得再不说话，心中又好气，又好笑："萧先生！你想什么呢？为什么半天不说话了！"凤山听了，把眉头一皱，摇一摇头，好似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芬芳见他一张紫中带红的脸，涨得粗筋暴起，不由笑一笑道："你又想什么呢？"凤山咽了两口唾沫，哑着嘴道："二小姐！你看我是一个傻子吧！"芬芳道："萧先生这话怎么讲？我不懂！"凤山又把头摇一摇道："我是傻子，人家也都把我当傻子看待！"芬芳见他如此说着，知道他醋劲发作，本想不理，随他生气去！又想父亲曾吩咐过，对他务要特别周旋，我今天得罪了他，以后便不好利用他了！于是勉强笑了一笑道："萧先生，只你自己认做是傻子吧！我说你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位忠厚长者！像萧先生这样人是很难得的。"凤山给芬芳连恭维两句，心里又痒痒着，觉得十分受用，眯

着两眼，说道：“你这话是真的吗？我只要你不把我当傻子看待，别人怎么说，我都不管。”芬芳道：“萧先生！你外貌忠厚，心理是很精明的。什么事情能瞒得了你！所谓‘大智若愚’你就有这学问，我很敬服你。”凤山得了这几句安慰的话，好似渥蒙上宪知遇，几乎要感激涕零，流下泪来。刚才一肚子妒火，好似泼了一盆冷水，完全消灭了！不由叹口气道：“我对于二小姐，自信是最热心的，难得二小姐能知道我的心，我就是死了，也是心平气和的。”芬芳道：“萧先生，你何至于就死，你这样心地忠厚，后福正多呢！”凤山一心想要拉拢芬芳，所以对于芬芳这话好似没有听见一样，又恳切的说道：“近来外面有一帮蝴蝶党，专门引诱太太小姐们，二小姐你要注点意，这种人是万万也接近不得！我见过太太小姐们，都上了他们的当。”芬芳听凤山忽然牵引到这上头，甚是诧异。一转念间，便觉悟过来，皱一皱眉头道：“外面这些蝴蝶党，我也听说过，萧先生！你看我会上他们的当吗？”凤山给芬芳一反问，又没话可答。只嘻着脸笑道：“我不过这样说说吧！二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何至结交这类匪人。”说着，挨近芬芳身旁，嘻着脸傻笑。芬芳见凤山脸色已回复过来，知道他醋意已消，自己陪他说了这好半天的话，也可以把他打发走了。便两臂向上一抬，伸了一个懒腰道：“我不知怎么，两太阳内老是似针刺一般的痛，真是难受极了。”凤山不由脱口巴结道：“二小姐你还是请个大夫看一看，你的脸都红肿了，说话声音带哑，一定是伤风。”

芬芳又打一个呵欠道："今天实在对不住，明天我一定陪萧先生出去。"凤山听芬芳这么说着，不能不走，只好站起来，拿了帽子道："我明天再来看你，你还是早些歇歇吧。"

芬芳送了凤山出去，回到房内，精神觉得实在不支。今天虽然在陶然亭痛哭一场，心头仍是结郁不舒。回到家来，好似失魂丧魄一样，两眼看过去，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可以引起她的兴趣，都觉很讨厌的。闷倦倦在屋内发一回呆，觉得一颗心只是飘泊着无处安顿，想要不思念敬斋，不知怎样，老是丢不开。彩凤进来请她用晚饭，也懒得出去，闷闷躺在床上睡去。一会梦中哭醒过来，到得中夜，便浑身发烧。自己也知道是日间在郊外哭后伤风所致，但此时已觉得此身成为赘物，不如早病早死，倒是清净。发烧一夜，也不告诉人，只自忍着。到天亮时，出一身透汗，烧热又退了。次早便懒得起床。下午凤山来时，芬芳只遣人告诉他，有病不能出来，凤山便很失望的走了。由此一连数日，凤山来时，芬芳或见或不见，即或见了面，也只淡淡勉强应酬几句。无论凤山如何讨好，她总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凤山和她说话，她突然呆住，凝视着眼睛，好似想什么心事，所说的话有时前言不对后语，弄得凤山只是惊异。有时无端叹了一口气，那叹气的声音，很是沉重，像心头有什么郁结不舒。凤山问她时，她又笑着说没什么。凤山见她近来神气和从前大不相同，对他周旋，处处都带勉强，竟是貌合神离！在凤山善妒多疑逼窄

的心胸中，便决定芬芳在外面一定别有情人，乃致对他神不相属。心里妒念既生，对芬芳的举动益发特别注意。有时见芬芳凝神不语，他便问二小姐："你想什么呢？"芬芳无意中叹了一口气，凤山又说你为什么不痛快了？如此种种，益发招惹芬芳疑恶。芬芳原是为着老父要利用他一点资本，不得不牺牲一点精神，和他相周旋。近日原来心绪不好，心里早是一百分的不愿意和这种人说话。而凤山对她一举一动，反特别注意起来。并且注意之中又含着监视嫉妒的意义，因此更是不痛快。有时给凤山缠的不耐烦，便推说有病，不和他见面。凤山不知道芬芳的心情，只认她另有情人，故此和自己疏远。心里愈疑惑，愈不肯放松，一心只认定在芬芳身上，已花了许多金钱，耗了许多精神，必须找还代价，决不能轻轻放她过去，更不愿当傀儡，供她愚弄。有时芬芳不愿意见他，他早上来一次见不着，晚上必再来一次，总须见芬芳一面，才放下心。如此经过了好几个星期，在芬芳这方面，感觉着给她缠得烦闷欲死，而在凤山心上总觉不满意，时时刻刻只防着芬芳和别人接近，和前人要好。日夜想法，如何可以把芬芳先弄到手里，免得夜长梦多，自己赔了钱，送给别人享用。所恨芬芳的神气，总是那样不即不离。稍微和她接近一点，她便躲躲闪闪，有时会生起气来！凤山时时自念，侍候一个女人本是不容易，侍候芬芳到这种程度，更是不容易。若不继续努力，岂不是前功尽弃！自己年纪虽然大一点，不及少年们有精神，但是金钱方面，是总比他们充裕的。藉着金钱的

魔力去诱惑她，总会买动她的心。所可怪的，最近这几星期，芬芳竟然没开口要钱，大概她看我花钱不痛快吧！不然，就是有人比我还有钱，供她充分的花用，她便奉承他，把我丢在脑后了。目下最有钱的、最肯花钱的，自然是王元魁。他手头的确比我阔气。那天在芬芳屋内，见她桌上摆着元魁的像片，他二人一定很要好的。她和学生要好，我还有法子；若是跟元魁要好，我便奈她不得。凤山胡思乱想，由学生上竟又想到元魁身上，一时觉得十分不安。便想要探探虚实，只有找海岳去，或者能得到一些消息！

凤山既怀着一腔心绪，那天冒冒失失来到司令部。见海岳正闲没事，拿一张报纸躺在沙发上，口里含着一枝吕宋烟，跷起一只脚看报。凤山进去，便挨在他身旁一张椅子坐下。海岳忽向报纸一指，怪叫道："你看，天津又破获大赌案，大烟案！"凤山急凑过一看，海岳指着报上新闻，口里念道："本市英界五十五号路，敬永里门牌八十二号系某闻人之巨邸，自某闻人南下，该楼即为某大资本公司以高价承租。门外悬有百合贸易公司招牌，雇二印捕守门，内容则系一大赌窟。每逢华灯乍上，车马喧阗，豪商巨贾，政客军人，显官名媛，有盘龙癖者，群趋之若鹜，胜负动以数十万计，沉溺其中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地方早有所闻，以地居租界，未易查抄。昨晚十二时，众赌客正在兴高采烈之际，突被捕房派捕将该楼前后包围，入内查抄。被捕有九十余人之多。某局长，与某

银行经理在内。又一千元底的麻将，亦被捕去，和诸赌客同载上大汽车，送人捕房。并在大楼地窖内，抄出大量海洛英烟土，价值在六七十万元。闻该公司背景很多，绝非寻常烟赌案可比。当局拟彻底究办云云。”海岳念了一遍，回头对凤山道：“敬永里贸易公司，这个地方我上次到天津时也曾去过。里面设备真不错，玩什么都有。要见天津什么阔人的太太，姨太太，小姐们，在里面都可以碰得见的，真是一个好所在。不想这次会给捕房查抄。这一下，那一般阔太太姨太太小姐们，可要吃惊了！”凤山听了，毫不在意，问道：“这几天你看见元魁了没有？”海岳道：“自从德禄到天津去，他家夜里没有牌局，我很少和元魁见面，你问他干什么？”凤山把头一仰，咽了一口唾沫道：“他不是常和黄二小姐一块出去吗？”海岳摇头笑一笑道：“这个我哪知道？我近来老没到德禄家里，连二小姐的面也很少见的。你不是也和她很要好吗？听说你常往她家里跑，他们的情形，你一定比我知道的清楚，如何反来问我？”说着，直望着凤山好笑。凤山给海岳一驳，倒有些不好意思，又咽了两口唾沫，咂着嘴道：“我想二小姐和元魁很是要好的，你看怎么样？将来也许二小姐会嫁给他。”海岳口里正含着一枝吕宋烟，给凤山这样一说，不由扑哧一笑，把一口烟直呛进喉咙管，连呛带笑，擦着眼泪，说道：“你真是想入非非了！二小姐如何会嫁给元魁！”凤山正色道：“这事哪有一定呢！元魁有钱有势，年纪也不算很大，又十分巴结二小姐，二小姐如何不

嫁他！”海岳道：“你别这样看轻这些小姐们！别说元魁那个财主，就是再比他阔上十倍，我看二小姐也不会嫁给他。”凤山听了这句话，心上似得了安慰，瞪着两只大眼睛，惊喜地问道：“怎么！她不中意元魁吗？”海岳道：“当然的啊！你试看元魁，那一副八豆眼，本猴似的脸貌。二小姐如何能看得上眼！尽他如何巴结，只是落场空！”凤山一听，不由心上一凛，又问道：“那末，应该怎样的角色，才能称了她的心呢？”海岳道：“这还用说吗？当然要漂亮的青年留学生，或是大学生，才能中选。”凤山听了，心上又凉了半截，勉强说道：“我看也不一定，大学生哪里有几十万几百万的家产。没有相当的资财，便不能叫她快乐。”海岳道：“她们的思想是不同的，她们有一句口头禅，‘精神恋爱’，只要精神能得快乐，无论处什么境地，她都是愿意的。有钱有势，只能讨她片时欢喜，可是买不动她的心，甚至你竭尽心力，把钱供给她挥霍，她背地里还要笑你是个傻子呢！”凤山听了这几句话，很是刺心，不由呆住，自忖海岳这话，很有些道理。二小姐对待我，大有这种神气。停了一停，又问道：“据你这样说来，她们小姐，只垂青年轻的大学生，像我辈这样人，不会蒙她关顾了！元魁何以还那样巴结二小姐呢？”海岳道：“他是什么意思，我是无法决定的。不过据我的观察，元魁和二小姐盘桓，暂时做个朋友，倒不成问题。真要存心想把她娶回去，绝对办不到，不但办不到，还要惹一肚子臭气。”凤山见海岳这样坚决说着，

元魁想娶二小姐，是无可担心，以元魁那样人，还不能合二小姐的心意，自已的资格，当然也够不上讨二小姐的欢喜了。这样说来，一向是白耗一番心血，一笔一笔的款子，交到二小姐手里，都归乌有，岂不可惜！想到这里，便坐立不安，站起来，在屋内来往绕了一回，又站住，问道："最近德禄在天津怎么样？这一次回来招了股本出去，生意做得好吗？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海岳道："我近来也没和德禄通信，德禄干的什么买卖，我不大理会。凤山诧异道："怎么，你这次又没加入呀！上次他在天津干的很不错，这次扩大股本，每人十万……"海岳不待他说完，早笑道："你试想看，我这人有十万资本没有！我哪能担任得起！德禄并没对我说过，我一切都不知道。"凤山给海岳一说，更是不安，脚步在屋内愈走愈快。海岳看他着急的神气，又笑慰道："我不过这样说说，德禄人极机警，办的事绝不至吃亏，你加入了没有什么不合算的，将来还可以发一笔大财。"凤山这时心里不知又转到什么念头，忽又否认道："我也没加入，因为我没有许多资本。"海岳明知他平日最爱在朋友面前装穷说苦，便道"不加入也好，少做一点买卖，也少担一些心，你今天有工夫吗？我和你到西来顺吃涮羊肉去。"凤山此时心里十分不好过，哪有这闲情，便道："我还有事呢。"说着在屋内来往踱了一回，便溜了出去。

回到家里，闷闷坐着，觉得海岳的观察，和自已所猜度的完全吻合。芬芳一定是别有情侣。她一次二次，把

我的钱哄去，送给她的朋友。这一次德禄回来，连找两次，都没有见着，最后拨交十五万的款子，都是由芬芳的手里转的。没有多少日子，芬芳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冷淡下来。刚才据海岳说，德禄回来并没和他招股。这样看来，那一定是芬芳出的花样，骗了我的钱，私下交给她的情人。有了这一笔款子，她当然不必再开口向我要钱了！他们二人，尽可以远走高飞，到外国去享乐。到那时，我手里没有德禄一点凭据，向谁要款呢？我向德禄要钱，德禄不承认，那可怎么办？

第九章

彩凤竟随鸦

凤山愈想愈觉不放心，一时只急得在屋内抓头搔耳，不住旋转。后来下了决心，把足一顿，自忖我此时也顾不了许多，趁芬芳还在北京，须急速想法。此时只有单刀直入，一面向德禄追索款子，一面声述一向对芬芳感情如何要好。德禄若是知趣，能迁就我的意思，什么事都可通融，若是德禄装糊涂，不承认，我就和他干一干。凤山想着，便走进书房，耗了三点钟的工夫，才写好一封信，寄去。

德禄在天津，这几天因为贸易公司的烟案关系，自己所经营的烟土，完全被捕房收没，正急得走投无路。接到凤山催款的信，更是着急。见他信上，上半段说了许多闲话，下面又隐隐约约表示着：只要芬芳能原谅他，能履行她的夙诺，彼此都好商量。德禄对凤山一向追求芬芳，他早看在眼里，原想利用凤山的弱点，用芬芳做钓饵，哄蚀他的资本，拿来活动。不想自己的运气不好，烟土生意接连失败了两次。弄得债台高筑，陷于穷境。凤山来信，

既露出这样口气，若不将就他，他本是个爱财如命的人，必定要激成别的变故。为了这事，整整想了两天，觉得要解此围，还是叫芬芳想法。自己又不好直接和芬芳表示，只写一封信，把凤山的信附了回去，叫翠芳和芬芳从长计议。

翠芳接到她父亲的信后，也自吃惊，知道她父亲非处于万难，决不肯写这封信来。当下拿了信到芬芳房内，说道："老二你自作聪明，现在招出祸来了！"芬芳不知就里，惊问道："我招出什么祸？"翠芳把德禄的信交给她道："你自己看吧！父亲为了你的事，已急得吐血了。"芬芳听了，更是吃惊，忙把来信看了一遍，跺着脚道："我何曾答应凤山什么，叫我践什么夙诺，都是他一人一方情愿的话，这人不是要疯吗？"翠芳道："现在你埋怨他也无用处，据父亲信上说，这次在天津干的烟土买卖又告失败。凤山的款子无法还他，他是有挟而求的。若不答应，他必定在外面声张起来。到那时，所受影响更大。现在父亲为这事已经急得吐血，万一把父亲急坏，我们做儿女的，问心怎过得去？"芬芳道："信上叫我想主意，挽回这事，我可有什么法子？"翠芳道："父亲信上虽不明白指示应如何办理，但是言外的意思，我们也是猜得出来的。凤山这人，本是招惹不得。你已经招惹他了，到现在，当然要替父亲想法。父亲信上还说，只要你能想法，好好对付他，将来再向他身上筹一笔款子出来，且可转危为安。这事关系很大，全在你一人身上。你要仔细想一想。"

芬芳听了默默不语，眼眶中陆陆续续掉下眼泪。翠芳知道她心上委曲，又劝道："你不必着急，这事慢慢商量，我想凤山又不是三头六臂的哪吒，我们不用那样怕他。只想个法子，慢慢对付。我想父亲非迫不得已，必不肯写这封信来。不管怎样，现在先写一封回信，就说我们已有办法了，以宽慰父亲，免得着急，你看好不好？"芬芳点点头道："你爱写信就写吧。"

翠芳走了出去，芬芳把凤山写的信，重新看了一遍，见里头什么"承芬芳厚爱……""彼此性情吻合……""一生惟一知己"种种一方情愿的话，恨的咬着牙，暗骂凤山糊涂，不是东西。又想自敬斋死后，百念俱灰。自己对于世上，丝毫无所留恋，每日只想求一相当死所，想从敬斋于地下，只为没有相当的牺牲机会。现在该死的凤山这样迫着我，也是夙世的孽缘。我如其郁抑殉情死了，于人于家，均无补益，不如借此机会，牺牲此身，解除了父亲的困难，也是很正当的。芬芳前前后后想了一回，觉得冥冥之中，似已安排定了。平日玩弄凤山，以为这样人，无足轻重，不想弄巧成拙，今日转为他所要挟，设下圈套，现在只有自己伸了脖子投入自尽。芬芳在屋内静静想了一回。翠芳已把信写好，拿了过来，对芬芳道："你看一看，信上不妨对父亲多说几句安慰的话，好叫老人家宽心。凤山这方面再慢慢用法对付，我想给他一点小便宜，他就不至相煎相迫了。"芬芳把信看了一遍道："你索性回禀父亲，我决意嫁给凤山吧！"翠芳吃了

一惊道："老二，你要疯吧！如何会说这话，凤山哪有这程度！你也犯不着这样牺牲呀！"芬芳毅然说道："凤山既写了这封信，他当然不肯放我过去，再和他虚与委蛇，他也不答应。不如痛痛快快答应他倒好，可是我还有我的条件呢！"翠芳道："你有什么条件？"芬芳道："第一，我嫁给他，不用正式结婚，只须另租一所房子同居。第二，要凤山先拨十万元保证金存在银行，由我自由支配，凤山不得过问。第三，他所交父亲的股，一切盈亏，须等生意结束后，才能算帐，万一营业不利，应本互助精神，另外再筹股本加入，不得半途取消前约。我所提条件，只此三条。他能答应我，便嫁给他。你给父亲写信，便照我所说的写上去，并请父亲最好在日内能回来一趟，我很想和父亲当面说说。"翠芳道："你只这三件条件便嫁给他，未免太便宜凤山了！"芬芳苦笑道："平日占了人家的便宜，到现在也不得不给人家占便宜呀！这可有什么法子呢！你也不必为我委曲，我愿意这样办！你快去重新写一封信，好叫父亲放心！"翠芳见芬芳如此坚决说着，只得拿了信出去，重新另写。等到把信写好，芬芳已打电话把凤山叫来了。

翠芳走到窗外，听凤山在屋内说话，知道他二人正在谈判，不便进去。踅了回来，心里又不放心。复转入后面，轻轻开了芬芳浴室小门，闪了进去。侧耳一听，只听芬芳说道："你写给我父亲的信，父亲来信问我，我不否认，我们感情，总算很不错，我所说三个条件，你能办得到

吗？”凤山应道：“第一不用铺张，只另租房同居，如此办法，最为合宜，我正求之不得，哪有不遵命的道理！不过第二条，二小姐要我拨十万元保证金存在银行里，未免过虑了！我的家产不只此数，二小姐是知道的。彼此既然同居，便是一体，我的所有财产，便是与二小姐所共有的，何必拨出十万另存银行呢？这个可以不必吧。”二小姐道：“不行！你虽然有财产，但是你家里还有别人呢！以后万一你有个和我不对的时候，我手边有这笔保证金，可以自由支配，便不致受别人的压迫，我是非这样办不可！”凤山接着应道：“天呀！二小姐肯跟我一块过活，我心上只有你一个人，我伺候你一辈子，也不会腻的，你还怕什么？好！好！二小姐一定要这样办，我也遵命。”芬芳又道：“那么第三条当然更不成问题了。当初不就是因为我的关系，你既加入了股本，按理也要随着大家同进退，现在既多了一层关系，当然更要痛痒相关了，这话原不用我再说的。”凤山道：“二小姐，这第三条可大有斟酌的地方，在二小姐看是理所当然，而在我这一方面，却认为很困难，因为我最怕做生意。上两次都是讨二小姐的意思，才行加入股分，想二小姐是知道的。这次又加入了，我总希望能有盈余，若是没有盈余，当然要收回不干，因为生意一不顺手，愈维持愈要亏本的。我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做生意亏本，弄得倾家荡产，我看了很是害怕。二小姐必定叫我本互助的精神，继续帮忙，怕我的力量办不到……”。凤山说到这里，便听芬芳大声喝道：“嘿！你

瞧！我就可疑你这人说话不诚实，做生意哪能一定有盈无亏？你给我父亲的信，是怎么说的？你说只要我能履行夙诺，彼此都好商量。那末，你这话是空话了？现在不用再商量了，一切都取消，你爱怎么干，随你的便，怎样都可以的。”翠芳在浴室里听他二人谈判到这里，快要决裂了，心里非常的着急，深怕芬芳说的话太激烈，若一决裂，便不好挽回，益发留神细听凤山如何回复。听了一会，屋内竟没一点声响。翠芳心想糟了。这样一来，竟是功败垂成，凤山一定生气了！急把门缝推大一点，蹑着脚，向门外缎围屏隙缝内张望出去。一看不由又要笑出声来，原来芬芳仰着脸，好像石像一般，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凤山却像虾蟆似的伏在地上，抱住芬芳的脚，在她小腿上乱吻赔罪呢。翠芳知道芬芳已获胜利，大功告成。以下情形，不必再看，悄悄回到自己房里去。

过了几天，凤山在南池子租妥一所房子，开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送给芬芳。芬芳把支票寄给德禄。觉得自己所应办的事，都已办完了，便和凤山到新宅里。见整整齐齐一所四合房子，收拾得还不错，心里也觉得难为凤山。如此布置，在别人看了，一定很高兴的，只是自己别有伤心怀抱，此来只能增加凤山的苦恼，是不能给他一点安慰的。见凤山嘻着阔嘴，好似弥勒佛一般，知他如愿已偿，喜到极点了！一时心上更觉难过。到晚饭时候，凤山多喝上几杯酒，张着一双油亮亮的眼光，对着芬芳笑道：“我当日在中南海一见着你，就想最好有这么一天。我为求着

能达到这么一天，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才蒙二小姐答应。我现在益发相信，天下无难事，只有忠实二字最会感动人心！”芬芳见凤山这样志满意足的说着，勉强笑了一笑道：“你自命是这样忠实，我所说的话，你当然要一一听从的。我今天来这里，只能和你谈谈，到时候你还是回你的老家，找你的太太去。”凤山嘻着脸道：“二小姐怎么又和我开玩笑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就是打死了我，我也不能出去。”芬芳道：“你忘记你太太的厉害吗？”凤山道：“不要紧的，我早就告诉她，我今天和朋友到西山去，晚上不能回来。”芬芳道：“今天我身上有病不舒服。你还是回去好。”凤山道：“二小姐不舒服，我应该伺候的，我更不能离开了。”芬芳看他神气，知道用好言打发他，他一定不肯走。于是她脸一沉道：“这样看来，你哪能听我的话呢？”凤山涎着脸嘻嘻走到芬芳身旁，挨着坐下说道：“我是听话的，只是二小姐今晚吩咐的话，实在不能遵命。二小姐你试想看，今晚是什么晨光，能忍心叫我这两条腿踏出门外吗？”说着，索性两手挽住芬芳的纤腰，要实行银幕上亲吻的把戏。芬芳见他酒臭扑鼻，两眼发出可怕的光焰，急使劲向他一推道：“萧先生，我有话告诉你，你别要这样胡闹。”凤山见芬芳脸上露出忿怒的形色，才把手略略放松，但仍不肯完全放下。芬芳道：“我身上是有病的，今天为使你精神上稍得安慰，来这里谈谈，你能听我的话，彼此客客气气，谈谈说说，就是在这里过夜，都可以的。假如你一定胡来，我可就要走

了！”凤山道：“二小姐你说哪里话，今天哪能容你走，以前是没有明文的，我不能怎着你。现在是二小姐亲口答应的并且你父亲也都知道，我是奉了明文，还不由我快活快活？我这一向为你日夜缠在心上的，差不多要想死我了，到今天你还不救我一救。”说着两手紧紧箍住芬芳腰上，竟要蛮干起来。芬芳挣脱不得，大声叱道：“凤山你放手不放手？你再不放手，我就要死在你跟前！”凤山给芬芳一喝，不由呆住。但他此时心为色迷，心苗似燃烧了一般，仍不愿放手，口里喃喃说道：“二小姐你怎么不懂，夫妇居室，不都是这么玩吗？”芬芳见挣扎不开，一边用力撑拒，一边哭了起来。芬芳这一哭，倒很有效力，好似一盆冷水，把凤山心上的火焰浇灭，霎时清醒过来，急放下手，陪着小心问道：“二小姐你为什么生气？”芬芳只抽抽咽咽哭着，也不答理，凤山又自怨道：“都是我的不是，二小姐身上有病我不该这样。二小姐不用生气，我再也不敢了！”芬芳把眼泪擦一擦道：“我和你这人是没话可说的，你不回去，我可要回去了！”说着，站起来，便要向门外去闯。凤山忙着三步两步抢上去，先把房门关上，下了锁，回身走过来道：“二小姐别开玩笑，今天哪能由你走的。”芬芳见凤山已关上门，只好退坐床前，说道：“你不要我走，也可以的，彼此规规矩矩说说话，不要动手动脚，我可以陪着你，还可以永远陪着你。若是你不听我的约束，我要给你一个最苦恼的事，叫你人财两空。”说着，一阵心酸，又流下泪来。凤山万想

不到，今晚芬芳会变成这样的态度。给她连哭两次，心上热腾腾的兴致，消灭净尽，呆呆坐在椅上。心里只有转念，今天这日子，应该很喜欢的，她何以这般不高兴？是了，她心里一定有事，一定是想她旧日的情人。她现在虽嫁给我，心里还是念着她当日的情人，所以对着我百般刁难！拒绝！毫无一点情意。她不许我亲近，屡说身上有病，其中显有隐情。也许她已失身别人，怕我找出她的毛病。我费尽心力，由她摆弄。凤山由疑生妒，一时对芬芳便毫无一点怜惜温存的意念，想要解决心头的疑团。见芬芳斜倚坐在床前，霍地站起来，走过去，把芬芳揽住。芬芳冷不防给他一揽，好似一条铁箍紧紧箍住，两只手臂被箍在内动弹不得，凤山再猛力一按，芬芳荏弱的身躯，支持不住，仰在床上去，急得大声喊道："凤山！干什么，快放手……快放手！"凤山好似没听见一样，只把大头凑近芬芳耳旁道："好人！我是性急的人，不要再和我开玩笑了！"说着，抱住芬芳滚到床上，好似饿猫捕到小鼠一般，正要恣意大闹，芬芳见他凶猛似野牛一般，两手被箍住，无法撑拒。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凤山的大头，直凑到脸上。也顾不了他脏不脏，张开樱口，在他蒲扇般的耳朵上猛咬了一口。凤山一痛彻骨，急撒开手，握着耳朵道："二小姐，你怎么咬人呀？"芬芳便趁他放开手的时候，急把身上预藏的一把小钢刀，摸了出来，急向喉间乱刺。凤山一看，便着了慌，急忙拦时，芬芳回手一刀，在凤山手臂上划了一道很深的创痕，立时涌出血来。凤山双手一缩，

芬芳借此时机，回刀在喉间又连刺了几下。一时殷血横流，把枕褥都染红！凤山一看大惊，也顾不了自己臂痛，赶忙去抢芬芳手中的刀子。芬芳因伤中要害，无力挣扎，刀子遂给凤山抢去，人已晕了过去。凤山一看不对，急打电话到协和医院，请医生快开来救护车，把芬芳送到医院。

经医生检验，刀伤处距离气管，只差数厘，危险已极。急将伤处洗涤消毒后，包扎起来。到天色快亮，芬芳才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见凤山左臂上裹着绷带，一手捧着肘上，坐在对面椅上。自己因流血过多，神思恍惚，睁着眼看了一看，也说不出什么。凤山见芬芳已醒，急走过去道："你真是吓死人，怎么这样傻！"芬芳见凤山耳上贴了药布，手臂也用绷带裹住，慢慢回忆昨晚的情形，知已被送入医院救治，深恨自己求死，还不速死，一时又是一阵心酸，流下泪来。凤山忙说道："你不要再伤心了！我昨晚已给你吓坏了，这个责任我实在担当不起，我已打电话请你姊姊来！"芬芳听了，眉头一皱，发出极微弱声音道："你何必叫她来，我自己已愿意死，和你不相干！"凤山道："二小姐，我并没亏待你，你不要如此。"正说着，房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翠芳已推着门进来，见芬芳躺在床上，面如白纸，脖子上包裹着绷布，忙一直扑到床前，带着哭声道："老二你为什么事……"凤山不待芬芳回答，好似告状一般，抢着说道："大小姐你看，令妹哪有这样傻，昨天是很喜欢的到我家来了。到了晚上，她忽然不高兴了，拿出刀子来向脖子上乱扎乱刺，我既没得罪

她，又没委曲她，你问她是不是这样情形？这样胡闹，若闹出人命来，我如何担当得起？我的胳臂昨晚上也给她伤了一刀！”翠芳向凤山看了一眼，又向芬芳看了一眼，见她眼眶中，隐隐含有泪痕，知道其中必有隐情，便对凤山道：“她向来爱闹脾气，萧先生你不用急，等我慢慢劝她。”凤山见翠芳语意很和平，知道不至和他为难，才把心放下。因为自己话已说明，胳臂又一阵阵的痛，索兴走出去，让她姊妹二人好说话。

翠芳见凤山自动退了出去，便坐在床前，握着芬芳的手道：“老二！你为什么这样傻，你不愿意跟凤山在一块，尽可想法，慢慢对付，何必要寻短见！”芬芳含着眼泪道：“我是很愿意，我愿意这样办。我蓄意已久，早就想不活着了，只是死了没有价值，现在我能替父亲解除困难，我这样死了，是很正当的。”翠芳听了，不由也掉下泪来道：“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芬芳道：“我对世上毫无所留恋的，总觉得不如死了舒服。”翠芳道：“你为什么事这样失意呢？”芬芳一听，又闭上眼睛，不复答应。翠芳虽百般安慰，她只是不语。翠芳又喊凤山进来，告诉他道：“她并没对你不满，你也不用着急，只好好伺候她，过一两天我父亲也要回来了！”凤山听了，又是吃惊，停一停问道：“大小姐你今天可以在这里伴令妹吗？我现在还得回去一趟。”翠芳道：“不要紧的，你尽管去。”凤山又在芬芳面前安慰了许多话，才行走了！

翠芳那天在医院守了一天，见芬芳经过良好，才略略

放下心。直到晚上九点钟才走。次日，翠芳到医院时，见凤山还没来，据看护妇报告，昨晚病人的热度很高，神气转不如白天清楚，幸而创口没有发炎，尚无大妨碍。翠芳听了甚是着急，候到晚上，见凤山还没来，心里更是诧异，暗想凤山这人，真是不对，无怪芬芳恨他。芬芳受伤这么重，他竟不关心，昨天一去，今天到这时候还不来，这人真是没良心。到晚上回去，王元魁却在家中等候。据元魁说，来时听差们报告，二小姐受了重伤，你到医院去看视，不知是什么缘故？很是不放心。翠芳正满心不愿意凤山，给元魁一问，便把凤山逼债要挟的情形，说了一遍。元魁听了跺着脚道："芬芳这人，也太老实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事只须我一出面，凤山便没话说。他欠了我多少钱，我若和他算起旧债，叫他尽其所有财产，拿出来偿债还不够呢！"说着，又连连跺着脚道："凤山这人，太可恶了。上次若不是令尊替他疏通，我就不许他进这门来。他是一个市侩，一个守财奴，怎配跟二小姐做朋友呢！他这样荒唐，我要好好收拾他一下，叫他知道我的厉害。"元魁正气忿忿说着，当差拿了张名片进来，回道："外面有位方先生，要见大小姐。"翠芳接过名片一看，见上面印着方石芝三字，皱着眉头道："我不认得，不是找我吧，你告诉他老爷去天津还没有回来。"当差道："方先生是来找二小姐的，我已告诉他，二小姐现在在医院，方先生说有点要紧事，要见大小姐。"翠芳迟疑着，还没答应。元魁道："他既说有要紧的事，你何妨出去见见，我去

了。你告诉二小姐，不必着急，我可以帮忙的地方一定帮忙，我明天有工夫便到医院看她去。”说着，辞了出去。

翠芳到外面客室，见一个浓眉大眼，额上一道深红的伤痕，高大身躯的汉子，穿了一身敝旧西服，站在屋中。那样子很是难看，不由暗自骇异，芬芳如何会认识这样一个朋友。正要问时，石芝早向翠芳鞠了一躬道：“这位是黄大姐吗？我今天是来找二小姐，听说已到医院去，她现住在哪一个医院？”翠芳看他那神气，便不愿和他多说，只问道：“方先生找舍妹有什么事？”石芝道：“今天得了一件最值得注意的消息，要向二小姐报告。二小姐的好友萧敬斋先生，上次有人报告，他在南洋病殁。今天有人打海外回来，我向他打听，据说萧先生现在仍在新加坡，今秋病了一大场，但是并没有死，不久便要回来了。二小姐很关心这事，我想二小姐得知这个消息，一定很喜欢。”翠芳一向只知道芬芳在外面有个好朋友，现在听石芝这么说，知道这人一定和芬芳很有关系，因笑道：“承情！承情！舍妹这两天因病在医院里，我明天去告诉她，好叫她放心。”石芝道：“二小姐一向对于萧先生很是帮忙的，就是鄙人所办慈善事业，也得二小姐不少的赞助。最近外县水旱频仍，灾黎遍野，现在需要各方面予以大量的救济。大小姐明天见着令妹时，请替我提一提。二小姐从前所答应的捐款，最好能提前拨出，尤为得力。”翠芳见石芝提起捐款，陡记起芬芳上次曾拿着捐簿，强迫元魁景星各人题款，大概便是由这人暗中发动的。一时便觉石芝此

来,用意是在捐款,并非报告什么消息。这种人不能和他多接近，一接近便要谈到金钱上。当下便微微一笑道：“方先生的意思，我都知道了，一切都告诉舍妹的，不过舍妹这几天病得很重，总要等她好了，再想法吧！”石芝道：“是的！是的！我平日听二小姐说过，大小姐也是最热心的，对于慈善事业，很肯赞助的。现在各处灾情这样严重，就靠着各大善士，本着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心肠，量力捐助,才有办法。然而这话只好对一般富有同情的人才能说呢,要对别人说这话,也许还要笑我瞎胡闹呢。”翠芳见他所说的话,慢慢兜到自己身上,暗忖还是想法子先打发走吧！免得唠唠叨叨，说到归结，还是请求捐款帮忙。现在外面打着慈善招牌的流氓，招摇撞骗的很多很多。看他粗服敝衣，也是很穷的样子，不是什么正路的人物。芬芳既已上了他的当，我不要再和他多说。因笑一笑道：“现在这种事情也很难办，有许多人捐了款子，想救济难民，结果款子捐出去，而被灾同胞得不着实惠，都给旁人入了腰包，现在外面这种人是太多了，也难怪人家不热心。”石芝听了这话，暗忖这位大小姐，比他妹子精明得多，在她身上是无可设法的，还是直接找芬芳去。当下便也笑一笑道：“大小姐说的话很对，外面真是有这一种败类。为了有这一般人出来捣乱，社会上会发生出许多误会。二小姐是患什么病，现住在什么医院？”翠芳遂口应道：“她是胃病,现住在中央医院里。”石芝站了起来,说道：“我改日再来，大小姐见着令妹，务必代达。”翠芳道：“是

的！是的！”送了石芝出去，并吩咐看门：“以后方先生再来找时，只辞他不在家，不用进来通报。他要打听二小姐住在什么医院，不必告诉他！”

次早翠芳到医院时，王元魁已在芬芳病室内，大声大气骂凤山不是东西，遇机定要收拾他一下，不能容他这样放肆。并告诉芬芳不用着急，伤好了尽管回自己本宅，凤山那边不用理他。凤山要来找你时，你只告诉我，我自有法子处置。元魁发了一回牢骚，又安慰芬芳一回，才行走了。翠芳等他去后，才说道：“早知道王元魁这样热心，我们的事，早和他商量了，有多么好！”芬芳道：“和他商量，也是没用的，父亲急的需要那笔款子，元魁总极力帮我们的忙，也不过是替我们对付凤山，决不能另筹一笔整款，解救父亲的困难。这事我前后都想过了，除非我牺牲我的一身，没有别的办法。我这人活着也没用，我也不愿意活着了，我能替父亲解了一厄，我死了心上是很舒服的。我只恨前晚刀子没扎死，反给他送到医院来了。”芬芳说着，微微喘了一口气，敛住眉梢，脸上现出很难过的样子。翠芳道：“你太拘执了，事情值不了这样，凤山这人，很易对付的。”芬芳道：“你别看他呆头呆脑，他的心计很多，花一分钱，有一分计较，我不这样，他哪能甘休！”翠芳道：“他昨日一天竟没来，这样举动太荒唐了！我已经写信给父亲，我想等父亲回来，再和他交涉。”芬芳把眉头一蹙道：“姊姊，你又多事了！是我愿意这样干，和他没什么可交涉的。”翠芳道：“不说别的，你想

他这样看待你，便是不对。他太轻看我们了！元魁说要收拾他！我很赞成这话，等父亲回来，我们非给他干一下不可。”芬芳见翠芳如此气忿，知道阻止她，也是不听。只暗暗叹一口气，心想我是不久人世的人，还和他们争什么闲气。停了一回，又说道：“我前几天很想见见父亲，现在我又不愿意见父亲了。父亲上次来信说有病，你何必写信，把这事告诉父亲呢！父亲病着，看见我这样子，不是更着急吗？赶快写封信去阻止，请父亲不要回来吧！”翠芳道：“我信已经发出去了，且看今天凤山来不来。他来时，果能好好对待你，我再写信通知父亲也不晚。”芬芳见翠芳执意如此，也无可奈何。

那天，翠芳在医院又守候一天，等到晚上，凤山仍然没来。翠芳恨恨道：“这种人，不收拾他一下，那还了得！我不但要告诉父亲，还要让元魁赶紧设法。”说着，走出去，又回身进来道：“我给凤山一气，还有一件事，忘记告诉你，昨天晚上有个姓方的，来找你。他见你不在家，要见我。据他说，现在南洋有一个姓萧的朋友，从前传说他已死了，现在证实并没有死，不久便要回来！”芬芳在颓敝困顿中，一听这话，立时振起精神，惊疑的问道：“他可说是萧敬斋吗！”翠芳蹙着眉头：“好像是这个名字吧！我也没留心细听，因为我看那个姓方的不是个好东西，他是藉这个缘由来找你。没说了几句话，便提到捐款上，要求你帮忙，现在外面这样撞骗的人很多，我不愿意和他多说，就把他打发走了。”芬芳听了，心上突突跳动，急

问道："他知道我在这医院吗？"翠芳道："他曾问我，我想这样人没什么可接近的，随便告诉他，你在中央医院养病，他听了也没说什么就走了。"芬芳听了很是失望，一时又不便把敬斋过去的情形告诉翠芳。翠芳说完，便行出去。

芬芳得了这种意外的报告，一时惊疑不定。心想敬斋果然生存着，自己决不可就这样轻生！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反使敬斋不能见谅。但不晓石芝这报告是否确实。果然确实，我须忍死等他。芬芳本拘定死志，经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在槁木死灰的心苗里，立时又生出极大波澜，回旋激荡，竟使她孱弱重伤的病体，思潮起伏，竟夜睡不贴席。

萧敬斋在海外生死存亡的问题，不但芬芳满怀疑惑，就是读者到此谅也急要一知究竟。作者即于此处不能不回笔追述敬斋的行踪。原来萧敬斋因为在家受不了他继母的闲气，而父亲又一味的敷衍继母，对于前妻的子女丝毫不加慈爱，视同陌路。论家计虽不够大富的资格，但也可以称为小康之家。生母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是独生子，自幼是骄养惯了的。他的胞妹宝华虽然比他小着五六岁，因为父母偏疼的缘故，遇事还要让他三分。不幸生母故去，继母过门后，不但对他们兄妹二人看不上眼，并限制凤山也不准亲近。凤山在这种淫威之下，也无可如何，只得渐渐的疏远起来。起初每月还给一点零钱，后来简直就分文不给了！敬斋一则受不了家中虐待，再则不愿意让暗订白首的未婚妻黄芬芳知道内幕，遂毅然不辞而别，打算在中国华侨发祥地——南洋群岛一带，去求出路。若幸而成功，

俟事业发展后，再回国完成未了的志愿；设不幸而失败，只有葬身异域，不复见亲朋故旧。主意立定之后，遂不动声色，由北京乘车南下，到上海即登轮出国，一直投奔到南洋马来半岛西海岸的槟榔屿。因为在这岛上住着一位实业家，当地号称砂糖大王，姓张字旭初。他有一位少爷叫张玉书，数年前玉书来京求学，和敬斋一校攻读，二人座位相近，日久彼此情意相投，遂结为莫逆之交。毕业后，玉书仍返回槟榔屿帮同伊父经营砂糖事业。敬斋到了岛上，找到玉书的住宅，投刺进去。玉书很惊奇跑了出来，到门口见了敬斋，忙握着他的右手，说道："敬斋，你何以会来这里？"说着，亲亲热热的引到客厅里。二人落坐之后，互道寒温，玉书并说："真想不到你会不远数千里来到敝处，但不知你来这里是为游历，或是还有其他的公干呢？"敬斋便把实在的情形，详细的述说了一遍。玉书因为在北京求学时，多承敬斋关照，现在听了他所说的话。知他志向远大，遂一口应承，允为设法帮忙创办实业，并把敬斋安顿在花园中客厅内。

自此玉书每晚由公司下班回来，必到敬斋屋中，帮同擘划，并代敬斋约集了不少当地的实业专家，共同研究。大家咸认国内实业不振，国人日常所需，完全都是舶来品，每年漏卮不下几千万万。为谋补救计，只有振兴实业之一途。每晚七八点钟以后。大家就陆陆续续的来到敬斋屋中讨论，一连十余日，商议的已有些端倪。这日晚饭后玉书拿着一封信，走进敬斋卧室，敬斋伏在写字台上，埋

头整理连日大家所讨论的事项，见玉书进来，忙起身让坐。玉书便把信递给敬斋道："今天接到转交的一封航空快信，是由国内北京寄来的。"敬斋接过一看信面，知道是他妹子宝华写的。急拆开一看，上面写道："敬斋哥：今晨接到你的来信，一切情形都已知悉，父亲对你此行，是很赞成的，以为男儿志在四方，岂可株守家门一世？继母则尤其愿意，说你此去，可以永远见不着她的面，家似去了眼中的疔，肉中刺一般。这些话，本不应该告诉你，为的她在我面前，也不知说了多少次，我早就要写信给你，只因为不知道你确实的地址，再则写这些不入耳的话，徒叫你看了难过。自你去后，我一共只回家五次。每次回去，都为的向父亲要钱。我若不是为了学校用经费，我很不愿意回去见继母的面。继母对我没有一点好脸色，看见我总是皱着眉头，说话没有一句近情理。我为着父亲，一切容忍不说。昨天忽然听见父亲到协和医院去了，是受了伤，继母也不在家，我急忙赶到医院。见父亲左手指手臂都用绷布包裹着，脸上气色很是不好，据说是翻了车受的伤。父亲见我去了，忽然流下泪来，说你来了很好。你继母见我受了伤，反和我生气。我进院这些天，一趟也没有来，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在病中，最好有一个亲人在旁，才能安慰我。我听了这话，很是难过。我知道你听了一定也很难过的。我那天在医院伺候了一天，父亲的精神还好，次日我再到医院时，医生告诉我，父亲心脏有病，外伤是不要紧的。心脏的病，倒是可虑的。因为周身

血管的血走的太快，脉搏疾速，呼吸迫促。不知什么缘故，偶然之合眼便惊醒起来。父亲也曾告诉我，有时候整天整夜睡不着。我料这病症一定是很危险的，我是很害怕，万一有个不测，可怎么办呢！今我一到医院，就把你来信的情形，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便放声痛哭，并叫我赶紧给你复信，告诉你，父亲在病中很想见你一面，最好你要急速回来一趟，因为有许多事要对你说，有好多款项，存在外面，继母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将来倘有个怎样，便不堪设想了。我写到这里，不能再写了。你见了我的信，务必就回来。你一回来，我的胆子便壮了。此外还有许多话，等你回来再告诉你，你也不用回我的信，你就回来吧！妹宝华上”敬斋看完这封信，又复呆住暗忖这事关系很大，我势在不能不回去了。我这次出来，原想牺牲一切，建一番事业再回故乡，然而所有企谋，也非旦夕可以成功的。父亲又突然病的这么重，家庭间又是如此情形，怎肯把一切的责任，付在弱妹身上。自是不能不回去一趟。不过现在觉得有点困难的，就是承玉书不弃，帮同计划创办实业，一切都略有端倪，而今忽然又想回国。怎好对他开口呢？心里想着，不免脸上就发现着难色。玉书在旁偶一抬头，见了这种情形，便率直的问道：“敬斋，来信上有什么为难的事吗？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我一定是肯帮忙的。”敬斋眼中含着热泪，就把信中详情据实对玉书说，并告诉他势在非回去一趟不可，希望他代向新交各位面前，表示诚恳的歉意，俟把家事料理清楚以后，仍

来打扰。”玉书道：“既是老伯病的很重，那你当然须赶紧回去，免得老人盼子心切。也许见了你，病会减轻的。所有这里应进行的事，我必抽暇帮忙，等你回来后，再由你接手。”二人说妥之后，见报上刊着次日就有开往上海的轮船经过，于是就决定登这次轮船返国。第二日一早，玉书赶过来道：“我今天是因为公司开董事会，实在不能分身送行，我已派了两个听差送你上船，船票也已经买了。”说着又由衣袋内拿出一叠钞票，并道：“我这里有二百元，送你在路上零用，你是不准推辞的。老伯好了以后，你马上就回来，对不住，对不住。”敬斋只好接了，并答应了玉书的叮嘱。玉书走后，敬斋把应带的东西收拾齐了，由张宅的听差一直送到码头，把行李等项都安置在那舱内，才行退去。

第十章

游子突归乡

敬斋这时归心似箭，恨不得膀生双翅，飞至父前，一睹慈颜。他胸中满怀愁绪，所以上船后，对于沿途美丽海景，毫不注意。幸而船行速率甚快，中途又未遇风，经过十余日，已抵上海。庄严伟大的码头现在目前。登岸后，住了一宵，次晨有怡和商轮北开。在船上又挨过了六日夜，才到大沽。下了轮船，改乘火车，到了北京，也不回家，一直赶到协和医院。

刚走进病房，却见他妹子宝华由里面出来，满面泪痕，一见敬斋，忙抢上两步，一把拉住道："哥哥你回来了！"敬斋道："父亲可好一点吗？"宝华道："父亲的病况很是奇怪，好一天坏一天。前天已经好得多了，忽然来了个王元魁师长，看视父亲，不知为着什么事，谈了一会，这人竟争论理起来。那位王师长，也不顾病人怎样，竟在屋内大肆咆哮起来。父亲气得昏厥过去，他才走了！后来父亲经医生注射了两针，才慢慢缓醒过来，可是经这一次恫吓，便患了怔忡的病，一口只喊害怕。随便走进一

个人来，脚步一重，父亲便乍惊乍怪的喊嚷起来，你看可怎么好！”敬斋道：“我先进去看一看。”宝华道：“留神，轻着一点，我出来的时刻，父亲刚刚合上眼，似是要睡了，能睡一会才好，你等我先进去看一看，你脚步要放轻一点。”说着，领了敬斋，轻轻推着房门，蹑足微步的进入里面，敬斋也蹑着脚跟在后头。一看老父双目紧闭，似已睡着。左耳和手臂上都裹着药布，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黄蜡色的脸皮，一点血色没有，身材似也缩短了许多。敬斋看了，很是伤心，不由流下泪来。宝华轻轻拉他出去道：“你不要响动，有一点响动，他便大声叫喊起来，怪害怕的。”敬斋擦着眼泪，又跟了宝华出来。宝华道：“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我们且到外面说去。”引着敬斋一直到花园内椅子上坐下。宝华问道：“哥哥你这次为什么事突然外出？”敬斋觉得千头万绪，其中复杂原因，一时很不好说，低着头，叹了一口气。宝华又道：“现在这里又没人，你告诉我吧！”敬斋把头摇一摇道：“妹妹！你不知道，我的心里的……”刚说到这里，忽听一声尖锐惊呼的音调喊道：“敬斋！敬斋！你在这里。”敬斋听有人喊他，急抬头一望，只见由园内左边树丛里，跳出一个女郎，穿着浑身白衣，头发蓬蓬，一直奔了过来。正骇异间，那女郎已扑到面前。嘤了一声没哭出来，竟站脚不住，摇摇扑了下来。敬斋急忙一手接住，细一察看，不是别人，乃是意想不到的黄芬芳。芬芳在狂喜惊骇之下，发现了敬斋，一时喜极，几乎要死去。她在敬斋臂上，好

一会，才悠悠伸出一口气，回复过来。一看敬斋旁边，还坐着一人，才把身子一缩，挪了一挪，挨在敬斋身旁。两手牢牢兜住敬斋的背和臂，好像生怕他逃走似的。敬斋此时突遇着芬芳，十分惊骇。怔了一会，才问道："你如何也在这里？"芬芳道："我在这里养病呀！我上回听方石芝说你到南洋去，说你已经死了！后来又听说你没有死，我在这信疑参半间是决心死的，却想不到你又回来了！我是忍死等待着你，总是老天不负我的苦心。我今天得见你一面，可以把我的希望，我的志趣，告诉明白你，我就是死了，也不冤枉。"说到这里，顾不了一切，竟抽抽咽咽哭了起来。敬斋这时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有许多话，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只用一只手轻轻抚着芬芳的背上，见她脖子上裹着药布，问道："你是什么病？几时来到这医院里？"芬芳略定一定神，刚要说时，忽见宝华坐在旁边，一时心上又生猜疑，轻轻问道："她是谁？"敬斋正要介绍，突见一个看护妇飞也似的奔驰过来，唤道："萧小姐，快去！快去！萧先生不好……"宝华一听，急忙站起便走。敬斋也着了慌，遂不顾芬芳，轻轻把她一挪，腾出身子，跟着宝华跑了进去。

芬芳不知就里，见敬斋挪下她，直往病室奔去，深怕他再逃脱，便也不顾一切，一力追上。宝华敬斋跟着看护妇抢进病房，一脚迈进去一看，见继母也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手中拿了一张纸，站在床前。父亲却大喊大叫，含着一种恐惧的声音。敬斋跟着宝华扑到床前，喊道："爸爸！"

凤山直瞪两眼，似认识，又似不认识。敬斋挨进凤山枕旁，又喊叫道："爸爸，敬斋回来了。"凤山还没答言，接着门外又是一声惊呼，跟着又听咕咚一声，似有人倒在地上。敬斋急回头一看，见芬芳已扑倒地板上。敬斋急赶到房门口，见芬芳已晕倒门旁，急伸手把她扶起。太太见了，大声喝道："敬斋快放开，这贱人我认识她，她是娼妇。她在梁处长家里，我就见她曾和你父亲勾在一起，今天还跑到医院来找你父亲。她死了，活该！你不用管她。"太太虽是这样嚷着，敬斋却不理她，一面扶抱着芬芳，一面对宝华道："你赶快去叫看护来！"宝华刚走出去，看护长已经赶来，帮着敬斋把芬芳送进病房内。一时大夫来了，诊察一番，据说是一时急气晕绝，还不要紧。敬斋听了才略放下心，又惦记着父亲。不及等待芬芳苏醒过来，便抽身又忙忙赶到凤山房内，一看宝华坐在父亲床边，正在掩面哭泣。太太满面怒容，站在凤山床前，口里骂道："你别装死装活，瞒着我，不告诉我，我一定叫你一家子都不得安顿。好了，你的儿子回来了，你有钱交给你的儿子吧！你不用给我，你要知道，你就是交给你的儿子，我也有权干预他。你这种不肖的儿子，突然不见了，突然又跑回来，放着书不念，整天的尽在外面做坏事。你就是有多少钱交给他，花不了多少年，他必给你弄得一榻糊涂！好惹人骂你，生前没做好事，搂来的钞票让儿子全给浪费了。"看护妇过来，见太太不管病人好歹，只一味乱闹乱骂，忙上前阻住："这里是病室，我请你要注意医院的

规则。你先生的病是宜静养的，不要太伤他的神。”太太道：“好吧！他的亲儿子也来了！我先躲开，让他们至亲的父子俩说说吧。”说着，狠狠向敬斋盯了一眼，使劲把房门一推，走了出去。

敬斋当太太和他父亲吵闹时，低着头一声不敢响。现在见太太走了，才敢走近床前。见凤山的一张脸，一点血色没有，闭着眼睛，似已没有知觉。敬斋忙凑至枕边，低低唤道：“爸爸！爸爸！继母已经走了，爸爸不要生气，有什么事都由我承当。”敬斋连连叫了好一会，凤山忽然微微把眼睛睁开，向敬斋看了一眼，又闭上了。敬斋见凤山好像已经醒转过来，连忙又叫了几声，只见凤山瞪着眼睛惊问道：“你是谁？你是谁？”敬斋轻轻应道：“爸爸！爸爸不要害怕，我是敬斋。”凤山睁大了眼睛，直视在敬斋脸上，停了一会，忽又大叫道：“你是敬斋！敬斋！”说着，伸出两手，像要揽敬斋似的。敬斋忙蹲下身去，凤山双臂早把敬斋紧紧抱住了，口中又连连喊道：“敬……敬……敬斋你真回来了，不是我做梦吧！”敬斋道：“爸爸，儿子确是回来了！请您放心。”凤山这时精神已经复原，又向敬斋仔细看了一会，说道：“敬斋！你真回来了！”说时，眼圈一红，眼眶中迸出几滴泪珠。敬斋见老父如此伤心，不由也掉下泪来，说道：“我这次出门，事前没禀明父亲，实在是不对的。”敬斋还要往下说时，忽见凤山把眼睛一瞪，神智似又不大清楚地说道：“这些话是说不得！现在有人不但要害我，还要害你呢。就连你继母，

她都要挟我！她要我的钱，我恨她极了！我哪能把钱给她！你回来之后，千万不要给他们看见。”说时，眼睛向左右看了一看，好似怕人听见一样。见屋内没有外人又低声说道：“你要记住我的话。”敬斋道：“我都记住了，请您放心，现在我既然回来了，一切的责任我都负。您也不要害怕，没有人敢害您的。若有人前来和您捣乱，我一定和他拚命。”凤山忽把床铺一拍道：“你还说！”宝华站在敬斋背后，，忙向他一推。敬斋会意，忙道：“是的，是的，我严守秘密，我一定不和外人见面。”凤山听了，点点头似乎表示很满意的，闭上了眼睛。待了半天，略为养了一会神，把眼睛睁开又向屋中四下看了一回，伸手指宝华道：“你也过来！”宝华见父亲自从见着敬斋以后，精神竟恢复了许多，心中暗喜，便急忙凑到床前。凤山道：“我一向对待你们二人都少恩慈，我现在很是后悔。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继母居心不良，她嫁给我，原是贪图我的财产，对于我并没一点恩情。我病到这样，她还要挟我，迫我把存款告诉她。她一心所盘算的，没别的，就是一个钱字。她对于我尚且这样的冷淡，对于你们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我的存款，是万万不能交给她的。钱一到了她的手内，将来你们二人便没有饭吃了！所以近日我很盼望你回来，我好交待你。我的存款有好几笔，都在银行里，你要知详细数目，在家里我的书房书厨内，有一个红漆小匣，里面有一把中南银行保险柜的钥匙，和一本日记本，记着保险柜的号码，这些东西，你继母完全不知道。你到

了银行开开保险柜，所有银行存单存折，都在里面。你一察看，所有存款你就全知道了。此外还有大陆银行一本一万五千元的支折，是在你继母的手里，她当然是不愿意交出这笔款子来，就算归了她吧，也不必再和她计较。此外还有位黄小姐，她是黄德禄的小姐。我死以后，你们得好好看待她，按月须拨给她一笔款子花用，她父亲住在黄米胡同，她在南池子也有房子。”敬斋听到这里，心上是非常难过，好似刀剜一般，不住流下泪来。宝华在旁边听凤山提到黄二小姐，不大明白，便问道：“这位黄小姐是谁？何以要津贴她？”凤山道：“这人……这人也可以说是你们名义上的继母？”宝华听了，心里更是惶惑，正要再问时，突然房门砰然一声，由外面用脚踹开，闯进一个人来，进门大声叫道：“凤山！”凤山一听见他喊叫的声音，便大叫一声：“嗳哟！他来了！”说罢，晕了过去。元魁走到床前，看了一看道：“怎么我一来，你就装死呀，死也要你的钱。”敬斋见这人来势汹汹，一进门便把父亲给吓昏了，他还不依不饶的蛮闹不休，一时气忿不过，便抢上去，说道：“你是谁？我父亲已然给你吓昏过去了，你还嚷什么？”元魁向敬斋看了一眼，哈哈说道：“啊！原来你就是凤山的儿子，好！冤有头，债有主，凤山就是死了，我也不怕啦，反正我就找你这小子！”说罢，又向宝华看了一眼才大踏步走出去。宝华抱住凤山的头连连喊道：“爸爸！爸爸！醒醒！”连叫了好几声，不见答应，躲着脚哭道：“这可怎么好啊！哥哥，你还不快去请医生来

看看！”敬斋给宝华一说，才清醒过来，忙出去，把医生请来，连注射了两针，经过许久的工夫才微微发出哼声。宝华伏在枕旁，连连叫着。凤山哪里答应得出来。医生道：“你们先不要喊叫，再经过一个钟头，看是怎么样，他若能好也许就恢复过来，若是不恢复过来，那可就不好了。”医生这样冷酷的说了两句，便走开了。

敬斋兄妹守在床前，经过了一个钟头，见凤山只是闭着眼睛，有时张开嘴唇，略微动一动，意思是要说什么话，可是又发不出声音来，敬斋兄妹二人，在旁边只是饮泣安慰，劝他不要害怕，安心静养，一切都要放心。忽见凤山圆睁二目，惨叫一声，浑身抽缩了几下，又没有声息了。敬斋忙又去催请医生，医生进来诊视之后说道：“这种现象，怕是不易挽回了！就是注射强心针，也不过徒增病人的痛苦，他口里说不出话来，心里是很明白的，因为他平日体质很壮，就这样昏迷糊涂，也许还要经过一两天的时间，才能断气。你们在他身旁哭哭啼啼，他都听得很清楚的。他的心里一定非常难过。在我的意思，既然没有挽救的可能，索性注射他一针，使他脑筋麻木了，免得多受痛苦。”宝华听了，只是流泪。敬斋也哭得说不上话来。医生见他们二人都没有答复，遂又说道：“你们叫他早点去了，倒是好的。若再叫他多过一时半刻的，徒叫他受罪。”敬斋道：“我只盼着有回转的希望。”医生道：“是绝对没有好转的希望了！就这样看着他受痛苦，似乎太不人道了。”敬斋闭气不出只是流泪。医生见敬斋不赞成他的提

议，便退了出去。宝华向敬斋道："还是请继母来一趟斟酌吧，我们是不敢做主的。"敬斋听了，只得去打电话，太太接到了电话，立刻赶来，进门一看凤山的神气，便号啕大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骂道："都是你们两个小东西害了他，我刚才走时还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不久的工夫，就变成这个样子。嗳唷，我的老爷啊！你就这样丢开我走啦！你害了我啦！你在外面的款子交给谁了，你一点也不告诉我，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走了，你好忍心啊。"太太正在这样数数落落的哭喊着，看护妇进来劝阻道："这里还有别的病人，你别大声哭啦，你一哭惊动了别的病人，都不安静。"太太道："人死了你们还不许哭吗！"看护妇道："他还没有咽气哪！"太太哪里肯听，又要放声痛哭，可巧医生过来，告诉她，病人还有知觉，你在旁边这样一哭，他听了更觉得难过，要不然给他注射一针？太太听了，止住哭声道："注射一针能救回来？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有好多话要向他说呢！"医生道："救回来，是不能的。我说注射一针，是要叫他安安静静的去了，免得再受些痛苦。"太太又哭道："哪可不行！我还有好多必须说的话，要告诉他的！哪能叫他就走。"医生见她一味蛮哭蛮闹，糊涂透顶，也不和她多说，只吩咐看护禁止她再大声哭号，以免惊动别的病人。太太见医生走开，便一屁股坐在凤山的床前，老爷长，老爷短地哭叫："你可别走呀！你走了，我便没有倚靠了！你的钱放在外边，都没告诉我呀！你叫了我一块去吧，我可受不了他们的鬼气呀……"数数落

落哭个不了。敬斋兄妹，见太太这样哭闹着，也不便上前劝止，只注意看着老父。见他有时候眼皮略动一动，口张一张，想老父心里一定非常难过。二人见此情状，只在一旁相对落泪。太太哼哼絮絮，仍说个不住，也不知是哭是骂，一直挨延到第二日早上，经看护试验，凤山鼻孔，已没气息，脉膊也完全停止，全身冷凉，赶紧报告了医生。派来几个杂役，把尸体移到停尸房停放。

敬斋兄妹二人，抱尸痛哭，太太此时转不哭了，板着面孔，坐在一旁说道："敬斋！你爸爸是已经死了，你还哭什么？还不预备大事！你爸爸在病着的时候，我就看他不好，曾屡次问他存在外面的款子，他始终没告诉我，你回来之后，我想他一定都告诉你了。现在他是死了，到底款子是存在哪里?你快说给我！"敬斋道："我不知道。"太太听了，骂道："糊涂东西！你如何不知道！"敬斋低下头去不敢回答。太太又道："你父亲一文钱也没交代我，现在他这样放下走了，我也没有办法，那只好就这样老挺着尸吧！我是没有钱收殓他，你是他的儿子你必须赶快想法，再说他到底交你多少钱？款子都存在哪里？你还是快说出来！"敬斋此时觉得很是为难，继母既是不肯拿出钱来收殓，自已若是不说，眼看老父死后停尸不殓，岂是人子之道！若是说出来，继母又要完全把持了去，自已将来的生活不必说，而宝华的教育，生活等费，一点的款子没有，可怎么办呀！一时思前想后，好不得主意。宝华见敬斋只低着头，掩面哭泣，怕他给太太逼急了，会把实话说

出来。遂哭道："哥哥,母亲手边既没有钱,这事又不容延缓的，你赶快打电话给海岳老伯吧！他和父亲很要好的，一定肯帮我们的忙。"宝华一句话提醒了敬斋，敬斋擦了擦眼泪，忙出去打电话。海岳得了信，立刻赶来。敬斋宝华爬在地上叩了头，恳求设法帮忙。海岳见凤山这样死了，也不由叹息流泪。一则平日和凤山交情不薄，又因为是近同乡的关系，再次凤山在南边是有名的富户，他放在外面的款子，虽然一时查不清，可是他在家乡还有许多不动产，如今替他料理一切，垫款不怕落空的，倒可以博得仗义热肠的美名。当下一口答应道："贤侄放心，一切我可以替你料理，尊大人已经过去，也是没法的事，你得节哀顺变，不要过于悲伤！"说完,又向萧太太安慰了几句，便告辞了。

海岳回去，分派各人，分头办理。到了下午，衣衾棺木，一切齐备。成殓之后，便移灵观音院停放。敬斋兄妹哭得死去活来。敬斋不愿回家，要宿在庙内伴灵，经海岳再三苦劝，才行回去。太太见他们二人回来，便大发脾气，道："你父亲死后,家里一文钱也没有,我不能供给你们的生活，你兄妹二人务要早点打算。"敬斋哭道："父亲骤然间逝去，虽然什么事，都没有交代我，可是我以后也不敢累到母亲的身上。我二人自当想法，不过现在得求继母，再容留我们三天，等过了接三，我和我妹妹，便行出去，假使现在我们就搬到外边，给一般朋友知道了，也不好看。"太太道："你可要说定了，以后可不许更改，

在这三天之内，我家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许你动！”敬斋连连答应，当晚趁太太安歇的时候，敬斋把凤山常用的书桌抽屉开启，见里面果然有一只红漆小匣子，把匣内钥匙和日记本，拿了出来，暗藏在身上。

到了接三那天，一切仍由海岳代办，凡是凤山生前好友，以及同乡都曾讣告。大家都因凤山生前性极鄙吝，现在又已然故去，所以上门来吊唁的，没有多少人。晚上送三之后，宝华私下告诉敬斋道：“我看今天不便再回家吧，回去必遭继母怒骂，若给她逐出来，才不好呢。父亲真是有先见之明，若不是预先替我们打算出来，今晚不知要流落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打算到学校去，你呢？”说着，流下泪来。敬斋道：“现在外面乱纷纷的，父亲灵柩还未入土，我一时也走不开，我只在外面旅馆，暂时居住。”宝华问道：“那末你打算住在哪一个旅馆？”敬斋仰着头想了一想道：“我打算就住在王府井大街迎贤公寓。那里房间，比较便宜一点。”宝华道：“好吧，我明天就找你去。”说罢，雇了一辆车，回到学校。

敬斋看宝华上车走了，不由心中又是一阵伤心，转过身来，无精打彩的低着头往前走了不远，见迎面来了一辆车子，遂跨上了车子，说了一声王府井大街。车夫抬起车把，飞也似的往前奔跑。敬斋坐在车上，心神略一安静，立时又忆起芬芳，也不知现在她是怎么样了。这几天因为骤遭大故，弄得天昏地暗，脑筋紊乱非常，自然是无暇顾及到她。现在有了工夫，须要去看一看。又想不去看她也

好，看了又多一番难过。但是不去看她，于良心上很过不去。自从那天离开医院，她还晕绝没醒过来，不知这几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哪能丢下不管！心口相商，车子已拉过东安市场，敬斋忙向脚踏板上踏了几踏道："你拉我回去先到协和医院。"车夫转了回去，片时已到了医院门首。

敬斋一直进院，来到芬芳病室，推门进去，见芬芳正闭着眼，朦胧睡着，给床前脚步一响，惊醒过来。一看敬斋立在床前，一时惊喜骇愕，竟忘却自己病体孱弱，由床上一跃而起，双臂一兜，紧紧挽住敬斋的脖子。敬斋觉得芬芳好似有一股神力在身，十分有劲，身子给她抓住，不由一歪，扑在床沿。芬芳挽住敬斋，深怕他再行逃去似的，所以使劲捉住，并发出惊讶的声音，连连问道："你是敬斋吗？是敬斋！我不是在梦里吗？敬斋你真来了！嗳呀！敬斋，你……"说到这里，一头钻过去，伏在敬斋的肩上，呜呜咽咽哭了起来。敬斋给她热情激刺，心上非常难过，不由滴下泪来，伸手把她的腰揽住，在这一刹那间，心上忽又一凛，记起父亲曾说过，她也算是我的继母，对继母哪能如此！立时又把手一松，想要挣脱开，可是自己的脖子仍给芬芳紧紧的两臂揽住不放，动转不得。由着芬芳哭了好一会，才把两臂略略一松，敬斋借机把头一扬，将她双手扶下。芬芳遂握住敬斋的手，怔怔对看一会，忽把头一摇，又掉下泪来道："敬斋我难过极了，惶惑极了，有许多事要问你，我心里乱得很，不晓得从哪里说起。敬斋你为什么突然跑到南洋去？事前也不通知我一声？你知道我自你

去后，怎样的着急？怎样的难过？若不是找到你的朋友方石芝，还不知道你是到南洋去。可恨他忽然说你暴卒，忽然又说你存在。我还曾接济你不少款子，都是由石芝经手汇去，结果没有给我一个确实的消息。我因为听信了他的话，说你已经死了，我也就不想活着，便决定牺牲我的身子。我的处境是困难极了。种种事情迫着我，叫我到这地步，忍着死要见你一见，剖明了我的心迹……”说着，一头凑到敬斋胸前，又呜呜哭起来。敬斋见她这样迫切说着，知道其中必有一段曲折，正要问个明白。芬芳忽又仰起头来道：“敬斋，我真不明白你和萧凤山是什么关系？你要明白的告诉我，我心里太惶惑了！”敬斋听了这一句话，觉得非常为难，不告诉她吧，良心上过不去；告诉她吧，一定又叫她惊骇羞愤，无地自容。正在踌躇不决，芬芳又道：“他们说你和凤山是父子关系！我只不信，你何以都没对我说过，你并没有提过他这名字。我曾记得你告诉我，你父亲叫萧莹光，我想他们的话一定是不对的。”敬斋给芬芳一责问，心想我若否认，不但对不住亡父，并且对不住芬芳，她既然知道了，我便不能不据实相告，于是说道：“我父亲名莹光又名凤山，我以前只告诉过你他的原名字，他确是我的父亲，他们说的不错！”芬芳惊呼道：“真的吗？我不信！”敬斋道：“我父亲已于前三天过去了，你不看我臂缠着黑纱吗……”说着，觉得心上一阵难过，不由流下泪来。芬芳此时惊骇、忿愕，好似小孩夺去心爱的物事一般，一头倒在敬斋怀里，哇的一声，大

哭起来。敬斋给她一哭，一时咸酸苦辣，交并心头，疑怪她，怜悯她，想要安慰她，也不知从何安慰起。要揽抱她，又觉她已是继母的名分，不便如此。只握着她的手，口里连连说道："不要哭！不要哭！"芬芳哭了一气，含泪仰着头，对敬斋看一看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怎么好！怎么会有这么凑巧，我完全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这次突然出外，事前对我一声不响，其中一定有缘故。我知道你心里是很痛苦的，我不怨别人，我只怨老天爷何以这样的捉弄我！你知道我的处境困难吗？我心上的痛苦，是说不出的。我想忍死见你一面，剖明我的心迹，这么一来，我愈剖白，只怕愈增你疑惑了！"说着又放声痛哭。敬斋心里也万分难过，流着眼泪，想要安慰她几句，但不知如何说法，只陪着她流泪。二人相对哭了一会，芬芳忽把敬斋一推道："我今天好容易见着你的面，你要把话说明白了。第一我要问你，你怎么会知道我和凤山认识？"说完，随着把头摇一摇，改口问道："我和你父亲认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猜度出来的呢？"敬斋道："父亲没告诉我。"芬芳道："他没告诉你，一定是你自己猜度出来的了。你在什么时候猜度出来的，为什么又不告诉我？"敬斋道："你既这样问我，我也不能不据实的相告了。"因把芬芳所赠钻戒带在手上后，如何被继母发觉，一切的情形，述说了一遍。最后说道："这只钻戒，是我继母给我父亲戒赌的，所以起初连我也认不出来是我父亲的东西。"芬芳道："你既知道这情形，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呢？我若知道了，也好把实情对你说明白了！”敬斋道：“我那天在北海不是曾问过你，那钻戒是新买的，还是原有的。你告诉我是自己原有的，你既这样说，以下的话，叫我怎好告诉你呢！”芬芳一听，沉疑一想，不由两颊红了起来，一头钻在敬斋怀里，口中喊道：“嗳唷！这事真是冤枉死我呀！你知道我这只钻戒是怎么来的吗？我不说明白了，你会疑心有别的情由。”因把中南海遇见凤山，以及凤山慨赠钻戒经过的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又道：“当日对你承认是自己的东西，原为的告诉你，是别人赠我的，我再转赠给你，怕你不肯接受。谁知因一言误会，竟会铸成了这样大错。我对你父亲毫无一点好感，老实告诉你，不但没有好感，并且很讨厌他。我和他虚与周旋，完全是迫于父命。我父亲因为他很有钱，可以不时通融，遂吩咐我对于他务必格外周旋。后来我父亲和他合伙做了几次买卖，都失败了，我为势所迫，不得不从中弥缝。一方面我为体会你的素志，经石芝的手，我交给他无数次的汇款，为了这一点私意，也不得不向他周旋。我一心一意，原只想用手段利用你父亲的财力，一面解我父亲的困厄，一面接济你的前途，当时我虽用手段诓骗他不少金钱，但是良心自问，毫无愧怍。我得来钱，除用在上面两项外，自己未曾虚花分毫。我当时只认为骗一个舞弊发财的军需长，是很对的。我一心只盼望你在南洋，收到了我的汇款，扩充你的前途。后来石芝告诉我，你在那边暴卒了。我得到这消息后，惨痛已极，百念都灰，觉得世上

毫无留恋，决意牺牲此身，不愿再活下去了！后来又一想，这样委委曲曲死了，也太无意义。那时我父亲生意又告失败，亏负你父亲一笔巨款，无力偿还。你父亲趁此要挟，写信给我父亲，说我若能嫁给他，一切都好商量。我本是想死的人，见有这种机会，便毅然答应，和你父亲订妥条件之后。便跟他到南池子住宅，当夜把预藏的刀子，向脖子一抹，原想解了我父亲困难；就此牺牲！不幸又没有刺死，被送到医院来。我存心还是求死，后来我姊姊告诉我得到石芝传来的消息，说你仍在人间。我一听这话，我心里很后悔的，又不愿即行牺牲。想见你一面，剖明心迹，然后再死。因为就这样死去，你回来不知道我的委曲。我哪知道凤山就是你的父亲，弄成这样大错。现在不但不能剖明我的心迹，也许增重你的疑惑，现在凤山也死了，更无从说起了。"说到此处，觉得满腔酸辛，不由又呜呜咽咽哭起来。敬斋听了这些委曲，也万般难过，揽着芬芳道："你不要哭，你的病还没好。"芬芳道："你一定不能原谅我，我恨不得拿出真实的凭据来，给你证明！"敬斋听了这一句，心里更是不安，一时也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她，才能止住她的悲哀。芬芳哭了一会，见敬斋没有一句知心体己的话来温慰自己。心中默想，他一定怪定我了，悲忿之极，把头在敬斋怀里，连揉几下，放声号啕大哭。只急得敬斋不知如何是好，连连唤道："芬芳！芬芳！你不要再伤心了！你须以保养你的病体为重！"芬芳哪里肯听。正在此时，外面美籍的看护长也听见了，推门

进来，说着很流利的官话道："你别哭呀！你的伤口刚好，别再生气了！"说着又回头对敬斋道："我看还是让她多休息一会，别再谈话了。"敬斋忙道："是的！是的！我明天再来看你，今天说话太多了，实在不对。"说着把芬芳轻轻扶在枕头上，芬芳仍拉住敬斋的手道："你明天一定要来呀！"敬斋道："我明天一定来的，你好好保养着，不要急，我们再慢慢商量。"说着，辞了出来。

回到迎贤公寓，开了房间，一个人坐在屋内，耳旁好似只听芬芳嘤嘤的哭声。怔怔呆了一会，觉得这个问题很不好解决，一时又记起芬芳曾说，恨不能拿出真实凭据来，给你证明。不由心里一动，脸上陡泛起红来。急立行排斥，何以有这种思念？实在太荒谬。父亲临死，曾嘱咐过，她已是我的继母，要给她一笔款子，好好奉侍她。言犹在耳，我怎好昧了天良，干这种违背人伦道德之事。想着，心中烦燥非常，在房内坐立不安，把窗门推开，往下一看，只见王府井大街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车马，虽然时已午夜，仍是热闹非常。只为自己的心神，被芬芳的遭遇所萦绕，眼睛虽注视在街心，不一会灵机又回到芬芳的身上。想她的处境，的确可怜！据她所说的前后经过，一死一生，完全为我。我若把她丢开不管，委实对不住她。总须想个万全的法子，弥补这种遗恨。但是用什么法子才算万全？这事是处于万难。想了一会，仍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正在呆怔看着街上的来往行人，忽听后面房门一响，回头一看，见是茶房手中捧菜盘进来。敬斋把窗门关上，

胡乱吃了一碗饭，放下筷子，仍是神不相属。心里乱杂杂的，和衣躺在床上。但是过度的忧思，刺激了神经，只能闭着发酸的眼睛，尽让杂乱迷离的思想将他簸荡。想他父亲临终的惨状，继母虐酷无情的面孔，悲哀惨语的芬芳，迷惘着似在梦境，忽给街上来往汽车的喇叭声惊醒了。一时又记起此次父亲丧事，完全是由黄海岳主持，一切款子都由他先垫，现在须要把父亲的存款，先提出一笔来，把欠款归还，手续弄清楚了。这样想着，便不能再睡。见窗外天光已亮，喊进茶房，要过脸水，洗过了脸，喝了几杯茶，即匆匆走出公寓，沿着马路信步向南走去。一转眼已到东交民巷台吉厂，抬头一看，见比国使馆那面大时钟，才指七点钟，不由爽然自失。心想各银行每日都是早上十时才开始营业，这么早跑到那里，有什么用处？不如先到协和医院，看看芬芳。又寻思回头见着芬芳的面，应如何措辞，才可以安慰她的痛苦。说话若是不得体，或是为感情冲动，便要增加芬芳的苦恼，须要想一个两全的法子才好。此刻时间很早，不如到中央公园，找个僻静的地方，静一静脑筋，预备一篇相当的话，再去见芬芳，比较妥当。

敬斋想定主意，遂雇一辆人力车，直奔中央公园。在车上闭着双目，略微养一养神。霎时间，车子已到园门。进到里面一看，二十几个花池的牡丹，姚黄魏紫，红白争妍，开得极其茂盛。园中看花的男男女女，非常之多。有的拿着照相机在花丛里拍照的，有的坐在回廊栏杆上，对

花静赏的。沿着松树下，许多游人休息的椅子差不多都给赏花游人坐满，没有一张空的。那种闲暇逍遥自在的态度，比较自己目下的环境，真有霄壤之别。敬斋正在感叹间，忽一眼瞥见，在陆陆续续进出的游人当中，李漱石也混在里面。光着头，漆亮的头发，身穿着簇新整齐的西服，满脸现着很愉悦的笑容，沿着花池一步一步，慢慢看着。敬斋等他走到切近，在台阶上，突然喊了一声。漱石出于不意，听有人喊他，急抬头向四下张望，见正北上，习礼亭台阶上站着的，好像是敬斋，正向他微笑。忙紧走了两步，走至临近，把手一扬，带着惊骇的声调，喊道："敬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说着，越上台阶，一手紧紧握着敬斋的手，连摇几摇。敬斋道："我回来已有几天了。"漱石道："我一点也不知道。"说着，又见他左臂缠着黑纱，因问道："听说你在南洋经营实业，进行得很是顺利，为什么突然的又回来呢？"敬斋皱一皱眉头道："只因家父病重，家中去信催我回来，暂时不得不把所进行的丢开。刚巧我回来没有几天，家父就逝世了。"言下很是唏嘘不已。漱石听了自然要劝慰一番。敬斋又问道："今天只你一人来吗？密斯苏呢！"漱石道："她前几天上天津去了，你回来以后，见着密斯黄了没有？"敬斋见漱石问到芬芳，触动心中的隐痛，又是一阵难过，只皱着双眉，把头摇一摇。漱石道："你离开北京怎么也不告诉她一声，她四出打听，几乎急坏了她。你这次回来，她一定很欢喜的。"敬斋听漱石语意，料他对芬芳详细情形，

未必明白，也不便多说，只叹口气道："先父刚去世，一时哪能顾及到这些事上。"漱石听了，不由一怔，见敬斋面容惨淡，眼眶里含着眼泪，惊问道："你又发生什么感触？"敬斋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响的往前慢慢走着。此时他心中被芬芳的事情所牵动，便不似先前那样兴奋。和漱石在园内绕了几圈，一看手表，将近十点钟了，便匆匆辞了漱石，赶到东交民巷中南银行，把保险箱开了。取出单据，随着提了七千元，因为今天提款的人很是拥挤，耽搁了许多工夫，才把手续弄清。见时候已经不早，忙赶到海岳宅里。见面后，敬斋连连称谢，随把带来的款子，还清海岳的垫款。海岳见完事没有几天，敬斋便能把款子交还，心里也自欢喜，谦让几句，也就收下。敬斋见已交代清楚，不敢耽搁，辞了出去。一迳赶到协和医院。

一进门，便见那个外籍看护长，坐在芬芳床前，一张椅子上，和芬芳说话。敬斋一进来，便听她说道："萧先生来了，今天你们二位少说点话吧！"说着，走了出去。敬斋忙问芬芳道："你今天觉得比昨天好点吗？"芬芳道："我身体上的病，似乎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只是我心灵上的痛苦，好像总不能解脱似的。我想起我的环境来，就觉得十分抱恨。敬斋！我恨不得拿出我的的确确的证据，由你证明！"敬斋见芬芳又说起这话，不由心里一凛。暗忖，这明白是她向我恳切的表示，我到底应如何回答她呀！正在皱着眉头答应不出。看护长在旁说道："今天你们二位可要少说点话，不可过于伤她的精神。前几天

她的热度，已经都平复了，昨晚上她的热度又增高了，无疑的受了日间过度的激刺！”敬斋给看护长这样一说，便连声应道：“病人原不该多说话，并且一切的事，也不要操心忧虑。”芬芳躺在床上，含着眼泪，说道：“只是我心里好似天翻地覆，非常难过，我竟不知怎样才好。”说罢，现出可怜的眼光，注视在敬斋的脸上。敬斋给他如此一来，心里更是突突跳动。明知芬芳要得他一句确实的安慰，想她心内好似婴儿失乳一般，只须给她一口充分的乳汁，她便可以心安神定了。但是这种适当恰好的安慰话，一时是找不出来的。急得只是搓着两手道：“你不要急呀，我们可以慢慢商量。”芬芳道：“叫我如何不急，我此时好似犯了重罪，不知向哪里求赦才好！”说着，呜呜咽咽又哭了。看护长先听他们慢慢谈话，正要走出去，如今给芬芳一哭，便止住了脚步，向敬斋看了一眼道：“今天可别叫她再哭了，这样尽哭，很不好。”敬斋不由自主的身子向前一挪，移近芬芳床沿坐下，用一只手扶在芬芳的背上道：“不要再哭，听见护士长说了没有？热度再增高，便不好治了！”芬芳哽咽着道：“我心里难过，难过极了！”敬斋道：“我总想法子，你说的话，我一切都谅解。”芬芳听了，两眼一睁，伸出一只手来，把敬斋的脖子一勾道：“你真能谅解吗？你如何便能谅解，我只不信，你快说来！”敬斋猛然间，被芬芳勾住脖子，身子一歪，便俯了下去，急抬头向窗前一看，那个女看护长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出去了。芬芳挨近他的脸旁说道：“你快说来……

这里没人，你说来！说来！”敬斋在这万分为难中，半天只迸不出一句话来，可是不答复，她又不肯松手，最后无法，遂说道：“你的心就是我的心，我怎么不能谅解呢！”芬芳听了这句话，才把手一松，微微呷了一口气道：“你这话……”一句话没有说完，因为心里感激之极，两行热泪已由眼眶里迸了出来！敬斋此时心上的悲伤、感触一齐涌出，浑身的血液都鼎沸起来。芬芳手已松开，急把头仰起。芬芳瞪着含泪的眼，看着敬斋，似要再得他几句可心的温慰。只是敬斋此时脑筋中陡现出“她也是你们的继母”这一句话来，顿时勇气全消，觉得刚才那样举动，那样的答复，有乖礼防。急抽身站起，退坐床旁椅上。芬芳仍含眼泪，痴痴望着敬斋，忽道：“敬斋，你过来，看看我脖子上的伤痕，昨天据医生说，快要好了！”敬斋只把头摇一摇道：“我不看，我看了，心上更是难过。”说着，竟呜呜咽咽掩面大哭。芬芳见他转哭起来，不晓他心上有什么感触，正诧异间，一个女护士推房门进来，对敬斋道：“一会大夫就来了，和病人会见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先生你若再不出去，院门就要锁了。”敬斋一听，急忙站起来，对芬芳道：“我们明天再见。”匆匆走出院门。

坐车到了东安市场，在里面绕了两个圈子，便在五芳斋用了晚饭。回到公寓，走进自己房内，心上总觉不好过。打了两次电话到女子文学院，想同宝华在电话上谈谈，问她这两天为什么没到公寓来。但是一连叫过两次电话都叫不通。推开窗门一看，街上发黄色的电灯，照在柏

油路上，来往的行人车马喧嚣杂乱。敬斋看了一回，无精打彩的回到屋内，在床上和衣而卧。因连日的辛苦，所以躺倒在床上，便沉沉的睡去，这一睡却睡得很酣，直到第二早十点多钟，给空中嗡嗡一声响惊醒，急翻身下床，推开窗门一看，只见空中十几架飞机，掠空而过。

午饭后，坐了一辆车子，赶到文学院，晤见宝华。兄妹二人谈了片时，敬斋临走时，彼此又叮嘱一番。离了文学院，也不坐车，由东四牌楼，一直又走到东单牌楼，想要到协和医院，去看视芬芳。又想起回头见着面时。她一定又要缠下去。父亲曾说，她也是我的继母，若自己再留恋着，要成了名教中的罪人。若下狠心与她决绝呢，是生生把她送入坟墓里，又如何使得！她口口声声，要我安慰她。但是要安慰她又真不容易。现在还是晚点去吧。在医院的时间久了，便有难题，不如等到快黑的时候，前去照一个面，倒容易脱身。敬斋想至此，便出崇文门大街一带，慢慢的走着，心里却筹思这个难题，应如何解决。只是不得主意，信步一直走回迎贤公寓。茶房见敬斋回来，便迎头说道："楼上有一位小姐，等着您呢！"敬斋听了一怔，一时猜不出是什么人，于是三步两步赶到楼上，推开房门一看，沙发上坐着一位女子。乍见之下，几认她是芬芳，再一细看，口辅现着两支酒涡，面庞比芬芳丰腴一点，秀眉下多点雀斑。正惊疑间，那女子早盈盈站起来，对敬斋点一点头道："萧先生没见过吧，我是芬芳的姊姊翠芳。"敬斋一听是翠芳，心里一动，一面让坐，一面说

道："密斯黄，我早听令妹说过……"翠芳不待敬斋说完，便道："这两天家父在天津病得很重，我打算到天津去，不过芬芳一人在医院，我又不放心。她的伤痕已经好了，原可出院，所以今早我特到医院，邀她一同上天津去，她执意不肯。她说须等你的回话，并且还说，纵父亲病的如何危险，她的心迹，未经你证明以前，至死不愿离开此地！我听了，很是着急，不知萧先生对舍妹有什么善后的法子？现在她的死活，都悬在你手内。今天我特来请你明白表示，她一向为你在死中挣扎，所受的痛苦也够了，我想你一定有相当的办法去安慰她！"敬斋给翠芳这样一质问，心里只是突突跳动，暗忖芬芳所希望的相当办法，我何尝不知道。但是我一殉私情，如何对得住亡父临终遗言"她也是你的继母"这一句话。我不能为了我的私情，昧了天良。敬斋低徊斟酌好一会，抬起头来，毅然对芬芳道："我和令妹一向交情，想密斯黄也都知道。令妹所希望的相当安慰她的办法，我也知道。只是现在所造成的环境，要我完成私心的夙诺，为势所迫，竟是办不到了。先父临终的时候，曾有遗言：'她也是你的继母，你好好奉侍，按月须拨一笔款给她。'我现在只能遵照先父的遗言办理，今天就烦密斯黄转告令妹。"敬斋说到这里，声音很颤动，觉得说出这些话，很对不住芬芳。翠芳见敬斋这样表示，立时变了脸色道："萧先生！你这种表示，只怕舍妹不能接受的，她所希望的，不是在这一点，她若是听这话，一定很难

过，想萧先生你也料得及的！”敬斋道：“我和令妹，心心相印，不但她不愿这样，就是我又何尝希望这样办？现在为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先父遗言，须按月拨一笔款子，供给令妹花用。这义务我当然要担任的。我想把先父遗下的动产，划出百分之三十，约二十余万元，交给令妹，由令妹自由处置。比每月由我拨款供给，较为便利。因为我的家庭，自先父过去之后，是非常之糟，自料不能长久在北京，只有这样办，比较最为妥当。”翠芳一听，有二十余万元，交芬芳自由处置，不由心里一动。暗忖老父此时正在需款的时候，果然能得到二十余万元，很是得力。当下便说道：“萧先生的盛意，我是很感激，只怕舍妹还未必能满意。”敬斋道：“我深知令妹的意思，只是现在为势所迫，除此以外，别无办法，我对令妹的心，仍是和从前一样，毫无一点变更。我现在处境非常困难。我立誓终身不娶，藉报令妹待我的盛情。请密斯黄代我转达一切。只可怜我在令妹面前，连这句话，都没有胆量出口。”敬斋说到这里，一阵感触，不由流下泪来。翠芳道：“萧先生的困难，我也知道，回头我再到医院，且把萧先生的意思，告诉芬芳，一方面，我尽我的力量劝慰她，不过她是否能听从，我可没有把握，看是怎么样，再回萧先生的话。”说着，站起来，向敬斋点点头，辞了出去。敬斋送她下了楼，回到房内，心里只是忐忑不安，不知自己这样办法，芬芳接受不接受，假如不接受，以后真是没办法。很想追到医院，一听消息，但是在势又不能去

的。

那天一天，敬斋闷在公寓里，坐立不安。烦闷之极，只盼望翠芳前来回话，或是有电话来报告。不时推开临街的窗户向街上了望，哪里望得见翠芳的一点影子。退到屋中，坐在沙发上，仍是盼望着翠芳的报告。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消息。敬斋叹了一回气，知道今天是无望了。到了第二日，又等了一天，仍然无消息，敬斋在公寓守候两天，难过已极。到了第三日，再也忍不住，又不敢亲到医院探视，怕是见了芬芳，给她当面一质问，难以回答。一早先到黄米胡同，向翠芳打听，在客厅里等了许久，翠芳才行出来。一看她惨淡的容颜，心里早已吃惊，深怕她没有好消息报告。果然翠芳一见面便说道："萧先生，你害的舍妹好苦！"敬斋忙惊问道："怎么她不赞成我的主张吗？"翠芳道："她岂但不赞成你的主张，已把她气得跑到三圣庵当姑子去了！"敬斋不由失声道："嗳唷！她怎么会跑到三圣庵去了！"翠芳擦了擦眼泪道："我当日到了医院，把你的意思，告诉舍妹后，她便气得说不出话来。她说她所以忍死要等你回来，原要剖白心迹，希望你知道她的心。你这样的办法，竟是认她是一个可以利诱势迫的庸俗女子，完全不知道她一向苦心。你既如此相待她，也就无话可说了。钱是不敢领的。她只是痛心，她只有到尼庵当尼姑去！萧先生，你看可怎么好？你一句话竟断送了她的一生吗？她平日性情十分好高倔强。这次受这样的激刺，无怪她如此生气。我昨天在三圣庵劝了她一天，执意

不回来。我因为在郊外受了点凉，今天就病了。所以我还没通知你。萧先生！你不能只为了自己，不顾别人，把我妹子一条命断送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害她这样痛苦还是请你自己去劝解她，或者她还能回心转意。你就这样对待芬芳，也太残忍了！你不能再为什么名义，什么父子关系，这样酷虐的处置芬芳。她是为环境所迫，她的心是清白的。我劝你不要再拘泥了，你现在赶紧就去，早早劝她回来，这个责任，现在全在你身上！”敬斋给翠芳一责备，心上觉得十分抱歉，对不住芬芳。当下由黄米胡同出来，一径赶到三圣庵，到庵中已是将近正午了。在客厅坐候了许久，才有一个中年尼姑出来，合十当胸，和敬斋问询之后，由袍袖内，拿出一封信和一支钢表，说：“请萧先生收下，此地距城内很远，请萧先生不要等待，就回去吧！”说完，不待敬斋答应，回身便走进里面去了。敬斋急把信拆开一看，上面写道：“敬哥！在这几天之内，我知道你必定要来，在你未来之前，我早预备下这封信，留着给你。你不要诧异，我突然会跑到三圣庵来。要知道，在前几个月，讹传你死在南洋，我当时惨痛已极。曾瞒着家里的人，到陶然亭设灵私祭，当时痛哭一场，仍是难舒胸中悲惨。回来时，路过三圣庵，到里面听住持清莲讲了许多解脱的话。当时心灵似得了一些安慰。我便感觉到这清静所在，很可以做我失意人息影的处所。只是当时为着家庭环境所迫，贪嗔痴爱的关头，尚未彻底看透。起先妄想一死也略得了牺牲的代价，后来又留恋残

躯，要剖明心迹，这种种痴心妄想，都是未得大解脱，才造成以后的苦恼。前天由翠姊转答你的意思，我当时愤恨之极，几乎要用刀把我的心剜取出来，给你看看，是不是清白的。我当时认你侮辱我到极点了。我想和你拚命，想立刻自尽。后来一想，自杀是一个弱者，难道我一死，便可证明我的清白吗？与其现在牺牲，当日又何用留恋呢？留恋仍达不到目的，而后再牺牲，这种牺牲，便没价值了！这都是根基太浅，尘念太深所致。我便立刻回忆到当日在三圣庵，听清莲所说出世法。种种因果，实在可以渗透人生。我便跑到这里归依三宝，排除我的妄想和杂念。现在已把贪嗔痴爱的关头打破，从此留恋是无益的，可是牺牲也是无谓的。为了留恋一念之误，造出种种烦恼，经了种种烦恼又想牺牲，真是不解脱，真是自扰。我现在四大皆空，一切贪嗔痴爱，都不足动摇我的心曲。你的主张，自有你的道理。就是没有道理，我也不怨你。至我自身的清白，我自己知道，我问心无愧。心灵已得安慰，何必求人谅解，求人证明。求人谅解，求人证明，已坠入魔障！我现受过相当的教训，具有相当的觉悟，不会再有此痴念了！你拟赠我二十余万元，作我生活费，我很感你的盛意。惟是这种金钱，于我毫无所用，我是不敢拜领的。不但你的赠款我不敢领，就是你从前赠给我的薄壳瑞士小表，我时刻不去怀袖，视如身命的恩物，现在也一并交还你。我不是憎恶此物，因为我自认我躯壳虽未牺牲，而我的精神，早已牺牲。我自视现在的躯壳，若轻尘，若芥莽，

若朝露，瞬息间，就消灭无存！又何必多此身外的余物。我奉还你，是这个意思，并无别的意义。此外我还有一事奉嘱，我写此信，是我最末一次的信，你不必写信给我，就是写千百封信来，我也是一字不看。我自懂得世故，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希望，终日扰扰，没有一刻快慰。现在皆无所恋，毫无牵挂，转见安适。你若也知道这道理，应该替我快慰。祝你健康，妹芬芳谨白。”敬斋看完这封信，悔恨苦痛，交集心头，一时脑筋受了过度的激触，眼前一阵昏黑，睁着眼睛，看不见东西，拿着信，呆坐在椅上。经过许久许久时间，才回过神来。举目四下一看，客厅内寂静没有一个人，只厅外古槐上的乌鸦，呀呀的叫个不住。敬斋定一定神，暗忖芬芳竟这样决绝，连一封信，都不许我写，今天要想再和她见一面，恐怕是不容易办到吧。正迟疑间，一个道婆掀开黄幔帐走进来，对敬斋道："当家的说这里距离城内很远，请萧先生早点回去吧！迟了，便赶不进城了！"敬斋听了这话，无异下了一道逐客令，要想和芬芳见一面，是绝对没希望了。遂叹了一口气，惘惘走出门外。

来时的车子，还在门外等待。敬斋失魂落魄似的，坐上了车子，车夫问他是否进城？敬斋只微微哼了一声，一任车夫由凸凹不平的黄土小路，穿着一堆一堆的野冢丛中，颠颠的走过。口中不住自语道："害了她！真害了她！怎么好！怎么好！"一路上神志昏昏，也不知经了多少时间，车子由四无人烟的荒凉郊野中，已转到车马往来

的闹市。适才触目枯杨荒冢，现已变成夹道辉煌的商铺。心灵中仍是毫无所觉，眼里只见一会穿进庞大灰色的古城，一会已走到油滑宽敞的柏油马路上，一会已望见红的巍巍宫楼，和斜阳照耀发亮的琉璃瓦。心里仍是木木，仍是牵挂着孤庵中失意遁入空门的可怜女子！仍是念念自己一手害了的，一个无辜可怜女子。悔恨怨艾，悲痛交萦，脑筋里正在不得开交，忽见车夫放下车把。抬头一看，已到公寓门首。

敬斋怅怅进入公寓。刚一进门，见宝华坐在屋中。宝华见敬斋回来，忙问道："哥哥，你上哪里去了？我在这里等你好久，真是着急。今天继母曾到学院找我去，在接待室里大闹不休，她说父亲的存款，都在你手内，若没有款子，如何能还黄海岳的垫款，我问她是听谁说的，她说她曾去找黄老伯，黄老伯亲口告诉她的。"敬斋把脚一跺道："我忘记叮嘱了一句话，就误了事。"宝华道："幸而她还没查问出你的住址，刚才在学校大吵大闹，迫着我告诉她你的住址，我没敢告诉她，随口扯个谎，说你住在西城永通旅社。她刚走了，我便赶来通知你，趁早打算，先找个秘密所在躲一躲，要不你先暂到天津躲几天，总不要给她碰着。若给她碰着，她要和你拼命，那可就不好办了！你一切要谨慎，现在天要黑了，我须赶回学校。"敬斋道："你回到学院，要是继母再去找你，也是很麻烦的，不如你住在这里暂躲一躲！"宝华道："不要紧的，我想她在学校里，不敢如何放肆。她果然不讲理，自有管

理员出来和她交涉，现在时候已是不早了，再待一会宿舍的门就要锁了，我赶快回去吧！”敬斋见宝华执意要走，心里有许多话想要告诉她，一时觉得很难出口，由衣袋内，拿出一本中南银行的支折，交给宝华道：“我早晚总得离开北京，暂时躲避躲避。这一本支折，你且留在身边，有用款时，可以到中南银行支取。所有支折，都带在我一人身上也不好。”宝华道：“你若是打算到天津暂避，走的时候，务要先通知我一声。”说罢，接过支折，便匆匆走了。敬斋一直送她到门口，心里十分难过，什么话也都说不出。只道：“妹妹！你一切要谨慎，继母若再找你吵闹时，你不要生气，只有让着她！或是躲开她！”说罢，看着宝华上了车，直等望不见她的车影才回楼上。坐在椅上，觉得今天和宝华分手以后，将来什么时候能再见面，自己也没有把握。现在什么事都不足留意，只有这个妹子是可念的。想着，躺在沙发上叹息了一回。又想继母既知道我手里有款子，一定是不肯放松了，我现在总宜早走为是。现在第一步办法，须先划出一部分款子，交给芬芳。芬芳不收，可以以芬芳的名义，转赠给她父亲。因为现在他正在窘迫的时候，有了这笔款子接济，可以解除了他的困难，芬芳也可以略得安慰。再把余下的款子汇到南洋去。敬斋计算了一回，把支票开好，一切手续，都办清楚了，才去安歇。

第二日一早才有八点钟，便坐辆车子，赶到黄米胡同，翠芳还没起床。敬斋在客室里，等候了半个钟头，翠

芳才行出来。敬斋一见面，便把昨天赶到三圣庵的情形，说了一遍。翠芳听了，跺着脚道："芬芳就这样固执，她说怎样办，便是怎么办，难道这一辈子要尼庵里过活吗?"敬斋惨然道："这都是我害的她！我昨天在庵里要想见她一面，她都不许可。令妹的意思是很坚决的，我现在只有惭愧！怨恨！害她到这地步，都是我一人的罪过。我要弥缝这遗恨，是不可能的。上次和令妹谈话时，提起令尊干了几次买卖，都不如意，现在还是困天津。" 翠 芳 道："可不是吗？现在病得还很重，都是为这买卖不顺利，给连累的。我本是急要到天津去，只为芬芳临时发生了这事，我一时走不开。"敬斋道："是的，我看令妹受了过度的刺激，才有这种举动。我现在快要走了，我上次不是说过，我 要 遵照先父遗言，拨一笔款子奉事令妹，她既然遁入空门，这 种身外的金钱，她当然不看在眼里。我再去恳求她，恐怕她也不肯接受，我想把这笔款子，请密斯黄代收，转交给令尊，稍纾目前的债务，不知可以不可以?"翠芳踌躇道："未得芬芳的同意，我觉得这样办，有点不便。"敬斋道："令妹一向苦心，也是要解除了令尊债务痛苦，我把这笔款赠给令尊，假如能解除令尊一些痛苦，令妹间接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也可以稍赎罪过。"说着，把身上预备下的两张支票，递给翠芳。翠芳道："这事还须容我考虑考虑，无论如何，须先得芬芳同意，我才可以接受。"敬斋道："密斯黄若要征求令妹同意，这事便要弄坏了。我希望你先收下，将令尊债务解除之后，再告诉令妹不迟。到那时

候，她也就没话可说。或者对我有一些谅解。”翠芳道：“那末我须到天津一趟，探取家父的意思，再回萧先生的话。”敬斋道：“密斯黄！今天请你就把支票收下，过了今天，我便要离开北京，我要离开北京，自有我的苦衷。其中情形，我也不便对密斯黄说，总而言之，我给令妹如此一来，什么生趣都没有了！”说着，脸色惨然，眼中已流下泪来。翠芳见敬斋如此悲切的情形，不便再推辞，遂说道：“我代表舍妹，谢谢萧先生。”敬斋早站起来道：“一切拜托，见着令妹，只说我万分对不住她，我此后惟有干我应干的事，以死报她，我走了！”说着，忍着满眶眼泪，辞了出去。

到得门外，长长叹了一口气，自念今天对芬芳的手续，总算办完了。又到银行把款项汇拨清，顺便出了前门，买了一些土仪，预备到南洋，分送张玉书和新交各友。回到公寓，已经是五点多钟了。此时一切的事情，都已布置妥当，所不放心的，就是宝华一人。想要打电话叫她来当面嘱咐一番，又觉得见面后是难过的，不如留封信告诉她。一时又怕继母找来捣乱，出去告诉柜房，无论什么人来找，或是哪里来的电话，都不用通知。只说本人已经上天津去了。回到房内，静静的写了一封信。到了第二天一早，赶到东车站。敬斋把信投在车站邮局，买票上车，直向天津出发。到了天津住了一晚，次日便登轮离国。

那天下午宝华在学校，由门房送进一封信来。宝华接

了，见是敬斋来的信，拆开一看，上面写道："宝华！计此信到达时，我已经到了天津。在我未行之前，满拟通知你前来，只为见了面有许多话，都无从说起。就是我提笔作这封信时，心上千头万绪，也不知从何写起才好！总之我这次回来，新愁旧恨，丛集一身，受了极大的刺激。我觉人生毫无可恋，我只有向牺牲一途前进。我所谓牺牲，并非像懦夫愚妇，小不忍自寻短见，这是弱者所为。我自认意识尚不至如此薄弱，我是有所为而为。至成绩如何，我也不自知，将来或有按实给你看。至你现在环境，总宜早日离开北京，免受继母的压迫。我昨天给你那本支折，善用之，为留学欧美学费而有余。我希望你不要如我悲观，须留恋一切。所谓留恋是作有意义的留恋，将来学成，为国努力。勉哉吾妹！敬斋白"宝华看完这封信不由哭倒椅上，深恨昨天匆匆，急要赶回学校，没听出他即时出走的语意！

云烟缥缈录

第一回

惊艳影初游柏大院
托微波三筵花小楼

贪财爱色，乃是人类中普通毛病。现代物质文明，欲望日高。生活在社会上，一天没有钱，差不多不能过活的。一有了钱，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到。财即是养命之源，无怪人人注意。至于色之一道，既不似财那样需要，一日即没有此道，也不至不能存活。何以很有许多爱财如命的官僚，平日狠命捞钱，尽在钱眼里打算盘，一到色字上头，便昏昏沉沉，不知不觉，随便挥霍？难道他们都是有神经病吗？不是的。因为现代新女性，思想非常发达，欲望逐日增高。处这样枯窘社会，很有许多时髦女士，藉着自由恋爱口头禅，实达物质虚荣大野心。遇着有钱有势的人物，不惜用种种方法，颠倒他的精神，勾摄他的魂魄，那付捭阖操纵的手腕，翻云覆雨的伎俩，别说一般酒囊饭袋臭官僚不是她的对手，就是深阅世故、自负精明的人物，经他几个花枪，也要弄得神魂失据，倾倒石榴裙下，做她的傀儡。所谓你贪我的色，我便利用你的财，财色相连，闹在一起，便惹出不少是非，生出许多风浪来。唉！

蛾眉皓齿，本是伐性之斧。你别看她如花似玉的美容，到头来还不是一副骷髅？在下奉劝一辈有钱有势的宝贝！把人生有用的财源，替社会人群多做点有益的事业，别只在脂粉丛中自私自便，枉送生命啊！至于这部书中所说事实，既不是平空杜撰，也不是有意骂人。列位看官但依着书中的线索细细揣摩，自然的以因造果，以果悟因，便知其中道理。

在北京东城某胡同里面，有一家奇怪大院。每日门外来往的客人，有时是坐汽车的阔老，有时是带盒子炮的武夫，有时是惨绿少年，有时是妖娆少妇。左右邻舍因见他往来人等闲杂，时时闹出不三不四的笑话，便窃窃拟议，说这奇怪大院里面，不啻咸肉庄批发所，吊膀子总汇场。在下因他也是一般缙绅第宅，若加他一个污秽的名词，未免罪过。因他门前有两株老柏，盘根虬枝，很是奇观，便替他起了一个代名词，叫做柏家大院。

这柏家大院里面的主人翁姓白，是三位姊妹花：大小姐名蕙芬，二小姐名双芬，三小姐名丽芬。这三位小姐都是皓齿明眸、风流活泼的人物。举凡新式的游戏，唱歌跳舞、奏琴溜冰，件件都会，般般皆精。热闹所在，不断她的芳踪；应酬场中，时见她的倩影。真可说是交际场中的明星，群芳队里的领袖。平日和她交游朋友更无虑万千。至她尊人是什么官阶，兄弟是什么职业，凡是老于北京和三位小姐有过交情的人们，腹中都有个稿子，也勿庸在下多所饶舌。

如今且说礼拜日下午，大小姐蕙芬和二小姐双芬双双

打扮停当，走到三小姐房里，要想同丽芬齐到游艺园消遣。只见丽芬一个人懒洋洋坐在一张沙发上，手托香腮，默默沉思。见她们二人进来，只把眼皮略抬一抬说道："你们两人又是要到游艺园吗？我今天一身酸痛，手足都抬不动，也不知是何缘故，有点懒得出门。"蕙芬见丽芬无精打彩的神情，知她别有心绪，也不再等她，只向双芬笑了一笑，彼此便回身出去。丽芬见她二人走了，便一骨碌站起来，走到电话室，拿起耳机，叫了号数，请黎六爷说话。叫了好一会，那边答应六爷不在家。丽芬怏怏把话机挂好，退坐椅上，不住心口踌躇：现在已四点多钟了，何以小六还未来呢？他昨天亲口答应我，把那支金钢钻石戒指拿来赠我，何以这时候还未到，难道又有什么变故？今天若是没把金钢石戒指弄到手里，一定不能讨得花小楼欢喜，岂不是失了一个好机会？偏是我那支金钢石戒指，不前不后，前数日刚赠给小王，此时又不便再向他要了回来。蕙芬手里有一支，比我的小了一点，又不好看。双芬手里那一支近几天也不见，想她一定也赠给别人了。丽芬想到这里，心里甚是不快。在屋里又等了一会，看壁上时钟快到五点钟了，小六还没有来，心想：小六这个捉狭鬼，说的话没有一定的。我别为他耽搁时候，还是早点找她们去。遂站起走到妆台前，把头发略刷一刷，换了一件新衣服，坐上包车，飞也似奔往游艺园而去。

丽芬来到游艺园，在长廊上绕了两圈，不见蕙芬双芬二人。又走到文明戏院一看，满座黑压压坐许多客人，包

厢内也没有二人影子。想她们一定在园外散步，便由打球房穿了出去，沿着花径慢慢走着。刚走到东南角小草亭旁边，见柳树下游椅上坐着一位黑胖大汉。走近一看，不是别人，乃是议会里名傻子何筱真。见他土头土脑一个人在那里东张西望，不禁好笑。暗想：这样一个脓包也想出风头？无怪乎弄到吊到马号吃马粪。打他面前经过，见筱真只直着两只眼睛注视自己，那种乡老儿神态煞是可哂，不由得又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微微一笑。丽芬这一笑不打紧，倒把筱真的魂灵立时勾出躯壳之外。因为丽芬认得筱真，筱真不认得丽芬。见一个极时髦极标致的女士打他身旁经过，秋波盈盈向他回眸送盼，如何不叫他神魂失据，百体麻木？丽芬已走去好远，筱真两只眼睛还是尾随她的倩影不肯放松。一个人正在失智忘神时候，忽觉背后有人拍他一下，吓了一跳，急回头一看，见是本会里会计科长姚子文，笑道："你一声不响，猛走过来吓我一跳。"子文笑道："我由西边走过来站在背后，只是你不觉着。你看见什么，看得如此出神？"筱真见说，先咽一口唾沫，摇一摇头道："真好。"子文见筱真呆头傻气，甚是好笑。把他肩上摇了两摇问道："什么好？"筱真道："我今天真是奇遇，刚才有一个极标致的女子打我跟前经过，竟看上我，向我吊膀子，你看奇怪不奇怪？"说着又连连咽两口唾沫，好似吃了什么珍馐美味，有许多余芳可想的一般。子文笑道："是什么样一个人物？"筱真咂着嘴道："真标致，身上是穿着澹黄色绣花旗袍，细辨她的面貌，我一时也形容不出，

但觉她一双会伸缩的眼睛，给她看了一眼，弄得我一个心跳个不住。”子文见筱真说得不清不楚，又自好笑，也猜不出什么人，问道：“她现在往哪里去了？”筱真道：“她由我面前经过，往东一拐，穿过大柳树，走到小桥上，就望不见了。”子文道：“这个花园才有多大地方？他往东边走，我们由西边绕过去，总会碰得着，我们且追过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人物，值得你如此颠倒。”筱真见说，非常高兴，便和子文穿花拂柳，抄着小径，往东兜过去。

走不了多远，筱真向子文衣角一扯，悄悄说道：“你看见了没有？前头那个穿澹黄色旗袍颈上围着丝巾的便是。”子文举眼一看，不禁咦了一声道：“原来就是白丽芬。你如何不认得她？”说着抢上两步，喊了一声道：“密司白。”丽芬一看，见是子文，便停住脚，微微向他一笑。见那个土头土脑何筱真也跟在后边，也向他微微点一点头。子文便指着筱真向丽芬介绍道：“这位是何筱真先生。”丽芬笑道：“我和何先生在外交大楼茶会，不曾见过一面吗？”筱真给丽芬一提，脑筋中立时彷彷佛佛似忆记起来，便把头点了又点嘻着嘴笑道：“白小姐真好眼力。”丽芬见筱真一张紫膛脸，两层绝厚嘴唇，唇间露出一口积垢黄齿，一阵阵葱蒜之味扑鼻，本不愿意和他多说话，忽见他左手拿着文明杖，手指上却露出一双精品夺目金钢石戒指，光芒四射，煞是可爱，不禁又停住脚，搭讪向子文问道：“你们两位是听戏吗？”子文见筱真对着丽芬耽耽逐逐，大有欲行接近之意，便趁机说道：“今天的

戏没有什么好看。我们这位何先生专爱推牌九，今晚府上有什么现成局面没有，我们要想前去观光观光。"丽芬见说，心里一动，笑道："可以可以。我们那里夜夜都有的。"筱真见子文竟替他介绍到丽芬家里，一时真是喜出望外，嘻着嘴，正要向丽芬巴结几句，忽见斜刺里走来两位女郎，向丽芬喊道："老三你也来了？"丽芬一见，忙向子文说一句今晚再见，便匆匆迎了过去。筱真瞠着两目问道："那两位又是什么人？"子文道："穿深蓝色巴黎缎旗袍是丽芬大姊蕙芬，穿玄色外衣围着貂皮领那一位是丽芬二姊双芬。外边评论这三位姊妹花，蕙芬是龙头，双芬是龙身，丽芬是龙尾。惟独这位龙尾娇娆无常，最为古怪。我今天替你介绍如此出色人物，你要如何酬谢我？"筱真笑道："我请你在外面吃一顿饭如何？"说着，眼看前面三位女郎都走到草亭上，筱真也不便再跟过去，便和子文出了花园。

在天南地北楼用过酒饭，看时候已近八点，子文引着筱真，一迳来到柏家大院。叫门进去，便有一个极伶俐俊仆引他们到一间精雅客室坐下。筱真是第一次，初来柏家大院，见客室内一色都是红木紫榆嵌大理石的器具，外罩着蓝缎花绣的椅垫，满壁琳琅，挂了许多字画，四面疏疏朗朗排列着一些盆景，承尘上点着六盏花枝式的电灯，荧荧煌煌，照耀得满室通明。见主人还未出来，便背着手向壁上字画细细观看，见上头题着款子，都写着"俊峰"二字，不禁骇然道："原来这里就是……"一语未了，子文急忙截住

道："你认得就是了，不要大惊小怪。"正说着，见门帘一动，走进一个十六七岁丫环，身上穿一件浅蓝丝光布羔皮袄，下面系着墨青绉纱裤子，一头乌油黑发，垂着一根漆黑的辫子，衬着圆圆的一个粉脸，好似一片乌云拥出一轮皓月。浑身上下，结束得干净严整，越显得纤腰玉臂玲珑甜俏。手中捧一个茶盘，盘上放两杯香茶，笑盈盈走近子文身旁，把茶放下，笑道："请姚老爷坐一坐，三小姐一会就出来了。"说时回眸向筱真身上旋绕一下。筱真只觉她点漆双瞳，好似具有吸力，给她看了一眼，不期走拢过来。只听子文问道："里面还有别的客人吗？"那丫头应道："没有别人，只胡大爷、史五爷、朱家五姨太和我们二小姐一块打牌。"说着在桌旁站一站，见子文没有什么话说，便掀帘走了出去。

那丫头一走，筱真对子文扮着鬼脸道："真不错。"子文瞅了筱真一眼道："这里不比别的地方，你别疯疯颠颠的，给人家见笑。他叫小燕，是三小姐身边得用的丫头。"筱真给子文一说，便不敢作声。正在此时，忽听门外一阵吱吱咯咯的笑声，门帘一起，走进两个丽人，打头的便是日间所见那位婀娜多姿的三小姐。后面那一位一样是盈盈丰态，楚楚腰身，面庞和三小姐不差上下。只不过三小姐樱桃小口，旁边带着两只酒窝，她两边粉颊，微微露着几点雀斑。筱真料定和丽芬同来的一定是她姊姊，但不知是龙头，还是龙腹，急忙站起来，正等子文代为介绍，却见丽芬一进门仍是一边花颠柳颤的笑，一面仍拉着

她姊的手说道："我只有这个法子使胡大爷摸不着头脑。"蕙芬笑道："你这捉狭鬼，回头防着老大生气。"说着也把丝巾捂着嘴，笑个不住。筱真直挺挺站在那里，见她姊妹二人对着客人并不招呼，只管尽情的笑，那一种贵傲娇憨的态度，倒弄得自己进又不是，退又不是，很是局促。后来还是子文走上去，问道："你们二位什么事，如此好笑?"蕙芬道："胡大爷手里一副清一色,生生听老三一句话，发错一张牌，弄毁了。"丽芬道："我原要出来，他偏拉我做顾问，不给他放了一炮，如何走得了？"说到这里，才带笑回过头来。何筱真急忙嬉着阔嘴，凑上两步。子文便指着筱真与蕙芬介绍道："这位便是敝友何筱真。"蕙芬笑道："刚才听见老三说了，何先生爱推牌九，胡六爷来的时候就嚷着要推牌九，现在有人了，就请两位进去凑局吧。"筱真见有胡大在里面，心里有点迟疑，答应不上，子文知他和胡大不对，便附在蕙芬耳旁低低说了两句。蕙芬笑道："那末老三你陪着何先生，我和子文先进去。"

丽芬见蕙芬和子文走了，便回转秋波向筱真身上旋绕一遍，看到筱真手上那只金钢钻戒指，不禁盈盈说道："何先生你为什么不和胡大爷见面?"筱真见问,很不好答应，挣扎一会才应道："我和他政见不对。"丽芬笑道："你们政客一人有一人政见，不过政见是公，交情是私的。欧美许多大政治家在议场里彼此辩驳，好似不共戴天，一走出来，彼此拉着手，仍是十分客气。何先生何必

因政见上不合，和胡大爷存个芥蒂呢？”筱真给丽芬一驳，一时不便把在议会吃马粪的事情说了出来，只搭讪道：“胡大这人太跋扈，过于不近人情。”说时低着头把一只手抚着左手上金钢钻戒指，心上很不好意思。丽芬看他那种脓包神气，暗暗好笑，不便再说什么，凑近一步，向筱真问道：“何先生你手中这只戒指，是哪里买的？”筱真道：“是我在天津买的。”丽芬带笑道：“何以钻上棱角一点不发亮，是多少钱买来的？何先生你借我看一看。”说时把一只头，紧紧侧在筱真胸前。筱真只觉她头发里发出一阵花露香气息钻进鼻脑，不禁一颗心有点晃震。见丽芬要看他的戒指，连忙卸下来，交到丽芬手里，口中说道：“这是我一位朋友，用一千元代买的。”丽芳接过来，向电光一看，忽然格哧笑一声，把戒指向地上一扔，指着筱真笑道：“什么一千块钱，十块钱还不值呢。你别骗我，这样假戒指，戴在手里怪寒碜的，亏你戴得出来。”筱真眼看丽芬把一只金钢钻戒指扔在地下，在地板上转了一转，一直溜到匡床下，便看不见。又听丽芬连笑带说讥诮着他，一时不得主意，想要爬在地下，向床下去找，又怕丽芬笑他小气；要假充大方，弃了不要，白丢一只一千元的钻指，又觉可惜。只急得满面通红，正没法摆布，忽听得门外一阵脚步声音，喊道：“老三，老三，躲到哪里去？”觉着喊的声音很似胡大，心中又是一震。正在惶急之间，门帘一动，胡大一个大头，已晃进来。筱真曾尝过胡大的手段，知他厉害，眼看在此是非场中，决非

他的对手。见胡大一进门来，一只恶狠的眼睛注视自己，势在寻衅，知道再俟一会，必翻起醋波。也顾不得什么戒指，拿着帽子，夹起屁股，马上溜了出去。

丽芬见胡大把筱真吓走，甚是好笑，又故意问道："大爷你来找我赔本吗？"胡大笑道："不是的。我因听见小何也混来这里，特意出来和他开玩笑，不想他今天倒乖觉，不俟我开口，先溜走了。"说着又哈哈大笑，拉着丽芬的手，重复进去。丽芬伴着胡大到里面，在赌桌上周旋一会，又悄悄出来，在匡床下寻出那只金钢钻戒指，向手指上一套，刚刚合式，心中暗喜。想今天上了小六的骗，不意却来了一个脓包，遗下这只戒指，可说再凑巧没有了。一看壁上时钟，才指十点，料想此时花小楼正要出台，便忙忙对着妆台，略一梳掠，换一件衣服，悄悄坐上包车，赶到新明戏院。

下车之后，拿出一张十元钞票，交给车夫李和，低低吩咐几句，便走进门口，一迳上楼。楼上一班案目，见是白小姐来了，哪一个不巴结，急忙张罗一个极好的座位，泡了一壶香茶，奉上戏单。丽芬接来一看，台上《得意缘》完后，接着便是花小楼《战濮阳》。丽芬见花小楼还未出台，趁此余暇，举眼向楼下一看，见有许多熟人都在里面。有几个看见白小姐在楼上，点头和她招呼，白小姐也含笑相答。少刻台上鼓声一动，接着一片采声，绣帘一掀，花小楼出台了。三小姐立时抛下楼下的朋友，提起全副精神，注视台上。花小楼饰着吕布，英姿飒爽，几场

武功，极其矫健敏捷。一眼看见三小姐坐在正厢之中，每到横枪盘马之际，有意无意之间，送了三小姐两眼。三小姐更是目不转睛，注在花小楼身上。不但把楼下朋友，全都忘却，连自己在什么地方，也都有点迷糊。只见她秋波盈盈，樱口微张，似乎花小楼一举一动，和她呼吸都有关系。一直看到花小楼一出战濮阳快要演完，才微微一笑，起身下楼。

走到门外，李和早在那里等候，一见三小姐出来，便拉过车接上去，一直拉到东方饭店。三小姐走到里面，吩咐茶房开了一间房间，在房内约莫等了半刻钟，只见房门一动，花小楼穿一件花缎袍子，面如冠玉，笑吟吟走了进来。三小姐一见花小楼，好似拾了宝贝一般，急忙上前拉住他的手笑道："你今晚太辛苦了。"说着拉着他一同在一张沙发上挨着坐下。花小楼在演戏时候，雄赳赳好似生龙活虎一般，一卸装下台，走到女人面前，腼腼腆腆竟和处女一样。越是他腼腆，三小姐愈觉他可爱，一劲缠住他，问长问短，说个不了。花小楼低着头或答或不答。三小姐和他缠了一会，把手上那只金钢钻戒指，脱下来笑道："前天听见跟包老程说，你要一只金钢钻戒指，未买成交，我昨天在乌利文看见这只戒指倒还不错，花一千元买下，你且试一试看，合式不合式。"说着便拉过花小楼的左手，亲把那只钻石戒指，安在他无名指上。花小楼见三小姐把一只贵重金钢钻戒指赠给他，不禁喜笑颜开，说道："如此不太费心吗？"三小姐道："这算什么，你以

后爱要什么东西,不要客气,尽管告诉我。”花小楼见三小姐如此亲切，心中很是感激，抬起头向三小姐看了一眼。三小姐不禁脸上烘的一红，眉目之间。露出几分春色。正在相对忘形之际,忽听门外有人唤道：“小楼,小楼。”花小楼失惊道：“外面好似是我师傅的声音。”正要起身避匿，倏的房门一动，一个老头子探头进来，恶狠狠的向三小姐瞅了一眼，招手道：“小楼出来。”小楼好似小学生见着先生，吓得面目失色，垂头丧气懒洋洋跟了出去。

三小姐眼看一个妙人，给老头子生生拉走，只恨得暗咬银牙，顿足不迭。原来三小姐素抱一种特别思想，她以为处现代潮流，男女平权都是一样，男人既把女子当做玩物，供他玩弄，女人也可以把男子当个玩物，拿来玩弄。不过要玩弄这些须眉男子，第一要拣面首俊整，才有意思，若是赤髯斜眼，皤腹秃头，这一类人物走到身边，便没滋味。所以碰着脑满肠肥的阔老前来巴结，三小姐皆不中意；遇着滑头滑脑少年前来贡媚，三姐也不动心。拣来拣去，后来却在新明戏院，看中了童伶花小楼，英武之中饶有妩媚，洽合自己意想中的玩物。每遇花小楼上台，三小姐一双秋波，在花小楼身上总绕缠不了。花小楼不大注意，他的跟包程三，已看出苗头，私下一打听，知道是社会著名阔小姐，便想借花小楼做个幌子，在三小姐身上，发一笔小财。可巧三小姐也正在转花小楼的念头。示意车夫李和，出来打听，于是由李和结识花小楼的车夫杨四，由杨四介绍到跟包程三。自古钱能通神，不消多大工夫，

第一次便是程三拉线，引诱花小楼匆匆和三小姐会过一面。三小姐见他卸装之后，姣丽宛若处女，益发不能把他放下。第二次，三小姐努力进行之下，又由程三找个机会，引花小楼和三小姐在东方饭店吃一顿大菜。花小楼本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童伶，突蒙三小姐青睐，虽诧奇遇，终因自已在师傅范围，从未和女人家打过交道，见着这个阔小姐，反倒腼腼腆腆，一句话不敢多说，一眼也不敢多看。偏是三小姐癖气，最爱说这一类嫩货，那天虽和他同席吃一顿大菜终，因花小楼怕他师傅发觉，一饭之后，便匆匆走了。三小姐未能满所欲望，于是第三次又由程三漏出消息，请三小姐买一只金钢石戒指，赠给花小楼，订他在东方饭店相见。三小姐也以为这一次总可以把花小楼收伏在裙下，却不想两人在饭店内正说得入港，偏又给花小楼师傅找到把他迫走。费尽心机，仍是落空，叫她如何不气呢？当下三小姐在房内暗恨一回，忽然转出一个恶念，自笑道：莫说花小楼只一个师傅，就凭他有十个师傅，我也有法子制服他。想定主意，便起身出门，上车回去。

第二回

万盏宫灯深宵入秘府
两行清泪暮夜哭歧途

何筱真那夜在柏家大院经胡大一吓，逃了出来。回到家中，又是气忿，又是恼闷，一心只不解：何某在北京也是著名的人物，何以她三位小姐如此放诞？胡大等在她家里，又能如此举动。一时又想到丽芬呖呖的笑，娇模娇样，恨不得一口把她吞在肚里。觉着这种干咽唾沫的单相思，实在难过，决定明天打听明白，再作第二次探险。一会又想那只金钢钻戒指丢在地下，若委委曲曲，给她们当差老妈子捡去，实在可惜，恨不得天色一亮，跑到白家，爬在匡床下，把它找了出来，才觉快意。筱真一会恨胡大，一会想丽芬，一会又惦记那只钻指，一夜颠颠倒倒，哪会睡好。一到第二日，两眼一睁起来，走下床，什么事都不管，用过点心，便匆匆赶到议会，找子文去。

当筱真一脚闯进会计科时候，子文一人，正坐在办公桌面前。桌上铺一张红纸，子文一手拿一枝两寸长吕宋烟，仰着头，似想什么心绪。一见筱真进来，微微向他点头道："筱真你来得恰好，我正有事和你商量，后天是廖副

会长老太太的生日，我们秘书厅里同人，想要公送一台戏。刚才通盘一算，若不请各位名角加入，似嫌寂寞；若把各个名角加入，花销又太重。大家公推我出来，向你们各位议员老爷接洽，要拉你们各位加入，彼此面子又好看，成本也轻一点。我因为你们派别太多，一定有赞成有反对的，若冒昧出去接头，碰一个钉子，也不值得。你可听见他们有什么办法没有，或者出去替我打听各人的意见如何？”筱真一听，把一个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嚷道：“这些拍马屁的事情，我作不惯。若问我个人意见，我是服从多数的，大家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此事暂且撇开，我们要紧的，还是谈柏家大院的事情。”子文见他颠颠倒倒，知道托他出头接洽是不成功，便问道：“昨晚你和三小姐，后文已达到什么程度了？”筱真咂着嘴道：“三小姐和我总算可以，只可恨无端闯进胡大，生生把我机会弄毁了。”遂把三小姐要看戒指，胡大突然撞进，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引得子文不禁哈哈大笑。筱真道：“你别笑，我只可疑胡大何以在白家里能如此行动自由？”子文道：“这你真可说是一个傻子，可惜你在北京混了许久，连这一点内幕，都不明瞭。俊老当日如何上台，还不是胡大一力担承的，就是此次拉了一个大窟窿走了，也全靠胡大在外面替他疏通，黎六爷在里头一力保全，总能安然无事。胡黎二位和俊老可算通家至好，有此来源，当然他们特别看待，我们哪能比得上呢？”筱真听了，才有点明白，说道：“我昨天在白家里丢了那只戒指，打算今天去找回

来，你和我同去一趟好不好？”子文道：“算了吧，他们小姐眼中也不知见过多少这类珠钻宝石，她说假一定是假的。你何必为了一只假钻戒指，特地跑去要，岂不显得咱们小气？”筱真发急道：“我那只戒指，实实确确花一千块钱买来的，还有保单，绝对不是假的。”子文见一句话已把筱真急得脸红筋涨，笑道：“要找她们，也要等到夜里。这时候闯去，她们还未起床，并且她们白天多半出门不见客，我现在也实在没有工夫，等今晚再说吧。

筱真见拉不动子文，十分扫兴，怏怏走了出去，一人溜到游艺园，私心还望能在园里见着她们更好。在园内园外巴巴了望一天，竟不见三小姐倩影。到得夜里，打两次电话，又找不到子文。筱真急得没法，一人冒着胆子跑到柏家大院，把名片投进去。幸未被拒绝，立时请进客厅。筱真在客厅等了一会，见主人还未出来，左右又没有别人，便想到匡床下那只戒指，不知还在那里没有，若能私下捡出，岂不更好？不禁走到匡床边，蹲在地下一看，见床下黑洞洞，一点东西看不见，只仅底下露出一粟白点，不知是什么东西。急切又不得取了出来，便把身躯爬伏在地下，偏着头挽着袖子，正在探手进去，忽背后有人喊道：“何老爷，干什么？”筱真抬头一看，见是小燕笑盈盈站在后头，只羞得满面通红，缩身站起来。小燕笑道：“三小姐请您到里面坐呢。”筱真一面撣拂身上脏土，一面跟着小燕弯弯曲曲越过好几重花门，绕到三小姐房间。小燕早抢上一步，高高把门帘举起，筱真一眼看过去，见三小姐

娇娇怯怯，坐在床前，好似一朵名花，十分娇艳。三小姐见筱真进来，起身相迎，问他由哪里来的。那知筱真初入三小姐绣闺，心里早已有点迷糊，眼看一屋里精巧西式器具，当中放着一张镂花铜床，床上三面都镶晶莹大镜，床顶垂着一个蘑菇式的三盏电灯。暗想如此一个讲究卧室，能在这里住一宵，不知几生修到。今晚三小姐请我在这里相见，不无微意。一人想入非非，神魂飘荡，所以三小姐连问他两句，他好似没听见一样。三小姐见他呆头呆脑表现失态样子，十分好笑。走过去，向他肩上一推笑道："我问你由哪里来的，你怎么不答应呢？"筱真才冒冒失失应道："我打外面来。"三小姐见他应得不成话，益发笑得弯了腰。筱真见三小姐一味娇笑，又带着几分轻佻，益发着差了想头，暗想今晚大有意思，我不可再错过机会。见三小姐坐在床前，便涎着脸，一屁股也挨上去坐下。三小姐只觉一股葱蒜气味喷了过来，心中暗骂：这傻子，也不撒一泡尿，照一照是什么面孔，癞蛤蟆妄想天鹅肉。他既不自量，我且再作弄一番。便笑问道："何先生是想来凑局推牌九吗？"筱真摇头道："不是的。"三小姐道："不是，想干么呢？"筱真给她一逼，迟迟钝钝说道："来找戒指。"三小姐听这一句话，故意问道："什么戒指？"筱真道："就是昨晚给密司白扔在匡床下的那只戒指。"三小姐佯作惊讶道："哦，那个戒指，我竟然忘记了。"便一叠声喊："小燕，小燕。"小燕掀着帘子进来，三小姐吩咐道："你赶快出去，到客厅匡床下看一

看，有何老爷戒指捡了进来。”小燕答一声出去，一转身进来回道：“匡床下没有什么戒指。”筱真一听，急得满面通红道：“床尽底下，或者有的。”小燕带笑道：“我看是没有，刚才何老爷自己不曾爬在地下找过吗？”小燕一句话，把筱真羞得满面通红，睁着眼睛答应不出。三小姐笑道：“一只假钻石戒指，有什么可惜，何先生中意这个，小燕可多得很，你可拣一盘，给何老爷拣一个。”小燕果然出去，一会捧了一盘假钻戒指进来，小燕轻轻向三小姐说道：“六爷来了，在那边屋里等着呢。”三小姐一听连忙站起来，向小燕道：“你好好陪着何老爷选戒指，我一会就来。”说着匆匆出来。筱真眼看小燕手中一盘假钻石戒指，花花绿绿，什么颜色都有。心想我丢一千元一只戒指，拣这些假货相赔，岂不是一个傻子。于是不看戒指，只看小燕。见她眉目如画，十分可爱，屋里又没别人，便大着胆子一把把他搂住。小燕出其不意，大吃一惊，手中一松，一只盘子落在地下，把一盘戒指撒了满地，摇着身子，极力挣扎道：“何先生干什么？”筱真道：“我不干什么，和你说句话。”小燕道：“有话好好说，请先放手。”说着一个小脸，红得和小苹果一样。筱真见她满面娇羞，益发不肯放松，紧紧把她揽住。小燕跺脚道：“何先生你到底怎么呢？”筱真涎着脸道：“我不怎么。我且问你，你可是名叫小燕吗？真是身轻似燕。”说着索性把小燕一抱，抱在膝上。急得小燕狠命挣扎，哪能挣扎的下来。小燕发怒道：“何先生再这么胡闹，我要喊

起来了。”筱真道：“你别嚷，我给你一件好东西。”一面说，一面把一个大脸，贴近小燕嫩腮上闻一闻。小燕只觉着一股葱蒜臭味，扑入鼻里，立要恶心，握着鼻子道："何先生你再不顾脸，怪不得我了。”筱真一声不响，只凑着小燕腮上，左香一下，右香一下，闻个不了。阔嘴上一部浓髭，刺在小燕粉颊上，又痒又痛，只急得小燕浑身发战，颤声道：“何先生怎么……怎么……”筱真仍是一味紧紧偎住，气得小燕把两只手向筱真肩上乱推乱拧。正在拚命挣扎的时候，忽听外面有人喊道：“小燕，小燕。”小燕着忙道：“何先生快放手，刘妈来了。”筱真才狠狠的向小燕颊上亲了一口。刚把手一松，刘妈已掀着帘子撞进来了。见小燕由筱真膝上溜下，问道：“小燕你在这里干什么？三小姐叫你呢。”小燕带着哭声道：“何先生欺负我。”刘妈向筱真恶狠狠的瞅了一眼道：“何不告诉三小姐去？”说着便推小燕出去。筱真一听大惊，心想：不好，小燕若去告诉丽芬，丽芬一定生气，我在这里，眼看要讨没趣。心里一急，也不及把帽子戴上，光着头，慌慌张张撞了出去，溜之他所。

小燕给筱真磨了一阵。吓得心头小鹿不住乱撞。走过东厢，把手掠一掠头发，定一定神，刚要掀帘进去，耳旁忽听里面三小姐说道：“这事也要问小燕愿意不愿意，若是不愿意，也不能强迫她。”小燕见房内是议论自己，不禁心里一动，便停脚侧耳一听，只听黎六爷哈哈笑道："一个小丫头，高升做姨太太，难道还有什么不愿意吗？”

三小姐道："这可说不定，我知道小燕平日志气很大，绝不愿意做人家小老婆的。"六爷接着说道："老三,你若不能把这事替我办到，你叫命拿办花小楼的师傅事情，我也办不了。"三小姐道："你看你说的话，刁皮不刁皮？你们平日在外面无理取闹的事情，也不知干了多少，我今天托你一点小事，你就开出条件来交换，你办不了，就不用你办，叫我屈服你的条件可不行。"六爷道："老三别生气，我今天和你商量这事，也是迫于不得已。你知道我们那个老头子平日最信服吴秋飘的神课。前一礼拜，这位吴先生进去贺年，又替老头子起了一课。据他推算，老头子今年一入夏令，运气便不见佳，最好在立春以前，来一件喜事冲一冲，所谓一喜化千灾，便无妨碍了。老头子问他什么喜事，总能镇压得住，他说升官，添丁，婚娶，纳宠，有了一样都可算喜事。不过都要在立春节令以前举办，总有效验。老头子因自己官阶，已经升到了天尽头，再升也无可升了；至于添丁，四姨太和八姨太，都说有喜，但不能赶在立春以前就添出来的。婚娶还可勉强，本打算把二少爷婚事提前举办，偏是电报打去，湖北那边回电，杨老亲翁才于前两天病故，这件事算也不成功。所以想来想去，四项喜事，只剩纳宠一项最为便利。老头子便把这事责成我身上，赶立春以前，要物色一位良家闺女，送了进去。并且不要胡同内班里的人物，因为班里人物，都是野花，娶进门仍算不得数。今早老头子还一力催着我，因为吴秋飘起的课是很灵的。从前在保定的时候，断定老头子

某日进京，某日接印，一毫不爽。我也不得不上紧想法，所苦现距离立春只有两天，我若随便抓一个充数，又怕长得不好，老头子不高兴；若是在班子里拣一个，冒名送进去，又怕将来发觉，更是麻烦。所以才想到你的小燕，长得又好，又在你手下磨练出来的，什么事都明白，送上去一定能讨得老头子喜欢。”小燕偷听到这里，心里已彻底明白黎六要把自己送进去给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做姨太太，心里便一百个不愿意。接着又听六爷道：“我有如许为难，所以才向你商量。至于你所说花小楼师傅的事情，在你的意思，我不替你办，还有胡大爷替你办是不是，你可知道胡大为了他自己一个红湘云已弄得拖泥带水，也不知给湘云的师傅敲了多少钱。委实说，他对这一门经络完全是不行的，你叫他办，他一定轰轰烈烈替你办，人是办了，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与你也未必有什么好处。我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要办花小楼师傅，绝对不是你所说的那个缘故。在我意思，只须用个法子，把他吓走，岂不更好吗？”说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只听三小姐格的一笑应道：“就算你聪明，究竟这事，总得问本人同意不同意。你再把桌上电铃按一按，何以叫了半天，小燕还不来呢？”小燕听到这里，知道不能不进去了，便把帘子一掀，慢慢走进。三小姐见她来了，瞅了一眼道：“小燕你跑到哪里去？”小燕只低着头一声不响。三小姐道：“你过来我告诉你一桩事。”小燕心里已经明白，走过去，三小姐指着黎六说道：“刚才六爷和我商量，要把你带进府里去。”

小燕一听这句话，把一个小嘴撅得高高的。三小姐知她心里不赞成，向黎六看了一眼，一把将小燕拉到跟前，低低向她耳旁说了两句话。小燕不禁一笑，红着脸，低下头去。三小姐向黎六努一努嘴道："她答应了。"黎六笑道："可不是，她完全听你调动的。"三小姐道："你这人真的一点不懂得好歹！"黎六道："现在她已答应了，我就回去，叫我三姨太前来，把她带进去。"说着一迳出去。

黎六一走，三小姐立把小燕带到自己房内，亲行动手，细匀轻粉，重整乌云，把小燕从头至踵，更换一新。刚刚打扮完毕，早见黎三姨太娲娲娜娜，走了进来。一见小燕，笑盈盈先向她福了一福，笑道："恭喜十姨太太。"小燕一听羞得满面通红。三小姐道："人家才不愿意，你别取笑。"三姨太又把小燕浑身上下一看，啧啧赞道："真标致，真是强将之下无弱兵。"三小姐道："她初进去，什么事都不懂得，一切还求三姨太招呼。"三姨太笑道："这样一个聪明人还有什么不懂得，以后我要靠十姨太招呼地方还多得很呢。现在时候不早，六爷业已进去，就请十姨太和我一车走吧。"小燕听说要走，牵着三小姐衣角带笑道："三小姐，你可别骗我。"三小姐低低应道："你尽管放心。"说着亲送小燕出去，眼看她上了汽车风驰电掣飞奔前去。

那时虽是业已十二点多钟，因为三姨太的汽车半夜三更出入惯的，一路无阻，驶入大楼前。三姨太引了小燕下来，步上曲廊，只见廊上挂着千万盏玲珑纱灯，摇摇曳

曳，照得满眼皆红。原来老头子得着黎六报告，十分欢喜。因为这一次纳宠，不比寻常，要略略点缀，应个喜事景儿。府内中人得着消息，便连夜马上铺张起来。虽不及扎彩楼结红彩，靠电灯的光力，把里里外外所有宫灯一点，已是辉煌照眼喜气重重。小燕是第一次，初入里面，觉着触目富贵繁华景象，果然和外间不同。柏家大院平日陈设虽算讲究，比起来真是天上人间，差得远呢。小燕跟三姨太一路走着，右顾左盼，一颗栖栖惶惶的心，已不知不觉为丽景所夺，便不似刚才那样难过。三姨太引她走进一所广厅，只见里面铺陈得荧煌照眼，锦绣生辉。两旁坐着一大群女客环肥燕瘦，打扮得一个赛过一个，见小燕进来，都围拢上来观看。三姨太便命小燕向这班人一一磕下头去，一班人连忙还礼不迭，有还全礼的，有还半礼的，有咯咯笑的搀住小燕的手，不许她下拜的。小燕一一见毕，顺便举眼向她们一看，见她们个个脸上虽都堆着笑容，可是眼光中都含着妒意，有带着冷笑态度，心中正猜不出这一群是什么人，却见三姨太从旁指着一位中年妇人道："这位是四姑太太，这位是七姑奶奶。"又指几位年轻的道："这位是五姨太，这位是九姨太，这位是六姨太。"小燕一一含笑点头。今夜因为这班姑太太姨太太们知道老头子这一次纳宠要热闹，故此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前来凑趣。三姨太向这些姨太太们一一介绍毕，又笑问六姨太道："老人家是在楼上吗？"六姨太点头笑道："是的。"三姨太道："那末我先带她上去叩见。"这一

班姨太太听说要带小燕上楼，便争先恐后，一个个抢扶梯。三姨太带着小燕跟在后头，只听她们一面走着扶梯，一面还是吱吱咯咯的笑。看看已到楼上，远远有一个房间，门外垂着红缎绣金凤帘子。帘前一个小丫头，见她们来了，高高把帘子举起。这班人便屏声息气，一个个规规矩矩走入房内。小燕到此，知道已到老头屋子，心中不免又害怕起来，低着头走进门内。只听三姨太低低叫她跪下磕头，小燕跪下地去，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椅上坐的那个人动也不动，两只大脚，穿一双青缎大棉鞋，靠在椅旁和泥雕土塑一样。一会儿只听他说道："难为你，带到东边新修理那间屋里去罢。"三姨太连声答应，引小燕出去，走进东边一间屋子，命小燕在靠边一张椅子坐下，笑对她说道："这里就是你的屋子，你且在这里等一等，我出去周旋一会再来。

三姨太走了，小燕举目向屋里一看，见满屋里排的西式椅桌，一切桌罩椅套纯是一色红缎盘金丝绣的龙凤花朵，十分夺目，靠西傍墙排着两座博古橱，橱内陈列许多翠玉玛脑瓷漆古玩；壁上挂了好几面湘绣镜框。绣得人物栩栩如生；屋顶上挂着四盏电灯，灯上都加水红色彩画纱罩红丝垂络，映得满屋里光线，都带着红色；靠南一张大铜床，床上却安一副极精致烟具，床后有个小门，垂着绣帘，由帘缝望进去看，里面安着洋瓷浴盆恭桶之类，是一个更衣所在。小燕一个丫头出身，何曾住过这种锦绣屋子！身入其中，好似做梦一般。最不放心的，就是不省得

老头子是什么模样。想他平日会带兵打仗，一定是相貌狞恶；既是六十多岁以上年纪，一定是鬓发斑白可憎面目。想到这里，不禁双蛾紧蹙，芳心暗恨，深怨六爷不知安着什么心，把我拿来糟蹋，我今天总是受了三小姐的骗了。小燕正在自怨，忽见帘子一掀，走进两个小丫头，报道："老爷来了。"接着便听一阵隆重脚步声音，虎昂昂走进一个人来。小燕知是老头子来到，急忙站起来，偷眼向他一看：见他面目并不凶恶，鬓发也不白，一个方脸，两道浓眉，八字浓鬚，肥头大耳，很有福相，看过去并不似六十多岁老头儿，和自己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心坎上一块石，才行放下。老头子走进屋来，便在一张大沙发上坐下，含着一枝吕宋烟，向小燕细细一看，见她修眉俊眼，皓齿朱唇，圆圆一个鹅蛋脸，射出一道艳光，恰是含苞待放的一朵名花，十分可人。笑吟吟说道："你在这儿，不必拘什么礼节，尽管坐下。"小燕听说便斜转娇躯，在老头子身旁一张小椅坐下。老头一面吸着吕宋烟，一面问道："你今年十几岁了？"小燕道："十八。"老头子道："我听小黎说，你在家时，每天都上学堂念书。你一共在学堂有几年了？"小燕一听这话，记起临行三小姐吩咐的话，立时装出小姐身分说道："在学堂只有五年，并没念得什么书。"老头子哈哈笑道："现在也不是读书时候，会写几个大字，就能对付了，何况你们女子们，更是不必。"小燕听了，莫名其妙，也不敢答应。老头子又随口查问几句，见床上设着烟具，便指着问道："你会弄这个

吗？”小燕点一点头。老头子便由沙发上挪到床上，打一个呵欠，一歪身躺下。小燕到此，不能不上前伺候。她对于烧烟本领，在柏家大院，早就练得一个好手，拿着烟枪，一挑一拨，十分得法，伺候老头子吸了几口。因为时候不早，老头子明早还要下楼看公事，便吩咐收拾安歇，一宿无话。

到第二日，黎六来到柏家大院，一见三小姐便伸出一个指头道："了不得，老头子得了这位新姨太，高兴得很，今天赏我两只鼻烟壶，还吩咐我，十姨太有一个兄弟在外头，替他谋置一个好差事。"三小姐笑道："这又是小燕捣的鬼，她哪有什么兄弟。"黎六道："她作派真好，不能不服她聪明。老头子听说是人家小姐，益发把她看重，因为里头几位姨太太，没有一位是真正小姐出身的。我不能不佩服你，当时如何曾想到这一步。"三小姐抿着嘴笑道："你不要瞎恭维，你的事情，总算成功了。我托你办的事，可怎么样呢？"黎六道："我今早在里头见着范祖文，已在他面前露了口气，他总会办得清楚，大约今晚或明早，便有分晓。可是一样，这事情办好之后，你不要太高兴，有了他便忘了我。"三小姐故意把脸一沉道："什么有了他忘了你，我可不懂。"黎六道："你嘴里不懂，心里明白就是了，何以说那么清楚呢。"三小姐给他一顶，无可答应，便又绕弯子说道："六爷你那天说的那只金钢钻戒指，何以还不带来？"黎六一听，把疲肩一耸道："哦，我忘了。"三小姐道："你不必在我面前捣

鬼，明是舍不得，哪有忘记？现在你能把那件事情办妥，将功赎罪，我可不要那只戒指。若是办得不好，我要罚你两只戒指。”黎六道：“办得不好，我也甘心受罚；若是办好了，我也不愿把戒指送你，因送到你手里，也是赠给别人。”三小姐见黎六说得尖刻，恨得抢过去，要拧他的嘴。黎六哈哈一笑，一路跑了出去。

且说花小楼的师傅叶粹华，那天在东方饭店把花小楼找了回来，带到家中，剀切教训一番，说：“这些小姐奶奶们，万万结交不得，眼看多少名伶，犯了这个毛病，弄得身败名裂。我辛辛苦苦教导你出来，指望你替我传点微名，若是小小年纪，才露一点头角，便误入迷途，不但声誉扫地，艺业没有进步，弄得不好，还有杀身之祸。因为现在时代，没有是非皂白可讲，我不能不替你担心，以后务要切戒这种行为。”花小楼本是一个极纯谨子弟，因为他跟包程三不是东西，才把他引诱出来。他虽和三小姐见过几面，一心也是捏一把汗，觉如此行为，不是梨园正当行径，现在见他师傅一片良言，心中十分感动，惭愧无地，一声不响，目中已流下两行泪来。粹华见了，知道孺子良心发动，暗自欣慰，忙温慰道：“我这话，纯为你前程起见，你也不必伤感。你能从此记着我的话，就不负我一番苦心了。”花小楼一面擦着眼泪，一面应道：“师傅的话，我永记终身，一生一世，忘不了的。”当晚九点钟以后，粹华吩咐跟包程三跟着花小楼，先到新明戏院，自己过两口烟瘾，随后赶来。

那天花小楼排的是《安天会》重头戏。花小楼十点钟上台，刚出演两场，粹华家里来了电话，催他回去。后台因花小楼正拿全副精神卖力，不敢让他知道。直等花小楼一出安天会演完，走进后台，见他师傅还未来到，问起程三，程三才告诉："刚才家里来了两次电话，催你回去，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花小楼一听，料定又是师傅心里不痛快，肝气发作，忙忙卸装，跳上包车，赶到家里。一脚才闯进大门，只见里面震天的哭声，大吃一惊，暗想：莫非师傅得了什么急病，发生变故吗？一时也心慌意乱，三步两脚，抢了进去。走进房内一看，只见师母和两个师妹，三个人相抱着号啕大哭。急向床上一看，并不见师傅，急问道："你们为什么痛哭，我的师傅呢？"师母见花小楼回来，拉着他的手带哭道："你赶快去救你的师傅吧，他给人家抓走了。"花小楼惊道："师傅好端端的，为什么给人家抓走？"师母道："你去了不久，师傅正在床上抽烟，忽来了几个巡警，把他由床上拖下来，生生绑了拉走。"花小楼道："想是外面漏了消息，巡警进来抓烟，带到区去至多不过罚几个钱，谅不至怎么样，请师母不必着急。"师母跺脚道："你还不知道，床下新运到一大箱黑货，也给他们搜出抬走了，这不是要了老头子的命了吗？"花小楼一听，也自着忙，心想："那末我只有先到区里打听打听，再作打算。"说着忙忙走出去，坐着包车，才走到一半路，忽然一想："自己在警察署没有一个熟人，走进去也打听不出什么消息，不如去找朱老板，他和

内务部长警察署都有交情，托他想法，必有效力。便命车夫先拉到魏染胡同朱老板家里。

花小楼赶到朱韵声家里，已是十二点多钟。把家里情形和韵声说了一遍，求他想法。韵声慨然答应，说道："这时候我不便到郑总长家里，先打个电话托他照应。想这一点小事，里头有人情，说一声放，马上放出来。管保明天一早，你师傅总可平安到家。你先回去，告诉你师母不必着急，这点小事，都在我一人身上。"花小楼见韵声如此热心，非常感激，忙请了两安，谢了又谢，忙忙回去报告。

到第二日，叶家一家大小，由天色一亮，眼巴巴盼望粹华回来，直等到十二点钟，还不见他的影子。只急得叶师母又是乱跳乱哭。花小楼没有法子，只好又赶到韵声家里打听。韵声一见花小楼道："我刚要打电话找你来。我昨晚打电话时候，郑总长已亲口答应。今天我又亲去找他一趟，据说你的师傅业已移送厅里去了。吃一口烟，罚点款子，这事还好办，只是搜出那一大箱烟土，照章要科罚的。按章程，烟土一两，罚金五元以至三十元。据他们估量那一大箱烟土，约有三千两左右，只按最低罚款每两科罚五元，就得一万三千元。我当时很替你师傅恳求一番，说你师傅是一个穷人，绝对没有力量缴这些罚款。总算郑总长极讲交情，他说既是如此，目前先替你招呼，把你师傅保出来，至罚款一层，慢慢想法。现在第一要紧，你先找一家铺保，把你师傅保出再说。至于罚款，据我意思，

能凑得款子缴进，那是再好没有，若是凑不到款子，不如先躲到天津避一避。这里我再托郑总长设法，谅不至有什么为难。”花小楼听了，称谢一番。也不及回家，先找了铺保，去到厅里把粹华保出，将韵声意思告诉一遍。粹华叹口气道：“我不但没有钱缴罚款，就是我的家也不敢回去。因为我这番贩卖烟土，所有本钱，纯由各方借贷而来，我若是一回家，各财东不要我的命吗？现在只有秘密先躲到天津，再作打算。此时已是五点钟了，我们赶快出城，别露出风声，给他们知道。”花小楼听了，只好跟着他师傅，奔到东车站。

粹华师徒来到东车站，刚巧天津火车尚未开行，花小楼要送粹华到天津，粹华阻止道：“这使不得。你和新明戏院订有合同，今晚还须出台，若是突然离京，外间一定发生许多谣言，于我们公私两方都觉不便。”花小楼见师傅不许他同去，便替粹华买一张车票，送到火车上。因火车距开行尚有十数分钟，两人便在车子内一同坐下。粹华执着花小楼的手，低低叮嘱道：“我虽一时出京，你每日仍要安心出去演戏，不必因我的事情，把正业抛开。要知道在台上得来声誉是很不容易的，要保持永久名誉，更是不容易，你要牢牢记着。我去之后，家里的事情只剩你一人照看，官司这方面，有朱老板从中帮忙，想不至如何为难。至一切私债，我既走了，他们也是无法。因为我当日借款写的字据，曾载明贩卖烟土资本。他们只能向负责主儿为难，必不敢告到官厅，自投法网。你告诉师母，不必

因这事担心。”粹华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向花小楼身上看了一眼，又说道：“我此去最不放心，还是你一人，因为我们干这种行业，一点嗜好都染不得。我自十四岁出台献艺，到现在也不知几经沧桑，眼看我同辈，成名发财的固然不少，走入迷途，堕落不堪的，也非常之多。因为当你这年时，血气未定，很容易误入迷途。不一定由你不好，因为现在社会有许多外诱，放你不过的，你稍没把握，便要堕他的陷井。我想起前天东方饭店事情，还替你寒心。”粹华说至此处，一双眼睛观着花小楼手上金钢钻戒指。花小楼知道粹华的意思，急说道：“这一层请师傅放心，我若是不遵师傅的教诲，便是禽兽不如。师傅若不信我的话，请看我……”说着倏的把手上戒指脱下，猛往窗外一扔。粹华急行拦时，已来不及，说道：“你何必如是，你不爱它，留着也可换几个钱，如此不白糟蹋一件东西吗？”花小楼含着两双泪眼正要答应，只听窗外开车铃声丁丁入耳。粹华连催他下去，花小楼掩着眼泪走下车来，一转眼间，只听呜的一声汽笛，火车已蠕蠕出站。花小楼含着一苞眼泪站在月台上，眼看着火车无影无踪，才一个人凄凄惶惶回家报告。

第三回

娱鸳衾无心逢荡子
虚鹊驾有意儆痴郎

黎六得着范祖文的报告，知道已藉着烟案把叶粹华抓了进去，忙打电话给三小姐。三小姐得着消息，十分得意。当夜九点钟用过晚饭之后，趁她两位姊姊在外面陪着胡大等打牌，她一个人走进房内，对着镜子，细点铅黄，轻匀粉黛，换上一身簇新衣服，自己在镜子里照了一回，也觉踌躇满志。悄悄走出去，坐一辆车，赶到新明戏院。一看戏报，见花小楼今夜演的是《霸王别姬》。三小姐便在靠戏台最近一个包厢坐下，一看楼上楼下，万头攒动，观客比平常多了一倍。暗想今天如此满座，大概都是花小楼这一出别姬的魔力招引出来。此时台上正演着《八蜡庙》，锣鼓震天，三小姐无心观看，只拿一双俊眼，在楼上楼下瞟来瞟去，看一回包厢中女客装饰，又相一相池子里人物。直等到台上大打特打，一阵打完了，霸王别姬出台了，三小姐才专精注神把眼光移到台上。花小楼因今天受了一番感触，满怀悲愤，把英雄末路呜暗叱咤慷慨悲歌的神形，演得淋漓尽致，博得台下采声不绝。三小姐也觉花小楼今日神

色，和往常不同。看到一出快要演完，匆匆先行下楼，走到门外。一问李和，知道业已接洽清楚，便命他拉到东方饭店，仍在楼上三十九号开一间房间。一个人斜倚在沙发上等着，心里非常高兴。以为花小楼师傅已不在身旁，这一次当脱不了自己樊笼。哪知由十一点钟等到十二点钟，整整一个钟头，还不见花小楼的影子，心里便有点焦燥起来。一时又想到花小楼今晚上台，竟不见他手上那只金钢钻戒指，赠他的那只戒指到哪里去了？一会又想今晚花小楼演戏的时候，我坐在包厢内，他只淡淡看我两眼，并不像往日那样殷勤，这也是很可疑的地方。难道我暗中掇弄他的师傅，他竟猜得出来不成？一个人在屋里颠来倒去想了一阵，闷极无聊，正燃一只香烟独自排遣，忽听门外一阵急促脚步声音，房门一响，走进一个人来。三小姐以为来的是花小楼，急抬头一看，另是一个玄发粉面的美少年。只见他穿一身极漂亮的西装，雪白的硬领，系了一条玫瑰紫的领带，还用一只品字式的小钻别针，插住领前。丰姿卓越，比起花小楼，仿佛还来得漂亮，不禁呆了一呆。那少年一见三小姐，也现出惊讶样子，连忙缩住脚说道：“这里不是三十八号吗？”三小姐道：“这里是三十九号。”那少年连说：“对不住！对不住。”把帽子微微掀起，点一点头，退了出去。三小姐觉着这人来的奇突，见他退出，便也一步跟了出去。见他走到隔壁房间向门上号数看一看，正要推门进去，回头见三小姐站在门口，向她笑了一笑，一转身走进房内。三小姐见他进去，便站在

房外侧耳一听，只听房内微微笑声，别的一点也听不见。三小姐仍猜不出是什么人。正在此时。楼下忽走上一个茶房，三小姐便指着三十八号，问是住着什么人，茶房向三十八号房间一看，又向三小姐一看，摇一摇头微微笑着。三小姐给他一笑，立时觉悟，羞的满面飞红，退进房内。一看腕上手表，快十二点钟了。见花小楼还未来，禁不住拿起壁上电话机，打到花小楼家里，请花小楼说话。候了许久，那边才有一个下人来说，花老板已睡觉了。三小姐一听，气得把耳机铛啷一声挂上，暗骂花小楼不识抬举，我向来没有候着人家到一点以上的，今天总算上了这小东西的当。拾起皮大衣穿在身上，恨恨走出门外。刚要走下扶梯，忽听后面脚步声音，回头一看，见刚才那个少年和一位妇人，也走出来。三小姐要看他是什么人物，便站一旁，让他过去。只见那妇人有四十以上，长得极其平常，头上手上饰物却是极贵重东西，在电灯下望去，珠钻照眼，彩色莹煌，煞是好看。那少年见三小姐站在楼梯旁看他，走到末一层扶梯，忽回过头来，向三小姐飞了一眼。三小姐不禁心中一动，跟着他们下楼，见他们齐上一辆小汽车走了，也坐上包车怅然回去，

到第二日下午，三小姐和蕙芬双芬来到游艺园。三个人正在草地上兜圈子，忽见昨晚那个少年迎面走了过来。三小姐一见那少年，记起昨夜事情，不禁向他看了一眼。那少年见三小姐看他，便也回了一眼，微微一笑，低着头，由她身旁擦过。惠芬双芬以为三小姐认得此人，都不

大注意。三个人在园内兜了一会圈子，便走进文明剧场观剧。三小姐在里面坐了一会，见满场烟气迷漫，十分气闷，一个人又走出来，在圈外草地遛跶。想起花小楼失约事情，心里还是不快，不知他是有意不来，还是发生别的阻碍。一面走，一面正在痴痴想着。忽听背后有人喊道："密司白。"三小姐急回头一看，原来就是昨晚那个少年，心里甚是可疑，他如何会认得我姓白呢？便停住脚，等他过来。那少年见三小姐凝眸含睇贮立草地等着他，便紧了两步，凑上去。一到三小姐跟前，把帽子脱下，微微鞠了一鞠。三小姐见他一头黑发刷得油亮亮的，生发油香水只怕要洒了原瓶十分之三，面上也涂了不少雪花粉。连一双眉毛，似乎都用黑刷子描过。此时在白日之中，看得亲切。见他满身熏香涂粉，纯用化妆品衬托出来，比起花小楼天然韶秀，大有天渊之别，知他是一个调脂弄粉取媚女子的滑头少年。便微微笑道："先生如何认得我呢？"那少年连忙笑道："密司白在社会上，直如景星庆云，哪一个不认得？只有密司白不认得别人，没有人不认得密司白的道理。"三小姐见他这几句话说得有意思，不禁问道："先生你贵姓？"那少年忙由衣袋里取出一张二寸长、双指阔小名片，双手递上。三小姐接来一看：见上面写的"德国精神学博士，吴燕贻，字雪民，无锡人"笑道："吴先生由德国回来，已有几年了？"雪民头一仰说道："约莫有三年吧。"三小姐道："中国人懂得精神学，真如凤毛麟角。似吴先生研究这种学问，在知识界可说是

不可多得的人才。”雪民经三小姐一说，不知心里是得意，还是惭愧，只见他脸上烘的一红。此时刚有一阵横风挟着地上尘土扑面吹来，雪民便趁势说道：“这里风大，我们且到那边避一避，好不好？”三小姐点一点头，和雪民一同走到桃树下花阴中一张游椅面前。雪民先抢上去，用手巾将椅上尘土掸拂干净，俟三小姐坐下，他也慢慢坐下。三小姐见雪民举动伶俐，言语便捷，知他是伺候女人的老手，便向他笑一笑问道：“昨晚在东方饭店和吴先生一块出去的那一位太太是什么人？”雪民见问，便含糊应道：“他是石鲤庭司长姨太太。”三小姐道：“吴先生和他是亲戚吗？”雪民道：“他是无锡人，我也是无锡人，和我是同乡。”三小姐道：“那末吴先生和他是同乡关系了？”雪民只微微笑道：“是的。”三小姐道：“吴先生昨晚出了饭店，和石姨太又到那里去？”雪民立时皱着眉头道：“那时候是很晚了，我本不愿去，她偏要请我到煤市街吃羊肉锅，我没有法子，只得陪她一块去，实在太没意思。别说羊肉锅我是吃不惯，就是平素爱吃的东西，和她在一块，也是无味了。”三小姐见雪民说的话太刻薄，完全是一个轻薄子口吻，心里很不赞成。暗想那位石姨太，真正没眼力，如何会结交如此一个朋友？这种浮薄少年，万靠不住。他昨晚误走入我房内，安知不是有意窥我秘密，幸而当时花小楼没有来，没给他撞见。三小姐想到这里，觉着此等人万近不得。正想起身离开，雪民忽嘻着嘴道：“这里风大，我想请密司白到里面番菜

馆，用点茶点，不知肯赏光不肯。”三小姐见雪民要请自己用茶点，本想拒绝，后来忽一转念，这滑头太不自量，也不想我是什么人，竟敢在我面前献殷勤，我且给他开个小玩笑。便笑道：“吴先生不要客气，这里番茶馆做的东西非常恶劣。那种脚骚臭的奶油饼我一闻就要头痛，我们犯不着到里头去。我看北京洋点心可吃的，只有华安饭店一家。它店里做的火腿面包，可算最拿手，蒸得又松又软，吃到嘴里一嚼便化，别有一种滋味，无论什么北京饭店、六国饭店，都赶不上它。”雪民一听，暗想：华安饭店是有名坏地方，白小姐竟极口称赞它店里面包，话里大有意思。我何不顺她口气，请她到华安饭店，或者能得到意外的效果。遂笑道：“那末我就请密司白到华安饭店，用些茶点好不好？”三小姐点头道：“我一会本要到里面找一个人，现在就和吴先生一块去也可以。但是吴先生不要客气。”雪民见三小姐肯和他同往华安饭店，非常高兴。跟着三小姐出了游艺园，两人各坐上包车，流星赶月一般，不上一刻工夫，早到了华安饭店。

这华安饭店的西崽，都是乖巧不过，一见三小姐引一个小白脸进来，忙让他们上楼，向三小姐问道：“是开元号房间，还是普通雅座？”三小姐知道，元号房间便是特别室，设在楼后，是为清静。便笑对雪民道：“我们还是到元号房间坐坐吧。”雪民平日早听过华安饭店有元号特别室，专备贵客临时应用，可是自己未曾去过。现听三小

姐叫他开特别室，只喜得心花怒发，连忙点头。西崽引着二人，来到楼后。雪民一看，一排四间大洋房，按着元亨利贞四个字，一列排过去，才会悟原来元号房间，是这个取义。再看雕栏前，花木扶疏，布置得十分幽雅。西崽把利字房间门推一推，将电灯机一捩，让他二人进去。雪民一看里面非常宽敞，房内铜床，梳妆台，食案弹簧椅子，一切俱备。玻璃窗上，垂着绿色德国原呢帘子，墙边安着暖气管，一走进去，暖气融融，如入春台一般。三小姐把皮领巾卸下，走到汽灯前，伸着细指微微按在汽管上，说道："今天外头真冷。"雪民正要挨上去和他说话，忽见西崽推着门，送上两杯香茶进来，问还要预备什么东西不要。雪民因三小姐曾夸赞他店里火腿面包做得好，便吩咐先来两杯牛肉汤，和一盘火腿面包。西崽应着出去。三小姐笑道："我不过随口说说，你未免太客气了。"雪民嘻着嘴，正要走上去巴结几句，三小姐道："吴先生请你把我提囊内小梳子取过来。"雪民听说，便把三小姐放在桌上那只绿皮巴黎式小提囊，打开一看，里头什么花粉、檀香水、小刷子、牙梳、小镜、粉纸盒、胭脂膏、丝绢、粉扑，一切化妆品无所不备，件件都制得非常精巧。只闻一股香粉气扑到鼻里，说道："好香好香。"便检一个小牙梳送过。三小姐站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向头发抿一抿，又笑向雪民道："你把粉盒再拿过来。"雪民检出一盒递过。三小姐又命他把小刷子取过来。雪民又取出刷子。三小姐刚刚把头发掠好，西崽已捧进两杯热腾腾牛肉汤和一

盘火腿面包进来。雪民便请三小姐用点心。三小姐只把牛肉汤略呷一口，便皱着眉头道："今天这汤何以如此不好?"雪民用铜叉扎了一块火腿面包，放在三小姐面前碟子上，自己也夹一块，向嘴里一咬说道："这面包还可以吧。"三小姐把叉子刺着面包，向嘴上咬了一点，略一咀嚼道："怎么今天连这火腿面包都弄的不是味了？"说着把咬剩的面包放在碟子上不吃。雪民吃一块，觉味道还不错，因见三小姐说不好不肯吃，自己若一人吃下，显得贫相，遂也把叉子放下。暗想这一盘火腿面包，在饭馆里，至少要开三四元钱，但是在三小姐面前，不能不装阔绰。便向三小姐道："密司白不爱吃这个，另要点别的东西好不好?"三小姐道："这里火腿面包是他拿手东西，今天还弄得如此不好，别的更不用说了。还是要两样新鲜果子来吧。"雪民听说，随手将电铃一按，把西崽叫进，命他拣几碟新鲜果子进来。西崽出去，转身便捧进四盘果子，一盘苹果，一盘葡萄，一盘香蕉，一盘白梨。三小姐见了，似都不中意。仰着头向西崽问道："你有美国柑子没有？"西崽道："店里现在没有，要这东西，可以打发个人，到崇文门果子铺买去。"三小姐见说，便开起小提囊，取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桌上。雪民一眼看见，连忙急向衣袋随手抓一张票子塞在西崽手里，一劲向三小姐让道："今天哪有由密司白破费的道理呢？"西崽接着票子反复看一看，笑着说道："这张票子，怕不好用吧。"雪民回头一看，面上烘的一红，急由西崽手里抢了过来，向衣袋一塞。另外拿

一张五元钞票，交给西崽。三小姐眼光何等厉害，早看得明白，心里暗暗好笑。便把椅子挪近桌前，伸手向果盘里取一只香蕉，剥开皮，见里面有一点霉烂，只咬一口，便扔在地下。又取过葡萄，只吃两粒，皱着眉头喊酸。随拿一只苹果，咬了两口，又随口吐了出来，指着果盘说道："这些东西，我早知道都是绣花枕头，只有外面装得好看。"雪民本有心病，一听三小姐这话，脸上不禁又是一红。三小姐随手把四盘果子咬的咬，扔的扔，糟蹋一阵。一会美国柑子也送进来了。雪民一看，一瓷盘只盛十个小柑子，暗想一个柑子，可合五毛钱，可算真贵。三小姐一看，果是美国柑，笑孜孜拿起小刀，切了一个，慢慢吃着，吃完一个，又切一个，只吃一小角，便不吃了。一歪身，斜倚在铜床上，拿着荳蔻小金盒，倾出一粒荳蔻，含在嘴内。雪民看见，走过去，故意问道："你小盒里盛的是什么？"三小姐道："是荳蔻。"雪民道："你这小盒子制的很巧，且借我看一看。"说着故意把身子挨得近近的，正要去接那盒子，却见一个西崽，拿一把帚子进来，把地下果子皮子核打扫干净。扫完了，又问雪民用不用预备晚餐。雪民还未答应，三小姐摇手道："不必吧，我们还是出去吃点中国菜，他们蜗牛油奶脱，一闻鼻里便要恶心。"西崽道："小姐要吃中国菜，隔壁便是广东馆，叫他送来也很便当。"说着回身出去，拿着一张菜牌进来。雪民见既把三小姐引来这里，也不愿就此出去，便向三小姐说道："密司白随便点几味吧。"三小姐见雪民说得

殷勤，拿起菜单一看，把红烧鱼肚、鸽子松、烤烧肉等等，一气点了十几件。雪民见了，只命西崽拿去照样叫来。西崽才走出去又进一个西崽来，便铺起台布，摆设杯筷。张罗刚刚完毕，接着又见一个西崽搬了许多荤冷碟子进来。雪民见这几个西崽向房内往来穿梭不绝，十分可厌，一时又没有法子叫他不必进来。三小姐见桌上已排了许多碟子，笑向雪民道："我吃了柑子荳蔻，胃口开了许多。"说着便走到桌旁坐下，拿起筷子，向几个碟子上，这个夹一点，那个尝一尝。雪民又叫送一壶花雕上来，劝三小姐喝了两口酒。只见池星目含睇颊上平添两朵红云，雪民也陪喝几杯。酒入欢肠，格外有神，正要向三小姐吐露几句情话，忽见房门一动，一个西崽走进来，向三小姐耳旁低低说了两句。三小姐向雪民笑道："有人找我，我一会就来。"说着跟西崽出去。雪民一个人在房里，等了好一会，见三小姐还没有进来，便推着房门出去一看，只有一个西崽站在门外。问他看见三小姐没有，西崽向贞字房间指一指，雪民才知道就在隔壁，便向西崽道："你可进去告诉白小姐，叫的菜都来了。"西崽又向窗门指一指，摇着手，表示不敢进去。雪民见西崽不敢去请，心里很不高兴。回到屋内，又等一会，见三小姐还不回来，益发不耐烦。在屋内往来绕转好一会，见有个小门可以通到贞字房间，微微向它一推，见是锁着，便蹲在地上，把耳朵凑在锁孔内，细细一听，只听隔屋有个男客说道："我刚才打利字号门前经过，见靠窗那块小帘子高高揭起，就

觉着很奇怪。”三小姐应道：“他哪里懂得这里规矩，元号房间，只怕还是今天第一遭来过吧。”雪民一听，知道他们背地议论自己，再仰头一看，果然靠门前小窗上，那块小帘子，揭着并未放下来。一时省悟过来，知道这块小帘子大有讲究，自己外行，给他们见笑。急忙走过来，想把小帘子放下。见窗外有个白影子，晃来晃去。知道是店里西崽在窗外窥探屋里行动。想刚才自己蹲在锁孔边，偷听隔屋说话，一定也给他看见了，心上很是不好意思。急把小帘子放下，重复再到门边，才将耳朵贴着锁孔一听，只听微微笑声，不禁心里突突跳动，急把耳朵挪开，把眼睛凑近锁孔一看，但见满屋里电灯开的雪亮，只为锁孔太小，看不了多远，竟找不到他们二人坐在什么地方，干得什么事情。于是又把左耳朵再凑在锁孔一听，却听三小姐低低笑道：“你今天又在那里喝外国酒，太不是味了。”又听男客答道：“你不用多疑，我绝对不敢再到红毛子那里去。我且问你，你既看破他是滑头，为什么又和他到这里一块吃晚饭呢？”三小姐道：“我特借此警戒他一番。”雪民听了，心里又是一跳。男客道：“和他吃一顿饭，如何算得警戒？”三小姐道：“他是个滑头小子，怎比得你们阔老爷在饭店里，吃了几百块酒饭账，一文不给，可以抹了嘴就走呢？他是花销一个，要拿出一个的。我刚才瞧见他因买美国柑，忙中竟拿错一张当票，交给茶房。就此可知老鼠尾上的疮儿，有脓也不多。今晚这一番房钱饭钱的开销，总够他消受。”雪民本已满腹贮着酸溜溜的怨气，无

处发泄，又听三小姐蓄意要和他开玩笑的话，好似触了电一般，浑身皆震，腿下一软，一个头竟撞在门上，发了一声巨响。吓得门外西崽急忙推开门跑进来，一看雪民半蹲半跪在门边，忙上前扶起，问道："先生，为何平地跌了一跤，有伤没有？"雪民站起来，向照衣镜一照，见额角鼓起一块小包，把手揉了几下，向西崽道"不碍的，你给我擦把热手巾来吧。"西崽出去，送上一把热手巾，等侯雪民擦过脸，低低回道："还有粹春园叫的菜，因未得吩咐，未敢端进。"雪民暗骂这群混东西，刚才三小姐在屋里，你们穿梭般不断往屋走，现在又假惺惺说什么不敢进来。把眉头皱一皱道："都端进来吧。"西崽答应一声，七手八脚把菜排了满桌。雪民料想三小姐一时必不来，便独据坐上，喝了半杯酒，随便夹几口菜，但是满心气忿哪能吃得下。放下筷子，默默把叫来的菜，略一估计，至多不过八九元左右，再加上火腿面包，以及茶水等等，充其量有十五元的花销。今天身边带有二十元，总不至塌下台。雪民想到这里，把心放下。忽一眼看见三小姐那只巴黎式小提囊还放桌上，记起里面有一只金粉盒，至少可值得二十多块，我趁她不在，何不把她的金粉盒私行藏起，也可抵得今夜这笔开销。她存心作弄我，我也和她开一个小玩笑，也不为过。想定见房内无人，偷偷打开三小姐的手提囊，把金粉盒取出来，放在自己衣袋内。刚刚弄好，便听隔屋开门，喊西崽打脸水声音。一会又见一个西崽含笑走进来，向雪民道："白小姐说，现要和叶大人到真光

剧场看电影，不能过来，请吴先生不要客气，自己请便吧。”说着把三小姐的手提囊和皮领巾提了过去。雪民也料到三小姐必不过来，一听这话，并不生气，心里还希望三小姐早点离开饭店。不想一转眼间，那个西崽又走进来问道：“三小姐说，还有一个金粉盒，放在房里，吴先生看见没有？”雪民不禁心里一跳，立着眼睛道：“我不知道，你自己找去吧。”西崽在桌上地下，找了一会，见是没有，走过去，不知说了什么，只听那个男客把脚碰在地板上，大声骂道：“混账，岂有此理！那屋里还有什么人？丢了东西，我要责成你们伙计。”又听三小姐劝道：“少卿不必为一只小金盒生气，丢了也不值多少钱，我们还是早点去，迟了怕找不到座位。”又听一阵脚步，似乎他们二人都已下楼，雪民才把心放下。一会那个西崽撅着嘴进来，自言自语道：“这话由哪里说起，无缘无故白受这一顿臭骂。”雪民看他神气不对，深怕和自己不便，急说道：“你把账拿来，我也要走了。”西崽听说便由衣袋内，取一个纸条递上。雪民一看共计二十二元，怔一怔道：“哪来这么贵？”西崽道：“火腿面包两份和代叫来的菜，一共十六元，还有房租茶水费六元共合二十二元一点不错。”雪民搔着头，把怀里二十元钞票拿出来，交给西崽道：“这里二十元还短两元，过一半天再补送，你先记个账好不好？”雪民决意西崽若是不答应，再和他理论房租价钱。不想西崽一听连忙应道：“可以可以，请先生赐个片子，我可以到柜上缴账。”雪民忙拿一张精神博士头衔

的片子出来。西崽一面接过片子，一面却把雪民一顶呢帽随手抓来，把名片塞在帽沿带上，一直拿下去。雪民见了，知他拿帽子做押品，想要和他理论，又因自己理短，只得吞声忍气，装糊涂不理会，自行下楼走了。

出了店间，光着头跳上包车，一阵阵冷风吹来，十分难过。急缩住脖子，两手向袋里一塞，不意触动刚才偷来那只小金盒。拿出一看，见黄澄澄，粉香扑鼻，暗想今天虽上了一当，幸而手快捞一件值钱东西回来，总算不十分吃亏，现在何不拿到金铺里换出现款，也可抵偿今晚损失。主意想定，便命车夫拉到金珠店，把小盒拿出，掷向柜上一看，只见伙计笑道："这是洋金的，我这里不收。"雪民听了，吃了一惊，连走几家，都是如此说法。后来走到廊房二条胡同，尽头一家，才出一元五毛钱把他收下。雪民见换不出几个钱来，知上了三小姐大当，气忿不过。心想，三小姐现在国光电影场，我何不也赶到那里，相机行事，折辱她一番，藉出胸头闷气。想定，便命车夫赶快拉进城去。车子到了国光电影场，见门前汽车马车，密密层层也不知有多少辆。雪民跳下包车，慢慢一步一步，走到卖票处。看见小小玻璃门关得紧紧的，心里暗想：今晚时候并不早，何以就卖了满座？把手指向小门上，叩了一叩，那两扇小门倏的开了，现出一胖脸的卖票，向雪民狠狠看了一眼，说道："今晚不卖票，你有入场券，自己进去吧。"说完，立把小门阖止。雪民见了不禁一怔，急走台阶上，向一个茶房一问才知道，今晚是开古博士欢迎

会，并不卖票，有入场券，都可进去。雪民事前只知三小姐来看电影，不知来参预欢迎会，自己无入场券，眼看不能进去，站在门外望一望，只听里面一阵拍掌声音。心想此时不能进去，等一会休息时间到了，由食堂总可混进去，便站在门口等着。

第 四 回

海客谈天电光惊一瞥
痴人说梦烛影照双栖

那晚国光电影场欢迎那位古博士并不是苍颜白发老学者，乃是一个美如冠玉的新官僚。他年纪虽然不大，却是在宦途中已经历不少沧桑。此次在欧洲议会，一场舌辩，很替中国争回不少权利。国外归来，京都人士想望丰采，到处开会欢迎。今天也是一个三角学会团体，假座国光电影场，开欢迎大会，敬请博士莅场，演说欧会的经过。

当三小姐和叶少卿走进会场，已是九点多钟，场内座位已坐满来宾，只剩左角前两排还空着。大家因为博士演说之后，还有加演欧战影片的余事，所以先来客人，都把后排座位占满。三小姐见后面没有空座，便和少卿在左角第一排椅子坐下。举头一看，见那位青年古博士站在演台前。三小姐早听说过，这位古博士脸蛋非常漂亮，有赛璧人之目，一向因在国外，未能一瞻丰采。今天座位，幸得接近台前，离博士不过寻丈之远，便举目细细向他一看。只见一张雪白脸，眉目鼻嘴，位置无一处不好。骤看过去，很似中外驰名、妇孺皆知那个善改良古曲的大艺术家。若

论目神态度，比起那位艺术家还来得活泼可爱：头上短发刷得油亮亮，身上穿一套极端正黑呢洋服，熨贴得一丝皱纹没有，脚上一双黑色皮鞋黑得发亮，只见他两只脚，一会站在台上左边，一会又移到右边，一会又微微伸了一足，一会又把脚尖踮一踮，种种姿势，都极文明可喜。手上戴一粒蚕豆大金钢钻石戒指，一会举起来，一会放下去，一会又把两只手塞在衣袋内，一会又背在身后。那粒金钢钻石戒指，给电光一射，闪来闪去，把人家眼光，都要弄花了。三小姐看他面貌好，态度好，露出雪白细牙，说得一口极漂亮官话，不禁暗暗钦服。心想果然名不虚传，这位果是人中之杰，我眼中漂亮男子也见过不少，总没有再比他漂亮。三小姐在台下，细细把古博士从头至踵，评量一番。一会又想到，听说这位古博士擅长跳舞，将来遇有机会，能和他对舞一回，也是很可喜的事情；一会又想，听说这位古博士的夫人，是一位交际界的明星，传闻她在外国，曾花三十万元，买一副金钢钻项练，在女界中也是很负艳名的。古博士有此艳妻，且曾经沧海，结识许多闺秀名媛，只怕对于国中妇女界，未必看得上眼。三小姐芳心正自辗转思维之间，突闻台下一阵掌声，台上古博士已含着笑脸，微微一鞠躬，退了进去。三小姐总觉着古博士已演说完了，至于他所说什么，自己虽坐在台下，实在未曾听见。想这些国际上不相干议案，就不听见，也不要紧，但是这位青年漂亮古博士，只在台上现身一刹那工夫，尚未看得饱足，便退了席，实在可惜。不晓得停一会，还出来

不出来。三小姐正在想着，台上又走出一个肥头大耳，两撇小髭子的小官僚，想是三角会里什么小头目，站在台前，打着安徽音的官腔，嗡嗡哼哼，说几句感谢古博士的颂辞，便走进去。接着满场灯光都拧灭了，黑暗中但闻机声轧轧，欧战云片，已映现在银幕上。在腥风血雨之中，描写美人惜别，壮士悲歌，婉转叮咛情状，一般观客的心弦都给它吸引得跃跃跳动。三小姐也觉得这种惊心动魄片子，比平常滑稽言情影片，来得有意思。只因坐位坐得太近，光线闪动得过于逼切，两只眼睛有点难过。正想叫少卿想法子挪个坐位，忽见有两个客人由后面走过来，见着三小姐面前还有空座，便让一个洋装少年坐下。三小姐一看，前头坐的那位洋装客人不是别人，就是刚才在台上演说的那位古博士。坐在前头和自己只有一椅之隔，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心里不禁一动，暗想他和我距离如此接近，等一会只要有一个熟人介绍，便可和他接谈了。此时便不再想挪开坐位，也无心再看银幕上影片，一双俊眼，只在黑影里，偷偷瞧看古博士。见他一手捻着吕宋烟，手指上金钢钻戒指和吕宋烟上火头不住在黑影里闪闪的发亮。一会又闻一股巴黎发油香味由古博士头上喷了过来。三小姐芳心正在暗暗辗转，忽见又来了一个洋装客人，东张西望，找到陪着古博士左边坐的那个招待员，似嫌请古博士坐在这里太简慢，便三个人让着博士，一直望楼上去了。三小姐见古博士刚刚坐下，一转眼间又复离开，心里很是怅望。望一望楼上，黑洞洞的，也不知那两个招待员把古博士架到哪

里去。想要问一问少卿，见他正直着眼睛，全神都在电影上，似连刚才古博士曾在隔座上现一现影子，他都不觉着，也勿庸和他多说。过了一会，电影已演到第五幕，宣告休息。一时场内电灯顿时光明，座上观客有伸懒腰的，有打呵欠的，有吸香烟的，彼此都把头仰来伸去，交换一回阴阳电，纷纷挤往食堂去了。少卿也向三小姐道："我们到食堂里吃点东西吧。"三小姐站起来，正要举步，偶抬头向楼上一望，恰和黎六正打照面。黎六见三小姐在楼下，便伸出半身向她招手儿，请她上去。三小姐对黎六笑一笑，用手臂向少卿肘一肘道："六爷在楼上请我们呢，这里光线太近，我们索性挪到楼上去。"少卿道："我们吃一杯蔻蔻再上去。"三小姐道："你要喝蔻蔻，楼上也有，等一会电影一开演，黑洞洞又不好走了。"少卿见说，只得跟着三小姐上楼，走到黎六厢前。三小姐一眼早看见黎六的三姨太和那位古博士都在里面，心中不禁又是微微一动，便一手提着袍角，踮着脚走上台阶，一面口中问道："六爷你这里还有座吗？"说着一转娇躯便走入厢内。少卿跟在后头，见黎六厢内还有家眷，趑趄着不便进去。回头一看，何筱真正在隔座厢里，便向他点一点头，塞进他的厢内。黎六一见三小姐进来，忙和三姨太起身招呼，一面向古博士介绍道："这位密司白，是俊老的令媛。"古博士取下口里吕宋烟，微微一欠身，对三小姐自头至踵，看了一眼。把吕宋烟含在嘴里，一双眼睛，又看到楼下去了。三小姐走到各处，一向是受一般臭男子美少年热烈欢

迎的，今天见古博士摆着一身臭架子，对自己十分落寞，心上便有一点不高兴。暗想他是曾经沧海人物，不把我们看在眼里，我倒要在他面前显一显手腕给他看。三小姐见古博士一双眼睛，尽向楼下注视，便也顺他眼光望下去。见古博士所看处，并没什么稀奇，只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学生式剪发新女子说话。在剪发女子旁边，却坐一位少年，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滑头吴雪民。心想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也混进来，难道和同坐那女学生，又有什么把戏？正拿眼睛看着他，不想雪民举起头来，恰和三小姐打个照面。两人眼光刚刚相碰，在此一刹那间，电光一黑，机声轧轧，电影又开场了。三小姐在黑暗里静坐一会，只听古博士和黎六说话，满口称他六哥六哥。暗想，看古博士那种目无余子气派，对人很骄傲的，何以对黎六又如此客气？正要悄悄向三姨太动问和古博士有什么关系，忽见三姨太向自己衣角一拉，低低说道："昨天我到府里头，十姨太见着我，还念着你呢，他说要出来看祝你。"三小姐道："他在里头怎么样呢？"三姨太伸一个指头道："十个之中，算得头一个，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呢？"他二人虽低声说话，古博士似已听见，见他们谈的府里的事，便把头偏转来，向三小姐看了一眼。三小姐见古博士看他也顺便回他一眼。正在此际，耳旁忽听一声咳嗽，有人在她背后肘一肘。三小姐急回头一看，原来是何筱真在隔厢里，竟伸过手来，在她背后点了一下。三小姐见是呆子向她胡闹，便恶狠狠向他瞪了一眼。筱真还是嘻着大嘴笑。三小姐心里恨极，正

要发作，忽听黎六向古博士道："这里没什么看头，舍下还有许多人等着你，不如走吧。"说着又回头对三小姐低低说道："你也和我一块去。"说着站起来，和古博士走出厢外，向隔厢大声说道："我们走了。"隔厢筱真等一般三角学会分子，见主要人物走了，也一窝蜂跟了出来。

一般人分乘好几辆汽车，不消半刻工夫，已到黎宅。三小姐跟着古博士进去，见广厅上花团锦簇，已聚集不少来宾。三小姐一看这情形，知道又是一个很热闹的夜会，心里甚是后悔，早知今晚黎宅有此盛会，该换一件讲究衣服前来。急举眼向宋太太、林小姐、叶姨太、黄太太几位在社交上平日出风头的太太小姐们的身上一看，见她们所穿戴的也没什么出奇花样，自己比上去，还不见逊色，才把心放下。再看古博士进来之后，一般宾客鸦鸣鹊噪的，都围上去和他周旋，只累得古博士拉手点头忙个不了。心想今夜这位古博士可算是会里中心人物，等一会找个机会，在众宾中能和他跳舞一回，显一显身手，也是很快意的事。

那晚三小姐一心一意，只想显个身手给古博士看，偏是古博士眼光一点不注在她身上。注她身上的，却是那个吃马粪的何筱真。三小姐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如影随形，时刻不离。三小姐见他呆头呆脑，一点不知进退，当着人前做丑脸，深怕给人家见笑。乘他和一个朋友说话，推开厅旁小门，走到黎六排烟榻那间东屋子避一避。不想推着门刚要闯进去，瞥眼见古博士和三姨太同坐房内一张沙发上含着笑脸说话。三小姐正要缩身退出，三姨太业已看

见，招手道："三小姐请进来坐一坐。"三小姐再看黎六正歪在铜床上过瘾，便也走进来。三姨太略一欠身，腾出沙发一角，让三小姐坐下。三小姐也不客气，转娇躯向沙发左边一坐，却把古博士夹在中间。古博士见三小姐坐在肩下，向她看了一眼，三小姐微微对他一笑。古博士又掉转头，向三姨太继续说道："我那块翡翠是在美国花三千元买的，若在中国似不必这价钱。因为现在美国女界装饰品都注重翡翠，珍珠和红货在那边又不流行了。我有一次在宴会场中见一位贵妇人，挂一副翡翠项练，对我说是中国出品。我一时不解，后来她告诉我，花了多少钱，专收买中国花翎管，改制出来的。"三姨太道："你这话当真吗？"古博士道："一点不假，你不信见我贱内时，可以问她。"三姨太含笑道："你的太太，专爱和外国人说话，未必肯和我说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古博士脸上微微一红："不然，你若和她谈家庭琐事，他当然说不上，若是和她讨论装饰，她再高兴没有，她肚子里谱子多着呢。"三姨太把娇躯微微向古博士身上一侧道："她就有谱子也未必肯告诉我，你说我这话对不对。"古博士见三姨太当着三小姐面，一点不管顾，也不便再答应，只微微对她一笑。三小姐是何等精明的人，早看出几分光景，觉着自己夹杂在这里，不大方便。又见古博士一味只和三姨太说话，置自己于不顾，坐在这里，也实在没味。便含酸带恨站起来，在黎六烟榻前略转一转，闷闷推着房门出去，想要回去。不想一跨房外，却见筱真正在东张西望。一见三

小姐出来，好似拾了活宝一般，忙抢过来，嘻着大嘴问道：“密司白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三小姐心里正不高兴，见呆子又来瞎缠，冷冷答道：“我要回去了。”筱真一听，对着三小姐怔一怔道：“密司白就要回去吗？外面已经下雪了。”三小姐见说，隔着玻璃门向外一望，果见雪花飞舞，院内白茫茫已铺上一层微棉，便皱着眉头道：“想不到只一会工夫竟下起雪来。”筱真道：“在这里不觉着，外面冷得很，密司白穿的都不是御寒的东西，老远的回去，一路不怕受冻吗？”说着把两眼看在三小姐腿下。三小姐经他一提，立时也觉着身上穿着皮衣，尚可挡住寒威，脚上薄薄这一双丝袜，当此雪夜，在人力车里面，确实有点不好过。便略一踌躇道：“我想叫一部汽车，接我回去。”筱真见说，忽然灵机一动笑道：“今天我和会里同人曾包了几辆汽车，现在不如由我先把汽车叫来，送密司白回去，好不好？”三小姐一想，若等家里汽车，辗转又费时间，他既愿意送我回去，不如就领他的情，便点头应允。筱真见三小姐肯同车回去，只喜得连自己姓名都忘了，连忙取过衣帽披上，引着三小姐绕着回廊走出大门，把汽车招呼过来，先让三小姐上车，自己也随后坐进，二人并肩挨着。汽车夫捩动车机，辗着雪地，星驰而去。三小姐坐在汽车内向外一望，见漫天飞雪，一白无复。在飞琼碎玉之中，见路旁几辆人力车，冲寒冒冻歪歪斜斜，由汽车前经过，景象十分惨淡。想起今晚牺牲了花小楼夜戏不看，抱着一腔热诚，去欢迎古博

士，偏受他的冷遇，心中还是不快，不禁微微呼了一口气。筱真陪着三小姐同坐在车内，只闻一阵阵香气由她身上喷过来，已是心痒难搔，正想找几句话，向三小姐巴结，忽见三小姐叹息，便挨近身问道：“三小姐，你今夜为何不高兴？”三小姐见筱真问得好笑，不禁冲口应道：“我没什么不高兴，只好笑古博士，不过虚有其表，原来也是一个势利鬼，可见中国没有人才。”筱真见三小姐批评古博士不好，心里非常高兴，应道：“他有什么了不得，本由他几个同党捧出来的。他原是一个势利鬼，若不会势利，也不能爬到今日这地位。你不听他称小黎，满口六哥六哥吗？听说前两日他们刚换的兰谱。”三小姐笑道：“你别瞎说，我不信有这事。”筱真道：“的确的，他不只和小黎换兰谱，和小黎的三姨太，也要换兰谱呢。”三小姐道：“益发胡说了，他们又如何换兰谱呢？”筱真一听，把身躯挨着三小姐紧紧的笑道：“你不明白吗，他就是这么样……”说着竟毛手毛脚，向三小姐摸摸捏捏起来。三小姐一面躲着，一面低低喝道：“你又胡闹吗！”筱真只装没有听见一样，涎着脸道：“还有他的夫人也爱和人家换兰谱的。我前天在孙遂伯堂会见过一次。人家说她如何如何标致，据我看并不见什么高妙，年纪已是很大很大，看过去比古博士至少要大一倍。听说他是外国浪人不要的婆娘，古博士竟不惜娶她做太太，就因为她有这个东西。”说着把手指扣成一个圆圈，向三小姐照一照，又接着说道：“你看古博士这人势利不势利。”三小姐道：

“他品行既是如此卑劣，你们今夜为何又开会欢迎呢？”筱真道：“这原是小黎意思，要替他捧场，我们不过略在旁边呐喊助威吧。”三小姐道：“你们一般代表，一举一动，都是非钱不行，想今夜你们各位出席如此踊跃，一定六爷又发一笔出席费了。”筱真把头摇的拨浪鼓一般笑道：“没有的事，你别挖苦我。”说着又把脸凑近三小姐跟前道：“我有一句要紧话要告诉告诉……”刚说出这半句，不意汽车呜一声停住，已到柏家大院门前了。三小姐见已到家，也不等筱真一句话说完，霍地站起来，跳下车，回头对筱真只说一声劳驾，三步两步跳上台阶，推着大门进去。筱真一句话，已到嘴口，又重复咽下腹内。正要下车，跟她进去，见三小姐头也不回，已走进门内，只得缩住脚命汽车夫驶回家里。

此时心里不怨自己嘴笨，也不怨三小姐无情，只恨汽车夫汽车开得太快。若是开得慢一点，把几句要紧话说出来，想三小姐未必见拒的。一个人在车内，颠颠倒倒，胡思乱想一阵，一转眼间，汽车已到自己门口。筱真懒洋洋下车，走到里面，见太太刘氏尚未睡觉，一个人坐在电灯下，拿一朵珠花，翻来覆去细看。一见筱真回来，便恶狠狠翻一个白眼道：“你一天死到哪儿去，到这时候才肯回魂？”筱真见太太一张口就是骂人，忙陪笑道：“今天因为同人开古博士欢迎会，我在里头帮忙，忙了一天。”何太太道：“我不信你瞎说，你过来。”筱真便走过去。何太太把鼻尖凑近筱真衣襟袖口，闻了一闻，霍地向筱真的

腿上一拧，骂道："不对，你这混帐东西，身上染有女人家香粉花露气味，一定又背地到胡同里，搂抱烂婊子去了。"说着又连连向筱真腿上拧了几下。筱真见太太看出破绽，暗吃了一惊，口中连忙叫屈道："你别冤枉我，我今天的的确确在国光剧场开欢迎会，你不信我拿个凭据给你看。"说着由怀里取出三角学会分给他那红绸小花。何太太接来一看，见绸花底下还带一条红绢条子，上面写着招待员三字，盖着三角学会戳记，知道不是假的。看了一看，一声不响，扔在桌旁，仍拿起珠花，在灯下细细玩弄。筱真给她连连拧了几下，腿上又痛又热；一面把手摩挲腿上，心里却暗暗自想：人家有怕太太的，也有受太太打骂的，大半他的太太都长得很漂亮，就给她打几下骂几句，也不见得可厌。只有我这太太，长得不好，脾气又坏，自己还自命是美人儿一般，管束丈夫不算数，一来还吵着买珠买玉，极修饰，对这种黄脸婆儿，实在没意思。想了一回，闷恹恹把桌子上半杯残茶，嗽一嗽，无情无绪，解衣脱履，自向床上睡觉。

筱真闷沉沉躺在床上，想要睡觉，一时又睡不着，闭着眼睛，在床上翻来覆去，脑筋里不期又想到三小姐身上。想刚才在汽车时候，揽着她纤腰，何等轻盈；一双乳峰，何等美满。一个女儿家，肯容男人在她身上摸摸捏捏，她的心意，也就不言可喻。只可惜汽车走的太快，不然我再进一步要求，谅她没有不允的。筱真愈想愈觉有味，想到甜蜜处，竟迷迷糊糊睡去。在梦魂里，宛似自己和三小

姐，还在汽车里面，一会握她玉手，一会又揽她纤腰，一会抚她乳峰，一会又吻她粉颊。三小姐只是笑吟吟半怒半喜半推半就，任其所为。自己便要求三小姐到东方饭店开房间，三小姐又薄怒着不答应，好似如此举动毁辱她贵室名媛的身分。又向三小姐求婚，三小姐却要求先和刘氏离婚，才肯下嫁。自己又去求叶少卿，请他按法律上手续，替他解决。偏是刘氏蛮不答应。没有法子，只得瞒骗三小姐，说是已和刘氏离异，另租一所房子，和三小姐结婚。结婚礼仪非常隆重，许多同人都啧啧赞赏，自己也非常得意，把三小姐引进洞房，红烛高烧，自己喜孜孜，揽着她纤腰，要吻她樱口。三小姐忽然又翻起脸来，说刘氏并不离婚，要控他的欺骗。只急得自己，不住连声喊道："密司白…密司白…"正在香梦迷离呓语喃喃不可开交之际，刘氏坐在桌旁，业已听见。走到床前一看，见筱真躺在床上，双目紧闭，一双手往上乱抓，似要搂抱什么东西，嘴里一面连喊密司白，密司白，一面向被角乱亲吻。何太太看这情形，知他在被衾里做梦，使劲向他一推，把筱真吓醒。睁眼一看，原来还是一梦，不禁咧着阔嘴笑了起来。何太太见筱真痴痴傻笑，把手指向他额上恨恨捌了一下道："你做了什么梦，如此乱喊？"筱真哪敢说是梦见和三小姐结婚，只扶着头笑道："我竟做梦娶小老婆……"一语未毕，倏的脸上已中了一掌。只听刘氏骂道："我就知道，你这混帐东西心不在家。"说着回身又抓一条小板，要向筱真头上打下。筱真见太太一条板子打下来，吓得把

头急向被窝里一缩，一条板子早中在被上。嚷道：“我不过做一个梦，又不是当真讨小老婆，你何必如此生气呢?”何太太道：“梦由心生，你日间没有此思想，夜里如何会做此梦？居心已是可诛了。”说着举起板子，又要打下。筱真忙道：“我以后不做此梦，还不行吗？”何太太道：“你在梦里快活，别人如何知道？今晚非把你彻底惩治一番不可。我且问你，你刚才梦里喊着，密司白，密司白，那是什么人？”筱真道：“梦里说话，又如何记得？”何太太把板子在筱真头上轻轻打了一下，骂道：“小鬼头，你还想抵赖吗？你就不说，我也猜得出，无非暗娼婊子之类。想你那金钢钻戒指，就是赠这个密司白坏东西了。”筱真急辩道：“没有的事，我那戒指，的的确确在升平园洗澡丢的。”何太太道：“现在我可不信你这假话，你快给我要回来。”筱真道：“丢了东西，向哪里要去？”何太太道：“我可不管，横竖明天廖副会长太夫人堂庆，我要戴那只金钢钻戒指的。”筱真道：“你不新买一朵珠花，有了珠花，何必还要戒指呢？”何太太怒道：“你不用和我瞎缠，我说要就是要，你赶快给我找回。”筱真道：“我的太太，东西既丢了，叫我向哪里弄得回来？”何太太道：“知道你是丢了还是赠给别人呢？就说是丢了，不会再买一只？你前天刚领四千元岁费，难道说没有钱吗？”筱真一听，知道何太太要藉此题目，敲他一只戒指。眼看若不答应，一夜不能安睡。便笑道：“你要买一个，那还好办。”说着爬起来，拿出支票本，伏在桌上，

签了一张一千元支票交给太太道："我只做一梦，却破费一千元，这由哪里说起？"何太太道："我不追究你，已算加恩，你还不足意吗？"说着把手中小板向筱真面前一扔，横波一笑，才收拾安歇。

一宿无话，次日何太太一早起来，先赶到乌利文挑选钻指，在乌利文看了一回不合意，又到唎曦洋行，在唎曦价钱又讲不妥，又到中法商行花了八百元买了一只金钢钻指，才高高兴兴回来。正要打扮一番赶去给廖副会长太夫人拜寿，忽见刘妈进来回道："刚才叶太太来了电话，说太太一回来，就请过去。"何太太听了很是诧异。

第五回

蝶妒蜂狂华堂增韵事
鼠牙雀角绮席费平章

这位叶太太，乃是叶少卿正室夫人游贞兰。少卿和筱真同在议会，彼此又是同乡，所以他们的两位太太，也非常要好。何太太和叶太太，平日最说得来的，就是彼此都爱讨论管束丈夫。见着面千言万语，无非研究这个问题，直可说是醋缸中同志。那天叶太太本约何太太，齐到会贤堂见面，忽然又打电话，请何太太到她家里。何太太便料定她家庭中，又发生什么问题，请自己去做顾问，便赶忙打扮一番，兴匆匆来到叶宅。一走进去，见叶太太一个人坐在房内，头发蓬蓬着，尚未梳洗，两眼隐隐还带点泪痕，便笑问道："这时候你还不梳吗？今天廖宅堂会，客人很多，去迟了，怕没有好座坐。"叶太太道："你有入场券可以进去，我没有入场券，又如何去得？我正为这事，请你来商量。"何太太诧异道："今天廖宅堂会，是姚子文一手经理的。凡是会里会员有预份的，都赠给他家眷一张入场券。你老爷一定有的，如何会没给你呢？"叶太太道："我昨天听见孙太太也是这么说，所以才订你今天在会贤堂见面，不想昨晚我老爷又没有

回来，今早我打电话问他，他辞我没有，想是又赠给那个狐媚子小玉了。”何太太一听气得直跳起来道：“岂有此理，未免过于荒唐。我早就劝你，和你老爷要彻底解决一下，你总是干得有头无尾，现在索性宠妾灭妻不把你放在眼里了，这又如何忍得？据我主张，今天非和他干一下不可。你没有入场券，我可以领你一块进去，横竖里面是子文这一班人当招待员，难道还敢拦阻我们吗？我们在里面且看一看，你老爷若是没带那个小玉进来便罢，若是果把小妖精带在里面，你可当场折辱一番，请大家评一评理，看你老爷还敢胡闹不敢。”叶太太见何太太说得有理，一时又振起精神，一叠声喊进张妈，命她赶快帮着，梳好髻子，换一套簇新衣服，忙坐上包车，星驰电掣，奔往会贤堂去了。

叶太太和何太太来到会贤堂，一下车便见少卿的马车夫刘三已在门口。叶太太向他问道：“老爷在里面吗？”刘三道：“老爷和新太太同来的。”叶太太啐道：“什么新太太，满口胡说。”说着和何太太走进门内。当有一个簪红花的招待员。笑脸相迎，走上前向她们要入场券。何太太一马当先，取出一张入场券，交给招待员，便领着叶太太要闯进去。那位招待员很和婉说道：“这位太太还没把入场券交给我呢。”何太太瞪了一眼道：“有一张入券，还不行吗？这位叶少卿的太太，入场券忘记带来了。”招待员见何太太横眉直眼，面带辣泼，知是不好惹的，忙陪笑道：“今天里面地位过窄，坐位很有限，限制的很严，这位太太没带有入场券，请赐我一张片子，容我拿进

去回一回。”何太太道：“我们又不是假冒的，你不认得我，他们都认得，引我们进去就是了，还用什么片子呢？”招待员见说，觉着引她进去不好，不引她进去，也不好，正在踌躇不决，可巧姚子文由里面走了出来，一眼看见何太太和叶少卿太太正和招待员争辩，暗吃一惊，忙走上前招呼道：“两位太太请进来。”说着便打头引路，一直把二人让到正厅内，找个空位，招呼他们坐下，一面飞身出去找少卿，报告他的河东君来了，务要留意。这里叶太太和何太太在正厅里面，见黑压压挤了一屋子客人，举眼向座上来宾细细一看，男男女女之中，竟没有少卿影子，好生诧异。何太太眼快，见厅内没有，举头向楼上一看，见少卿正在楼上厢内，急向叶太太一指道：“你的老爷在上头呢。”叶太太一看，可不是少卿果在东边楼上，站在小玉背后咬着耳朵说话。只气得眼中发火，鼻里生烟，也顾不得什么，找着楼梯，便抢上楼去。何太太也紧紧跟在后头。此时台上正是梅兰芳演《霸王别姬》少卿站在小玉椅后，讲解戏文。正说得高兴，突见游贞兰闯了上来，大吃一惊，待要躲避时，叶太太已抢到跟前，不由分说，向小玉当胸一拉骂道：“给我滚下去，这没有你坐的地方。”少卿上前拦道：“这里公共地方，请你别胡闹。”一语未毕，颊上已中叶太太一掌。少卿一看势头不对，深怕在大庭广众之中出丑，一飞身便躲到楼下。叶太太见少卿走了，益发火上添油，扭住小玉当胸，劈拍劈拍，连打了两掌，打得小玉一个娇嫩粉颊，红得和苹果一般。急得也伸

起手来，向叶太太髻上一揪，把叶太太一个髻子抓得稀乱。头上珠花钻簪，散落满地。何太太和叶太太本是攻守同盟，见叶太太已作军事行动，也连忙抢到小玉背后，连敬两拳。小玉一个娇躯，怎禁得前后受敌，支持几下，已是香汗淫淫，叫喊起来。此时却恼动小玉坐旁的何五小姐。何五小姐和小玉本是极要好的同学，见她给人家欺负，气忿不过，站起来帮着小玉，加入战团，指着叶太太骂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在此泼野？两个人打一人太没道理。"叶太太还未答应，何太太把手一挥，已把何五小姐推了三尺多远，喝道："我们自有道理，不由你旁人管闲事。"五小姐给她一推，连退几步，摇了两摇，险些儿跌在地下，幸而旁边一位周太太，把她搀住。叶太太趁此时候，狠命又向小玉面上抓了几抓，小玉见左右围着两只母大虫，实在招架不住，最后当心又受了何太太一拳，跌在地上，口吐鲜血，大哭起来。此时楼上楼下来宾，见楼上一阵娘子军混战，万头攒动，重肩叠背，你推我挤，围上去观看。叶太太见四面八方，围了许多人看她，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泼起野来，披头散发，站在楼头，大声哭喊道："今天在场诸君，都是明理的人，请评一评理，少卿宠妾灭妻，使得使不得？"说着便把少卿平日如何如何不好，一五一十哭诉起来。如此一来，鼓动得全场秩序大乱。子文一看闹得太不像样，只得走到楼下，把少卿找出，请他赶快上楼劝阻。少卿一看躲闪不过，只得硬着头皮，走到楼上。大家一看子文引着少卿来了，便分开一条路，

让他过去。少卿见大家视线，都集他身上，就像钢刀削了脸皮一般，羞得满面通红。走到叶太太跟前，见她披头散发，乱跳乱嚷，好似一个夜叉。小玉给打倒地下，掩面娇啼，心中实在不过意，气忿忿向叶太太说道："这里不是吵架地方，你要和我过不去，请到家里再说。"叶太太向少卿啐了一口道："今天你还有脸在这里说话吗？我要大家评一评理，你重婚再娶是什么罪名，我要凭法律和你解决呢。"少卿见叶太太破口骂人，不为自己稍留余地，气得浑身发颤，说道："好好，我们就凭法律解决吧。"说着便指站在旁边的巡警道："快把我们一干人绑上，解到区里去。"这几名上楼弹压的巡警认得少卿是议会里表表有名人物，和他吵架的，又是他正室夫人，如何能得罪得？听着少卿的话，只有面面相觑，不敢动手。叶太太在哭嚷之中，见少卿指挥巡警，误会要捉她，便抓起一张椅子，向少卿狠命掷去，骂道："你紧捉我到区里去，我先打死你这杀才。"少卿见一张椅子劈面飞来，急忙向旁一闪，躲了过去。那张椅子不偏不歪，却落在廖老太太跟前。可怜这位八十三岁老太太，平日已是半死不活，今天好容易因为儿子有出息，替他做生日，用一张软椅，抬到楼上听戏。当他们吵闹时候，楼上乱纷纷，因为耳聋，不知发生什么事故，已是十分害怕。忽然又见一张椅子横飞过来，好像半空里落了一颗炸弹，吓得喊了一声哎哟，两脚一直，晕了过去。此时在场有个少卿的同乡辜渭渔，看他们闹得太厉害，实在看不过，走上去向叶太太劝道："少

卿不对，我们都知道，只是这是你家庭事，我们不能干预的。这里是公共地方，务请你关顾秩序。刚才你一张椅子，误伤廖老太太，已把她吓得昏迷，请你顾全我们面子，暂且息怒。”叶太太见说误伤着廖老太太，也有胆慑，不敢再泼辣，便有几位同乡太太，拥她下楼。叶太太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今天不能和少卿解决，明天到公堂再和他解决。一路哭哭啼啼，上车去了。渭渔见把叶太太劝走，又命他姨太太把小玉，送了回去。那时帮凶的何太太，见误伤了寿星，事情闹坏了，趁大家忙乱，先行溜去。少卿也给子文拉到楼下埋怨一顿，说他太疏忽，如此一闹，不但你名誉一落千丈，廖老太太吓坏了，连我们面子都不好看。眼看花钱不讨好，这个账要向你算的。少卿道：“我今天倒霉极了，请你不要再埋怨。我私账已顾不过来，还顾你的公账？对不住，改天再见。”说着拱一拱手，一溜烟赶回家里去。

到得家中，见小玉躺在床上，满面娇嗔。少卿百般温存解慰，小玉终不答应。最切齿的是叶太太，把什么“妾”，什么小老婆，随口混骂，把她身分侮辱到极点，非命少卿和叶太太脱离关系，把自己名义正式改正不可。因为小玉在上海女学堂时候，是很负才名一个学生，当时和少卿结婚，并不知少卿已娶有妻室。后来来到北京，发觉少卿还有一位正室夫人游贞兰，念自己一个高尚女学生，坠落误为人妾，曾和少卿大起交涉，要控他重婚。终因少卿极力讨好，把贞兰夫人不当个正室看待，又被戚友调处，小玉

念木已成舟，也不愿再为己甚。不意今日当场受了贞兰一番挫辱，她本是学生队里出身人物，虚荣心最重，如何肯受这委曲？所以咬定非少卿向贞兰离婚，自己便要控少卿重婚罪案。少卿要安慰小玉，只可应允等一切手续办妥，便向官厅提起正式解决，才把小玉一腔怒气消平。

到得次日，少卿一早起来，生怕昨天笑剧给外间知道。拿起报纸一看，果然有好几家报上都把昨天新闻登了出来，其中还有许多传闻错误画蛇添足地方。少卿见了，只觉有点不好过。小玉一看报纸上，代她上了什么“新太太”“二太太”尊号，只气得火星直冒。她自己笔下本拿得起，便草一纸辩护书，把和少卿正式结婚始末叙得详详细细，寄往报馆发表。报馆里对于这种新闻，都是很欢迎。接着小玉辩护书，马上替她披露出来。叶太太见小玉竟敢在报上说她不对，便和何太太商量，也据了一份辩冤书，寄往报馆，把少卿如何重婚私娶，如何宠妾灭妻，小玉又如何挑唆，计夺己子，婉婉曲曲，宣布出来，请求舆论界援助。报界都是爱主张公道，袒护弱者，见叶太太说得楚楚可怜，也把她辩冤书发表出来。于是小玉和叶太太未在公堂相见，先在报纸上，打起笔墨官司。少卿见叶太太辩冤书，说得过于支离，对自己名誉攸关，也写一封信，投到报馆，把游贞兰如何泼辣，平日虐待丈夫之处，发挥一顿。叶太太见少卿明白袒护小玉，冤枉自己不德，益发火上加油，和何太太商量结果，便在官厅控诉少卿。少卿见叶太太控他，便也递呈请求离异。官厅见他们，一个要求

同居，一个又要求离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庭事，只好把这一宗醋案搁起，留为法律上，慢慢解剖。

他们一闹不打紧，可把这笑话传遍九城。和少卿几个关切同乡，都觉这事闹得太丢脸。当由辜渭渔出头，前往劝少卿息讼调停。少卿道："非是我好讼，实因势成骑虎，我要罢休，对方也不肯罢休，叫我有什么法子呢？"渭渔道："你不比他们女人家，一举一动社交上要注意的。怎好因这一点末节，为你盛名之累？说不得你个人，只好受委曲，迁就她们一点。"少卿道："我受点委曲，原没什么要紧，只是内里两个对头，已成水火，未必能听调处。"渭渔道："听说你的大夫人最痛心的就是你把他爱子带去，不许和他见面；其次你月间给的津贴太少。你能把她爱子交还，月间加一倍津贴，她的目的已达，当然俯首听从。至同居不同居问题，原是一句话，由你临机对付，我看这事，并没什么不好解决的。至你二夫人方面，她所要求的正室名义，你就给她名义，再和她同居，这事不就完了吗？你能听从我的话，就由我出头，籍着向何五小姐赔礼题目，请大家在撷英餐馆，吃一顿饭，说一说面。因为何五小姐，是廖老太的义女，你们吓廖老太，不能请来赔不是，撞伤何五小姐，似不能不赔礼。给何五小姐赔礼，间接就是给廖老太太廖副会长赔礼，这也是一举两得应做的文章，不晓你赞成不赞成。"少卿见他说得有理，非常欢喜，向着渭渔作几个大揖，千恩万谢，送他出去。

渭渔回到家中，知道这一番把戏，半由何太太从中主

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此围非先把这位女师收服不可。便命他姨太太先到何太太家里作说客，拉何太太出来，同作调人。并私下教她几句，若是何太太不愿意，只如此一说，不怕她不听命。辜姨太遵着渭渔吩咐，来到何太太家里，把渭渔要想做调人请何太太出来帮忙意思，说了一遍。何太太果然不愿意，说道："这种事很麻烦，他们两方都抱着势不两立，我们旁人，颇不容易插足。上次你们老爷对叶太太说过吗？这是你们家庭中，我们未便干预，现在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他们既闹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强出头，亦未必能成功。我看不如不管为是。"辜姨太道："你所说的一点不错，我们老爷也深知这宗事不好办的，不过今天叫我来，有两层意思，第一因少卿自闹出一场风波，愈弄愈僵，外间谈起来，都说是我们贵州人的笑话。我们老爷觉着同乡面子太不好看，很盼望这事早点消灭。第二因听说少卿对你很不满，说当日你在场帮的行凶，可证明这场风波你曾在内鼓动，要控你是造意犯。我们老爷深怕若再拉上你，这事情要愈弄愈糟，故命我过来通知你一声，最好趁此时候，出来做个调人，所有嫌疑，便自然消灭了。此举纯为关顾同乡一番微意。"何太太一听少卿要控她是造意犯，暗吃一惊，心想少卿是著名刁皮法律家，他若和我为难，是很可厌一桩事。我又不懂得法律，当日想不到有什么造意犯，若是为别人的事，惹到自己身上，岂不上当？当下便现出踌躇样子。辜姨太已看出苗头，故意追道："这事说起来，也没十分大关系，你若不愿意出面，

我就回去回一声，我的义务总算尽了。”何太太道：“调处人家夫妇和好事情，我有什么不愿意，就怕他们不能容纳我们的好意。”辜姨太道：“据我们老爷说，少卿最不公道，就是把叶太太少爷强夺过去，不许他母子见面。现在请少卿把儿子送还叶太太，每月再加送一倍津贴，想叶太太或可答应。”何太太见说，一想叶太太所要求的，也不过如是。便顺水行舟，对辜姨太道：“我们姑且去说一说。”辜姨太见何太太答应，便同何太太，来到叶宅。何太太把来意说明，叶太太平日原认何太太是自已的灵魂，灵魂既如是主张，当然唯命是从。辜姨太见疏通成功，回去报告。渭渔就忙着发帖子，订何五小姐、何筱真夫妇、叶少卿和他大二两位太太，礼拜六在撷英饭馆晚餐。渭涣把帖发出之后，又命三姨太，到小玉家里，请她礼拜六务要践约。小玉比较开通，见渭渔出来打圆场，完全为少卿名誉起见。心里虽不愿意，为顾全面子，也不便拒绝。

到礼拜六那天，渭渔来到撷英饭馆，不久工夫，少卿和小玉也就来到。等了一会何五小姐也来了。只有叶太太和筱真夫妇，候到七点钟，连打几次电话，才把他请到。渭渔见请的客人都已来齐，便招呼上席。一张长方桌自己坐着上头主位，少卿打横头和他相对，左边便是筱真夫妇和叶太太，右边便是小玉和何五小姐。今天这一顿晚餐，原是渭渔替大家打圆场而设，可是见着面，却不便把前事提起，只劝大家多喝几杯酒。大家腹里各有各的心绪，虽相聚一室，都是貌合神离，默默无言，一句话不愿

多说。渭渔一看，席上七个人，小玉只和何小姐历历落落说几句话。叶太太不时只附何太太耳朵，不知打什么主意。少卿把两眼看在鼻尖上，一语不发。筱真迷着两只眼睛，直勾何五小姐脸上，好似看相先生，替她细观气色。心想今天替少卿打圆场，总要把大家感情融洽才妥，若似如此各存芥蒂，寂寂寞寞终不算彻底解决。于是又等上了两道菜，便站起来，举起酒杯，向大家说道："今天承各位不弃肯来赏光，我非常欢慰。我希望大家各干这一杯酒，把前嫌一笔勾销。"说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把酒杯举得高高的。少卿一看连忙也把酒杯举起来，一口喝了进去。筱真也说一声好，骨碌骨碌陪干了一大杯白兰地。何太太和何五小姐，也都呷了一口，只有小玉和叶太太，心里实在不愿意喝这酒，举起杯来尚未沾唇便复放下。此时筱真一杯酒到腹，忽发奇兴霍地站起来，向少卿道："这场风波，纯由你一打，打出来的。俗语说，不打不相识，你说下体给太太打坏了。我呢，遍体都给我太太打伤呢。你不信，我拿个凭据给你看。"说着卷起袖子，露出一条又黑又粗的胳臂，指着臂上一道一道血痕道："这都是我太太赏给我的。打了一回，我们感情好一回，我很感谢我的太太。"何太太见筱真当着人前说出不三不四的呆话，气得向筱真翻一白眼道："筱真，你喝醉了吗？"何太太这一说不打紧，倒把叶太太和小玉都引笑了。筱真一看，说道："好了，你们两位笑了，请干此一杯。"说着把空杯照着叶太太和小玉，要劝她喝进去。叶太太和小玉，哪

里肯饮。渭渔道："筱真你拿空杯来劝人家，人家如何肯赏脸，你得再喝一杯，人家当然也喝了。"筱真连说对对，命西崽又斟一杯白兰地，张起大嘴，仰着头，一口气又喝进去。何太太见筱真忽然告起奋勇来，生怕他酒后又说呆话，向他衣角微微一扯，筱真也不觉着，只拿着酒杯，一劲要叶太太和小玉喝酒。正在此时，忽有一个西崽走进，向筱真低低说道："外面姚老爷来电话。"筱真一听是子文电话，不知什么事情，放下酒杯，忙忙跟了出去。拿起电话机一听，不是子文却是一个女人声音。只听那边问道："你是密司脱何吗？"筱真忙学生硬的英语应道："也司也司。"那边又问道："你认得我吗？"筱真耳旁只听娇滴滴声音，心里一阵忙乱，竟猜不出。接着又听那边一阵格格笑声，说道："我是丽芬。"筱真一听是三小姐，心里益发乱得什么似的，忙应道："啊，密司白，你在哪里？"三小姐道："我在家里等着你呢，你有工夫没有？"筱真踌躇尚未答应，那边又问道："大概没有工夫吧。"说着又是格格一阵笑声。筱真见梦魂颠倒的三小姐亲打电话请他，哪舍得推辞不去，连说道："我就来就来。"那边电话便寂然不响，筱真也把耳机挂上。搔着头，略想一想，若是再走进去，就不容易出来，要去只有由此即行溜去。此时籍着几杯落腹，胆子顿大了许多，便不顾前后吩咐西崽，把衣帽悄悄拿出来，披在身上，一声不响，匆匆下楼去了。里面大家见筱真出去接电话，好久没有回来，一问西崽，回说何老爷已经走了。

第六回

好月忒多情魂销真个
落花空有意目断伊人

筱真来到柏家大院，三小姐一直请到内室相见。见他一脸红拂拂，酒臭扑鼻，便举起一双玉腕，搭在筱真肩上，含笑问道："今晚谁请你喝酒，喝得一个脸红什么似的。"说着轻轻一推，把筱真按在沙发上道："请坐请坐。"筱真把头向靠背上一靠，一个身躯便半躺在沙发，经椅上弹簧反动力一震，颤动个不住，摇着两只脚，口中嘀嘀说道："我今晚是几位总长和几位会长在撷英请我吃饭。"三小姐笑道："你们贵会里，有几位会长呢？"筱真经三小姐一驳，觉得露出马脚，搔着头，搭讪说道："我真醉了，竟说得如此糊涂。"三小姐道："你醉了，抽一枝吕宋烟，可以解酒。"说着由烟匣内取出一枝极好吕宋烟，递给筱真，又燃着火柴，亲替他燃着。筱真连说谢谢，趁着三小姐逼近身前替他燃烟，倏伸过手，向他玉腕上一搔。三小姐向筱真飞了一眼道："你又不稳重了。"筱真嘻着嘴，趁势又拉她坐下。三小姐摔开手道："一张椅如何坐得两人？便挪一张皮椅，傍着筱真坐下，含笑向

筱真笑道："何先生我问你一句话，你凭实说来，你眼里看得起我，还是看不起我呢？"筱真把脖子一缩道："哎哟我的妈。"三小姐瞪了一眼道："你说什么？"筱真也觉对着闺秀，竟喊出粗俗口头语，很是不对，便搭讪道："密司白，我巴结你还巴结不上呢，如何敢看你不起？今天若不是三小姐电话，我也不愿丢开几位总长背地跑来。"三小姐道："那末你是看得起我，求你一件事，你应会答应的。"筱真点头道："只要我做得到，没有不帮忙的道理。"三小姐道："我说的事极容易，你的能力一定做得到。就是今晚我的一笔款子，因为上海还未汇到，打算向你先挪二千元，过几日款子一到，即行奉还。何先生你这几天不刚领了一笔岁费，想这一点点款子，一定会替我帮忙。"说着一双水汪汙的俊眼，只看筱真的脸，净等他回答。筱真虽带醉意，心里都还明白。一听三小姐要向他通融，却吓一跳。暗想：外间却说这位三小姐古怪不过，我不要上她的当。今晚要借给她钱，也要占点小便宜。便搔着头，踌躇未答。三小姐见筱真犹豫未答，笑道："你可是不愿意吗？"筱真忙道："没有的事，我能替密司白帮忙，再愿意没有。"说着又嘻阔嘴，把头凑近三小姐身旁，笑道："密司白，我也有一句话问你，你要据实答复。"三小姐蛾眉一皱道："你且说来。"筱真道："我问你，你眼里看得起我，还是看不起我呢？"三小姐见筱真也拿这话来问，笑道："你真是糊涂，我若是看不起你，向你开口通融吗？"筱真道："那末你是看得起我

了，我也向你要求一件事，行不行？”三小姐道：“你有什么事？”筱真把头凑近三小姐耳朵，咕噜两句。三小姐的脸不由的一红，把手向筱真肩上轻轻一拍道：“你这坏东西，又胡说了，我不借你的钱。”筱真见三小姐嘴里虽骂，脸上一点怒容没有，知已心许。忙道：“你别生气，我身边带有支票本，就签一张给你。”说着果然拿出支票本，伏在案上，写了一张二千元支票，交给三小姐。三小姐微微含笑接过来，随意向衣角一塞。筱真眯着两眼道：“今晚不知怎么样，我的酒喝的厉害。”三小姐道：“我出去叫老妈子，酽酽的泡一壶普洱茶，替你解渴。”说毕掀着帘子出来，一会工夫，亲拿一只玻璃杯进来，送到筱真嘴边。筱真呷了一口，似是普洱茶，又不似普洱茶。只觉又甜又酸，但三小姐既亲手捧来，便也不问什么，一口气喝干。这一杯茶喝进之后，心里益发动得和擂鼓一般，自己也有点把提不住。竟缠着三小姐，毛手毛脚起来。三小姐连连低喝道：“放稳重些，给底下人看见不雅。”说着把床后一扇小门推开，引筱真走进里间小房请他在床上坐下。吩咐道：“你暂且歇一歇，我洗一洗手就来。”说完一扭身走出，随手把电门一关，屋里顿形漆黑。

筱真在黑洞洞里虽看不见什么东西，身拥锦衾，但闻一阵阵脂香粉气，已是心荡神融。一转眼间，听开门脚步声音，知道三小姐已走进来。筱真本是一个莽夫，再加沉醉之后，此时枕压梨云，汗融罗袜，不消半刻工夫，便一

梦邯郸沉沉睡去。

等到梦回酒醒，已是五鼓。觉着一条胳臂，给人家枕得又麻又痛，转侧不得。此时一轮好月当窗，屋内虽无灯火，几榻已照得雪亮。筱真想要向臂上酣睡的美人，细一温存，侧转头向她一看，哪知不看犹可，一看却吓一跳。只见那位千娇百媚的三小姐，已变成一个紫糖色脸，小圆面盘，蹙蹙的粗眉梢，蓬蓬的短黄发。见筱真侧着头看她，两只圆珠般眼球，滚来滚去，霍地噗哧一笑。这一下，可把筱真吓得直跳起来。问道："你是什么人？"床上那个丑丫头，嘻着嘴道："我名叫月华。"筱真见她圆圆一个脸蛋，很像一个月儿，只是这个月儿，满罩黑云，加上许多丘壑，很讨人嫌。便摇头道："你如何会到这里来，三小姐呢？"月华见筱真惊慌失措，也一骨碌坐起来道："何老爷你说什么？"筱真道："我不认得你，你如何会跑到这里睡觉？"月华道："我伺候你半夜，如何还说不认得？你不是要娶一位姨太太吗？托三小姐叫我先来伺候一夜，明天带我回去吗？"筱真搔着头道："没有的事。"月华见筱真不认账，也发起急，喊道："妈，妈，你快来，我给人欺负了。"才喊了两声，便见房门一动，一个五十多岁老妈子闯了进来，一进门，先把房内电灯拧亮，对月华问道："月儿，你喊什么？"月华指着筱真道："我伺候他半夜，他忽然变起挂，不认得我了。"说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呜呜咽咽哭了起来。月华的妈转过脸向筱真问道："何老爷您这话是真还是假的？"筱真道：

"我为什么说假话？"月华的妈道："何老爷您也是有身分的人，说一句是一句，哪能和我们开玩笑呢？我们北方人，看这事最重。月华是一个闺女，既进来伺候您，便是您的人，哪能说不认得？"筱真急道："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要她来伺候，这不是梦话吗？"月华的妈道："你没有这话，我如何会把女儿送进来？你别欺负我这老妈子，我女儿给你欺负了，你若翻脸不认账，我也不答应。"筱真道："明是你们设下圈套捉弄我，如何反说来欺负你？"月华妈沉下脸道："我们也不必强辩，我且出去喊大家进来，评一评理，是谁的不是。"说着回身要走，筱真忙拦住道："有话好好商量，又何必生气呢？"月华的妈道："我的话，不早说过了吗？现在就请你不要翻脸，把我月儿娶回去就是了。"筱真一听，暗想：我上次不过一个梦，我家的母大虫还且不答应，现在若弄一个人回去岂不闹得天翻地覆。并且娶妾娶色，若照月华紫糖色脸盘，黑中带麻，实在不堪承教。再看月华的妈，横眉瞪眼，满面怒容，知道和她也分辩不清，便道："你请三小姐来，我们三面，再说个明白。"月华的妈仰着脸道："三小姐还未回来呢，我向哪里请去？"筱真一听，更是不对，暗想：在此是非场中，是无理可讲的，我还是早些脱身为是。便道："你说的话我都知道了，我明天就接你女儿回去。"说着一面把衣襟穿好，溜下床来，想要穿外氅。月华的妈一把拦住道："何老爷走不得。"筱真怔怔问道："我为何走不得？"月华的妈道："事情还未办清楚，如何

就走呢？”筱真道：“还有什么事？”月华的妈道：“何老爷，您当真忘记了吗？你不说月华身价四百块，今晚先付一半，明天去的时候，再付一半吗？”筱真暗想：哪来的话，真是愈出愈奇。想要和她分辩，也分辩得不清。若是不给她，她一嚷出来，说我强奸她女儿，益发不好，反正我今晚已破费两千元，又何必在这二百块钱上头计算。便道：“那末我先签一张支票给你。”月华的妈道：“我不认得字，不要什么支票。”筱真道：“这可难了，我身边没带有现款，可怎么办呢？”月华坐在旁边，见筱真推说没有现款，指着他衣袋道：“刚才我不见你身上，有只票夹，说着倏的一手伸进筱真衣袋，把一个黑色票夹抢出来，掷在桌上道：“妈，你且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钱。”月华的妈道：“使不得，钱财来往，要光明正大，我要的是你聘金，又不是别的钱。还请何老爷自己动手打开看一看吧。”筱真到此可真没法，只好把票夹里钞票取出来，一数共九十八元，说道：“这里头还不到一百块呢。”月华的妈笑道：“不够数不要紧，今晚要过这钱原为我月儿讨个吉利彩的。”说着把筱真手里的钞票接过来，向怀里一塞。筱真道：“那末我可以走了。”月华的妈道：“何老爷一定要走，我也不敢强留，可是请您将随身东西，留下一件给月儿做凭据，安慰她的心。”筱真拍着腰道：“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带，叫我拿什么东西给她。”月华的妈两眼看着筱真马褂襟上挂的那个蓝地白字骨牌式徽章道：“何老爷来没有别的东西，就请把马褂上徽

章留下也可以。”说着不由分说，伸手过去把筱真襟前徽章硬行解下。筱真见她如此行动，好似抢劫一般，心里敢怒不敢言。说道：“现在事情都办清楚，我可以出去了。”月华的妈道：“慢，现刻已是更深夜静，各处门户都关着，你若走出去，给看门打更看见，不知道什么人，又要大惊小怪，等我先出去，知照他们一声，再来引您。”说着掀着帘子出去。

筱真气忿忿坐在床前，暗想我三番五次上了三小姐的当，花了钱不要紧，受了老妈子臭气，可实在难过，我明天非报复她不可。现在第一要紧先把三小姐贴身东西拿她一件，明天和她算账。她能服从我意思罢了，若是再刁皮，我便把她贴身东西，公布出来，看她能否受得了。筱真一面想，两只眼睛，把桌上椅上，看了一遍，都没什么要紧物件。后来向床头一翻，见一条湖色丝巾，巾角用红丝线绣两只外国字母，认是三小姐名字，见了大喜，也不管里头包着什么东西，趁月华不见，忙拿起偷塞入衣袋内。转眼间，月华的妈已进来了，对筱真道：“可以出去。”筱真跟着出去，转弯抹角，走了好几重院落，静悄悄不见一人。到了外院，月华的妈开了大门，送他出去，还叮嘱道：“何老爷，明天早点来。”筱真有声无气地应了一声迈出门外。见中天一轮明月，马路照得雪亮，静悄悄一辆车子没有。只得拿着笛司克，一步一步慢吞吞走出胡同。筱真本是一个胖子，向来走一步都要坐车，今晚由胡同内摸到马路上，已累得一身大汗。走到街口，仍见不到

一辆车子，只有几个巡警，在路口徘徊走动，见筱真一个人深夜里还在街上行走，都狠狠瞧他两眼。筱真只拿着笛司克一步一拐，踱到马路东头，才遇着一辆车子。也不和他讲价钱，一直跳上车，把笛司克敲着车子，催他快走。车夫听说，抓起车柄，迈起大步，便往前飞跑。筱真才走得一身大汗，此时坐在车上，迎面几阵朔风扑了过来，毛孔一松，不禁连打两个寒噤，把一身汗，全吹了回去。此时酒是完全醒了，胆子也小了，口里催着车子快走，心里却怕一到家见着刘氏，又是一番麻烦。仰着头向天上一看，一盆皓月，净无纤云，暗想今夜却幸有这多情的明月，照出破绽，不然抱着丑丫头，睡到天亮，还不明白。于是又回想当初醉入梦时那个滋味，亦复不恶。可惜是丑丫头顶替，若果是三小姐，岂不真个销魂。筱真痴痴胡想一阵，不知不觉车子已到门口。筱真见已到家，跑下车来随手拿出三毛钱，丢在车内，敲门进去。

走进院内一看，上房电灯还是亮着，不敢就闯进去，先在窗外一望，见刘氏已和衣躺在床上，便蹑手蹑脚，悄悄推着房门走进屋内，想要偷偷睡下，免惊动刘氏，惹出麻烦。不想刚走到床前，正要解纽扣脱衣服，刘氏已醒，霍地一翻身坐起来，倏地就是一板，打在筱真头上。筱真连忙缩着头躲向桌前，说道："你无缘无故，又发脾气了。"刘氏骂道："你这老杀才，今晚在饭馆里当着大家胡说八道，我本就要打，不想你竟胆敢丢下我，背地跑到别处去，一直逛到这时候才回来，如此荒唐，还不该打

吗？”筱真忙分辩道：“我不是在外胡闹，是子文打电话，订我到西安饭店会议。何太太道：“没有的事，已问过少卿，他说今晚并没什么会议。”筱真道：“他是遽庐一派，我和子文是属政友系，不是同系，我们的事情，你问他，他当然不知道。”何太太给筱真一辩，又似有理，仍骂道：“你就是要赶去会议，也应告诉我一声，也不能迟到这时候才回来。我不信你假话，你一定又在胡同里吃花酒胡闹了。你且过来，我验你一验。”筱真一听太太要搜检他，心里一动，陡忆起衣袋偷藏有三小姐的东西，深怕给她看见，此时无处藏卸，只一手紧紧压在衣袋内，硬着头皮走过去。偏是何太太再精灵不过，见筱真畏畏缩缩，一手老压在衣袋内，便伸两手先插入大衣袋内一摸，却触着一包软茸茸东西。急忙拿出一看，见是女人用的。丝巾裹着一个小包，向鼻里一闻，一点香味没有。打开一看，只气得何太太连连啐了两口，连忙扔在地下。指着筱真骂道：“你这下流老贼，如何把女人家这种脏东西都带在身上？”筱真向地下一看，也羞得满脸通红。何太太气不过，抓起板子，狠狠向筱真身上打了两下。喝令：“将衣服脱下，跪在床前，快把口供供来。”筱真见凭据给太太检出，又动了真气，哪敢再拗违，只好遵从喝令把长衣脱下，只穿一件短夹袄，直挺挺跪在床前，软语恳求。何太太道：“你不用求我，只把那尴尬东西由哪儿弄来，赶快供出。”筱真到此只得胡说道：“刚才确是子文订我到石头胡同引凤院吃花酒，我原想略一应酬，就行赶回，三番五

次，要想回来，都给他们拦住。后来还是我背着大家，偷偷跑出，不知什么人使坏，却把这尴尬东西偷藏我衣袋裹来害我。”何太太一听，便身往床上一仰掩着面，断断续续哭骂道：“老杀才，你尽天和这般狐群狗党胡闹，将来不知弄到什么地步，我什么苦命，会跟上你如此老不成才的下流东西。”一会又哭道：“我今天碰见这尴尬东西，今年一年一定倒霉。”说着又是一阵哭。筱真见她哭得可怜，也深悔自己弄巧成拙，不应该把女人家东西没看清楚，乱抓回来。此时做错了事没有别法，只有跪在床前，一味恳求。求了整整一个钟头，天色大亮，何太太才气平心软看不过意，命他上床睡觉。可怜筱真由柏家大院出来，出了一身风流汗，经寒风一吹，已是十分难过，回家又脱了衣服，直挺挺罚跪一个钟头，及至摸到床上，头一着枕，便觉两道太阳穴，和刀削一般，痛得要命。到第二日便乍寒乍热，病在床上不能起来。这便是筱真爱风流，妄想天鹅肉的小小报应。且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三小姐当夜骗了筱真二千元，又作什么用处，想看官们都要急知她下落的。原来三小姐自前次在东方饭店等候花小楼不到，心中甚是不快。她本是一个好高女子，平日也不知颠倒多少众生，现在曲意下交一个花小楼，反不能到手。三小姐已费一番工夫，岂肯甘休。过了几天在新开戏院看完花小楼的戏，出了戏园，坐在车内，却命车夫李和专在戏院门口等着。花小楼一出戏园，便硬邀他来，要和他当面说几句话。李和奉命，去了约莫二

十分钟，拿了一封信回来道："我在戏园口见着程三，他答应马上就来。一会花老板出来，见着我，忽又退回去，我再找程三，他却交我这一封信。"三小姐接来一看，见信封封得严严的，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拆开一看，里面歪歪斜斜写了十几个字："花老板因师傅债务烦恼，眼前要用急款三千元。"来信虽写得无头无脑，三小姐看了，却懂得他的意思。回去之后，筹算一夜，本想向胡大黎六两人出个花样，转赠小楼，因为黎胡两人已敲了好几次竹杠，一时不便再向他开口，想来想去，便转念到筱真身上，知道筱真已上当了一次，此次要敲他竹杠，非给他一点甜头，怕套不上。但筱真这呆子，浑身俗骨，无一点可人地方，若和他当真有个头尾，又似犯不着。为了这一点为难，三小姐大见踌躇。第二日三小姐一人，正在房内沉思，想出花样，突见一个粗使丫头月华提了一桶水进来，拿一块擦地布，蹲在地上擦地。一时触动灵机，想要骗筱真，只须利用这丫头，便可成功。当时便把月华的母亲刘妈喊进，告诉她道："有一位何老爷要求子息，拟娶一位姨太太，托我物色，我看月华虽然长得不好，很有福相，打算保荐给他，要他身价四百块，你愿意不愿意？"刘妈正苦月华年纪已大，一天尽和厨房厨子打杂，闹个不清，一听三小姐肯替她保荐给何老爷当姨太太，又得身价四百元，只喜得一张嘴拢不过来，千恩万谢，答应出去。三小姐见事情已安排妥当，当夜便订筱真前来，将他二人诓入卧房之后，便拿着二千元支票，赶到东方饭店，草草写一

个条子，命李和送到新明戏院，找程三交给他。程三见了条子，知道昨天送上那字条，发生效力。等花小楼走入后台卸装之后，引他在一间屋里，把三小姐的字条给他看，请他顺便到东方饭店一会。花小楼只是摇头不肯。程三道："你这几天不是得着大老板来信，为债务麻烦，急需要款吗？现在人家肯替你帮忙，是找不到机会，你为何放着不去？"花小楼道："这些小姐奶奶们，万万近不得。我师傅临走时候，如何吩咐我？我若趁他不在京，作不道德行为，如何对得住老人家呢？"程三道："大老板吩咐你的话原怕你滥交朋友，干些无益事情，损伤名誉，若是结交有益朋友，大老板当然赞成。她这次要见你原想要帮你的忙，也是人家一番好意。你照朋友道理上，也不应拒绝。而况这事和大老板很有许多好处，错过机会，大是可惜。"花小楼本是一个血气未定的青年，经程三一番怂恿，心里不禁又活动起来。又想起师傅来信说得如许困难，此次去见三小姐，原为师傅帮忙，并不是自寻娱乐，以后师傅就是知道，当能原谅。便对程三道："我就去也不过去问明她的意思，说几句话，就行回来。"程三笑道："见面可以多说几句话，便多说几句，若是没什么可说的，当然要回来，又有什么顾虑呢。"花小楼给程三一说，也自有好笑，和程三出了戏院，不消一刻工夫，便到东方饭店。

花小楼走到楼上二十八号房间，推门进去，果见三小姐一人，坐在沙发上，一手支颐，似想什么心绪，一见花

小楼进来，笑吟吟起身相迎，让他在沙发上一同坐下，问长问短。花小楼仍是腼腼腆腆，问一句应一句，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三小姐要讨他欢喜，便把带来支票取出，说道："我听说你师傅在天津，因债物纠葛，不能回来，很替你着急。我今天带有一张支票，一点小意思，你且收下，将来如有用款处，不要客气，可告诉我。"说着把支票递给花小楼手里。花小楼一看是二千元支票，暗想：我为了师傅要用二千元，不知忙了多少天，不能凑手，不想她一送就是二千元，可算凑巧。心里甚是感激，口里却说不出，只微微说道："谢谢小姐。"三小姐笑道："朋友都应帮忙，说什么谢谢的话。"说着又拉着花小楼的手，见他手上并没有戴那只钻石戒指，问道："何以只戴一天，便不戴了，可是嫌它不好，明天我再赠你一只大的。"花小楼一听三小姐提起钻石戒指，面色大变，陡忆起当日在车站和师傅送行时，曾把钻石戒指掷到铁道上表明心迹，不再和三小姐见面。曾几何时，今晚又跑来饭店，且受她的赠款。虽然此来为着师傅债务方面打算，可是把这款寄到天津，说起由三小姐赠给来的，师傅一定又疑我有不道德行为，此身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再想自己和三小姐，并没有什么深交，她忽肯慨然帮忙当然是别有作用。我若应酬她，牺牲名誉，成了她的奴隶。若是受了好处，不听凭她的意思，这些阔小姐们，都不是好惹的。花小楼想到此处，看着三小姐，如遇蛇蝎一般，连忙站起来把手中支票，交还三小姐，颤声说道："我心里很感你盛情，请你

把支票收回，我要走了。”三小姐见花小楼忽然要走，忙站起来，一手把他拉住道：“你忙什么呢，为何又把支票还我？”花小楼攒着双眉道：“使不得。”三小姐含笑道：“你这傻子，有什么使不得？”说着拉小楼的手，轻轻揉了一揉。横波一瞬，脸上只顾红晕起来。花小楼一个心不由也有些突突跳动。正在两下挨延，霍地花小楼把足微微一顿，叹口气道：“使不得，使不得。”洒脱三小姐的手，竟自开门走了。

三小姐软洋洋退坐沙发上，扶着头，定了一回神，细细一想，仍猜不出花小楼有什么为难地方。一看腕上钻表，已是一点多钟，想要回去，怕筱真未走，转多一层麻烦。既然出来，索性在外头避一夜。便和衣躺在铁床上，一夜辗转思维，仍想不出一个好主意。直到天色快亮，才朦胧睡去。这一睡去一直睡到下午一点钟才醒来。掀起窗帘一望，外面瓦檐上已罩一层薄雪。此时雪虽已止，天气甚见寒冷。三小姐对镜，把鬓发略一整顿，按着电铃，命茶房喊一辆汽车，坐了回去。到得家里，一想这时候，无论如何，筱真一定走了，一脚刚跨进自己房门，便见蕙芬双芬，都在里面，拍着手笑道：“好了，老三回来了，我们正等着你。也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总找不着你，一夜到哪里去了？”

第七回

玉戏冰嬉液池斗艳影
酒阑人散密室听莺声

三小姐见她两位姊姊，坐在房内，问着她昨晚到哪里去，便随口撒谎道："我昨晚到新明戏院看完戏，遇着黎三姨太，拉我到她家里打一夜牌，直到今早才散。在她屋里，稍为一阖眼，不觉便到这时候。"正说着，忽见刘妈匆匆掀个门帘进来，对三小姐道："三小姐您回来了，何……"三小姐不等她说完，便丢她一个眼色。刘妈会意，忙缩住不说。蕙芬双芬见她说话鬼鬼祟祟，又见三小姐眼皮上，微微圈了一道黑晕，蓬头乱髻，一定不是由黎宅回来的。但各人干各的事，也不多说，只笑道："老三你赶快梳头，我们正等着出门呢。"三小姐道："你们又打算到哪里去？"蕙芬道："今早罗克司打电话来，订我们到北海溜冰场溜冰，他指明要你去的。并且已替我们制了好几件奇特化妆品，内有一颗大白菜，专赠给你用的。"三小姐伸一伸懒腰道："我今天不爱去，你们去吧。"蕙芬道："不行，据罗克司说，今天溜冰赛会，有许多好脚色在里面，我们这一组，算你工夫最好，他希望你今天当

场夺个锦标。并且使馆里雅尔太太和美格小姐都在场。”三小姐一听有出风头机会，立时又鼓起兴致，忙忙梳洗一番。因要在溜冰场里赛跑，里面只穿两件薄薄衣裙，一身结束得非常伶俐苗条，披上一件素貂外氅，和蕙芬双芬同坐一辆汽车，奔到北海公园。

到得园内，走不多远，便听一阵音乐悠扬声由冰场苇席棚里面发了出来。三个人一字排沿着二马路，正慢慢走着，突的有一个洋装少年，由他们身旁急忙掠了过去，抢到前头，掉过身向他们看了一眼。现见两道弯弯眉毛，一个擦满雪花膏雪白的脸蛋。三小姐一看，便认得是那个滑头吴雪民。雪民见是三小姐和她姊姊来了，便站在旁边，举眼看着三小姐，想要和她招呼。三小姐却仰着头，洋洋不睬，打他跟前走过，好似不认得一般。雪民见三小姐竟翻面无情，心里恨极。见她们走进漪澜堂，便也暗暗跟在后头。大家刚进漪澜堂，便见一个高大外国人，站在石栏杆旁。见三小姐三位姊妹进来，忙抢过去和她们一一握手，操着很流利的北京话说道：“我等你们好久，他们都上场了。”蕙芬却打着英语和外国人咕噜两句。那个外国人却对着三小姐格格地笑。雪民跟在后头，见她们竟和外国人打起交道，倒看呆了。再把那外国人细细一看，陡忆起此人乃意大利馆员，兼在外面行医的罗克司，是有名中国通。从前在六国饭店，和李五姨太闹过风流案的。现在三小姐姊妹，又和他搅在一起，其中必有把戏。雪民便舍不得离开他们，只在远远站着，两双眼睛只勾他们身

上，好似暗探侦嫌疑犯一般。见罗克司和她们说一会话，引她们走入冰场。雪民正要也跟进去，忽觉背后有人拉他一下，急回头一看，原来是冯二姨太不知何时站在背后。便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冯二姨太捂着嘴低低说道："你一进来，我就在这里，只是你眼睛弯不到我这里吧。"雪民给她一说，也自好笑。此时一心只急于要看三小姐一班人行动，便问冯二姨太道："我要下去玩一玩，你也来吧。"冯二姨太摇着头道："我一穿上冰鞋，好似两脚给什么东西箍住，一步也走不动。"雪民也知她不善此道，说道："那末你在这坐一坐，我下去溜一趟，过过瘾就上来。"冯二姨太道："我也待不了一会就得回去。"说时又低低问道："今晚你有工夫再到长安饭店吗？"雪民也不答应，只点一点头，向冯二姨太笑了一笑，便匆匆下去，换上冰鞋，溜到池中。举眼一看，男男女女，奇装怪服，在场内和蝴蝶穿花一般，溜来溜去，也不知有多少人。在场内绕了一圈，却找不到三小姐和罗克司诸人。心想：他们几个人，明明看他下来，又到哪里去了？雪民正在狐疑不定，突听东角一阵拍掌声音，急忙使个飞鹰赶兔姿势，溜过一看，原来是罗克司头上戴一顶纸制三尺多长尖头高帽，后面跟着三个怪物：一个是扮一个长人，有六尺多高，顶上巅巍巍一顶尖顶帽，帽上写了一个K字；一个扮一个乡人，假面具上，顶一个大凉帽，身穿一件不中不西的五彩大长袍，下面却露出一双尖削时髦天足，套着冰鞋，在冰池上，两足不住转动；还有一个，竟装成一棵大白

菜，高与人齐，臃肿蹒跚，尤其可笑。雪民一见便猜出这三个怪物，便是三小姐三位姊妹了。自罗克司引了这三个人进场之后；在一阵鼓掌声中，由人丛里，又钻出两个怪人来：一个头上戴一顶孔雀毛大帽，穿一件阔袖大襟绣牡丹花旗下老太太的长袍；一个却戴一只极大风镜，把面部连眼带鼻，掩去一大半，身上却披着小孩用的极短羊毛氅，露出两只削削小脚。罗克司见她们迎过来，他便似司令官一般，把五人一字儿，排的齐齐整整。口里呼哨一声，把身体一弯，便旋转冰鞋，疾如飞燕，联翩向前溜去。只看他五个人不前不后，左旋右转，和雁字儿般，齐齐整整，煞是好看，引得旁边围观的人，无不拍掌叫好。罗克司引着她们，忽离忽合，环转溜了十几分钟，便在旁边木板上休息。大家都坐下，只有化装大白菜的硬板坐不得，只拿左右两脚，左溜一下右溜一下，在他们左右溜转。罗克司和诸人休息一会，音乐再奏时，他又站起来，命各人衔接拉着衣服，鱼贯走着。罗克司顶着尖顶高帽当先锋，大白菜因为身躯笨大，便殿在后头。大家见着他们队里高高矮矮巅巍巍的高帽和簇圆圆的白菜，群相追逐，无不捧腹大笑。罗克司见大家欢迎他，益发得意，扮着鬼脸，做出许多滑稽丑态，引大家在冰池溜了一回，又由衣袋里，拿出几只苹果，分给各人，请他们双手捧着苹果，只许足动，不许手舞环转溜行，疾如转丸，引得在场人无不注目。雪民也看呆了，暗想今天他们这一组，风头十足，眼看要压倒诸人，独占胜利，我何不趁三小姐得意上

头，给她当场出一小丑，亦足报我前次华安饭店之恨。此时她们化装，头面全部遮去，虽辨不出哪一个是三小姐，可是当他们进来时候，三小姐手中曾提着一双咖啡色的冰鞋。现扮乡人，戴凉帽穿着咖啡色冰鞋的，一定就是她。主意想定，鼓动脚根，和蜻蜓剪水一般，一阵风掠了进去，闯进他们队里，觑定三小姐后面，使一个猛虎离山势，向她一撞，把那个化装乡人的凉帽撞丢，摇了两摇，打一个前失。幸而罗克司在她前头，身未着地，急忙一伸手把她扶住，一面举起左腿向雪民一踢。雪民站身不住，脚上一滑，仰翻在冰上。场中一般游人看见，轰着一声又大笑起来，只羞得雪民满面通红。好容易挣扎起来，正要溜去，不想那扮乡人的女士，已把面具揭开露出粉脸，指着雪民骂道："这人太荒唐，无故撞我一下。"雪民一看不是三小姐，大吃一惊。急要逃避，左腿上已给罗克司一勾，一个狗吃屎，又爬在地下。旁人看了，又是一阵拍掌。雪民心想，明是三小姐手中拿着咖啡冰鞋，如何又换了别人呢？他却不晓得三小姐走入苇席棚里面化装时候，因嫌自己带来冰鞋太小，却给双芬对换穿着出来。雪民只认得三小姐是咖啡色特别冰鞋，和她作对，不想误撞在双芬身上。此时给罗克司一腿勾倒，又听他站在旁边指着自己连讥带笑道："请你快到外面学习两年再来，别在这里胡闹吧。"心中十分忿恨，想要起来和他交涉，一因对方是外国人，二因衅由己启，本是理短，交涉起来，在场诸人未必能向自己表示同情。只好忍气吞声爬起来，慢腾腾溜

出场外，脱下冰鞋，躲到漪澜堂楼上去了。心想今日真倒霉，想要报复，反吃一个大亏。攀着楼栏向下望去，冰场上也不见她们一组影子。正在可疑，一转眼间，罗克司打头，引着丽芬三位姊妹和两个外国女人也扶着楼梯走上来，真是冤家路窄，又碰在一处。见他们在自己背后一张桌子坐下，交头接耳似隐隐都在那里讥笑他。雪民觉着很是局促，想要躲下楼去，又不甘心，只硬着头皮假作没看见一般要了一盘咖啡饺子和一杯红茶，低头细嚼，不时也偷向后边桌子，看了一两眼。只见他们摆了一桌咖啡蔻蔻和火腿面包。雪民见了火腿面包，又想起华安饭店那晚恨事，恨不得走过去，和三小姐质问一番。又听三小姐嘻嘻笑道："我今天却幸有那颗白菜，不然也要和二姊姊栽筋斗了。"雪民一听，才知道三小姐原来是化装大白菜。又听罗克司问道："那棵大白菜，你看好不好？"三小姐道："谢谢你，把我一个肩膀都压酸了。"雪民听了暗想：三小姐真厉害她前头两句话明明是说我的，偏这罗克司不懂，还以为他的花样出得新奇。这种笨人，也要在她们面前卖弄风流，只怕要上她的当呢。雪民一个人正在痴痴想着，耳边忽听楼下轰的一阵拍手笑声，急站起来渏着栏杆向楼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女学生，化装成虎、狮狗在冰上乱溜。不知什么人，把老虎尾一拉掉，女学生却摔了一个大筋斗，引得大家拍掌大笑起来。雪民看了也自好笑。此时罗克司也和大家俯在栏杆观看，只听他对三小姐说道："这里总是没秩序，明晚礼拜六，我请你们到俱乐部去，好不

好？”三小姐还没答应，双芬却说道：“我们还是再下去看一看。”罗克司见说，便又引她们下楼去了。

雪民见他们走开，不觉心里一舒。俯在楼栏前看了一回，见那位冯二姨太，还在人丛里穿来挤去。心想：她原告诉我一会就走，何以在这里？我如其在此枯坐，不如下去和她谈谈，倒有意思。便理清茶钱，下楼走到石廊前，又不见冯二姨太，不知她又挤到哪里去了。雪民在廊前廊后找了一阵，最后走到漪澜堂里面，打玻璃门望进去，才见冯二姨太陪了一位五十多岁老头子，在里面吃点心。心想原来她的老爷也来了，怪不得她告诉我一会就走。正要回身出去，不想一回头，背后还站着一个人，也正拿眼睛注视屋里，彼此各不留心，竟撞个满怀。那人连忙缩下台阶，雪民向他一看，认得是唱文明新戏的叶如兰，见他也在窗外向冯二姨太窥探，不禁动了醋念，便站在旁边，静静看着他。叶如兰却极乖觉，见有人注意他，连忙拔脚由东边小门走出。雪民仍是不舍，紧紧跟了出去，一直跟到琼岛春阴石碑旁边，又转出两个人来。一个是罗克司，一个便是俏皮三小姐。雪民见了，更是奇异，想他们一班人，都到那里去了，何以只剩他俩人在此徘徊？想其中必有什么秘密勾当。此时便顾不了叶如兰，远远跟着他们二人，一心要探他的秘密，想能抓到一个机会，拿住把柄，将来对三小姐便可以挟制。见他们越过石桥，一直往西走，便也紧紧跟在后头，由石桥一直跟到天王庙面前。雪民见他们一直还往前走去，起先两人只并肩走着，此时前

面游人稀少，三小姐竟把一只手搭在罗克司臂上，两个人身子偎得紧紧的。雪民在后面看着，心说好风流，便又紧了两步，追上去，离他们只有四五尺远近。因为雪民皮鞋蹈着雪地，一点声响没有，三小姐在前头一点也不知道后面有人跟着。越过天王庙，抄着小径，又弯弯曲曲，走了一会，两人便在一棵大树旁停住。罗克司见左右无人，便放大胆一把搂住三小姐，要吻他一口。一个脸已凑近三小姐桃腮，三小姐含笑把手向他一拦。罗克司以为有什么人看见，急忙回头一看，见没有人，又搂住三小姐，要和她亲吻。雪民躲在后头，眼看他们二人如此调情，他生性本是轻薄，哪能再忍得住，便轻轻咳了一声，急蹲下地躲在一块湖石后面。三小姐听见有人咳声，急把罗克司一推，罗克司也撒开手，四下一看，便往雪民所藏那块湖石走来。雪民见罗克司找了过来，知道外国人最恨人家窥探秘密的，若给他看见一定不肯甘休。见他走到逼近，知道躲避不过，站起来撒开脚便跑。罗克司见湖石后，果然跑出一个人来飞逃而去，便也舍不得，紧紧追上。雪民听见后面有人追他，拚命狂奔，不提防一脚给树根一绊，脚下一滑，竟摔了一跤，把头上一顶帽子，掷得一丈多远。罗克司才要赶过，后面三小姐也赶到，拦住罗克司，不许他上去。雪民爬了起来，见一身沾了许多雪泥，弹了一弹，一看裤口，已给树根钩破一个大窟窿，非常懊丧。想今天原要捉三小姐的短，不想反弄得处处吃亏。见三小姐和罗克司，还站在土坡上，对他好笑，十分忿恨，恶狠狠向三小姐

瞪了一眼。心想你也不必得意，今天你和罗克司，背地做的把戏已给我看在眼里，就这一点点材料已糟塌你有余，明天我托个报馆朋友，替你发表一段新闻，看你还敢目中无人！想到这里，把嘴向三小姐一努，表示不服气，回转身，一步一步又踅向漪澜堂而来。

雪民走到漪澜堂，隔着玻璃向大厅一看，冯二姨太和那老头子都不在里面。又向长廊巡逻一遍，也没有冯二姨太影子，想她已伴送老头子回去。再看天上微微又飞雪花，园内游客，因溜冰会业已闭幕，又下起雪来，纷纷出来。雪民觉着很无聊赖，便追逐大家出去。走到园外，心里很是踌躇，一看腕上金表才六点多钟，又想冯二姨太曾说过，每天八点以后，才能离开老头子。此时还不到七点钟，若往长安饭店，未免太早。后来又想冯二姨太是最好洁的，我今天在园内摔了几交，裤管也弄脏了，若不换整齐，给她看见，她一定不高兴。便命车夫先拉到寓所，换上一套衣服，又到澡堂洗澡理发，收拾得齐齐整整。肚子又觉有点饿了，又到邻近一家馆子，拣两味菜，用了一顿夜饭。出来又买两块口香糖，含在口内，才赶到长安饭店，扶着楼梯上楼。心想今天时候不早，应该不用多等，不想一推进冯二姨太包房，二姨太一个人早坐在房内。见雪民来了，瞪了一眼道："你今天何以到这时候才来呢？你再不来，我就要走了。"雪民见说，一面连说对不住，一面搅着冯二姨太，甜蜜蜜行了亲吻西礼。冯二姨太闻着雪民嘴里有口香糖气味，便把他一推道："我最怕这气

味，何以一个个都爱含这种东西？”二姨太说出“个个”两字，又觉这话说的太不好，把丝巾捂着小嘴，只是格格的笑。雪民见二姨太杏眼含娇，春情满面，便又搅住她的香肩，把脸凑过去说道：“你再闻一闻，我不比你那老头子满嘴七零八落的黄牙……”二姨太不等他说完，把丝巾向雪民的嘴上一堵，娇笑道：“你再说这话，我要拧你的嘴了。”雪民益发凑得近近的：“请你拧吧。”二姨太向雪民身上推道：“别胡闹了，用过晚饭没有？若是没用过，可叫他开两份饭菜来，我和你一块吃。”雪民见说，知道二姨太还没有用饭，自已虽已用过，也不便说出，便点头道：“我一路忙着赶来，哪有用饭的工夫。”冯二姨太道：“你没有工夫吃饭，现在还吃不吃呢？”雪民笑道：“你有饭赏我吃，哪有不吃的道理？现在时代，哪一个不看饭碗要紧，这是我求之不得事情。”二姨太笑道：“你不必又借题说法了，我告诉你，你说的防疫处差事，老头子办不到。”雪民嘻着嘴道：“你别吓我，我知道这一碗饭，是吃稳的。”二姨太正色道：“当真的，老头子告诉我，防疫处主任是要专门医生出身，才能胜任，你履历上虽写的在德国学过医学，可是你所得的，是什么精神学博士。若把你发表，怕外间说话。”雪民道：“当真他这么说吗？”二姨太道：“我为什么骗你？”雪民道：“果然如此，可就奇怪了。我前天见着龙希老，他对我说，得你老爷的回信，我的事情，马上可以发。何以中途又变卦了？”说时很不高兴，躺在沙发上停了一回又自语道：“我

想有了希老的介绍函，又有你从中帮忙，这事十分拿得稳的，万料不到，竟会落空。”二姨太见雪民谋不到差事，立时又变一个面目，心里也很不高兴，微微冷笑道：“你又不是没饭吃的人，何必看一个差事如此重要。”雪民躺在沙发上，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冷冷向二姨太看了一眼，心里暗说，我不因为差事，何必向你结交呢？照你的尊颜，哪一块配给我做朋友？正在此时，西崽已把酒菜端进来了，二姨太向雪民招手道：“来，来，我们且吃饭再说。”雪民懒洋洋站起来，走近桌前坐下，见饭店弄的几味菜，没一件可口。他本是吃过饭的，此时一心不高兴，实在再吃不下，只把鲍鱼汤呷了两口，便不吃了。二姨太见他无情无绪，提不起精神，把酒壶向雪民杯上满满斟一杯酒，含笑道：“你刚才不说吃饭最要紧吗？现在我请你吃饭，何以又不吃了？”雪民心里十二分不高兴，板着脸道：“你别当我是饭桶，只知道吃饭。”二姨太见雪民语带讥刺，心里也气不过，把嘴一撇冷笑道：“我哪里配请你大爷吃饭，只有那位穿貂皮大氅的小姐，才配请你吃饭呢。”雪民见二姨太语含醋意，便问道：“你说什么？”二姨太道：“我说只有北海里那个请你翻筋斗的娘们，才配请你吃火腿饭呢。”雪民一听，羞得满面通红。一时急极，不暇斟酌，冲口道：“对了，我原不配陪你吃饭，只有那个唱新戏的，才配陪你吃饭是不是？”二姨太见雪民一语刺到心病，也发起急来，红着脸道：“你胡说什么？”雪民道：“我说那个唱新戏的叶如兰，难道还有错吗？”

二姨太见雪民直言相讥，老羞成怒，便指着雪民骂道："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我今天好意订你来，竟敢胡说八道。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请叶如兰吃饭？就请叶如兰吃饭，和你又什么相干？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狗心肠不是好东西，哪里是为我来的，竟是为差事来的。天幸你的差事，没弄成功，若是给你办好了，不晓得过桥丢拐，又是如何忘恩负义呢。我瞎了眼，竟认你这滑头是好人，真正倒霉。"说着抓起桌上菜盘，向雪民劈面摔下。雪民急把一手臂一抵，哗啮一声落在地下，摔了粉碎。二姨太也不管他，披上大衣，气忿忿把房门一开往外走去。雪民平日见二姨太很是和平，万想不到今天因一句话触动她，竟大发脾气，后悔不迭。见二姨太闯出门外，深怕她一气走了，这一场饭菜房租又落他身上。连忙抢出去，想要拉她回来。不想刚闯出门外，却见隔壁房间闪出一人，当胸把二姨太拦住，喝道："今晚却给我看见了。"雪民不晓是什么人，伸头一看，原来是冯老头子冯韫明。这一下可把他吓得魂飞天外，连忙缩进，把房门关得紧紧的，生怕给冯老头看见，进来为难。

你道冯韫明何以如此凑巧，能撞见冯二姨太？原来韫明每日向例上午是在太太家里用饭；二点钟以后，便在二姨太家里吃点心；八点钟敲过，便往四姨太家休息；这是韫明每日起居一定的程序。那天和二姨太在北海看过溜冰之后，因东兴楼还有饭局，不到五点钟便行出去。二姨太见韫明走了，料定饭局完后时间不早，一定是到四姨太那里，不会再来的。她便放大胆，在家中略一休息，便

赶赴长安饭店去找雪民，不想冯韫明在东兴楼，酒阑客散，想要回到四姨太家里，忽记起前天四姨太，要那只宝石戒指，业已带出，放在二姨太房里柜内，今晚若不给她带去，又是一阵麻烦。因由东兴楼回家，打南河沿经过，很是顺路，便又命车夫把马车再赶回二姨太家里。一走进去，房内静悄悄，听说二姨太业已出门听戏去了，心里陡然起了一分疑惑。暗想：今天我临走时候二姨太曾对我说腹子不好，要早点安歇，何以现在又独自出门去了？前天四姨太刚在我面前咕噜，说二姨太每晚出去看新戏，不一定有什么暧昧，我还不相信，现在看起来，也不无可疑之点。看戏原是消遣心情，倒也无甚要紧，若是果然有些不妥当，我名誉攸关，岂能听她胡闹。韫明一个人正在心上转辘轳般的猜想，只见二姨太的丫头素鹃提着一把银茶壶，笑盈盈走了进来，取过一个细瓷茶点，斟了一杯洋参茶，殷殷勤勤，双手奉上。韫明接过来，喝了一口，问道："二姨太可是出去看戏吗？"素鹃把嘴一抿，微微笑道："老爷不知道，我如何知道呢？"韫明见素鹃说话俏皮，不由得眼上眼下，把素鹃打量一下，见她今天穿一件墨青丝光布棉袄，罩一件元色皱纱半臂，衬着深蓝色皱纱裤子，浑身上下，结束得干净严紧，伶俏非常，觉着比平日间，大不相同，素鹃见韫明两眼呆看他，有些好笑，却又不好意思，低着头，只当不知。韫明看了一回，忍不住朝她笑道："你今天为何换了一身衣服，装扮得这般洁净？"素鹃嘻着嘴笑道："我这几件衣服，穿了好几次了，老爷

直到今天才看见的吗？”韫明听了这几句话，觉得有些尖酸味钻进耳朵去，心上甚是受用，由不的一把拉着素鹃的手道：“我从来没见你打扮这般标致，今天从头到脚，直像换了一个人，这是什么道理？”素鹃脸一红，洒脱了韫明的手道：“老爷别这么样，回头给二姨太看见，又该别人倒霉。”说着回身要走，韫明连忙叫住道：“你不要走，我还有事情。”素鹃立住脚道：“老爷有什么事情？”韫明正色道：“你不要弄错，刚才是我一个不小心，碰了你的手，不是有心和你没规矩。如今且说正经话，二姨太到底是到哪里去？”素鹃摇着头道：“我不知道，我不敢说。”说着回身，又要走出房去。韫明见她说得吞吐，益发舍不得，不由得叫道：“素鹃，你来，你来。”素鹃只顾走，口中说道：“老爷有什么事情，回头再来。”韫明见叫她不住，把脚一顿道：“你敢不听我的话吗？”素鹃听了，才止步回头，向韫明瞟了一眼道：“老爷到底有什么事情？”韫明招手道：“你过来，我有要紧话问你。”素鹃把头摇了摇，不肯走过去。急得韫明跳起身来，走过去，一把紧紧的拉住素鹃的手，口中喝道：“走过来你怕什么呢？”素鹃连忙把韫明的手乱推道：“这算什么，给人家看见了。”要想推脱了手，再跑出房外。不想韫明一劲拉着她的手，再也不肯放。素鹃没奈何，只得说道：“老爷请你放了手，我不走就是了。”韫明还不肯听，直把素鹃拉到靠柜旁一张沙发上，按她坐下，才行放手。素鹃做势要站起来，韫明捺住道：“你坐在这里，我有要紧话问

你。”素鹃挣起身来道：“我不要坐，老爷有什么要紧话要问我，只管问就是了。”韫明拉住素鹃道：“我问的就是二姨太，到底到哪里去你何以不敢说？”素鹃连连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自己不明白你还来问我。”说着把手指在面上划了几划，似乎羞他一般。韫明到了这时候，知道其中大有把戏，便站起来，走到柜前，开起红抽屉，拿出一粒宝石戒指，携着素鹃的手，替她套上。素鹃连忙脱下，交还韫明道：“这干什么，给二姨太看见，又说是我偷她的了。”韫明道：“不要紧，这不是二姨太的东西，是我预备给四姨太的。现在拿一只给你，你只要把二姨太到哪里去，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戒指就算是你的东西。”说着，又把戒指，轻轻替素鹃在手指套上。素鹃到此才瞟了韫明一眼道：“我说了老爷不要生气，且不要告诉二姨太，累着我受打。”韫明说：“当然的我为何告诉她。”素鹃才由身旁摸了一会，取出一张揉绉的信纸，递给韫明道：“老爷要晓得二姨太到哪里去，只看这字条，就知道了。”韫明见说，忙把字条接过来，放在桌上按平皱痕，细细一看，见上面写着：“雪君爱鉴，本晚九时请仍在长安饭店十七号，娟娟白。”韫明见下面署着娟娟二字，一看便认得是二姨太手笔，急问道：“这字条由哪里来的？”素鹃说：“是二姨太交给我的。”韫明说：“二姨太什么时候交给你的？”素鹃说：“今天正午二姨太写完这封信，正要命我送去，刚碰着老爷来了，二姨太急把信要回揉碎了，命我扔在火炉里烧去。我一时有事，

就把它忘却。”韫明一听，已气得浑身发颤，勉强按住气头问道：“二姨太命你把信送到什么地方？”素鹃说：“就是隔壁缎库胡同周宅。二姨太每次命我送信，到晚间必定出去的，吩咐我不必候门，今天出去时候也是这么吩咐。想她一定不回来了。”韫明听到这里，只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怔怔的坐在椅上，素鹃冷不防向韫明手中一抽，把字条抢了过来，撕了粉碎。韫明道：“这又干什么呢？”素鹃道：“留了这个，终是祸根，今天你生气来问我，明天高兴又拿来告诉二姨太，到头来还不是我吃亏吗？把它撕掉，就没有这事了。”韫明道：“这是什么事，我岂能饶恕她。”素鹃把嘴抿一抿道：“只须二姨太几句话，怕不又翻了案吗？”韫明气昂昂道：“你不用多嘴，我先把这贱人捉回来再说。”说着一迳出去，命马车迳到长安饭店。

韫明生性本是怯弱的，此时虽抱一腔忿怒，及至赶到饭店，气已馁了许多。暗想这等丑事，若在饭店闹开，传扬出去，我的名誉立即扫地，今晚能暗地察看，抓她一个破绽，等她回家再行计较。走到楼上一看，十七号十八号都已有人，只有十九号还是空着，正中下怀，便命开了房间，一个人静悄悄坐在里面，却把房门微微敞开一缝，时时向外瞭望。一班茶房看他如此，以为老头子也来等什么情人，却想不到他来听隔壁戏。此时二姨太正和雪民吵嘴，说的话格外高声，韫明一一听入耳内，知道二姨太和这位雪君之外，并有唱新戏叶如兰也夹杂在内，真是闹

得太不像样。一股酸气充满脑门，气得要死。及到听得隔壁摔破东西，二姨太负气闯出房外，韫明到此不能再放松，便抢出来，当头把二姨太，拦到自己屋内。二姨太梦想不到韫明会到饭店来捉她。现在见韫明识破秘密，把心一横，一点不害怕，跟韫明走进隔屋，把两手叉住腰间，横眉竖眼，向韫明问道："你叫我进来干什么？"韫明虽是一腔怒气，因怕在饭店闹开，给外人听见不雅，仍是忍着气，轻声说道："我哪一样待亏了你，你如何会干出这种事来？"二姨太狠狠向韫明啐了一口，大声说道："亏你还说出这话来。你自己摸摸良心想想看，哪一样对得住我？当你要我时候，满口甜蜜蜜：你家里没有别人。我进门不久，家乡便来了一位大太太，后来你又讨一个四姨太太……"韫明见她大声大气嚷着，深怕给外人听见，忙阻住道："你不用说这些废话，现在且跟我回去再说。"二太太明欺韫明懦弱，怕她嚷出来，益发大声喊道："你叫我回去，哼，那可不行，今天咱们先把这个理说清楚。"韫明问道："你还有什么理可说？"二太太嚷道："你把我的钱还我，我马上就走，我不是你家的人了。"韫明不防二姨太说出这句话来，惊得翻着一双白眼，颠巍巍问道："你要走就走吗，这是办不到的。"二姨太冷笑道："为什么办不到，我又不是卖给你的。老实说，我嫁你时候又没有婚书，是你完全贪图我的钱，把我哄到家里。现在我的钱也给你花完，你的心也变了。娶了一个又一个，我不走还等你逐我才走吗？你要把我当作软脓无用，随你

摆布的人，那就认错了定盘星。你可记得你遇难躲在克利饭店时候，连一个铜子都没有，那时是谁把你救了回来？现在吃饱高飞，还来啄你娘的眼睛，你的良心何在？你赶快把用我的钱，是一是二，算清还我。若是马虎，不怕把你告到官厅里，也要和你算账。”诸位看官，大凡在官场混饭的官僚，无论如何没气节，背地任他太太姨太太如何闹脾气，甚至明明把绿头巾替他戴上，他不一定会生气。惟独在公共场面拆他的脸面，把他不可告人私事宣布出来，他最恨不过。韫明本是最爱排官腔，讲场面的人，现在见他心爱床头人，狺语哮声，把他丑史当场嚷出来，如何叫他不气呢？他本是上年纪，体气虚弱，平日又给酒色淘虚的人，一时气怒攻胸，眼前一黑，竟翻个筋头跌倒在地。二姨太原只想拿几句话来挟制韫明，不料韫明年老不经气急，一跤跌倒，晕在地下，直僵僵，好似死人一般，却也大吃一惊。正在张惶无措，忽地房门一动，走进两个茶房，向地上一看，问道：“怎么回事？”二姨太一见他们进来，忽心里一动，说道：“你快打电话，东局六六零六，北长街冯宅，告诉他们老爷在这里肝气发作，赶快派人来招呼。”这些茶房都是乖觉不过，当二姨太由十八号房间闹到十九号，他们在外面早已听得明白，知道其中有许多轇轕。现见二姨太要使他打电话，自己似要乘机脱身神气，深怕二姨太一走，这干系便落在饭店里，一面答应着，一面却向他伙计丢一个眼色，叫他留意。果然茶房一转身出去打电话，二姨太整一整头发，也拔步走了出去。

不想旁边还有一个茶房，向前拦住道："太太请等一等走，这位老爷不知得了什么病，等他公馆人来了，交代明白再走吧。"二姨太见茶房竟敢阻止他，便发脾气骂道："浑蛋，用你管吗？"那茶房给二姨太一骂，仍是陪着笑脸道："不是我多事，因为太太一走，柜上要责备我伺候不好了。"二姨太气极了，顿足道："滚开，不用胡说。"茶房仍是嘻着嘴，站在路口，不肯让二姨太过去。二姨太这么一嚷，此时惊动许多人，连楼上柜房司账，也都赶上来，一任二姨太怒骂，只是陪着笑脸，帮着茶房劝二姨太进去。二姨太给茶房司账一干人挡住去路，又见后面团团围着许多人，知道脱身不了。顿一顿足，只得退进房内。只见门口和窗外站了许多客人，还有好事的，竟探半身向房内探望。忙得茶房不住向众人嚷道："没有什么事，各位请回去吧。"正在忙乱着，冯宅大太太和大少爷，得着电话，已坐汽车赶来了。一走到房内，见韫明直僵僵躺在地下，双目紧闭，面如白纸。大太太急向他鼻上一摸，一点气息没有。一抬头见二姨太呆呆站在旁边，大太太平日本最恨二姨太不过，不问情由，举起巴掌狠狠向二太太脸上打了两掌。骂道："你这贱人，如何把老爷害得如此田地，快赔我人来。"二姨太当着人前给大太太打了两个嘴巴，如何甘心？索性趁势撒起泼来：一手扭住大太太，一头撞过去，滚到地下，口里哭嚷道："好，好，你们用了我的钱，还作死来吓我，我是不怕的。"说着，竟大哭大嚷起来。冯大少爷一看彼此扭结哭闹，急得只是跺脚道："妈

不要和她生气，还是救爹爹要紧。”一面把大太太拉开，一面急蹲下去，向韫明身上一摸，鼻孔虽是没气，心房还是突突跳动，手足并未冰冷。知道有望，急仰起头，向茶房问道：“这里邻近有外国大夫没有？”一个茶房应道：“有，有，我们二层楼上就住一位外国大夫史博克。”冯大少爷道：“你赶紧替我请来。”茶房听说，连忙抢了出去。一会工夫，就引进一位身躯高大外国大夫。大夫一走进门，先叫人拉过一盏电灯，看一看病人的气色，又用手去候一候鼻息，按一按脉搏，然后由皮包里取出听视器，按着心脏，歪着头，宁神静气，听了一会，点了点头便站起来，摆着手叫大家不要惊惶，把手拍着自己心窝，操着半生硬官话说：“他是心急……气闭……不要紧……不要紧……”又要茶房拿一杯白兰地来。茶房忙到柜房，拿了一瓶五星牌白兰地上来。史博克接来一看，是法国的出产品。便拿一个玻璃杯，把白兰地倾了半杯，又命茶房对了一点开水，取过一根干洁筷子，把病人牙齿轻轻撬开，用银匙把白兰地慢慢灌了进去。果然妙药通神，其应如响。一杯白兰地，才灌了六七小匙，病人喉咙已咕噜的响，长出一口气，醒了过来。登时两眼睁开，四肢转动，喜得冯大太太不住的念佛。史博克见把病人救醒，便命把韫明扶起来，半躺在沙发上，取出药针，向韫明臂上注射了一针。吩咐小心静养一两天，便不要紧了。说着收拾器具，冯大少爷千恩万谢，送他出去。韫明经史博克注射一针，躺在沙发静一回神，精神已恢复许多。睁眼向房内一

看，有气无力的问道：“你们何以都来了，二姨太呢？”大太太道：“你还问她呢，今天若不是菩萨佛爷指点，遇着这位大夫，把你救回来，我要和她拚命的。”二姨太起先本是泼辣哭嚷，经大夫进来，也觉着给外国人看见不好，已止住哭声。此时经大太太一说，又哭起来道：“你还有嘴说我呢，老头救不回来，我当然偿他的命。现在他活了，我就要他还我的钱。你仗什么硬腰子，花了人家的钱，还要打人吗？”大太太见二姨太又破口骂人，气得又要抢过去和她打架。韫明跺着脚，气吁吁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别在这里胡闹，赶快回去吧。”冯大少爷也觉在此大饭店把家丑嚷出来，实在不雅。见老头子精神业已回复，急叫来两辆汽车，把一干人送上汽车，霎时离开饭店。

第八回

乳燕觅旧巢梁空春去
池鱼殃失火室迩人遐

韫明不过因一时急忿填胸，气厥过去，经史博克灌救回来，又注射了一针，回家调养两日，便已复原。大太太问起情由，韫明不免把二姨太在外间胡闹情形，告诉一遍。大太太一力主张，就拿她刀柄，将她驱逐出去，免得贻羞家门。韫明终因当日曾用过二姨太一大笔私蓄，此时若认真逐她出去，二姨太一定要翻起前案和他算帐。自己目前既无此财力，二姨太又是敢作敢为的人，若一嚷出来，不定要闹出如何笑话。心里虽是痛恨，终是容忍不敢发作。反是二姨太见韫明一场生气之后避而不见，四处打电话找韫明，要和他办交涉。韫明哪敢出头，后来给二姨太催不过，才命大少爷向她传话，只要二姨太能体贴老人家为难地方，不再生事，从前一切误会，彼此都不再提了。二姨太见韫明业已软化，目的已达，也就不为已甚。自此之后便算奉了明文，少却一层关顾。韫明也只求省事，二姨太不把他名誉过于糟蹋，便装聋作哑，听其所为。这一场糊涂公案，便以此不了了之，且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小燕自由黎六送入府中之后，老头子因听说她是宦室千金出身，逾格垂青。小燕却又能先意承志，眉语目听伶俐非常。只要老头子目一动，嘴一努，话尚未说出口，小燕已知他的意思，把他爱干爱用的东西，早已预备到面前，把老头子讨得十二分欢喜。差不多每日饮食起居，非小燕在前伺候，便有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之势。小燕渥蒙宠恩，当然十分得意，可是老头子平日多内宠，后庭何止十二金钗？如此一来把从前一般姬妾，概贬入冷宫，弃之不顾。这一班姨太太们，都是善妒工谗的。见小燕一个人独占高枝，那肯忍受。内中一位六姨太，最为刁皮，平日又是老头子身边最红的人，见小燕宠冠专房，气恨不过，便在几位姨太太间挑拨，要想结合她们，同力排挤小燕。无如这些姨太太们，平日都是你争我妒，各有意见的，和六姨太都是不和。小燕专宠，固然可恨，帮的别人排挤她又不愿意。六姨太见她们毫无一点团结力，知道要利用她们是不成功的。自已一想，在同列之中，平日只有九姨太和自己还算亲近。她年纪小，人也比较老实，和她商量或可收为己助。那天饭后，六姨太梳洗完毕，便一个人走到九姨太房内。见九姨太一个人静静坐在桌前，面前放一副牙牌，正在那里卜牙牌卦，见六姨太进来，忙欠身让坐。六姨太道：“你尽管卜卦，我不来扰你。”说着侧身坐在旁边。见九姨太连掀了三牌，第一牌是上上，第二牌是上中，第三牌又是上上。九姨太捡起牙牌本子，正要察看是什么卦，六姨太道：“你不用察看，我记得这卦

是很好的卦。你可是卜老爷子，今晚可能到这里来吗？”九姨太把牌一推道：“没有的事，我不是卜这个。老爷子照顾一个十姨太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到我这里来？”六姨太道：“说起十姨太，实在可恨。自她进来之后，藉着老爷子爱她，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务要想个法子，把她挤倒。若是任她放肆，再过一时，不知要如何欺负我们呢。”九姨太也正因前两天，吃小燕一句软话，给老头子碰了一个硬钉，怀恨在心。见六姨太要想摆布小燕，正中下怀，便道：“我也恨这小东西不过。一天摆着小姐架子，哄着老爷子，外面又有黎家三姨太和六爷捧着她，把老爷子弄得迷迷惑惑，我们什么话也说不进去。前几天四姑娘私下对我说过，听说十姨太并不是庄家小姐，是白宅用的丫头，名叫什么小燕，冒顶着庄小姐名字进来，欺骗老爷子的。我因为老爷子动不动便说十姨太是人家小姐，出身比你们高贵。那天我既听见说十姨太是人家使女，气不过，趁老爷子来房内时候，我随便谈谈只说一句‘十姨太那样轻佻，也好似人家使女’，竟惹得老爷子大骂了一顿，说我爱吃醋，有意作践她，你看气不气。”六姨太听了嘻着嘴笑道：“这还怪你鲁莽，不知高低说出来。十姨太正在宠信上头，这空空一句话，如何打得动老爷子呢？我也曾耳闻十姨太是人家丫头，只是拿不到真凭实据，我也不敢说。自从十姨太进来之后，每早捧参汤伺候老爷子的差事，就归了她。我屋里那一对九龙杯，就由十姨太留去一个盛参汤去，还有一个仍留在我屋里。前

一礼拜，我刚刚起来时候，十姨太忽然慌慌张张走了进来，向我要那只九龙杯。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盛参汤要用。我说你那边不留有一个吗，他又说老爷子命她来取的。我本不愿意给她，她又说一会老爷子用完，就送回来。一时也不等我答应，竟开了博古橱，自行取去。那天直到天色快黑了，他才把那只杯子还我。说老头子仍命她送回，交我保存。我看她神色可疑，勘问她她也未必肯说。到第二日私向十姨太房里丫环打听，才知道老爷子宝爱的那只九龙杯，那天老爷子还未起床时候，十姨太因盛鹿茸汤，一不留神，把瓷壶盖坠在杯内，竟把杯子碰破一角。十姨太怕老爷子醒来看见生气，当时急得了不得，后来她忽到我屋里，把杯子借去顶替。到下午黎三姨太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又替他弄一个同式杯子进来。他才把那一只杯子还我。你知道老爷子脾性，平日最迷信最忌讳。他常说：'九龙杯子命运，就是他的命运，万万碰破不得。'现在十姨太把他看得和性命一般杯子碰破，胆敢私换一个，若把这事告诉老爷，十姨太一定要碰一个大钉子。"九姨太道："你说要真凭实据，十姨太还有一个把柄落我眼里。去年不是王将军曾送进一对九龙杯孝敬老爷子吗？听说这九龙杯是当年康熙皇帝御用的东西，很是宝贵。老爷子得着杯子，很是欢喜，还把一柄宝刀，颁给王将军。你应该记得。"六姨太点一点头道："那杯子确是好东西，不但彩绘得好，拿在手里轻似毫毛，是很难得的。"九姨太道："这杯子一向存我屋里，老爷子喜爱

它，每早拿来盛鹿茸参汤用，并常常夸赞，不是有福的人，喝不得鹿茸汤，用不得这杯子。我每早用杯子盛参汤捧过去，老爷子总爱说这一句。”六姨太道：“这果然是一个好题目，你既知道，为何不说呢？”九姨太道：“我这心很想把她戳破，只因上次才说一句十姨太好似丫头，老人家便变起脸来骂我吃醋，我此时再去说她不好，老人家也未必肯信。”六姨太笑道：“你真是一次给蛇咬，一辈见蛇怕。我告诉你，十姨太那坏东西比蛇蝎还毒呢。你不咬她，她来咬你的。放着这机会不挤倒她，还等什么时候呢？”九姨太道：“我所怕就是她已把杯子又弄来一个，我若说出去，她若硬说我冤枉她，老人家是糊里糊涂的人。再讨一个没趣，岂不益发给十姨太看轻了。”六姨太道：“这事不比别的事情，若好好告诉老人家，十姨太一定讨不了便宜。”九姨太道：“我终觉是吃过钉子倒霉的人，放的炮未必能响。你爱说，那末就由你说去好不好。”六姨太见九姨太胆小，挑拨不动，便点头道：“由我说去也未尝不可。可是一件，你打听明白十姨太新弄来的那只杯子，真是和原杯子一样的么？”九姨太道：“小春告诉我是一模一样的。”六姨太摇着头道：“我看未必一样，因为当日曾听老人家说过，那一对九龙杯子奇特地方，就是当年御窑里内造许多杯子，只有这一对杯子最好，不但色泽彩绘一些不差，就连杯子的分量也不差毫厘。曾经康熙皇上，题为上府珍品。后来御窑如何仿造，总是赶不上。你说十姨太新弄来那只杯子和原杯一样，我

看一定不对。现在最要紧的，先哄小春，把十姨太那只杯子偷出来给我们细细验一验，把她破绽指出，向老人家告诉，那时真凭实据在手，十姨太就无法推诿了。”九姨太一听，连连点头道：“还是你想得周到。”说着便拿出两块钱，吩咐自己使唤丫头莺儿道：“你把这两块钱给十姨太屋里小春，说是我赏给她的，叫她把十姨太房里那只九龙杯子，私下拿出来，给我看一看。”莺儿奉命去了，不一会工夫，便笑嘻嘻拿着杯子进来道：“小春说，姨太看完就还她，因怕给十姨太看见不好。”六姨太见说，先把龙杯接来，细一端详，又对九姨太道：“你且把你那只杯子拿出来，咱们比一比。”九姨太听说，开起博古橱，把九龙杯取出，递给六姨太。六姨太把两杯子拿来一比，花纹彩色，不差上下，只是一只拿到手里，轻飘飘好似无物，一只却有点分量。翻起杯底一看，十姨太那只，杯底书“大清康熙年制”字样，九姨太那只只写“康熙年制”四字，不禁格哧一笑。九姨太问道：“你为何好笑？”六姨太道：“我笑你上了人家的当。”十姨太那只是真的，你这个倒是假的。九姨太诧异道：“你这话怎么讲？”六姨太道：“这两只杯子，款式彩色是一模一样，若是单拿一个，放在手里，谁也辨不出真假。若是同时一手拿一个就觉得一轻一重有了辨别了。并且杯底上，都写有字。她的杯子写的是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你的只写康熙年制，你那只分量又重，杯底下的字又少了两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不信拿去细细比一比，就知道了。”九姨太接来一

看，果然不差道：“可真奇怪，今天若非你看出，我一点不知道。”六姨太道：“这明是十姨太闹的鬼。她把杯子打破，将你的借去顶用。黎三姨太替她弄来这个杯子，她知道仿造东西不及原物，却把假的还你，真的留去自用，真亏她聪明，遮掩得一点破绽没有。可是你就吃亏了，她和我们都是不合式，万一她在老人家面前，淡淡挑拨一两句，说你的九龙杯打破了，或是私赠别人，老人家若叫你把杯子拿去比一比，你那时候可怎么办？她打破杯子，移祸在你身上，这手段可算再毒没有了。”九姨太原是一个不经事的小孩子，一听这么说，直吓得没有主意。六姨太道：“今天还算侥幸，我们只想私下拿杯子验一验，不想却看出这把戏，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第一要紧，趁此刻先把杯子换了回来。”说着便把那只康熙杯子，命九姨太先行收起，把那只假的，叫莺儿进来，拿去交还小春，并吩咐道：“你叫小春仔细，这事不要给十姨太知道，若是知道了，她受责备，我们也无法回护的。”莺儿答应着出去。六姨太把莺儿打发走了，微微叹口气道：“人心不可测，稍为老实一点，便要上当。现在杯子虽换回，十姨太却是精明不过，难保不给她识破。她诡计多端，到那时候，也不定又要出什么花样，我想要戳破这事，只要马上就干，迟了不好。我本想由我说去，现在用不着我，还是你自己出头吧。”九姨太道：“十姨太这个人太古怪，今天若非你小心一点，我冒冒失失说去，岂不受她反噬？现在我们打算用什么法子说破她呢？”六姨太道：“法子是有，只问你有这胆量没

有。我想明天老人家早晨喝鹿茸参汤时候，你也亲手端一杯进去。老人家见了，必定要问你，没吩咐你，何以也预备参汤进来，你那时碰了钉子切不要害羞着急，只说十姨太那只九龙杯子用不得，故此特备这个杯子来伺候，老人家听了，必定奇怪，要根究缘由，你就把十姨太碰破杯子，另用一只假的，来顶替说一遍，自己因怕老人家用了不合式，故特拿这杯子来伺候。说时务要从容，不要现出急逼张皇样子，万一十姨太如有不服，骂你或是动手时，你千万不要睬她，只把定心，照顾手中杯子要紧，如此你这场官司，一定会打赢。”九姨太听说，虽服六姨太想得周到，终觉有些胆怯，六姨太已看出她的心意，又道：“你不要踌躇。你要知道，你和十姨太，有这层交涉，你放她过去，她是不能放你过去，你不先下手，便要受她反噬。到那时悔之无及。我本想替你出马，因为九龙杯子一向都存你房里，我若拿去强出头，便见突兀，显得有意出来挑拨，所以要趁这机会挤倒她，非你自己出面不可，机会一错过就没有了，你千万不用畏怯。”九姨太见六姨太说得恳切，便也答应。六姨太又叮嘱她一番，自行回房。

到第二日一早，九姨太起来，先命莺儿在外面打听，一会进来报告道：“老爷起来在书房写大字呢。”停了一会，又来报告：“老爷下楼练铁大刀了。”九姨太知道老人家每早写完大字，练完大刀，便是喝鹿茸参汤时候，连忙把鹿茸汤预备好了。一会莺儿跑进来道：“老爷上楼了，

现在十姨太房内。”九姨太把衣服整一整，又向镜里照一照，把粉纸向脸上细细擦了一回，端起鹿茸参汤，知道此去难免有一场口舌，心中不禁有点忐忑。后来一想，十姨太和自己势不两立，自己能放得她，她放不得别人。利害关头，不得不和她一斗。便乍着胆子，端着鹿茸汤，款款向十姨太屋里而来。此时老头子在十姨太屋里，坐一张大皮椅上，伸着两条大腿，仰着头，很得意的向十姨太说道："我今天在草场里练铁大刀时候，徐老将恰进来，他一时高兴与我同耍，各拿着一把一百五十斤的铁大刀，徐老将只耍了三合，便满头是汗，气吁吁把刀放下，耍不了。我练了半点多钟，却一点不觉辛苦。我和他都是六十一岁的人，当日都是营里出来，一班的兄弟，现在他竟如此不堪，你看好笑不好笑。”十姨太正督同小春，把鹿茸汤倾到杯里，一见老头子说得高兴，连忙恭维道："他是什么人，老爷又是什么人，真是乌鸦比凤凰，哪有这分大福气呢。”老头子见十姨太说得这几句话，钻进耳朵里，十分受用，不觉张口呵呵大笑。笑声未了，忽见门外绣帘一动，九姨太捧一杯热腾腾鹿茸汤，款款走了进来。老头子虽拥了十几房娇妻美妾，可是向例老头子无论在哪一位姨太屋内，别个姨太太未奉命令，不敢擅自进来的。老头今天见九姨太不得吩咐，便贸然闯进十姨太房间已是奇异，又见她捧了一杯鹿茸汤，便问道："你拿什么东西来？”九姨太才应一句："我特备一杯鹿茸汤来伺候老爷的。”十姨太早已一眼看见九姨太一手端那只假的九龙杯盛参汤

进来，心里不禁一动，暗说不好，她进来一定有花样。一时急极智生，不俟九姨太走近老头子身前，连忙抢过去，含怒拦道："我这里有鹿茸汤，何必你来呢？"说时猛力向九姨太腰间一肘，意要冷不防把九姨太手里杯子打落，消灭了痕迹。幸而九姨太早受过六姨太吩嘱，进房第一要留心手中杯子，此时受了十姨太猛力一肘，身子闪了一闪，几乎摔倒，一杯鹿茸汤，泼在地下并溅在老头子襟上，却幸手中杯子，捧住紧紧，未曾摔下。老头子见十姨太不许九姨太送鹿茸汤，以为他们吃醋，还嘻着嘴笑道："你们也太会闹了，一杯参汤，也值得你争我夺，索性连我袍子都弄湿了，可怎么办呢？"说着还眯着两眼，觑住她们，觉着两个娇妾如此吃醋很有意思。不想九姨太却颤着声音说道："我听说这里没有杯子盛鹿茸汤，故把我房里九龙杯子拿过来伺候老爷。"老头子一听这话，觉很是刺耳，忙问道："九姨太你说的是什么？"九姨太拿着杯子道："我听说十姨太这里用的九龙杯子打破了，怕换别的杯子老爷用了不合式，故特把我屋里那只九龙杯拿来应用。"老头子一见九姨太这么说吃了一惊，问道："真的吗？"十姨太急辩道："别听她胡说，我们九龙杯子不好好在这里吗？"说着把桌上九龙杯子举起向老头子面前晃一晃。老头子也笑道："她那只杯子，可不也在她那里。"九姨太道："我听说十姨太把原有杯子打破了由黎三姨太，替她另找一个，她用的不是原有一对的，不信拿来验一验。"十姨太听说，暗想你手里才是假的，你要我来验，不是自

己要讨没趣，等比得不对，我再反咬她一口。她自来生事，也怪不得我狠毒。便说道：“要验就验吧，说着把鹿茸汤倾入银壶，把空杯拿过去。此时九姨太已把自己杯子交到老头子手里，老头子把杯子细一端详，又把杯底翻来一看，上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官窑题款。又把十姨太那只接来一看，杯底只写康熙年制，觉着分量也比左手那只重了一点。诧异道：“果然不是一对的。”瞪着眼向十姨太问道：“难道你当真把杯子打破了吗？”十姨太万想不到，自己已把假杯子偷换给九姨太，现在这只假的，又在自己手里，真是莫名其妙。她平日纵极伶俐敏捷，到此也吓糊涂，一句话也答不出。老头子见她怔怔的答不上，料定是实，一时怒从心起，喝道：“你赶快说出，如何把我杯子摔破了。”十姨太自进府以来，还未见过老头子展过老威，现见他睁着铜铃般大眼睛，狞视自己，好似老虎一般，直吓得浑身瑟瑟抖个不住。老头子见十姨太不肯说，一时发动兽性，再也忍耐不住，不管你是如花似玉的美人，伸起大腿一扫，把一个身轻似燕十姨太，一腿扫到屋角，跌在地上，大哭起来。老头子气忿忿，指着她顿足骂道：“该死的东西你可知道九龙杯子运命，就是我的运命，你毁了杯子，便是毁了我的运命。”此时，九姨太若是换个伶俐的人，一定急把老头子拉出去，劝他不要生气。偏是九姨太也胆小不过，见老头子大展雄威，觉得这场祸事，纯由自己鼓动出来，也吓呆了。一任老头子大闹大嚷，却不敢上前解劝。此时门帘一动，婀婀娜娜走进一

个人来，你道是谁？原来便是六姨太。六姨太昨日把九姨太教唆好了，知道这一出戏演出来，诸人一定逃不了她的圈套。第二日一早便命丫头秋菊在外面打听。及至得到老头子在房内生气，大骂十姨太消息，知道导火线发动了，急忙走出来。一看十姨太门外，已围了许多人，大家不知什么缘故，都不敢冒昧进去。只有六姨太心中明白，排开诸人，挤在门角，揭点门帘缝，向内一望，见老头子气昂昂躺在椅上。十姨太倒在墙角掩面啼哭，九姨太也呆若木鸡，慌作一团。知是机会已到，把娇躯一侧，揭起门帘，倏的走了进去。向老头子微微笑道："老爷何必给她们生气，气坏身子，岂是玩的？这里不好且到那边去。"说着伸手一拉。老头子此时发了一阵脾气，腹内气筒已发泄许多。见六姨太来请他，便不因不由站起来，跟她出去。门外各位姨太太，见六姨太趁火打劫，把老头子抢走，大家都瞪着眼睛看她。六姨太把老头子请进自己屋内，又假意劝道："十姨太是一个年轻不解事的人，老爷何必认真和她生气呢。"老头子还是恨恨道："她作错别的事，我可以饶恕她，她竟把我九龙杯打破，该死不该死？我若不念她是官家小姐，伺候这么些日子，早就拉出枪毙。"六姨太笑道："老爷还认她是莺莺小姐，实在也不过是一个递柬的红娘，哪值得如此和她生气？"老头子道："你这话怎么说？"六姨太道："我仿佛听说十姨太是白家里使唤的丫头，冒着庄家小姐名号进来。"老头子一听，把白眼一翻，颤巍巍道："果有这事么？小六胆子真

大，竟敢欺瞒我，真是该杀。”六姨太连忙劝道：“这不过是我耳闻的，也不一定有这事。老爷见她好便留她，见她不好，就交给黎三姨太，把她带出去就是了，何必和她多计较。”老头子只摇着头道：“她把杯子打破，这种不吉利谶头，我实在不痛快。”六姨太道：“这事也怪九姨太不好。她不还有一只杯子，拿出来顶用不就完了吗？何必冒冒失失的声张出来，给你生气？这都是不解事的人误了事，老爷切不要再生气。现在时候已不早，今天不是还有丹国公使要和你会面吗？”老头子经六姨太一提，顿忆起今日是丹国公使觐见的日期。这一闹不期已到九点多钟，时间已到，想楼下诸人，正在等候。忙传左右前来伺候。六姨太又命秋菊过去，把九姨太那只九龙杯拿过来，亲盛一杯鹿茸汤，伺候老头子服下。换过礼服，由左右蜂拥下楼，自和外宾周旋不题。

如今且说十姨太见老头子已被六姨太劝出，知道这一宗公案发觉，自身十分不利，徒哭也是枉然。一翻身坐起来，看九姨太还呆呆站在桌旁，心恨不过，喝道：“你得意了，还有脸在这里呢。”九姨太经她一喝，也吓醒了，见十姨太坐起来瞪着眼睛，凶视自己，怕她要寻衅泄忿，掩着耳朵，一溜烟跑出去。十姨太见九姨太吓跑也不便再追出去。坐起来，命小春过来，想要拷问她，有人来借杯子没有。后来一想，事已至此，也无从补救，就问出来也是枉然。便一人痴痴坐在椅上，此时什么竞争心都消灭了，好似待决囚徒，只待处分命令。果然到了傍晚，天色快黑时

候，黎三姨太皱一把眉头进来对小燕埋怨道："我早告诉你，要小心谨慎遮瞒老人家，何以又露出破绽，惹出这场祸事？"小燕道："我何尝不小心，已把九姨太那只真的掉换过来，也是天该绝的，什么时候又给她偷换回去。总是我活该倒霉，我当日好好在三小姐家里，六爷无缘无故，把我送进来，我早把死生置之度外。现在我也听他自然，他要剐便剐，要杀便杀，我命里注定应该如此，也没什么可怕。"三姨太见小燕满面怨气，微笑道："你也不必作此决心，你伺候老人家许久，老人家哪能对你一点香火情没有，把你置之绝地？现在气头上，只命我把你先领出去。过一时，气头一过，不一定想起你来，还紧调你回来呢。"小燕道："果然能跳出这樊笼，真是谢天谢地，我也不愿意再回来了。万一以后就派全副执事，迎接我进来，我也不愿再进这监狱。你试想看，一个好好活人一走进这里来，连大门都不许出，好似一只鸟关在笼内，一点不自由，还有什么意思？"黎三姨太道："你别说嘴，可知人家为了你的事，吃了一个大钉子吗？现在不答应，要叫你赔偿。"小燕道："这怪不得我。我当日并没想进来，是你老爷，硬把我诓进的。现在虽出了事，哪能单怪我呢？我只剩这一个人，叫我赔偿什么？"三姨太附着小燕耳朵，低低笑道："他就是要你赔偿这一个人，你今天索性只跟我回去吧。"小燕一听，臊得满面通红，把身一扭佯怒道："人家现在是什么心绪，姨太还拿这话来取笑。"三姨太正色道："当真的，你愿意不愿意？"小燕

把头一摇道：“我不，我紧找我三小姐。”三姨太道：“现在问你，你不说，等回家再和你三小姐说，你就愿意了。”小燕道：“就是三小姐有话，我也不能从命。”三姨太向小燕肩上一拍道：“从命不从命，你也作不得主。现在别耽误了，快点收拾东西，跟我出去。”说着又回转脸向门外一望，附小燕耳朵低低道：“老人家虽生气，叫你出去，可是并没别的吩咐，你趁此时候。把心爱的东西和应用贵重首饰，赶快收拾带走，不枉你伺候他一场。若再耽搁了，夜长梦多，老人家最吝啬不过，不一定听谁一两句挑拨，又发生别的是非。”三姨太一语，立时提醒了小燕，忙找出一个大皮包，把平日在府里添置的金钻珠首饰，一古鲁归在首饰匣内，放在皮包里面。又把自己积蓄和几件古玩，也藏入皮包内。归着好了，三姨太替她提着皮包，趁着天色暗黑，引小燕下楼。坐上汽车，在园内绕了几转，星驰电掣奔出府外。

小燕坐在车内，见沿路零零落落几盏电灯，映着合抱古柏，好似鬼影一般。想起当日进府，也在黑夜，走到长廊上，万盏宫灯照耀，何等皇华富丽。今日出府也是黑夜里，竟偷偷摸摸，好似逃犯一般，心中不禁有点感触。后来一思，身在府里，尽日争宠斗妍，用全副精神承望颜色，也是很苦的事。现在出去，虽似不大好看，实际飞出樊笼，自己年纪又不大，又带出许多贵重首饰物品，此后很可以远走高飞再择枝栖，未尝不是一宗可喜的事。小燕在车内颠颠倒倒胡思乱想一阵，忽听汽笛一声，汽车已停

在柏家大院门口。小燕一离柏家大院好几个月，今晚在车内，一眼看见门外朱漆门楣上安的那大白球的电灯，好似游子重睹家山，旧燕觉得故垒，心中不禁怦怦的跳动。一下车匆匆跟着三姨太，走到里面，揭起三小姐房门帘一看，却见三小姐正皱着眉头打电话。见他们进来，只点一点头招呼。接着又向耳机应道："……，真是想不到的事……，那可怎么办呢…，真糟糕…，是是…，那只可如此办法…，我们现在只有再向六爷打听消息…，费心…费心…。"说着把耳机挂上，侧过头向黎三姨太问道："胡大爷出了事，你知道吗？"三姨太道："我昨天只听说，里面不知听了何人主意，把胡大爷议会里卫队全数解散了，大概胡大爷是中了反对党的毒。"三小姐道："不但如此，还有人见胡大爷倒下来，大加攻击。昨晚又传说有逮捕命令。胡大爷因怕上人家的当，今天一早已秘密坐汽车出京。幸而走得快，沿途虽密布许多军警追赶，终给他脱出危险，现在已安抵天津，住在法界国民饭店，不至有什么问题。刚才宋子文向我报告，在北京胡大爷一班反对党，还不肯放手，攻击胡大爷很厉害，并说胡大爷当日替府里经手款项，侵吞有一百多万。胡大爷虽已走了，要向他平日替大爷经手几个亲密朋友家里搜查证据。子文今晚也决定离京，他劝我也暂避风头。我想我本没什么可怕的，胡大爷虽常来这里走动，平常我又没替他拉过买卖。但此处群言淆杂，皂白不分时候也不可不预防。我想托六爷先替他打听到底是什么样。万一有个不好，事先为我向

关系方面剖白，免得无故受累。六爷现在是否还在府里，出来了没有，打电话到哪里可以找着他？”三姨太一听三小姐这么说，眼皮一动，心里似已有什么主意，忙应道：“六爷刚才也在府里，今日因为小燕的事，却碰一鼻子灰，很不高兴，命我先把小燕送回。我本想还和你商量一宗小事，现在也谈不到，我先回去，把六爷找来，还是打听你的事情要紧。”说着又向小燕肩上拍一拍道：“我这人交给你，没有我的事了。”点一点头匆匆出去，坐汽车走了。

黎三姨太走后，小燕才把失手打破九龙杯，老爷生气，被逐情形说了一遍。三小姐安慰道：“当日你进去，完全是六爷意思。我原离不开你，早就要想法接你回来，现在你能如此出来，也是很好的事。你说带了许多东西在那里，拿来给我看一看。”小燕经三小姐一问，向房内一看，立时记起当下车时候，因心里一阵欢喜匆匆走进来，忘把皮包带进。见着三小姐，又听一番恐吓消息，直把那皮包忘却。现在经三小姐一提，记起皮包还在汽车内，急得满面通红道：“我出来时候，皮包是三姨太替我放在汽车内，我到家一阵心忙，就把皮包忘却，现在汽车已开走了，可怎么办呢？”三小姐道：“不要紧，三姨太是家用的汽车，丢不了东西。你若不放心，可打电话向三姨太问一问，并打听六爷回来没有。”小燕听说，便拿起耳机请三姨太说话，问他六爷回来没有。三姨太回说没有。小燕又问皮包替她收起没有，三姨太很惊讶应道：“嗳呀，你

的皮包还没拿去，我也忘记了，想还在汽车里面。现在汽车已开去接六爷。你只管放心，若是在汽车内，总丢不了。等汽车回来，我替你收起，明天送过去。”小燕只好谢了两声，把电话机挂上。过了半点钟，终是不放心，又打电话查问，回说还没回来。于是连打几次电话，都是没有回来。直到夜里三点多钟，黎宅才来电话说，六爷已回来，请三小姐说话。三小姐连忙拿起耳机，向黎六查问消息。黎六道：“外面所传消息，都是靠不住，没什么要紧。倒是胡大一走。令尊俊老未了手续，已有人从中鼓动要翻旧案，这事很是讨厌。”三小姐听了，不禁心里一跳，忙问道：“果有这事吗？六爷可以在府里替我维持吗？”黎六把电话停了一停道：“很难很难。因胡大一走，我连带也受了许多攻击，在府里很不好说话的。”三小姐道：“我不信你没有法子。”黎六又停一停道：“我想此时最完全的，只有你亲身到府里。”三小姐见黎六说出这些话来，只气得浑身发颤，一时不便再说什么，只应道：“我们明天再商量吧。”说着就把耳机挂上。此时已是三点多钟，蕙芬双芬都已回来，三小姐因这事关系太大，便走到蕙芬屋里，气忿忿把黎六所说的话告诉一遍，并说：“小六过于可恶，当案子初发的时候，他在我面前就露出这口气。后来亏了胡大爷出来维持，他也顺风转舵，又在我们面前献殷勤。现在胡大爷一走，案子有点变更，他又提出这条件。别的事我都好办，惟独叫我关在府里头，不许出大门一步，不消三天，活活要把我困死了。”

双芬听了，也发恨道："小六这人太不是东西，乘人危急，便出花样，一点不讲交情。我看他为人反反覆覆，由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未必可信。我们不必睬，自古罪人不孥，我们怕什么呢？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我们向罗克司大夫要一张片子钉在门外，挂起外国旗来，说是外侨住宅，难道军警敢任意前来搜查吗？"蕙芬胆子最小，见双芬如此主张，便道："老二所说的，固然不错。不过老爷子的旧案，不比别的事情。胡大爷一走，我们消息终嫌黑暗。小六等一班人，既要存心作弄我们，一定还会出许多花样。我们固然不怕他，但日夜提心吊胆，防备他们，也是犯不着的。我看外间既有这种风声，无论是真是假，我们总以暂避风头为是。前几天天津大姨丈那里，不是还有信邀我们出去吗？我想趁此时候，到天津盘桓几天，也是一举两得的事。"三小姐一听，觉得很有理，便点头道："要走明日早车便走，因为我答应小六明日回他的信，免得见着面，又生出别的是非。"大家议定，因所余时间无多，便分头各忙着收拾行李细软，只有小燕听说三位小姐要出京心中暗暗叫苦。因为大家出京，自己若不跟出去，一定又落在黎六手里；若是明天一清早跟大家出去，自己一个极重要皮包还在黎三姨太手里。大家此次秘密出京，又不愿意给黎六知道，此时哪敢再打电话向三姨太通知？真是哑子吃黄连，苦在心中，说不出来。那晚大家直忙了一夜，到天色发亮，才归置清楚。小燕看看快要走了实禁不过，背着家人，私把电话通到黎宅，叫了十几分钟，才有

二个当差前来接应。小燕告诉他要用那只皮包，现在打算派人去取，那边当差应道："现在上房太太姨太刚行睡觉，等醒了，再代她提一声，送过去吧。"小燕听了，没有别法。等到五点敲过，大家已把行李都送到车站，小燕怏怏的只得跟着三小姐搭火车出京，暂按下不提。

且说筱真自那夜由柏家大院回来，得了伤寒病，缠绵床褥好几月，近日渐渐好了。坐在家里看见报纸上登载，议会卫队解散，敌党首领胡大畏罪潜逃，十分高兴。心想此次驱逐胡大，自己虽未参加运动，但本人向来反对胡大，彩色极其鲜明，并有尝过马粪大成绩，论功行赏，足在功臣之列。此时同党，正在分配政权，竞争利益，亟应出头，分一个地盘才是。因自己一向抱病在家，此次改变内幕，尚不大明了。那天下午便去找叶少卿，打听真相。少卿见筱真来找他，非常欢迎。一见面便对筱真说道："我正要去看视你，你却来了，真是凑巧不过。因为现在议会里胡大一走，议长一席，竞争激烈，我们主张另行投票，把王山农拥出来。南园一派主张由廖副议长维持现状。明天便是国会之期，届时定有一番争辩，或许再演出一出大武行。你我是党里健将，所以大家很希望你能出席助威。"筱真见少卿推崇他，要请他出来打架，便磨拳擦掌道："我向来和胡大各趋极端，现在他既走了，我当然要蹴他到底，岂容他死灰复燃。明天我一定出席的。"少卿又道："我们只要把王山农拥出台，一切利益，就可攫过来自由支配。你是一个有功之人，当然可分得一杯肥美羹汤。"筱

真听了，益发得意，笑道："我只是莫明胡大，平日跋扈非常，何以这次不经吓，跑得这般容易？"少卿道："这事说起，内幕很是复杂。胡大当日代府里，干了一笔买卖，侵吞一百多万，这事大家肚里都明白的。他若是安安分分，不作妄想，也不至惹人妒忌。偏是他自恃功高，以为替府里办了大事，酬庸之典，至少要给他一个阁揆，才能满意。你试想看，此次攀龙附凤人物，岂只他一人，阁揆一席，如何能轻轻给他。胡大见屡次运动不能如愿，便大言威吓，声言要如何倒阁，如何将政府弄得稀糟。这话传了进去，惹得人人侧目，都说胡大过于跋扈，连府主都不愿意他了。近日庄辉东运动阁揆正烈，见胡大处处掣肘，知道非把这障碍物铲去，不能成功。又见胡大藉着会里卫队，滥用职权，欺压同辈。便暗和我们商量，用里应外合办法，由他示意当局，把胡大助纣为虐的卫队，先行撤消；一面由我们提案弹劾。果然这一着厉害不过，胡大一见当局翻脸撤换他卫队，爪牙一去，已是心寒，后来又听见我们也行动手，要求当局查办，知事不妙，乘间逃往天津。"筱真道："胡大作恶多端，此次给他逃脱未免太便宜。"少卿道："当时我们原要求政府立刻逮捕，当局终因面子关系，不肯据尔实行。原料定胡大在军警监视之下，逃不出京城范围。不想他乖觉得很，头一夜得着消息不好，第二早黎明便私行出京。当他那早离了住宅不上十分钟，便给暗探发觉，见他行动可异，一面报告关系各机关，一面跟踪追逐。及到追至王府井大街，见胡大的汽

车停在路旁，急行上前拦阻。哪知走过去一看，胡大已不在车内，早另换一辆汽车，由东交民巷闯出水关，一直迳往天津去了。总算他精灵古怪，用金蝉脱身法子，漏网出去。但是他经此栽了一个筋斗，京城中便无他立足之地。我想明日会议，能把王山农拥上台，将来庄辉东总理议案，当不难通过。那时全盘政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爱怎么支配，便怎么支配了。”筱真听了，甚是高兴，当下因少卿还有事向别处接洽，辞了出去。

回到家中，把少卿所说的话，向刘氏告诉一遍。刘氏听了，也自欢喜。筱真又道："据少卿说，辉东阁揆如能成功，我至少可得一个道尹地位，再好一点可以分一部的次长。”刘氏道："次长和道尹芝麻大官儿有什么稀罕，要谋便要一个铁路局局长，或是崇文门监督，一年捞它几十万，才有点意思。”筱真听了，也自点头称是。正在此时，议会里开会通知单也送到了。筱真拆开一看，见订于明日午后二时开会，底下并注明本会议员到会，一律悬挂徽章及本党部标记，以资警卫区别，如无徽章一概不准入门。筱真知道明日大会关系很大，此举是预防反对党乘机进内捣乱，才有此种严格限制。后来一想不好，自己徽章，当日给月华的母亲扣留，作为证物。一场大病之后，就把这事忘却，现在徽章还在月华的妈手里，非亲往柏家大院，向他索回不可。但这事绝对不能给刘氏知道，便向刘氏撒谎道："刚才少卿还订我今晚在东方饭店请客，向各政党疏通，请我代为主人。我想到那里难免还有别的

应酬，你有现钞先借我三百元，明天我向银行支回再还你，行不行？”刘氏因见筱真马上便要升官发财，花一点本钱应酬，也是正当行为，见说便欢欢喜喜的，拿出三百块钱，交给筱真。筱真接了三百元钞票，暗想有此三百块钱，向月华的母亲赎徽章，总会答应。她若是再麻烦，我只骗她等屋子寻好，就接她回去，她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想定主意，便高高兴兴，赶到柏家大院。

下车一看，只见两扇高大朱漆门扉，紧紧关住，门口荔枝式电灯球上书写的“白”字业已擦去，至于门上公馆牌也不见了，不禁呆了一呆。暗想：柏家大院每天到这个时候，车水马龙，却是非常热闹，何以今天静悄悄，门前连一辆人力车都没有？便走上去在门扉上叩了半晌，也没人答应。后来看见门柱上，安有一个电铃，用力一按，一会才有一个白发龙钟老头子，呀了一声，开了小门出来，见筱真要闯进去，连连摆手道：“里头没有人，没有人。”筱真诧异道：“你们主人到哪里去了？”那老头子，只是一味摇头，又把手指着耳朵，表示耳聋听不见。筱真再问时，他一力把筱真让出门外，指指外面，把头摇了几摇，砰一声又把大门关住。筱真莫名其妙，站在门外，呆了一会，只见门前两株古柏，聚了许多归鸦，呀呀的在枝头怪叫，似乎嘲笑他的无聊。停了一会，隔壁走出一个下人，筱真走了过去，向他动问，才知道三小姐全家已前往天津。筱真不禁又是一呆，望着门前槎林古柏，和树上点点归鸦，大有室迩人遐之感。惆怅一回，又恨恨自语道，她

走了也不和我通知一声，别的不要紧，把我徽章带去，明日又如何出席议会呢？呆呆想了一回，眼看没有别的法子，只得找叶少卿，再行想法。遂由柏家大院，直奔少卿家里而来。

第九回

借徽章隔窗窥荡女
施绝计中道背情人

筱真因为没有徽章，奔到叶少卿家里，要想求他设法。偏是少卿在椿树俱乐部，还未回来。筱真又赶到椿树胡同，见少卿正和几个朋友打麻将。筱真当着众人面前，又不便把徽章给人家扣留的话告诉少卿，只在桌前左右盘旋好一会。直等少卿打完两圈牌，拉他到房外，在没人地方低低把找不着徽章的话，告诉少卿，请他设法。少卿听了，也楞一楞道："若是在平日，丢了徽章，可向秘书厅再补领一个，一点没有关系。现在胡大把印信带走，秘书厅几个重要人员，把紧要文件，席卷而逃，又向何处弄去？明日开会，又必须徽章的，这可怎么办呢？"筱真见叶少卿也没有法子，只急得瞪着两眼，一句话说不出。少卿迟吟一会，忽拍着筱真肩上道："有了，现在只好向李德甫那里借他徽章一用。德甫他现在卧病在会馆里，明日当然不能出席。上次议会里，领出席费，也是我把他徽章借去，请人顶替的。你现在还是赶快到他那里商量。"筱真道："德甫为人，素性多疑，我若冒冒失失撞去，他未

必肯借，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少卿皱着眉头道：“我本应该去的，只因刚才输了四百块，现在还要进去翻本，你若怕他不肯借，我写一个条子，由你带去如何？”说着走进屋内，一会工夫，拿一个字条子出来，交给筱真道：“你凭我这条子去借，德甫当然没有话说了。”筱真明知德甫脾气，对朋友借东西最不痛快，但舍此已无别法，便硬着头皮，赶到嘉善会馆。知道德甫向来是在后院新盖小楼居住，便一直走进后面，扶着楼梯上楼。举眼一看，一排三间屋子，屋内电灯都开得雪亮。筱真未走进去，先隔着玻璃窗向内一望，见德甫新娶那位姨太红韵阁正在电灯下，一手托着香腮，一手翻着桌上纸牌。筱真在门外微微咳了一声，问过李老爷，可在屋内吗。说着一手旋转门钮，推了进去。瞥见红韵阁桌旁沙发上，还躺一个少年。见有人进来，倏的站起来，掀起房后门帘，躲向后面去了。筱真仿佛见那人似是一个很漂亮男子，一时只猜不出是什么人。红韵阁见筱真进来，忙站起来，向前挪道：“何老爷请到隔屋里坐，德甫在那边呢。”筱真见说，退了出去，走进隔屋里，见德甫一人躺在一张小铁床，一身瘦骨如柴，睁两只大眼睛，仰看承尘上，不知在那里想什么心绪。见筱真进来，只点点头道：“筱翁好久没见了。”筱真问他病体如何，德甫绷着眉头道：“我这病真是说不清，前几天已经能渐渐坐起来，现在又不行，略一转动，头便晕眩了不得。”说着又连连狂咳一阵，吐出一口粘痰来。伏在枕上喘了一回，气吁吁道：“我这一场病，不知

失了多少机会，误了多少事。”筱真忙安慰道：“一到春天总会好的，现在是服什么大夫的药？”德甫道：“我头些日子，是服陆伯平的药，初时还有点见效，后来就不见怎么样了。伯平架子又大，每日总要下午五点以后才出诊，花了十几元请他，好似恳求他一般。我气不过，改请西医李吉士，他力劝我到西山疗养，我也很赞成。只是小妾又说在西山孤零零，一个熟人没有，不大方便。我觉她的话也有道理，所以现在还踌躇未决。”筱真见德甫说话声音很微弱，两只目眶下陷，脸上一点血气没有，看那神气，已到肺病第三期了，暗暗可怜。想他当初到北京时候，何等健旺，说起话来，声音和洪钟一般。曾几何时，已消损到如此地步。可见一个人的色欲是不可过度。又听德甫问道：“我仿佛听说胡大出走了，这消息确不确？”筱真道：“的确的。”德甫道：“他一走，会内议长问题，不又要发生胶葛了？”筱真道：“可不是吗，明日会里便要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我今天一半也为这事来找你，因明日开会，关键很大，门禁极严，我的徽章前日偶不留神丢了。一时又无从补领，你病的不能出席，请你把徽章借一用。”德甫见筱真要向他借徽章，脸上立时现出不愿意样子道：“你的徽章丢了，我的徽章，因为好久没有用，也不晓得放哪里去了。”筱真知道德甫故意推辞，把少卿写的条子，拿出来交给德甫道：“我刚才也和少卿说过，少卿也说只有来尊处商借，最为妥当。”德甫见有少卿条子，脸上又转出微微笑容道：“且容我找一找，找得着更

好，找不着可没有法子。”说着勉强提高喉咙喊道：“红韵阁！红韵阁！”喊了两声。筱真在窗前，眼看红韵阁披着大氅和一个洋装少年由隔屋出来，打窗前经过，明明听见德甫呼唤，不但不进来，转抿着嘴向同行少年笑一笑，迳双双下楼去了，心里觉着非常奇异。德甫喊了几声，见红韵阁没有答应，又是一阵狂咳，摆着头喘作一团道：“她又到那里去了，筱翁，请你把电铃按一按。”筱真走到当中挂的电铃一按，一转眼间，走进一个二十多岁小老妈来。德甫有声无力问道：“姨太太呢？”小老妈先向筱真看了一眼应道：“姨太太上庙烧香去了。”德甫点一点头道：“姨太太一天只忙着烧香，早烧香，晚烧香，连夜里还要出去烧香许愿。没有你的事，你出去吧。”小老妈又向筱真溜了一眼，才退出去。德甫见小老妈走了，才巅巍巍伸出瘦如枯柴的手臂，向床头枕头下摸索一会，摸出一把洋式小钥匙出来，递给筱真道：“筱翁烦你把那边衣橱打开，里面有一个黑色皮包，请取过来。”筱真见说，把钥匙接过来，开起衣橱一看，里面果有一个黑色皮包，便提到床前。德甫又由身旁，摸出一把钥匙，将皮包开起，在里面取出一个洋信封。拆开信封，倾出一个骨牌式的徽章，在掌上翻了两翻，递给筱真。筱真刚伸手去接，德甫又缩回来不给他，问道：“你拿去，什么时候还？”筱真知道日子若说得太久，他一定不放心，便道：“至多前后三天吧。”德甫道：“不是我要限定日期，因为这东西丢了很讨厌，上次说是哪一位同党，把徽章丢了，给人家捡

去，藉名领款，闹出许多瓜葛。”筱真道：“我知道的，你请放心，或许明天会一开完，我顺路就赶来还你的。德甫道：“那就好了。”说着才很郑重的把徽章交给筱真手内，又吩咐筱真挂在马褂襟上，务要把纽扣扣紧些。筱真果然当他面前，把徽章挂上，又把纽扣扣得紧紧的。德甫见了，方始放心。筱真又替他把黑皮包仍存衣橱内，锁好房门，又说几句话，见时候已是不早，才辞了回去。

到第二日午后，筱真磨拳擦掌，精神奕奕跑到会议，预备出风头打架，不想到会里，只筱真少卿一班同志到会，南园一派，取消极抵制法子，一人也不出席。延到三点半，还是不足法定人数。眼看大会开不成功，便由少卿上台报告，今日暂改为茶会，和大家讨论一番，无结果，一哄而散。筱真乘兴而来，原想在大众之中，出一个风头，不想就这么委委曲曲散去，心里委实不高兴。散会之后，本想和几个朋友，在酒馆痛饮一番，藉消心头郁闷。后来一想，据少卿报告，现在正着手疏通，在这几天之内，会议一定开不成功的，不如先把徽章送还德甫，免得他不放心。当日由议院出来之后，便一直来到嘉善会馆。

刚扶着楼梯上去，忽见一个人，慌慌张张，由上面直冲下来，和筱真撞个满怀，几乎把筱真撞倒。筱真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原来是会馆里长班李升。李升见撞了筱真，忙站在一旁向筱真点一点头道：“何老爷来的恰好，快请劝一劝李老爷，李老爷早上气得死过去，这责任谁担当得起。”说着又匆匆走了。筱真见李升说的话没头没

脑，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连忙抢到楼上，到德甫屋里一看，见德甫一个人，直挺挺躺在铁床上。屋内乱七八糟，堆了许多衣服包裹。筱真走到德甫床前，见他把一床棉被直盖到脖子上面，只露出一个灰白瘦脸。见筱真来了，连连摇头道："真是意外的事，真是意外的事。"筱真问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德甫颤着声音应道："红韵阁背我走了。"筱真听了，也吃一惊。原来这位红韵阁本是大森里班子很红的倌人，当日德甫初到京时候，每日和筱真一班人，在胡同里胡撞，遇着红韵阁，一见倾心，后来花了五千元，把她娶了回来。德甫家里原有一位太太，自红韵阁入门之后嫡庶不相容，每日二人和对口相声一般，吵骂得无了无休。德甫气不过，便和红韵阁搬到嘉善会馆居住，把大太太丢在一旁不管。红韵阁初跟德甫时候，原贪他有钱，后来一到他家里一看，德甫除每月所得千余元薪水之外，别无其他收入，心里已不甚愿意。幸而德甫十分能讨她意思，红韵阁爱怎么样，便怎么样，一任其所为。红韵阁尚无话说，哪晓得德甫自去春以来，卫生不慎，得了肺病，缠绵床褥，日久不愈。红韵阁原是一个杨花水性的人，德甫初病时候，她还捧汤侍药献一点小殷勤，后来见德甫愈病愈缠绵，觉着尽日在床前，陪伴病夫过日子，实在难耐，便不时托言出去烧香问卜，私去找旧日手帕姊妹，在城南游艺园出风头。不久便在游艺园里面，结识一个小白黄春珊。起初只不过和春珊在饭店开房间，彼此相请，吃点小点心。后来见德甫病里糊里糊涂，

一点不注意她的行动，便大着胆子，竟把春珊勾引到会馆里解闷。弄得丑声四播，阖会馆同乡无不知道，只瞒了德甫一人。德甫虽然不晓得红韵阁在外边有不规矩举动，但见他对于自己十分冷淡，要汤要药爱理不理，也深虑她变了心，便把一切重要物件，和替红韵阁置办钻珠首饰等等，一古脑锁在皮包里，不许红韵阁擅自动用。这一来，益把红韵阁恨得刺骨。因为春珊结识红韵阁，目的原在金钱分上。红韵阁原也打算把德甫金钱，作她开心资本。现在见德甫把钱柜守得紧紧，一柄钥匙老挂在身上，时刻不离，如何受得了。自己一点私蓄，本不经得春珊诛求，早已一干二净。当筱真来借徽章那一夜，正是春珊又在红韵阁屋里麻烦借钱。红韵阁因身边没有，又不愿塌了台面，便引春珊到城南游艺园，在茶座找到他手帕姊妹刘姨太，私向她暂借一二百元应用。不想转给刘姨太冷语奚落一番，笑她不中用，连一个男人都管不了。嫁人便是图舒服，若这样不自由，不如在班里做生意还好，何必嫁人？红韵阁受了一场刺激，心中益发郁郁不乐。回到会馆里，已是十点多钟，偏是德甫又要叫她温药。红韵阁正一肚子闷气，无处发泄，见德甫呼唤她，一声不响。德甫见红韵阁不答应，又叫她两声，红韵阁大声说道："我不是你用的老妈，你要温药，叫她们温去，我管不着。"德甫见她如此，也有点生气，说道："叫你温一杯药，也算不得什么，何必如此呢？"红韵阁道："我管不着，我不是专来伺候你的。"德甫道："你不愿伺候我，当日何必嫁我

呢？”红韵阁道：“我早知道你是个病鬼，就是饿死，我也不会跟你。总是我倒了霉，上了你的当，会撞到你病鬼穷鬼手里。”德甫见红韵阁当面骂他，如何再忍得住，便也拍着床上喝道：“你说什么，我早知道你变了心，你不愿意在这里，请滚你的蛋。”红韵阁也抢起来应道：“好好，你叫我走，把我首饰东西还我，我马上就走。”德甫道：“你还想东西呢，要走便走，东西是我置的，你不能带去。”红韵阁道：“那可不行。”说着直奔到德甫床前，伸手向德甫床头下，要抢那柄开衣橱的钥匙。德甫见红韵阁要抢他钥匙，便狠命将枕头按住，不许她拿去。两个扭结一会，德甫毕竟是有病的人，哪能抢得过红韵阁？那柄钥匙终给红韵阁抢到手里。德甫见钥匙已给红韵阁抢去，急得狠命挣扎起来，抓住红韵阁衣襟，紧紧不放，气吁吁道：“你还不还我，不还我，我要喊叫起来了。”说着张开大嘴当真要喊。红韵阁深怕他一喊出来，给别人看见不好，此时急极了，也顾不得什么，使劲向德甫一推，推倒在床上。一手堵住他的嘴，一手拿丝巾向德甫嘴里塞进去，把一条丝巾满满堵住他嘴内。德甫急用手去抓，红韵阁怕他抓下来，一看床边还搭一条被单，急取下来，连头带面，把德甫蒙住。又由床底抓起一条带子，拿来向外面一缚，把德甫一个头包裹得和包袱一样。德甫拚命挣脱，急切哪能挣脱得动。红韵阁拿着钥匙，急把衣橱打开，将德甫最宝贝那只黑色皮包，提了出来。又将抽屉内，零星银元钞票，一古脑也揣在衣袋内，走进隔屋，披上

大鬈，提起皮包，想趁无人看见时候，私行逃走。匆匆闯出门外，刚要下楼，忽觉背后，有人一把把她大鬈拉住，说道："姨太太走不得。"红韵阁大吃一惊，急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用的小李妈。问道："你干什么拦我？"小李妈道："姨太太你把东西带走了，老爷又病在床上，这干系又归到谁身上？"红韵阁一听，料定刚才和德甫在屋内抢夺钥匙时候，一定给小李妈看见了。忙由身上抓出十几块钱，塞在李妈手里道："这一点钱给你做盘川，你也去吧。免得在此担不是。"小李妈平日原是和红韵阁串通一气，得了不少好处。现见红韵阁又给她钱，还有什么话说。笑了一笑，把手一松。红韵阁趁此急急下楼，一直闯出大门，雇一辆人力车，找到黄春珊寓所，把和德甫翻脸情形，说了一遍。春珊见红韵阁带了一个黑沉沉大皮包来，又惊又喜，便道："你既然和他翻脸，这里住不得，我们马上出京，免得露出风声不好。现在才十二点钟，一点钟还有一趟夜车，我们赶快走吧。"红韵阁听说有理，便也不敢停留，立刻同春珊赶往东车站，搭上火站，远走高飞而去。

德甫给红韵阁把被单一蒙，昏天黑地一点看不见。在床上滚来滚去，滚了一阵，哪能挣脱得出来？嘴又堵住丝巾，鼻里又不通气，挣扎一回力竭神疲，竟闷绝过去。德甫住得这三间小楼，会馆里因他带有家眷，红韵阁又不安分，轻易都不愿上来。那夜他楼上闹的事情，夜深人静，会馆里一个人也不知道。直到天色快亮，会馆里巡更打楼

下经过，见楼上电灯还开得雪亮，房门敞着未关，觉着有异，走上楼来一看，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喊了两声，里面也没人答应，摸进房内一看，德甫蒙头盖脸，给一床被单缚得紧紧的，不知什么缘故。大吃一惊，忙忙下去喊起长班和会馆里吴师爷，再走到楼上。大家见了，也都着忙，吴师爷急命先把外面被单解开，见德甫嘴里还堵住丝巾，一点知觉没有。把他丝巾取出，找来开水，漫漫灌了一回，才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因何至此，德甫睁开眼睛一看，见对面衣橱敞开，那只最要紧黑色皮包，已是没有了。一阵气急，只对衣橱指一指又晕过去。大家又是一阵忙乱，灌救一阵，又把他救回，德甫只直喊赶快报区。我丢了人，又丢了东西。大家见他如此，只得到派出所去报告。派出所听说是议员老爷丢了东西，不敢怠慢，忙派了两名警长，前来查问。德甫不便将细情说出，只说姨太太拐物潜逃，请为查缉。巡长怕其中还有别的情由，把长班李升带区问话。当筱真来时，撞着李升，刚由区里回来报告的。

筱真听说红韵阁逃走，细问情由，只得向德甫安慰道："人既走了，恨她也是无益，警察既为查缉，终有线索可寻，你也无用着急。此时还是放宽心保养身体要紧。我看你此时没有一个贴身人伺候，是万万不行的。红韵阁既走，还是赶快把你太太接回来。"德甫经筱真一说，心里也觉惭愧，忸怩道："你说的固然不错，不晓得她肯回来不肯回来。"筱真道："她现住在哪里？"德甫道：

"她一向都在她兄弟秦伯清家里。"筱真道："那更好了，伯清我也认得，现在就由我出面把她请回。"说着立刻写一封信，命自己车夫带着车，到秦伯清家里去请李太太。车夫把车拉到伯清家里，把信递进去，伯清一看来信，要接他姊姊回去，大吃一惊。

原来德甫的大太太秦氏，自和红韵阁不对，德甫搬了出去之后，便弃之如遗。秦氏三番五次到嘉善会馆找德甫交涉，德甫才每月给她五块钱月费，由她自行过活。北京地方一天开门七件事，哪一件不要花钱？秦氏又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这五块钱，如何够她用度？起初自己还有一点衣服首饰，拿来变卖，后来一点东西，当完吃光，实在支持不住，才投奔她兄弟秦伯清家里。伯清本是一个荒唐鬼，在议会当一名科员，每月数十元薪水，只够他赌钱喝酒，家里早就穷得要命。见他姊妹又来相累，当然不大赞成。更兼伯清的夫人陶氏也是一个极吝啬的东西。平日秦氏有钱有东西的时候，他把这位姑奶奶看得如天如帝奉承得什么似的；现在见她为德甫所弃，穷无所归，投奔兄弟家来，又变一个面孔相待。尽日指桑骂槐，冷语嘲刺。秦氏本是烈性的人，哪能受得委屈，便也唇枪舌剑，天天和她交锋。有一次秦氏起来稍晚，伯清夫人把午饭食完，并不替她留下。秦氏气不过，向她质问：自己在兄弟家吃一口饭，并不算白吃，一月还有五块钱津贴。伯清夫人却冷冷应道："姑太太有钱尽可请到别处去，我这里招待不好，何必要累你的穷兄弟呢？"秦氏见她竟直言逐客，哪

能再忍得住，便破口大骂她无情，说我将来就是在外面当老妈，当要饭的也会换口饭吃，饿死在街上也不再上你门来。当时抓起桌上一只茶碗摔破，表示决绝，趁一肚子怒气，奔到佣工介绍所里面，要求荐头代为介绍。荐头把她介绍两处，都嫌她不会做粗活，挨不到两天，被辞出来。后来由荐头介绍到郑贻燕总长家里，总长太太见她生得白晰，一身收拾很干净，便留她看小孩。秦氏日间替太太看少爷，夜里有时替老爷装烟，每月五块钱工资以外，还有意外零钱。人穷志短，也只好忍辱含垢，作贵家的奴才。有时和同事谈起她身家来，还说是议员太太，人家都笑她瞎吹。哪有议员太太，会出来当老妈的，只怕是议员用的上炕老妈吧。伯清自他姊姊气走后，他一点不着急，每日仍是滥赌烂喝。没钱时候，还要跑到德甫会馆，冒领秦氏五块钱的津贴。

那天接得筱真来信，说是德甫病重要接秦氏回去。只急得伯清抓头挠耳，不知如何是好。一口只埋怨太太，不应把姑奶奶得罪气走。现在人家向我要人，向哪里找去？陶氏见伯清埋怨，便道："你不会辞他姑奶奶不住在这里吗？"伯清道："你说得好轻松。姑奶奶不住在这里，我何为每月还向德甫要钱，这不是一句话就给人家驳倒了？"现在又是筱真写信派车来接，这位傻大爷脾气十分不好，我若是找不到人送回去，他必定怪我帮同我姊姊，有意为难，一定会找上门交涉的。现在他们这一班人，气焰很大，和他办理交涉，绝对没有便宜，说不定连议会饭碗都

会连带摔破。这不是你一人惹出来的事情吗？”陶氏道：“你既看得姑奶奶这般重要，当日她一走，你就应该马上去找，何以你一点也不留心？现在事急，却来埋怨我。”两人在里面吵起嘴来，外面车夫又紧紧催。伯清正急得没法，忽见家里粗做吴妈上前说道：“太太要找姑太太，可以到香炉营李荐头家里问去。因为年底下我见过李荐头，他曾私下对我说我们姑奶奶，也由他介绍到一个阔人家，现在月间很好过的。”伯清一听这么说，忙吩咐吴妈到李荐头家里打听明白，赶快把姑奶奶接了回来。吴妈到李荐头家里一问，知道秦氏在南长街郑总长家里。便又赶到南长街，找到秦氏，要接她回去。秦氏见伯清突然派人接，不知是什么缘故，哪里肯回？伯清见她生气不肯回来，又命吴妈和李荐头一块同去，告诉是因德甫有病，要接她回去。秦氏还不相信，说是伯清骗她。当日出来时候，曾发过誓，至死不再上伯清的门。现在无论怎么总是不回去。伯清没有法子，只得命筱真车夫拉着车，把筱真写的信，带去给她看，证明这宗事不是假的，请她回来。秦氏识字原是无多，接着筱真所写的信，弯弯曲曲和蚯蚓一般，实在不容易懂得，便拿进去，请郑太太，念给她听。郑太太肚子里墨汁也有限，横看竖看，却也看不清楚。可巧郑总长在床上抽烟，便送给郑总长看，请他把信里的话，说个明白。郑总长一看，是何筱真写给秦伯清的信，说李德甫病重，要接他的夫人回去。心中暗暗纳罕，想不到秦氏果然是一位议员夫人，记得当日充当政府委员，出席议会时

候，只因说错一句话，德甫在台下便拍着案子大骂起来，当场受他一番糟蹋．不想今日之下，他却把妻子送来，给我糟蹋半年，可算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下因太太在前，不便向秦氏轻薄，只微微向秦氏笑道："失敬得很，我一向不知道你是德甫先生的夫人。现在德甫在会馆，病的很重，他的朋友写信给你兄弟通知，请你泯去前隙，赶紧回去。"秦氏一听郑总长这么说，又见郑太太在旁边，一双眼睛，看一看自己，又看一看郑总长，只羞得满面通红，一时也无话可答。只忙忙把经手东西交代清楚，坐着筱真的车，一迳奔往嘉善会馆。

秦氏走进楼上一看，见德甫瘦得不成样子，躺在床上和死人一般。筱真却坐在旁边。秦氏和德甫毕竟是多年夫妻，看德甫病到如此情形，不禁一阵伤心，流下泪来。筱真见秦氏业已回来，知道他们夫妇必有许多交涉地方，自己坐着不便，托故先行回去。德甫见筱真走了，拉着秦氏的手，颤声道："总是我糊涂，听了别人的话，对不住你。你可念我是病人，以前错处，不要计较。红韵阁业已滚蛋了，以后我再不弄这种坏东西来，给你生气。"秦氏见德甫病到这般田地，还是自怨自艾，还有什么话可说？德甫从前做的事，虽对不住自己，以后自己到郑总长家里做的事，也不能说都对得住德甫。现经德甫这么一说，天良激发，旧情复生，不禁坐在床前，又呜呜咽咽哭了起来。秦氏哭了一回，才说道："以前的事，你不必再提，提起转使人伤心。你现在病体要紧，更不要把过去懊恼事

情，搁在心头。我们只当今天是重新复活了，你一心养病，我一心伺候你，但愿你病能早好了，便是齐天之福。”德甫得了秦氏一番安慰，心中便觉得毕竟结发夫妇，比路柳情花强得十倍。

自那天起，秦氏尽心为他延医调治。大凡一个患肺病的人，医药功效，只足十分之三，饮食调养，早晚伺候得法，收功可占十分之七。德甫虽将堕入肺病第三期，所幸他觉悟得快，又得秦氏当件事，真心伺候，居然跳出危险期，渐渐一天强似一天，有了起色。虽不能说完全铲除病根，可是已能起床，身体也不似从前那样羸弱，咳嗽吐血等等毛病，也都不见了。德甫中年无子，平日很是挂怀这事。此次秦氏回来不到几个月工夫，又替他添出一个胖白小孩来。肥头大耳，比德甫还长的福相。德甫得了这种意外喜事，当然格外把秦氏爱得什么事的。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红韵阁那夜和黄春珊仓皇搭上火车，逃出北京。黄春珊要带红韵阁到奉天暂避一时。红韵阁意思，要想回到上海。春珊因上海是个码头地方，耳目众多，怕露出风声，一力要主张到奉天妥当。红韵阁一身无主，既逃出来，见春珊如此主张，拗不过他，便顺从他的意思。当夜到天津之后，在德义楼住了一宵。因为此次仓皇出来，一点衣服没有，红韵阁便将带出大皮包用剪刀剪破，由里面取出五万八千元公债票，和一千元花旗钞票，并一匣金珠首饰贵重东西。红韵阁把一千元钞票，分装两人身上，

余下东西仍归到破皮包内。和春珊到估衣街，先买两副被盖，又买了几件旅行应用东西，回归旅馆。把公债票首饰等等，换藏新皮包里面。到下午两人便搭京奉火车，一直出关。春珊因为看见红韵阁大皮包里面有许多东西，在火车上对红韵阁格外巴结。两人坐在车厢，甜蜜蜜说个不了。红韵阁见春珊如此巴结，当然是十分高兴。再加那天火车上客人并不拥挤，春珊和红韵阁，在头等车内，两个人占一间房间，把玻璃门关下，在里面天不管地不管，恣情说笑。车到昌黎时候，红韵阁觉着肚子有点饥饿，命春珊到站台买点薰鸡面包充饥。春珊笑道："你肚子饿，我和你到饭车上去，何必要买这些脏东西呢？"红韵阁道："我们同到饭车，这里东西又交代什么人看管？"春珊道："不要紧的，可以把玻璃门锁好，吩咐看车就是了。"红韵阁道："我看不如叫看车向饭车上要点东西，拿来这里吃。"春珊道："何必如此呢，你若不放心，我肚子还不饿，你先到饭车上，用过饭回来，我再去，彼此轮流看着，就不要紧了。"红韵阁见说有理便先到饭车上，见已有好些人在那里用膳，便也要了一份一餐，独坐一张小餐桌慢慢吃起。春珊一个人仰躺在软椅上，等了一会，一眼看见车顶铁网上红韵阁那只皮包，忽想起红韵阁曾说过她皮包里面有一串珍珠项练，当日德甫花了三千元买来给她的，现在何不趁她不在，拿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想着不由坐起，把红韵阁那只黑皮包提下，打开首饰匣一看，里面除两副金镯，几粒戒指之外，果有一串珍

珠项练，光艳夺目。此外还有一张议员证，一本支票本，不禁暗暗好笑。想红韵阁连支票本议员证，都席卷而来，不知德甫得知这情形，要气到什么样子。看完东西一一仍存在匣内。一会红韵阁回来，春珊便上饭车用饭去了。等回来时，见车上拥拥挤挤突来了一批军官，自己房间内已有三位军官坐在里面。红韵阁撅着一张小嘴，缩在一旁。一见春珊进来，急问外面还有空房没有。春珊见红韵阁急迫情形，知她不愿意和这些满嘴葱蒜臭的军人杂坐一块，笑道："外面若有空房，人家也不愿意挤在这里来了。"春珊一说，连同坐三位军官，也都笑起来。红韵阁红着脸，把身躯一侧，让春珊在她身旁坐下。此时车内已有了生人，他们不便恣意谈笑，偏是这几位军官，在车内喝烧酒，抽纸烟，大谈阔论钱之外还要不时拿着眼睛，瞟着红韵阁。红韵阁看他们那种恣肆没礼貌的怪状，只恨得在肚子里暗暗骂他该死。好容易挨了一夜，到第二日车到皇姑屯时候，车上三个军官，去了一个。此时离奉天很近，因为等一列兵车，客车便在轨道上停住。红韵阁因在车内坐得时间太久，给一阵葱蒜臭屁气味熏得头眩要吐，春珊便劝她，到饭车里吃一点点心，换换空气。红韵阁也觉得再呆在车内实在受不了，便听春珊的话，走到饭车去。春珊见红韵阁走了，那两个军官也倚车窗买鸡蛋。他便趁此时候，提起红韵阁的皮包，悄悄跳下车，一直往东溜去。

红韵阁在饭车内喝了一杯柠檬水又吃了一碟蛋糕，坐了一会，觉头痛好了许多。因见火车业已开动，便回转自

己房间。一看春珊不在里面，只有两个军官，正劈着一只烧鸡对吃。心想：春珊哪里去了，也不等自己回来，便离开房内。设使房内东西给人拿去如何是好？想着不由的把眼睛去看皮包，不想那只黑皮包，也不见了。大吃一惊，急走出去，在邻近几间房间一找，也不见春珊的影子。再走回来，见那两位军官，各拿一支鸡腿骨咀嚼。红韵阁本极不愿和他们说话，到此时急得没法，只得向两位军官问道："二位有看见我们那位先生没有？"两个军官见红韵阁问他，一个只瞪着大眼睛，摇着头口里仍嚼着鸡腿，表示不知道。一个却把嘴里鸡骨吐在地上，点头笑道："我刚才似看见他提着皮包下车去了。"红韵阁一听这话，吓得几乎要晕过去。一手扶在桌角，支住身体，颤声问道："见他下车上哪儿去了？"那军官看红韵阁张皇急迫样子也自可疑，问道："他是你什么人呢？"红韵阁给他一问，又堵住答应不出。停了一停，应道："他是我的表兄。"军官道："既是令亲，何以下车不和你通知一声，他可是和你一块上奉天吗？"红韵阁道："是的。现在他半路下车，把我皮包也带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军官道："皮包里可是重要东西吗？"红韵阁把头点一点。军官道："如此说来，令亲太糊涂了。"此时那个嚼鸡腿骨的军官，忽把手中鸡骨，向地下一扔，说道："不要紧，等我替你把那小子找回来。说着站起来，推开车门便行出去，走了几步，又回身问道："那小子姓什么？"红韵阁道："他姓黄。"军官又匆匆走了。红韵阁见他说得那般

容易，想他一定有把握，心中又松快一点。过了一会军官回来，对红韵阁道："我已找车守说过，据说车已开行，没有法子。等到下站，再打电话查问。红韵阁听了，也无可如何，怔怔坐在一旁，不住流泪。两个军官见她怪可怜的，又查问她，在奉天有什么亲戚没有？红韵阁一想，若说是没有亲戚，一个人和表兄来奉天干什么，岂不露出马脚？便道："我原和我表兄，护送到奉天再换车到吉林找我哥哥去的，现在遇此意外的事，剩我一个人，又如何去得？"军官道："那末还是在奉天暂歇几天，一面我们替你打听令亲下落，一面你赶快写信给你哥哥，赶快派人来接，比较妥当。"红韵阁见他们如此热心，心里倒很感激。又过了半点钟，火车已到奉天。旅客纷纷下车，两个军官把红韵阁介绍在车站附近沈阳大旅馆。红韵阁皮包虽给春珊拐去，幸随身被盖行李还在，身边还有几百块钱，便暂在旅馆住下。

此时举目茫茫，一个亲故没有。出来进去，只见对房一个三十多岁客人时时站在门口，向她注视。红韵阁此时一心只希望打听得出春珊下落，哪有心情顾到别人身上。车上认得那两个军官，一个姓邢的自把红韵阁送到旅馆，只来过一次，便不见面。那位姓金的，差不多天天总来看视，见着面不说是车站已打电报去查问，便说沿途军警，都是自己熟人，令亲总会查得着。红韵阁见他说得有头尾，心里也十分相信，后来见他说得好听，日久仍没有的确消息，见他来时，不免又多查问几句。金军官见红韵阁

认真向他罗唆，便不大高兴，不似以前来的殷勤。隔了三四日来一次，或五六日来一次。到后来也不见他踪迹了。只可怜红韵阁给春珊骗到奉天，中道背之而去，又误信金军官的话，寄居旅馆，耽误许多日子。此时资斧渐渐告竭，流落天涯，举目无亲。想起自己屡上人家的当，不免时时长吁短叹。那天正在房里伤心，忽见对房住的那位少年石振玉推房门进来。红韵阁平日出来进去虽常常见着他，只因自己心绪不佳，一向总没留意到他身上。可是石振玉自红韵阁到旅馆来，即已留心她的行动，并已看出红韵阁不是正路出身人物，早就想在她身上打主意。只因看见时时有一位军官和红韵阁来往，又可疑是金军官秘密结合的爱人，不敢冒昧去捋虎鬚。后来见金军官也绝迹不来，红韵阁终日愁眉不展，便料定红韵阁不是人家逃妾，便是上了拆白党当的堕落女子。那晚振玉正在房内静坐，又隐隐听见对房红韵阁叹息声音。皱一皱眉头，立时得了主意，走了过来，推着房门进去，向红韵阁问道："女士为着什么事，如此伤心？请告诉我。我可以帮忙地方，一定为女士出力。"红韵阁正是满腹穷愁无可告诉，此时忽见有个热心客人前来慰问，哪有不感激的道理。便把中途失落东西，日久查无下落，自己羁居旅馆，资斧将次告竭，吉林既无人来接，那位金军官，也日久不见，半真半假的话，说了一遍。振玉等红韵阁说完点头道："女士遭遇真是不幸。据我愚见，东西既已失落，欲求合浦珠还，是很不容易的。那位金军官，他并没多大能力，说的话也未必

靠得住，徒误人家时日。女士还是从早打算要紧。”说到这里，停了一停，把两只眼睛注在红韵阁身上。见她只蹙着双眉，一声不响。又微微笑道：“女士既老远出来，当然是不容易再回去了。吉林也没有消息，若老住在饭店，一旦资斧断绝，前途是很危险的。”红韵阁觉振玉末了两句话，很是刺心，怔怔应道：“现在我吊在半空里，有什么法子呢？”振玉道：“这里旅馆费用很贵，至少也应挪个地方，稍为便宜一点，时间才能持久。”红韵阁道：“我在此人地生疏，也不知哪里有便宜旅馆。”振玉道：“我却有个地方，给女士也最合宜。只是我若说出来，又怕女士不愿意。”红韵阁道：“先生肯指教我，那是最好没有，哪有不愿意之理。”振玉道：“我们是交浅言深，论理是不应代出主意的。因为在我眼里见过似女士这些受人家欺骗的人们很多，实在代为寒心。我看女士也是很开通的，在社交上，必有经验的。或者我说的话，能原谅我的意思，不至十分见怪。”红韵阁见振玉弯弯曲曲说着，仍猜不出他的意思，便道：“先生有什么地方，尽管见告。”振玉道：“我说的地方，一样是高大屋子，在里面也一样锦衣玉食。很开心的。不但不用花房饭钱，并且月间也有相当收入。女士你明白我的话吗？”红韵阁见振玉如此说法，心里也明白一点，仍问道：“先生说的是什么地方？”振玉见红韵阁问时一点不露出惊讶形状，知道他的话说出来，不至唐突，便笑道：“区区在奉天浪迹多年，花城柳国中，认识朋友不少，女士若肯降格作眼前过渡办法，我

可以介绍。以女士才貌，将来或能得着很好机会。”红韵阁见振玉单刀直入，竟劝他入平康做生意，心里不禁也动了一动，暗想：我流落此地，舍再理旧业，差不多没有别的法子。他能替我介绍，也是很好机会。想了一想，又转念着振玉说话很精明，好似都知道我行藏，莫非是个侦探？我不要轻易答应他，上他的当。想着霍地站起来，红着脸，指着振玉道：“先生如何把这些不正经的话来告诉我？我是什么人，如何能干些不正当职业？这不是有意拿我开心吗！”振玉见红韵阁翻起脸来，他一点不惊惶，仍很安详的坐在椅子上，等红韵阁说完，微微笑道：“我早说过，我本不应该代出主意，女士既不赞成我的话，那末就算了吧。只怪我多事，本不干我的事，又来强出头。”说着站起来，点一点头，便行出去。红韵阁见振玉走了，转没了主意，一时倒不便再留他。

到第二日，刚梳洗完毕，忽见饭店里茶房拿着账单进来，和红韵阁要账。红韵阁因为向来都是每七天结账一次，现在还不到三天，何以便来要账？茶房却说是前期账目未清，柜上不放心，命他来取。红韵阁见他说的话太轻蔑无礼，心里很不高兴，便道：“你且下去，请你掌柜上来。”茶房道：“就是掌柜亲来，也是要钱的。”红韵阁听了心里益发不愿意，便喝道：“混蛋，你说什么？”茶房也瞪着眼睛道：“谁是混蛋，要账不给钱还骂人呢。”两人正嚷着，振玉蓦由房内闯出来，一面喝住茶房，一面把红韵阁劝进屋内。并告诉她道：“近日饭店已改章程，是五

日一算账的。你不用和他们计较，有事可以告诉柜上。”正说着，柜上司账先生也来了。振玉便告诉他茶房对客人说话不应如此怠慢。司账先生很和气的说道：“因为这位太太，饭钱房钱向没有清过，柜上派茶房来问一问，并没有一定叫他要账。不想他竟敢冲撞，实在不对。不过现在店里改了章程，这里账目最好先清一清，我对经理那边，也好说一点。”振玉听说，先向红韵阁溜了一眼，看她很现出为难样子，便向司账先生肩上轻轻拍一把道：“请放心，我知道这位太太，因为吉林款子还未汇到，故此略为迟你几天。款子一到，马上清还你怕什么。难道我做个保人，还信不过吗？”司账见说连忙转出笑脸道：“石先生吩咐，那有不遵从道理。”说罢又转脸，对红韵阁道：“太太不要见怪，别和他们生气，回头告诉经理去，重重惩戒一番。”说毕含笑去了。振玉见司账已去，低低向红韵阁说道：“这班人都是最势利的，硬不得软不得，只可如此对付。”说着，摇着头转身也要出去。红韵阁见振玉出来替她解围，心里很是感激。见他要走，便道：“石先生何不坐一坐。”振玉道：“我现在还得出去，和朋友交接一点事情。今晚再见吧。”说毕匆匆回房，穿上马褂，下楼去了。

红韵阁见振玉已去，独自暗想：就表面看来这人很是热心。昨晚讨一个没趣，今天还出来和我解围。萍水相逢肯如此出力，总算很难得的。我此后倒要细细留心他的行藏，果是别无他意，他昨天所说的话未尝不是一个办法。红韵阁既存这个念头，很想找一个机会，和振玉开诚布

公，细细商量一番。偏是振玉从那天起，每天都似很忙碌的有时见着面，只略谈几句便忙着走了。所幸自那天起，饭店里每来要账，都是很和气的只略略一问，有钱便带去，无钱一句话也不说抽身便去。红韵阁就此糊里糊涂，又过了两个礼拜。一早刚刚起床，振玉已推着门进来，见红韵阁正在梳洗，先说一声："对不住。我因为这几天忙得很，所以一早就过来。现在有一点小事交接，请为原谅。因为我再过几天，要到北京去一趟，可笑饭店里司账，因我曾代尊处作保，他却趁我未走，把这里账目，清一清。不晓得这几天尊处吉林款子，已汇到没有？"红韵阁一听振玉要走，暗吃一惊，又听问她有无款子，一时哪能答应得出，只得皱着眉头道："我正为这事发愁呢。吉林那边一字回信也没有，不知我哥哥收到我的信没有。"振玉道："若是我还住在这里，再耽误几天，却也无妨。现在我要走了，若不还清楚，很是麻烦。现在可怎么办呢？"红韵阁一面擦着眼泪，一边说道："我现在一点主意没有，石先生想法子，替我帮忙吧。"振玉故意迟吟一会道："我何尝不想帮忙，只苦力不从心。我从前想的过渡法子，女士又不愿意，弄到现在店里账目积欠到三百多元，更是不易设法了。"红韵阁道："前天我原指望我哥哥能寄款派人来接，现在一点信息没有，是他害了我。"振玉见红韵阁已露出口气，便道："现在女士若肯暂想个过渡办法，我还可以代为介绍，先借一笔垫款。"红韵阁流泪道："都是哥哥害了我，叫我有什么法子。现在只可听

凭先生调度。”振玉见红韵阁答应，当晚便由振玉介绍，把她送到东门外雅松班里混事。明说押款三百块，代她还债，暗里却把她典了八百元，远走高飞，又到别处再干贩卖人口的勾当了。且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那个薄幸子黄春珊，在皇姑屯拐了红韵阁皮包潜逃下车之后，搭着北上客车，重到天津。手边骤得许多款子，便在侯家后一带狂嫖起来。结识一个私门子叶二奶，两个人打得火热似的。那天薄暮时候，春珊在外面喝几杯酒，带几分醉意，来到叶二奶家里。不想走到房门口，揭开门帘正要走进，却见叶二奶正和一位女客说话，春珊一看，却吃一惊。

第十回

纸醉金迷欢场惊翠羽
水流花谢病榻泣残红

黄春珊揭开叶二奶的门帘，蓦见她屋内坐着一位极美丽的女客，和叶二奶促膝谈话。那女客一见有人进来，一转眼间，翩然走到后面去了。春珊虽在一刹那间，却认得走出去那位女客不是别人，便是在北京社会大名鼎鼎的白三小姐。三小姐虽不认得春珊，春珊在北京时候，早已拜识三小姐芳颜。只因三小姐一向都是和一班阔人来往，自己无钱无力，追逐不上，只可望洋兴叹。现在见三小姐忽跑到叶二奶家里，如何不惊呀？见三小姐已走了，春珊拉着叶二奶的手故意问道："刚才那一位是你什么人？"叶二奶道："是我的朋友，何必你多查多问呢？"春珊嘻着嘴道："你不必瞒我，我认得她是白三小姐。她既这里走动，请你替我介绍如何？"叶二奶道："你既认得她，何必用我介绍？"春珊道："我在北京虽认得她，只怕她未必认得我。你能替我介绍，那是再好没有。"叶二奶皱着眉头道："你别误会了主意，她来找我是有要紧事情的。"春珊道："她和你麻烦什么事情？"叶二奶又摇着头道："说

不得。”春珊见她不肯说，料想他们不是有什么秘密，不肯告人的事，便是叶二奶吃醋不愿意替他介绍。一时不便再和她缠绕，可是心里仍放不下。从前手里没钱时候，没有法子可想，现在手里放着几千块钱，眼看有这么一个人儿，又在这样门径走动，哪能轻轻放她过去。知道和叶二奶商量，请她介绍，绝对没有希望的。他背着叶二奶，把二奶手下用的专门拉皮条李大妈，找个机会，把她引到门外没人地方，和她私下商量。李大妈见说春珊要转白三小姐念头，也摇头不敢答应。说三小姐初来天津不久，她的细底怎么样，自己还看不清，这种买卖实不敢兜揽。经不起春珊再四恳求，又送李妈三十元小费，并许等达到目的，再重重酬谢。自古道钱能通神。李妈见春珊肯如此重酬，乐得眉开眼笑，应承春珊先替他打听消息，看有什么相当机会，再行报告。春珊见李妈答应，十分欢喜。过了两日，春珊在河北公园里又遇着叶二奶和白三小姐一块走着。春珊远远望见她们，急迎上去，想要趁此机会，好和三小姐说几句话。不想三小姐见春珊走过来，她只附着叶二奶耳朵，低低说了几句话，顺着眼角向春珊看了一眼，竟自走了。春珊见了，很是失望。心想三小姐向来很活泼，最爱讲交际的，何以今天见着人，畏畏缩缩，竟行避去。便向叶二奶问道："你们二位一早就来公园干什么，白小姐何以又走了？"叶二奶笑道："人家爱走便走，你管她则甚？"春珊故意逗道："是你不愿意替我介绍轰她走的。"叶二奶道："你这话糊涂不糊涂，我为什么不愿

意呢？我告诉你，人家订我来这里是有事的。”春珊道：“什么事，吊膀子吧。”叶二奶道：“狗嘴里长不了象牙，开口就没有好话。谁都像你到处爱吊膀子。”春珊笑道：“不是吊膀子，是打无线电吗？”叶二奶睃了春珊一眼道；“别瞎缠，各人有各人的秘密，这是说不得的事。”春珊见她不肯说，也只好罢了。

到了晚上，春珊见着李妈，趁左右无人时，问她有无消息。李妈摇头道：“人家心里已有个人占住，我们是打不进去的。我劝黄先生息了这条心，别妄想天鹅肉。你要过瘾，我再替你找别的野味。”春珊道：“你别在我面前瞎吹，我不信你的话。”李妈道：“你不信我的话，我说个道理给你听。你知道我们二奶奶，他哥哥是什么人？”春珊道：“我不知道”。李妈道：“他的哥哥便是从前在北京唱戏的叶粹华老板。”春珊道：“我在北京都没听见过。唱戏里头有这个名字。”李妈道：“这是说二十年前的事，现在叶粹华不出台了，他有个徒弟花小楼听说在北京是很有名的。”春珊道：“花小楼的戏，倒还不错。”李妈笑道：“长得也漂亮。现在白三小姐就是要转他的念头，一个心就是给他占住了。”春珊诧异道：“你何以知道呢？”李妈笑道：“这事一半是二奶奶对我说，一半是我自已看出来的。二奶奶这位哥哥，一向都在北京跟他徒弟一块，后来在北京不知出了甚么事，来到天津就住在我们二奶奶家里。住不到半月，二人不知又发生什么意见，叶老板又不愿在这里住，搬到外面旅馆去住。近日这位叶

老板，得了痰喘的病，病得很厉害。二奶奶急得没主意，写信通知他家里。他的徒弟花小楼便由北京赶来看视，现在叶老板是住在利济医院，花小楼老板便住二奶奶家里。前几天我们奶奶和花小楼由医院里出来，遇着这位白三小姐。白三小姐在北京时候认得花小楼，知道花小楼住在我们奶奶家里，曾来找过两次。花小楼转不愿意见她。我们奶奶因她是位阔小姐，肯来这里也是很有意思事情，便出来接待。才知道这位三小姐在花小楼身上很用过情。现在还是颠倒想着要和花小楼做朋友，偏是花小楼不愿意和三小姐见面。托我们二奶奶从中设法。这几天白三小姐接连不断来找二奶奶，一意和我们二奶奶联络，就为这个缘故。你试想看，现在三小姐心坎上已有个人儿占住，我们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春珊道：“你们二奶奶能替她想法子吗？”李妈道：“这个我可不清楚。不过今早二奶奶曾告诉我，这几天给白三小姐缠得很可厌，看白三小姐很着迷花小楼，要想藉这个缘由，向三小姐身上敲一个竹杠。”春珊问道：“她打算用什么法子敲三小姐竹杠呢？”李妈道：“说来更是好笑了，她要三小姐送她一串珍珠项练报酬。这话她自己又不便出口，吩咐我今晚三小姐再来时，由我出来，探一探口气，看是什么样。你看这事难不难？”春珊一听，不禁心里一动。问道：“你今晚见着三小姐说不说呢？”李妈道：“说原没什么说不得，只是三小姐也是很精明的人，未必肯糊里糊涂便答应。”春珊笑道：“你们这些拉马生意，都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没有什么遮瞒的。你果然和三小姐商量这件事情，我可有个一举两得好主意。”李妈道：“黄先生你有什么好主意？”春珊笑着附在李妈耳朵上，低低说了几句，问道：“我这个法子好不好？”李妈道：“黄先生肯如此破费，或许能成功。但这些阔小姐们脾气论不定的，有时人家好意，她又认为恶意，卖了气力，还不讨好，也是常有的事。横竖这宗事情，我也包不定，只凭我力量，做去就是了。”春珊道：“只要你能把我的意思达到了，她肯和我见一面，谈一会话，以后就没有你的事了。”李妈见春珊所求程度，不过如此，也就答应。当晚三小姐来时，二奶奶早和李妈说过，避着不见，由李妈出来接待。李妈便把二奶奶意思委委婉婉说了出来。三小姐一听二奶奶要她一串珍珠项练报酬，心中大不高兴。冷笑道：“你们奶奶真是会和我开玩笑了，介绍一个朋友，竟要一串珍珠项练报酬，岂不是笑话吗？”李妈道：“说来原是笑话，更有个好笑的，还有一个人愿替三小姐报效呢。”说着眯缝两只眼睛，含笑看着三小姐的脸。三小姐见李妈说得圆滑，知道她是一个拉马带缰的能手，不知她话里又藏什么把戏，故作诧异道：“你说的是什么？”李妈笑道：“三小姐若是怕麻烦，外面却有一位姓黄的愿替三小姐报效一串珍珠项练。”三小姐道：“这姓黄的又是什么人呢？”李妈道：“也是叶二爷的朋友，常常来这里，年纪有二十多岁，是哪一国留学生，应该三小姐也曾认得。”三小姐听了也猜不出是什么人。暗想这种人并非冤头，他既肯报效，我也

乐得利用。这种借花献佛法子，绝对没什么吃亏的。好便给他结识一个朋友。不好便和他开一个小玩笑，也没什么对不住的。便笑道："既有此古怪的事，我倒要见一见他的面，看是什么人。"李妈见三小姐答应，知道这事已有八九成功。问道："三小姐要订他在什么地方见面呢？"三小姐一边站起来一边道："明天午后五时带他在大罗天花园里，来见我吧。"说完便行回去。

到第二日下午，三小姐来到大罗天。在她的意思，以为李妈和那个姓黄的早在花园里等候，不想在花园兜了一圈，不见二人踪迹，心里很是可疑。便在花砖栏杆上坐下，拿着一枝香烟，慢慢抽着。约莫候了半点多钟，还不见他们前来。三小姐本是性急的人，向来和人家订约，都是人家恭候着她，绝对没有自己候过别人的。今天在园内，等了李妈许久还不见她领那个姓黄的前来，心里便有点焦灼。暗想：莫非李妈说的话靠不住吗？不然就是姓黄的变了卦。正在狐疑不定，忽见背后有人喊着"三小姐。"三小姐急回头一看，正是李妈摆着八字脚，摇摇晃晃，赶了上来。后面跟着一位二十多岁少年，穿一身极漂亮洋装，鼻上架着美国式托斯克玳瑁边眼镜，脸蛋倒也长得很白晰。三小姐远远看了一眼，便认得此人前两天刚在公园里遇到过的，心中暗自好笑。我以为是甚么人，原来就是这个小冤桶。便向李妈瞅了一眼道："我告诉你五点钟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再迟一会，我就要出去。"李妈连忙陪笑道："我本想早来，偏遇着二奶奶家里有客，一

时离不开，耽误了一会，累小姐好等，实在对不住。”一面说着，一面便指春珊道：“这位便是黄先生，想小姐已曾见过。”春珊趁李妈替他介绍时，他便掀起帽子，向三小姐深深鞠了一躬，口中说道：“我和密斯白在北京曾见过几次。”三小姐也含含糊糊点了一个头。李妈见他们业已接谈，她的责任已完，便退了几步说道：“我刚才偷跑出来，现在怕二奶奶那边还有事，我不在此伺候了。”说着向三小姐春珊各溜一眼，微微含笑，躲向一边去了。黄春珊见李妈已去，便走上去，离三小姐约莫一尺远近，把后背靠在花栏杆，半倚半站着，微微含笑向三小姐问道：“密斯白几时来到天津的？”三小姐道：“差不多有三个礼拜了。”春珊道：“怪道这几礼拜在北京各处娱乐场，总没见着密斯白，原来早就出京。想密斯白此番来天津，京里也不知有多少朋友在那里想望呢。”三小姐见春珊出语轻浮，微微一笑，也不答应。春珊又向前后左右看了一眼，将身躯又挪近几寸，向三小姐笑道：“站在这里不好说话，请到那边茶座坐一坐，好不好？”三小姐把头微微一摇道：“我们还是沿着园里绕一个圈吧。”说着移转娇躯，往前便走。春珊连忙举步，跟了上去。三小姐一面走，一面却留心细察春珊的态度，见他面庞俊俏，却带着徘徊顾影的神情；举动轻扬，更有些浮滑虚花的格局。眉目虽然清秀，露着一派油光；身材也算玲珑，不像个宦家子弟。心中暗自辗转，看春珊如此神情，全完是个滑头拆白一流人物。他竟敢前来尝试，我倒要留心对付，不要大意，上他

的当。三小姐暗暗察看春珊，春珊却也一心注意三小姐的行动。见三小姐一双秋波闪来闪去，十分犀利，对着自己只在不即不离之间，心里也不得主意。他深知道这些阔小姐们，脾气都是很大的，一有造次，冒犯着她，反翻过脸来，很是容易讨个没趣。一路陪着小心，跟着三小姐在园内，兜了一圈。见天色已黑，忽心生一计，经过广厅时候，突停往脚，向三小姐道："现在时候，已是不早，我想请密斯白到餐馆里，吃一顿西餐可以不可以？"三小姐见说，转过头来向春珊看了一眼带笑道："忙什么呢，我不饿。"春珊碰一个小钉子，讪讪着觉着很没意思，见三小姐指着廊上好多游人，都望新剧场进去。问道："今天里面有什么把戏？"春珊道："外面贴着广告，今天有一班新来魔术团，在里头献技。"三小姐道："还是到里面看一看。"春珊巴不得有这一句话转台，忙和三小姐，走进新剧场，找个座位一同坐下。三小姐见台上，两个小孩和跳舞一般，在台上耍着，觉着一点趣味也没有，便拿眼光向周围观客瞟来瞟去要找什么人似的。春珊见三小姐并不注意台上魔术，想要趁此时候巴结几句，便低低说道："我听李妈说，密斯白要物色一串珍珠项练，我这里预备一串，不晓得合式不合式。"说着便由身旁把拐来红韵阁那副珍珠项练取出来，递给三小姐。在春珊意思以为三小姐见了如此粒粒精圆的珍珠一定动目，一定是很高兴的。不想三小姐只淡淡应一句道："好嘛！等我今晚带回看一看。"说着接过来，连正眼也不看，随手往衣袋一塞。春珊见三小姐神

情落寞，说的话太扯淡，暗想我巴巴送她一串珍珠，难道只落得这两句话，未免太没意思了。正在暗中着急，想要拿几句话来挑逗，却见三小姐指着东角门上，露出满脸笑容，说声："咦，他来了。"霍地站起来，头也不回，越着坐位一直往东闯去。春珊急拿眼跟着三小姐望东边一看，见东角门走进一个穿玄色旗袍女客，不是别人，正是叶二奶奶。春珊一见是她，只急得暗暗吃苦，此时跟过去不便，不跟过去，又怕三小姐，拿了珠练，和二奶奶一块走了，自已岂不白送一副人情，一点得数没有。急得只有拿眼睛跟定三小姐，好似捕快监视小贼一般，深怕她乘机逃脱。幸而三小姐和叶二奶站在一块，两人咬着耳朵，说一会话，二奶奶眼光明明看到自己，好似没看见一样，说一会话，便行走出。三小姐笑孜孜仍走回来，春珊心里一块石头才行落下。急站起来让三小姐坐下。三小姐站着不坐，说道："这里太没意思，我们走吧。"春珊见三小姐要走，怔了一怔，只得跟了出去。走到剧场门外，故意问道："我们再上哪里好呢？"三小姐道："密斯脱黄请自便，我要回去了。"春珊一听，心里又是一跳，暗说我送了一串项练，难道就此了结，未免把我看作冤桶了。你收我东西，我也不能给你如此便宜。便道："我想请密斯白，到国民饭店用一顿晚餐好不好？"三小姐听了略一迟疑，心想我若就此走了，他未必肯干休。不向我麻烦，一定会向李妈麻烦，难保不生出别的是非。不如和他到饭店，相机开一个小玩笑，给他一点苦头，使他知道我丽芬不是好惹的。想定主意笑

道："我回去也是由国民饭店经过，那末我们就一路走吧。"春珊见三小姐答应，非常得意。暗想只要把你诓到饭店，便逃不出我的掌中了。

二人出了大罗天，坐上车子，不消一刻工夫，已到国民饭店。春珊把三小姐一直让上楼去，叫茶房开了一间房间。三小姐见他不请他到餐室，竟另开房间，暗自好笑。心想这小滑头也忒大胆了，你竟把我当做什么人。跟了春珊走进房内，见春珊又走出去和一个茶房唧唧囔囔，不知和他说什么。三小姐只装不知道，自己坐在房内，想起刚才春珊奉送的那串项练，不知是真是假。趁春珊不在房内，拿出来在电灯下一看，见粒粒精圆，确是上等珍珠，练末两块翡翠镶的赤金钮子，钮子底下，还刻着北京天宝金店字号。三小姐一看这珍珠项练，就知道非二三千金办不到的。不过看春珊格局，又绝对不似脱手二三千金买东西送人的脚色。想这串珍珠，大概由他哪一位相好手里骗来的，转赠给自己。三小姐正在暗笑，忽听门外脚步声音，知道春珊又进来，把项练仍塞在衣袋内，含笑迎着春珊问道："你说请我吃晚餐，何以又引我到楼上呢？"春珊一面关着房门，一面应道："我因大厅上客多，不及这里清静，已命茶房送两份大菜上来。"三小姐知他不怀好意，故意装糊涂道："我也嫌底下嘈杂。"春珊见三小姐如此说法，以为她心里赞成，益发高兴。乍着胆子竟走上前，挨着三小姐，在一张椅子坐下。三小姐见他如此，暗骂滑头荒唐，仍拿出不即不离态度：春珊斯斯文文的说话时，

三小姐偏拿一双秋波，闪来闪去，做出俏皮样子；春珊稍为轻狂一点，三小姐又板起面孔，凛若不可犯。倒弄得春珊捉摸不定，一个心不知如何是好。一会茶房把西餐送上来了，春珊邀三小姐上坐。三小姐却大大方方坐着，一点不客气，吃了起来。见春珊会喝酒，便把一杯一杯白兰地，劝着春珊。春珊见三小姐劝他喝酒，来一杯便喝了一杯，一点不推辞。在三小姐意思，本想把他灌醉了，掉一个枪花，脱身而去，不意连劝春珊喝了七八杯白兰地，见他面不改色，一点醉意没有，心里也自诧异。便又拿起精神，一面和他说笑，一面仍劝他喝酒。心想凭你如何海量，只尽了这一瓶白兰地，总教你醉倒。春珊见三小姐一味劝他喝酒，起初很是高兴，后来也觉着三小姐有意作弄，暗想：我若一味喝酒，当真喝醉，岂不当场出丑？若是不喝呢，又怕三小姐不高兴。看她神意，我不醉她不休，不如且佯装醉态，向她胡闹一下，看她怎么样。于是又连喝两杯，到第三杯时候，春珊涎着脸站起来，拿起酒杯，送到三小姐嘴唇边，硬要她喝进去。三小姐见春珊要她喝酒，忙道："你不要胡闹，我自己会喝。"接过杯来，一口喝进去，接着把丝巾向嘴上一掩，格格的笑，把一口酒都吐在丝巾上面。又向春珊道，我喝了你也该再喝一杯。春珊听了果然端起玻璃杯，一气把一大杯白兰地都吸进去，把酒杯放下，斜着眼道："我这一下可要醉了。"说着伏在桌上，似乎有点支持不住样子。三小姐见他如此，心里还不大相信，想要试探他是否真醉，问道："密斯脱

黄，你那串珠练，是哪里买来的？”春珊伏在桌上随口应道：“就在法租界不远，华芳珍珠店买来的。”三小姐暗骂：这滑头，一句话就露出马脚，珠练上明明有北京天宝字号，如何会说是在天津买的？我索性再逗他一下，他若是没有醉，见我戳破他黑幕，一定会露出不安神色。便向他推一推道：“密斯脱黄，你这话不对嘛！华芳的东西，如何会刻有北京天宝金店字号呢？”春珊听说，暗吃一惊，心想：这些阔小姐们真是厉害，我还不知道一条珠练是天宝的出品，她一接过手便认得。正要拿话遮掩，又听三小姐格格笑道：“我看莫非是哪一位女朋友送给你的吧。”春珊见三小姐风话一句紧似一句，一想我若再拿话遮掩，显得我没醉，不如就凭她意思，敷衍两句，就不至生疑了。便含糊答道：“你说是女朋友送的，就是女朋友送的吧。”三小姐道：“这位女朋友姓什么？”春珊脱口应道：“姓叶。”说了这一句，又觉后悔。接着又喃喃道：“就是那天在河北公园柳树下，颈上围着湖色丝巾，走的那一双姊妹送给我的。”三小姐见他说得颠三倒四，想他果然有点醉意了。正要再往下追问时，房门一响，茶房已托着两碟布丁进来。春珊把头一仰，看着茶房道：“快拿咖啡来，我不要这东西。”茶房笑了一笑，自行出去。一转眼间，又送进咖啡来。出去时候轻轻把门一带，又重复关上。三小姐见春珊一头伏在桌，紧闭着眼睛，好似很难过样子。心想眼看这厮是中酒了，我不趁他烂醉时候脱身，等一会他醒过来，又是麻烦。便站起来向春珊一

推道："密斯脱黄，你怎么醉了吗？可到床上歇一歇。"春珊仍低着头，伏在桌上一声不响。三小姐见他连话都答应不出，暗想这脓包，如此不中用，也妄想讨便宜。便悄悄扭转娇躯，走到门前，想要开门出去。春珊伏在桌上，见三小姐要开门出去，只是暗暗好笑。原来当春珊把三小姐引到国民饭店时，他心里早就料定这种阔小姐不比寻常，绝对不能一见面就能顺手就范。开了房间，把三小姐请进里面之后，他特又走出去，背着人拿十块钱赏给茶房，暗嘱他，只听自己吩咐送进咖啡，出去时候，便将房门暗行锁下，以后事就不用管了。饭店茶房，都是乖觉不过。听了春珊的话，哪有不懂得道理。当他送进咖啡，出去时候，悄悄把门带出，锁匙一转就行锁下。三小姐哪知就里，见房门开不起来，正自诧异，又听春珊在背后喃喃说道："三小姐你如何要走了？"三小姐本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看这情形，知道上了人家圈套，待要发作，料想茶房和春珊是串通一气的，就闹出来，自己是宦室小姐，和一个滑头在饭店开房间，也没什么好听。此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委委曲曲糊里糊涂过了一夜。到第二日因一心惦记和叶二奶约会的事情，到下午三点钟来到河北公园，走到长廊下看见叶二奶已在那里等候。三小姐见只有二奶奶一人，便问道："还有一位呢？"二奶奶道："花小楼因他师父病象很不好，今天一早已回京接家眷去，大约明天午车便到天津。等他来时，我就带他到这里来。"三小姐一听，事情如此不凑巧，心里十分不高兴。和二奶奶在园

里绕了两圈，便闷闷回去。到家里见双芬蕙芬都已出门，自己极无聊赖，揭开钢琴，按着乐谱，自行遣闷。一阕还未奏完，见小燕忽掀着门帘进来道："外面有一个李妈要见您说话。"三小姐见说李妈要找她说话，不知什么事，也觉诧异。命小燕把李妈带进。李妈走进屋内，见左右没有别人，便低低说道："刚才二奶奶回去，很不高兴，埋怨我办事不清楚，说今天见着三小姐没有把珠练交给她，命我来问三小姐是什么意思。"三小姐本来心上不自在，一听这话，益发不高兴。冷笑道："你奶奶这话糊涂不糊涂，我今天原带了珠练去，因见她没和姓花的同去，我就未把珠练送她。这事怪她做得不好，如何反来问我呢？"李妈忙陪笑道："并不是我们二奶奶失信，实是事不凑巧。花小老板今天的确回北京去了。据二奶奶说明天总会回来的。小姐要不等明天见着人时，再把东西给她也可以。我就把这话，回去告诉二奶奶就是了。"三小姐见李妈说得婉转，才把气头压下，微微露出一点笑容。李妈见三小姐脸色已转过来，又说道："还有一件事，那位黄先生刚才也在二奶奶那里。他私下又吩咐我今晚七点钟请三小姐到国民饭店吃饭。怕打电话不便，叫我来知会一声，今晚务要准到。据说还有什么一粒钻指，送给三小姐看。"三小姐一听春珊要订吃饭，顿时勾起心头余恨，眉头一皱，立想出一个主意。装出很高兴样子对李妈道："你告诉黄先生，不要客气，今晚我是总到。叫他也不必什么国民饭店，只在自己客栈里等着我，我自会去看视他。"李

妈见三小姐如此简捷答应，也自欢喜回去。

三小姐见李妈走了，心想春珊这滑头，太不知高低了，占了便宜还想便宜。我若不给个厉害，他的心总是不死。看他那种格局，完全是个拆白人物，在他手里也不知坑了多少人。他昨天说珠练是人家送的，这话也是不对。女人家要赠朋友东西，什么东西不好赠，偏赠个珠项练给男朋友干什么？可见这东西，不是向人家敲竹杠，便是由人家拐来的。现在他还说有什么钻指，想他身边一定还有许多，来路总是不明的东西。宋子平令弟宋子靖现在特别区警察署，前天他在牌桌上对我说，天津近日来一大批拆白党，地方上发生许多拐人丢东西案情，苦于查缉不出。我现在何不把黄春珊行为报告他，请他去侦查一番，给春珊开个小玩笑，也足报我昨宵之恨。三小姐想到这里立时走到电话室，拿起耳机通到特别区，找宋子靖说话。子靖见三小姐打电话来找他，很高兴接着电话问道："密斯白今晚又是三缺一订我打牌吗？"三小姐道："打牌是请你打牌，不过现在有一件要事，给你报告。我有位姓李好朋友，上了一个姓黄的当，丢了许多东西。现在这个姓黄的还住在吉安栈十六号，订李小姐七八点钟再到他客栈。人家已看破他行径，不敢再去。你可以派个手下，到客栈侦查一番，也是一宗好事。"子靖见由三小姐嘴里报告出来的话，谅其中必有许多缘故，却也不敢怠慢。立时派了一位警官，带了几名警察奔往吉安客栈而来。

三小姐和子靖通过电话之后，约莫到七点钟时候，又

亲打电话到吉安饭店，请春珊说话。春珊那天得了李妈回话，知道三小姐会来饭店，一到六点钟，就回到店内等候。看看七点快打过，还不见三小姐倩影，正在盼望，忽来了电话，春珊听得是三小姐声音，问道："密斯白，你快来了吗？"三小姐道："我现还有点事，七点不能到，八点钟总到的。你可多等一会。"春珊道："你有什么事呢？"三小姐道："现在不好说，到了时候，见着面就知道了。"说着格哧一笑，便将耳机挂上。春珊见三小姐既来了电话，想一定不至爽约的。便安心在屋里老等。本来等候情人密约，是最难挨时光，春珊好容易挨到八点又快打了，两眼睁睁盼着三小姐，正和热锅蚂蚁一般，在屋里不住转磨。忽听门外橐橐靴声，进来了七八个警察。春珊只说他是查客店的巡警，问几句话就走了，并不注意。却见为头一个巡官，问道："阁下是姓黄吗？"春珊道："是的。"那巡官回头对几个巡警，说一声搜。立时几个巡警，一拥上前，七手八脚把那个黑色大皮包，早搜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除银钱债票之外，还有一个首饰匣。首饰匣里面，钻石金镯及零星别针翠玉之外，还有一张议员证，和北京农商银行支票本。巡官拿来一看，见上面果写有李姓字样，问道："这东西由哪里来的？"春珊一见这情形，只道是北京案子发作，已吓得心慌意乱，忙道："这都是我的东西。"巡官冷笑道："足下姓黄，如何会有姓李的议员证和他的支票本？跟我走吧。"春珊已吓得目瞪口呆，哪能再分辩，被几个巡警抓鸡般一窝蜂拥到警

署去。春珊万想不到，前半刻还满腔绮思，要赴高唐好梦，一转眼间，竟变成阶下囚徒。严讯之下，却吐出许多不三不四罪状出来。子靖审出春珊罪状，知他便是拐带李德甫逃妾拆白党。无意中破了一宗巨案。心上很是高兴。便打电话告诉三小姐。

此时已是十二点多钟，三小姐因心理不高兴，身上十分不舒服。正盖着一床洋毡懒洋洋的在床上躺着，听见子靖来了电话，急下床来走出外面。迎面一阵冷风扑过来，立打一个寒噤。接了子靖电话，知道春珊已拘入警署，心里也自欢喜。正要想到蕙芬房内说话，刚闯进房门，突觉得眼前一阵昏黑，几乎要晕倒地下。蕙芬急把她搀住，问道："老三你怎么样了？"三小姐道："我只觉头忽然眩起来，腰间痛得厉害。"蕙芬向她额角一摸，觉着烫手，又握她掌心，又是沸热。说道："老三你身上发热很厉害，还冒风出来干什么？"说着便一直搀她到房内，看她睡下。

到次日，三小姐只觉身上乍寒乍热。一个瘦腰，痛得和针刺一般，十分难过。下午三点时候，李妈来了一次，悄悄告诉三小姐，说是花小楼今日午车已来了。三小姐还想勉强挣扎起来。可怜她头重如铅，浑身烧热的，哪能挣扎得起。蕙芬姊妹见她如此，非常着急。当下便请天津著名西医杜士德大夫前来诊视。杜士德把测温器放在三小姐嘴里验过，拿出一看已超过三十九度。向蕙芬道："病状很重，将来还怕传染，最好是移到医院里调治。"蕙芬又

因病在亲戚家里，怕累了别人，见医生这么说，当日便由杜士德用医护车，把三小姐载到仁济医院。三小姐虽在病中，一心还惦记着花小楼，只苦这话说不出口，又想花小楼放在二奶奶家里，是最危险不过，一心只盼望病能早好，免得自己禁脔，给野猫偷吃。偏是三小姐心里愈急，她的病愈缠绵。起初只是浑身发烧，头痛腰痛难过，蕙芬姊妹来时，还能说几句话。后来一天重一天，昏昏沉沉，睡倒床上，连药水都喝不进去，只由医生拿药针注射。身上皮肤里又疏疏落落，现出一些红晕。看那样子，似猩红热又不似猩红热。蕙芬姊妹急得了不得，只有追问医生。医生对她姊妹，似怕伤她的心，什么话都不说，只道危险；很危险。蕙芬见医生含糊不肯说，急得没法，只向看护妇追问。看护妇见三小姐已病到如此地步，不便再遮瞒，便附着蕙芬姊妹耳里各告诉几句。蕙芬姊妹听了，都急得一个粉脸发赤，又气又恨。知道三小姐得了此病，讨不了便宜。眼看她一息奄奄，是无望样子。想了她，又想到自己身上，姊妹二人围住床前，拉着三小姐的手，不禁抽抽咽咽哭个不已。

看官且住，似三小姐这样如此美眷，似水流年，难说经了一场大病，便玉碎香消，回春无望了？若以公理果报论，似三小姐生性聪明，平日愚弄不少男子，本该夭逝的。但是处此天道反常的时代，在这龌龊社会中，很有许多人物，该死不死，不能按因果律，一例相看。这位俏皮三小姐，到底是一病魂归兜率；抑系偶遭小劫，仍得游戏

人间，恕在下此时卖一个关节，暂缓说明。看官们若有关情三小姐的，何妨趁此当儿，试以因论果，略猜一猜，下一个精确评论，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恨海难填

陈慎言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邮局报刊零售公司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 1/4 插页2 字数251,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10151·991　　定价：2.05元

封面设计：陈　新
责任编辑：颜廷奎



统一书号：10151·991
定　价：　2.05元